

譯者序

馬克思在一八六一年寫給恩格斯的信中說，「我近來把讀阿庇恩（Appian）關於羅馬內戰的著作當作晚間的消遣。……我看出斯巴達克思（Spartacus）是全部古代歷史中最輝煌的人物。是個偉大的將帥（不是個加里波（Gari）），品格高尚，是古代無產階級的真正代表者。」後來列寧也稱讚斯巴達克思是「約莫兩千年前最大一次奴隸起義中的一位最卓越的英雄。」這個偉大英雄所領導的偉大起義，就是霍華德·法斯特這部傑作的題材。

斯巴達克思是色雷斯人，羅馬角鬥士，於公元前七三年與色雷斯人及高盧人為主的其他角鬥士若干人從加普亞（Capua）一所角鬥學校中逃出，盤踞於維蘇威火山，其他逃亡的奴隸也陸續加入他們的隊伍，擊潰加普亞駐軍及元老院派來的三千兵士，聲勢浩大，有一時期整個意大利南部皆歸其掌握。但響應斯巴達克思號召的

● Appian……羅馬歷史家。

● Gariibaldi……十九世紀意大利愛國志士。

始終只是羅馬世界奴隸大眾的一小部分，斯巴達克思本想越過阿爾卑斯山回到自己的祖國，但其部下大多數都不願離開意大利。元老院派遣兩位執政官親自出征，均遭慘敗，大將克拉蘇 (Cressus) 遂奉命統率大軍，先鋒穆邁 (Mummius) 又為斯巴達克思所敗，但克拉蘇用最嚴厲的手段整飭軍隊的紀律，終使斯巴達克思不得不退到意大利南端的勃羅丁半島 (Bruttium)。 斯巴達克思想坐海盜的船隻逃至西西里島，在那裏繼續半世紀前的奴隸戰爭，與海盜談判，不意竟為海盜所賣，還路被克拉蘇切斷，但終又率領自己軍隊的一部分逃出陷阱，衝到山嶽地帶，並一度擊潰克拉蘇的追兵。這時元老院又命大將龐培 (Pompeii) 與盧古魯 (Luellus) 由西班牙及亞細亞回國幫助克拉蘇，斯巴達克思勢衰事危，在最後一次與克拉蘇交戰前，殺死戰馬，表示不逃走的決心，結果遂作壯烈犧牲。其部下數千人逃至山中，為龐培所殲滅，六千被擒的奴隸則被處以慘無人道的刑罰。

斯巴達克思的起義爲了種種歷史上的原因是必然不能成功的，然而不但四世紀後羅馬帝國以及羅馬帝國建立於其上的奴隸生產制度之崩潰以此爲先驅，從古至今一切爲自由的鬥爭也都在這個具體的例子中得到了象徵的表現。法斯特早已醉心於斯巴達克思的故事了，他這部小說中的一段會刊載於羣衆與主流雜誌一九五一年七月號，根據他的附記，他在一九五〇年一月就搜集材料，準備寫這部小說，到四月

間開始動筆，不久就因被反動頭子們投入監獄而中輟，同時又因美帝侵朝戰爭之發生使他受了極深的影響，決定寫『最需要寫的東西』。他於出獄後以兩個月的工夫寫了皮克斯基爾 (Peckskill U. S. A.) 一書，斯巴達克思的故事雖未寫成，然而他不但沒有放棄他的計畫，反而更感覺到這故事對於我們這個時代的意義。

『然而，』他說，『故事的形式改變了。創作過程是不易解釋的，在一架打字機前發生的只是創作過程的區區一部分。跟有些老式的菜肴一樣，一部有思想的書是要很長很長的時間去烹調的，而作者也必須至少把其中的某些成分在生活中體驗一番。爲了這個緣故，在今天的美國文學的寫作才成爲一種極傷腦筋，並且極危險的職業。』

『在那個最初的偉大階級戰爭——以前也有過別的階級戰爭，可是沒有規模這麼大的——和隨後的一切時代之間，我開始看到了一種令人驚嘆的連續性。這兒有一座達到天上星辰的梯子，自從文明起始以來，人類就努力往上爬，一級也不短少。不過是我們的知識有空白的地方罷了。而今天，到了最後，經過了這麼些痛苦、災禍、患難、壓迫，這座梯子的目的地已經可以眼見了。這個概念——這個認爲反抗壓迫的每一拳每一腳以及壓迫者的每一下鞭子都互相連結的概念——就成爲我所要寫的東西的主題。……』

「最後，我決定開始了。也許把整個東西寫成得二十年的工夫，也許永不會有全部寫成的一天。那也沒有關係。也許我寫一點兒，別人再寫其餘的部分……我們也太靠近梯子的頂端了，還能爲了向一個由密蘇利(Missouri)來的小繼子表示敬意而擱筆嗎？」

斯巴達克思也就是這部很長的書的第一卷。「按字面上的、機械的意義講，這並不算什麼歷史。在那個時代——在較近的時代也是一樣——歷史是統治階級爲了統治階級的目的而寫的。斯巴達克思是誰，他是打什麼地方來的，我們幾乎一點也不知道。他所愛的人全被殺戮了，愛他的人全被殺戮了，跟他一同起義的人沒有一個留下與他有關係的片紙隻字。」

「貴族羅馬的歷史家們，按照自己的見解和自己的需要把他加以改造了。我是試圖用屬於工人階級及其同盟者的「歷史的邏輯」使他復活的。」

斯巴達克思寫成於一九五一年六月，出版於同年十二月，在書套的廣告上，作者說：

「我所以寫這個故事，是因爲我認爲，對我們生活着的這個時代說來，這是個重要的故事。我這麼說，並不是機械地把古今的歷史看成同出一轍；而是因爲這樣

指社魯門。

的一個故事可以給我們希望和力量——並且因為斯巴達克思不是爲人類的一個時代生活的，而是爲人類的一切時代生活的。我寫這個故事，爲的是使讀它的人得到希望和勇氣，而且在寫作的過程中，我自己也得到了希望和勇氣。……

「如果我自己對自己作品的意見是有價值的，那末，我就可以說，在我所寫的一切書中，我最喜歡的就是這一部。這是最難寫的一部，並且是在我一生最艱難的時期中寫的；但是到了寫完的時候，我就頗有一種心滿意足和做好了一件工作的感覺。」

明白了法斯特對於他的題材的看法和寫這部書的用意，我們就可以拋棄批評家的成見，而不至於要求他削足適履。

斯巴達克思的事蹟是永不會有人知道得很清楚的。歷史家根本不屑於記載奴隸的事蹟。『及至不能不把一個奴隸所做的事情當作歷史的一部分，這個歷史就由一個擁有奴隸、懼怕奴隸、憎恨奴隸的人寫下來。』傳到今天的，只有不多幾個當代人物零星片段的記載，並且往往互相矛盾。二千年前，能寫斯巴達克思的歷史的人都已釘在十字架上了，二千年後，要想徵文考獻，恐怕也是徒勞無益。法斯特在考據方面所下的工夫也許是不夠的。他認爲斯巴達克思所領導的戰士在其最盛時期也不會超過四萬五千人，倘若的確有過當時一般人所想像的三十萬人之多，豈有不能

佔領羅馬之理？他又斷定斯巴達克思並不會使三百俘虜角鬥，為夥伴克利克薩斯（CLIXAS）復仇，像誣蔑他的羅馬歷史家所記載的那樣。這也許是全憑他自己的推測，然而要解釋斯巴達克思所領導的奴隸起義的真正意義，也必須用對於歷史的真相灼見來代替一切『謊言的記錄』。

法斯特在文學與現實中早已說過，『斯巴達克思和他所領導的奴隸的主要真理，並不在乎他本人對於那無可避免的命運的可憐的反抗，而在乎即使在那時候就把他和全人類最後的解放聯繫起來的那些線索。』在自由之路中，他使黑人吉第昂·傑克遜個人的鬥爭包含着全民族尚待實現的解放，而並不著眼於主角個人的犧牲。斯巴達克思的寫法也正是一樣，不過又把一個民族的解放擴大為全人類的解放罷了。全書以羅馬青年凱約等在阿庇亞大路上看見斯巴達克思失敗後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奴隸們開始，而最後說到斯巴達克思的妻子樊梨妮獲得自由，母子二人在高盧農民間度日，結果小斯巴達克思也死於鬥爭，而『被壓迫者反抗壓迫者的鬥爭還繼續不斷』。這看來好像是畫蛇添足，其實是強調古今一切為自由鬥爭的薪盡火傳。

同時，作者也並未忽略這個故事的悲慘方面，因此才在第六部中極力描寫最後的角鬥士猶太人大衛（這是書中的一個虛構的人物）怎樣受慘無人道的刑罰，並且不避喧賓奪主之嫌，從頭至尾詳細敘述他在十字架上的回憶，這樣作者才能充分

發洩他對於統治階級的憤怒與仇恨。然而，在大衛的一生中，也有過一個希望的時期，他曾經從斯巴達克思得到了生命的秘密，而且，到了死前的一刹那，他回想起自己最後與斯巴達克思並肩作戰的時候，也因為知道他們永不會戰敗而毫無遺憾。『他高興的是，得在十字架上忍受這個最後的恥辱的是他，而不是斯巴達克思。』這個『十字架上的報告』中的這一句話是最意味深長的。

斯巴達克思不是一個悲劇，也不僅是一個紅鬍子、藍靛臉的英雄的故事。而作者也並未把這個階級鬥爭的不朽象徵寫成一個抽象的觀念。一個有血有肉的人物還能比在第二部講斯巴達克思在努比亞金礦做工的一段中描寫得更好嗎？然而作者要在許多不同的水平上敘述他的故事，從許多不同的角度描寫他的英雄。除了第三第四兩部中所講到的起義前後的事蹟以外，斯巴達克思的故事不是從他的朋友和敵人口中敘述出來的，就是在那些人心中回想起來的。斯巴達克思是個『塌鼻子，黑眼睛，臉上的神氣像綿羊』的人物，在羅馬女郎海麗娜的夢中，他又成了『古銅色皮膚、相貌堂堂』的巨人。對於大衛，他是『有耐性而聰明的奧德賽』；對於樊梨妮，他又是一個『單純的人』，『平常的人』。關於他的最後一戰，在第一部中克拉蘇形容他的『一股怒氣』，在第六部中大衛回想起他的『青春的歡樂』。越是『橫看成嶺側成峯』，越是顯出廬山的真面目。在許多地方，作者又彷彿是把斯巴達克

思寫得神龍隱現，然而表面上只見其一鱗一爪，實際上又無一字不是寫斯巴達克思。在薩拉利亞別墅聚會的那班羅馬人，全都談虎變色。『這所房屋裏到處都是斯巴達克思；沒人知道他的形容，他的狀貌，他的思想，他的風度，可是在這所房屋裏，他是無處不在的，在羅馬城裏，他也是無處不在的。』這樣描寫斯巴達克思對每一人的影響和每一人對斯巴達克思的態度，正使這個故事始終以斯巴達克思為焦點，而說什麼這是『旁敲側擊』，也不過是皮相之談。

全書用倒敘的方法把斯巴達克思的故事寫得非常緊湊，而故事的背景是整個一個『建築在奴隸背上的社會』。斯巴達克思的起義，正反映着這個社會的種種矛盾。『達斯巴達克思也不是一個原因，而是對凱約說來很正常的東西的結果。』替奴隸制度辯護的哲學家西塞祿，也說斯巴達克思是羅馬人『最偉大的成就』。奴隸和奴隸的壓迫者，正是一個萬惡的社會的兩面。羅馬統治階級的暴虐荒淫與奴隸所受的壓迫都是不需要輕描淡寫的，書中描寫羅馬人的性慾關係的地方，因為有許多變態的東西在那個社會裏面都正是『正常』的東西，不應認為也是渲染過分。

在法斯特的筆下，羅馬人的墜落與奴隸的純潔成了鮮明的對比。『在薩拉利亞別墅聚會一個晚上的這些人所以時時刻刻忘不了斯巴達克思，就是因為斯巴達克思正是他們所不是的一切。』這是玩世不恭的政客革拉古所看得清清楚楚的。『家庭、

親族、體面、德性以及良善高尚的一切，都成了奴隸所保衛、奴隸所擁有的東西了——並不是因為他們良善高尚，而是因為他們的主人們已經把一切神聖的東西都移交給他們了。」

這些腐化墮落的羅馬人心中都有各種不同的衝突和矛盾，並且有幾分感覺到自我的命運。純潔的樊梨妮姬把他們生命中的「空虛的悲劇」反襯得格外明顯。她引起了別墅女主人朱麗亞的羨慕，生平未嘗過愛情滋味的老革拉古也爲了與克拉蘇爭奪這個女奴隸而自殺。但是他雖然知道愛慕樊梨妮姬，而對於萬惡的羅馬又始終戀不捨，他雖然能看到那個社會的漸漸崩潰，而又始終不能自拔，所以正是死不足惜。

這個社會的崩潰，也正象徵着今天以美帝爲首的反動力量的必將崩潰。「已經粉碎斯巴達克思——並且要再三粉碎斯巴達克思——的力量」是總有被斯巴達克思粉碎的一天的。在兩千年前，斯巴達克思就「突破了他的時代的束縛」，夢想到只有現代革命的工人階級能夠建立的「沒有奴隸，沒有主人，只有在和平友愛中生活着的人民」的自由社會。連革拉古聽樊梨妮姬對他講斯巴達克思的夢想以後，也不由得問他自己：「她給她兒子取名斯巴達克思，她兒子也會給自己的兒子取名斯巴達克思，多階奴隸才會甘心做奴隸呢？」「奴隸反抗壓迫的戰爭，歷史中唯一正義

的戰爭』——用馬克思的說法——是不到最後勝利的一天不止的。到今天，在這個『解放全人類使其免於奴役、免於剝削、免於恐懼與飢餓』的時代，斯巴達克思的夢想的實現已經指日可待了。

無怪美國的大出版家都不肯出版法斯特的這部傑作。結果作者只好自己設法出版，而在出版方面幫他的忙的人，他至今還未敢宣布他們的姓名。

本書的翻譯由施威榮同志担任一部分，方能於此時完成。譯文中錯誤及欠妥處，歡迎讀者指正。

維 之 一九五三年九月

這部書是寫給我女孩子萊徹爾男孩子仲那坦着的，講的是生活在很久以前，而名字始終沒有被人忘記的男女勇士的故事。這個故事的英雄們珍愛自由與人類的尊嚴，他們的爲人是高尚而值得欽佩的。我寫這個故事，目的是使讀這個故事的，我的孩子們和別的人們，可以力量去應付我們自己的風雨漂搖的未來，可以從事於反抗壓迫與暴虐的鬥爭——好使斯巴達克思的理想可以在我們自己的時代實現。

內 容 提 要

斯巴達克思是約兩千年前羅馬最大一次奴隸起義中的一位最卓越的英雄。在許多年間，完全建立在奴隸制度上的彷彿萬能的羅馬帝國，經常受到在斯巴達克思領導下的武裝和集合起來並組織有一支強大軍隊的奴隸大規模起義的震撼和打擊。（列寧語）本書用生動而嚴謹的藝術筆法，寫出了這個「全部古代歷史中最偉大的人物的故事」。（馬克思語）作者的目的是給我們希望和勇氣，使斯巴達克思的理想——人類的解放——可以在我們這個時代實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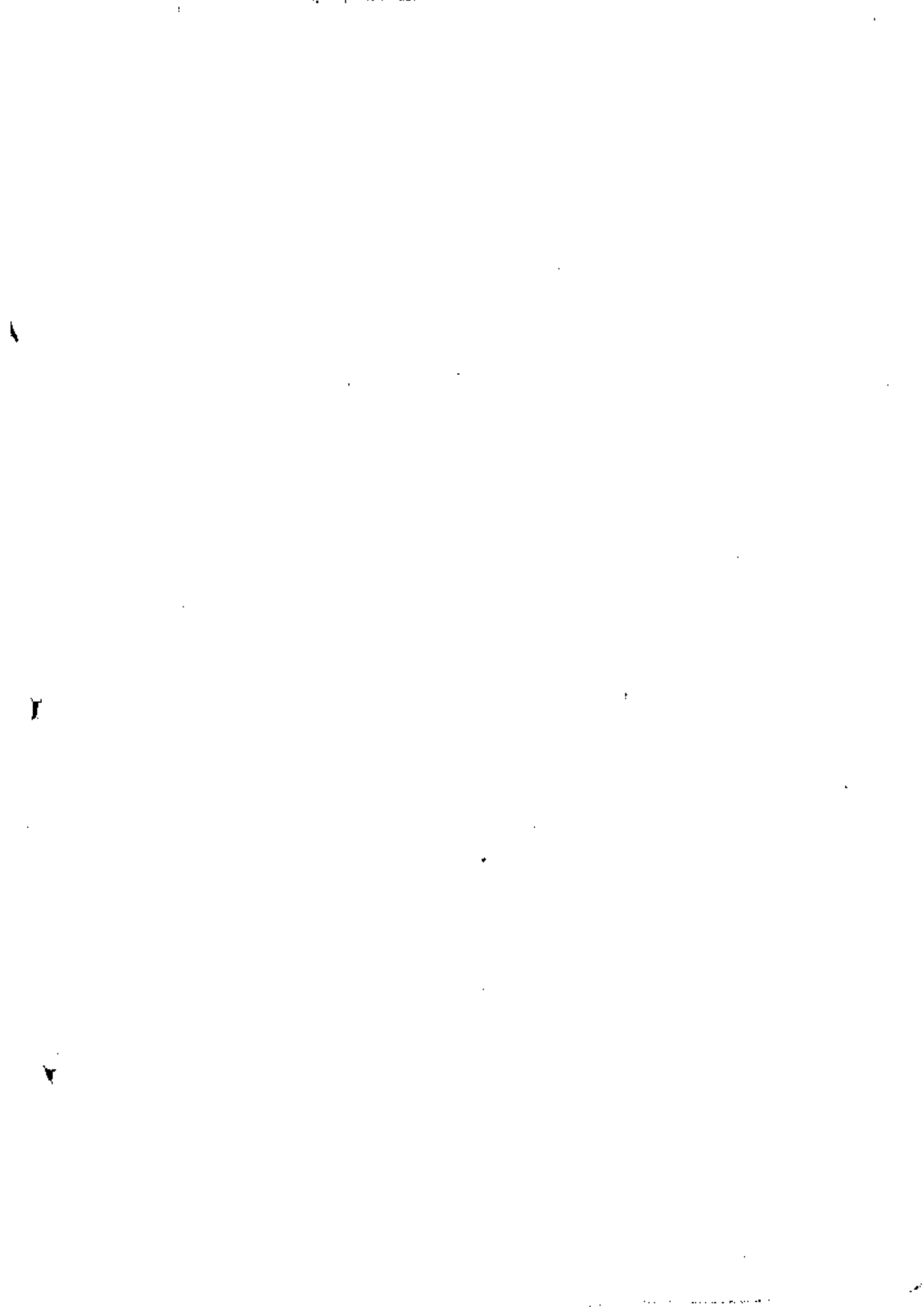


Donald Faust

奴 隸 起 義

即「斯巴達克思」

(這故事發生在公元前七十二年)



第一 部

五月裏，凱約·克拉蘇怎樣順着由羅馬到加普亞的大路旅行。

根據記載，早在三月中旬，由「永恆的都市」●羅馬到比羅馬小一點，可不見得不如羅馬可愛的加普亞●城的那條大路就重新開放了；這可並不是說路上的交通馬上就恢復了常態。就這方面說，在過去四年裏頭，羅馬共和國境內的哪一條道路上，也都看不見人們預料中的那種太平繁榮的景象，那種物質不斷交流、行人不斷來往的情形。到處都多多少少有點兒騷擾不寧，而且，要說羅馬與加普亞之間的那條道路已經成了這種騷擾的象徵，那也不能算錯。當時有句俗語說，但看道路，便知羅馬，道路上如果太平而繁榮，羅馬城裏也就太平而繁榮。

消息傳遍了全城，說自由公民凡是在加普亞有正事要辦的，都可以趕去辦理，不過要到那個可愛的勝地去遊逛，在目前可還不大方便。然而，光陰似箭，到了甜

●羅馬城之異稱，最初見於俄維德(Ovid)、提比拉斯(Tibullus)等作家的作品以及羅馬帝國的公文中。

●Capua，意大利古城，屬於堪佩尼亞(Campania)區的卡瑟塔(Caserta)省。

美溫和的春天在意大利的國土上逗留的時候，限制就取消了，加普亞那些宏麗的建築和明媚的景色也又向羅馬人招手了。

不但堪佩尼亞鄉間的天然美景能夠吸引遊人，那些喜愛上等的香料又嫌價格騰貴的，也覺得到加普亞去，除了賞心悅目以外，還可以得到實惠。世無其匹的許多大規模的香料製造廠都在那兒呢；各式各樣的希奇的香精和香油都從全世界各地海運到加普亞，有國外產的超等香水，有埃及及玫瑰油，有示巴●百合香精，有加黎利●罌粟，有龍涎香油、檸檬皮油和橘皮油，有紫蘇葉和薄荷葉，有紫檀和白檀，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在加普亞買香料，價錢可以比羅馬便宜一半兒以上，你要是想一想香水在當時是怎樣越來越盛行，女人用，男人也用——而且都非用不可——你就會明白，即使沒有別的原因，單單爲了買香水也是值得到加普亞去跑一趟的。

● Shaba...阿剌伯(Arabia)西南部古國。

● Galilee...羅馬時代巴勒斯坦的一省。

大路是在三月間開放的，又過了兩月，到了五月中旬，凱約·克拉蘇就帶着妹妹海麗娜和妹妹的朋友克羅迪亞·馬略一塊兒動身到住在加普亞的本家家裏去玩一個禮拜。那天天氣很晴朗，很涼快，是十全十美的旅行天氣，他們一早就離開羅馬，三位全都年輕，眼珠都是亮晶晶的，想着這次旅行跟他們一定會碰到的種種趣事，心裏全都是一團高興。凱約·克拉蘇是個二十五歲的青年，一縷一縷又黑又軟的鬚頭髮蓬鬆下垂，並且由於五官端正，人人都說他不但出身好而且模樣兒也好。這回他騎着一匹美麗的阿刺伯白馬——這是頭年他生日的時候他父親送的壽禮——兩位姑娘呢，都坐着敞轎。一頂轎子四個奴隸抬着，這些奴隸都是慣於跑道兒磨練出來的，能夠連走帶跑一氣兒趕十哩路。他們計劃在路上就攔五天，每天晚上在親友的鄉村別墅裏歇息，這樣且歇且行，就可以輕鬆愉快、從容不迫地到達加普亞了。他們還沒動身就知道大路上到處都是懸屍示衆，可是他們覺得這也並不足以使他們感到不安。敢情姑娘們聽了人家形容懸屍示衆就已經很興奮了，至於凱約，他對於這一類的東西總是起一種帶快感，並且有點兒帶美感的反應的，同時他還因

爲自己不容易犯噁心，並且看了這種東西心裏不至於特別不舒坦而得意。

「不拘怎麼說，」他跟兩位姑娘論理兒，「瞧十字架總比吊在十字架上強吧。」
「我們不去理會它，」海麗娜說。

海麗娜長得比克蘿迪亞漂亮。克蘿迪亞是個金髮女郎，可是神情冷淡，皮膚蒼白，眼睛也是死色的，老是做出一副困憊騰的神氣。她的身體倒豐滿動人，可是凱約認爲她未免蠢頭笨腦，他妹妹到底是賞識她哪點兒呢，他想知道——這個問題他在這次旅行中非想個法子解決不可。以前他也曾兩次三番拿定主意要勾引他妹妹的朋友，總是一見她那麼沒精打采，不感興趣，就覺得自己的心涼了半截。她不是專門對他一個人冷淡，對誰她也是這樣。她老是倦怠無聊，而且凱約相信，全靠她那麼倦怠無聊，她才不至於完全使人厭倦呢。他妹妹不是這樣。他妹妹那麼使他興奮，他心裏很不塌實；她跟他一般兒高，長得很像他——要說呢，只是比他更漂亮罷了，而且在那些沒讓她的果斷與剛強給嚇跑的人眼裏，簡直是個美人兒。他心裏明白，這回計劃到加普亞去遊逛，他就是希望可以想法子把那激動的情感發洩發洩。他妹妹和克蘿迪亞是很不相伴的一對兒，也是珠聯璧合的一對兒，凱約所期待的，就是在旅途中遇到些不負他的苦心的事情。

出羅馬城沒走幾哩路，懸屍示衆就開始了。大路穿過廣約數畝的小小一片只有

巖石沙礫的荒地，主持懸屍示衆的人員，爲了使它觸目驚心，特意選中了這個地點來安置頭一個十字架。十字架是用剛砍下來的還流着松脂的松木製成的，因爲背後的地面傾斜下去，叫清晨的天空一襯托，十字架在那兒矗立着，就顯着殭硬，裸露，稜角峭厲，顯着那麼巨大，那麼動心駭目——因爲是頭一個，所以顯着格外巨大——甚至於使人幾乎注意不到懸掛在上面的赤裸的屍體。它稍微有點兒歪斜——凡是上重下輕的十字架往往都是這樣的——這就更顯出它那種怪誕的、似人非人的樣子了。凱約勒住了馬，然後緩轡向十字架走去；海麗娜用她那根擺樣兒的馬鞭輕輕一打，命令抬轎的奴隸們跟着走。

『我們歇會兒可以嗎？啊，小姐，啊，小姐！』走到十字架前面停下來的時候，海麗娜的那個帶頭兒的轎夫低聲這麼說。他是個西班牙人，說起拉丁話來結結巴巴的，又老怕說錯了似的。

『當然可以，』海麗娜說。她才二十三歲，可是已經很有主見，就跟她一族裏所有的女性一樣，而且她頂瞧不起的就是無意識地虐待動物，不管是奴隸還是畜生。於是轎夫們輕輕地放下轎子，感激不盡地在轎旁蹲了下來。

十字架前面幾碼遠的地方，在一個補綴過的小天棚底下的一把草椅上，坐着一個和顏悅色的又高貴又貧寒的胖子。他的高貴可以在他那好幾層的肥下巴頰兒的每

層上和他那氣派十足的大肚子上看出來；他的貧寒呢，裏面還帶着點兒懶慢，只要一瞧他身上的又破又髒的衣服，他手上的汗黑的指甲，和他那滿腮老沒剃的鬍子，也就顯然可見了。他的和顏悅色是職業政治家戴慣了的假面具；你一眼就可以瞧出，他是在公所●、元老院和選舉區裏混過多年的。而今他日暮途窮，差一步就成了羅馬小客棧裏的只剩一領破蓆的乞丐了；然而他說起話來，那一派生意口氣還是那麼氣力充沛、滔滔不絕，整跟廟會上一個拉主顧的商人在那兒吆喝似的。這豈不就是成者王侯敗者賊嗎，他對他們表示得很明白。有的人跟能掐會算似的，一來一個着，所加入的總是走順風的政黨。他呢，押寶總是押錯了地方，要說根本上兩黨都是一丘之貉，那也頂不了事。就是爲了這個緣故，而今他落到這步田地了，可是比他強的人還有更不走運的呢。

「原諒我，好先生，好小姐，我本該立起來，可是我這心臟——我這心臟。」他把手放在大肚子的正中間。「我瞧你們一早就出門了，出門倒是應當趕早，這正是旅行的好時候。上加普亞去？」

「上加普亞去，」凱約說。

「果然是上加普亞去——那才是一個可愛的城市，美麗的城市，漂亮的城市，

● Forum, 羅馬市中心廣場，周圍是房屋，用爲公共會場及開法庭之地。

真正的人間天堂呢。準是探望親戚本家去吧？」

「一點兒不錯，」凱約回答說。姑娘們面帶笑容了。他挺和氣，他是個絕妙的小丑。他的尊嚴不知到哪兒去了。還是當個小丑給這班年輕人開開心好。凱約明白這一套是免不了要破費他幾個錢的，可他不在乎。一方面，他家裏給他的錢向來是沒個不夠用，也沒個不夠他由着性兒胡花亂用的，另一方面，他還想在兩位姑娘面前露一手，讓她們瞧瞧他多麼懂得人情世故，那末，利用利用這個老於世故的胖小丑豈不是頂好的法子嗎？

「你們瞧，我是個嚮導，是個說書的，零七八碎地給人講幾段賞善罰惡的故事。可是一個法官幹的不也就是這個嗎？地位當然不同嘍，可是厚着臉皮接受一個「銀幣」●，總比向人家伸手——」

姑娘們兩眼離不開在十字架上懸掛着的那個死人了。現在他就在她們頭頂上了，她們的眼光不住地掃着那個赤條條的、被太陽曬黑了又被鳥兒撕得血淋淋的屍體。老鴉在他的四周圍試探地飛翔着。蒼蠅在他的皮膚上爬着。他懸掛在上面，身體向外傾斜，老像是要往下掉，老像是在那兒動——瞧着很奇怪，人死了還會動。

● 原文是拉丁文「denarius」，「當十」之意，指羅馬一種銀幣，最初合十個 *assis*，約值八個半辨士。

他腦袋往前搭拉着，沙色的長頭髮蓋住了臉，臉上的神氣多麼可怕就誰也看不出來了。

凱約給了胖子一個銀幣；胖子也只是照例地謝了一聲。轎夫們不出聲地蹲在一旁，兩眼瞅着地，絕不去瞭十字架一下；他們是跑慣了道兒的，並且都訓練得很好。

「這一個只是一個象徵，」胖子說。「我的小姐，別把它當作人類，也別把它當作什麼可怕的東西。羅馬是有取有予的，多多少少，總是犯什麼樣的罪處什麼樣的刑。這一個孤零零地在這兒立着，引起對於隨後的那些個的注意。由這兒到加普亞，你們知道一共有多少嗎？」

他們知道，可是他們等他說。這個嘻嘻哈哈的把沒法兒說的事情介紹給他們的胖子身上是有一種準確性的。憑他就可以證明這並不是沒法兒說的，而是很平常的，很自然的。他要給他們一個準數兒。也許事實上並不是這個數兒，可是也還一個蘿蔔一個坑兒。

「六千四百七十二個，」他說。

轎夫們有幾個動彈了一下。他們並不是在那兒休息，他們的身子都直挺挺的。誰要是注意他們，就會看到那一點。可是誰也沒注意他們。

「六千四百七十二個，」胖子又說了一遍。凱約這時候說了一句頂明白的話。『得糟塌那麼些木料，』他說。海麗娜知道他是瞎人，可是胖子很知音地點了點頭。現在他們倆有了默契了。胖子從他的衣褶間抽出了一根手杖，朝十字架一比劃。

「這一個——不過是個象徵。象徵的象徵，可以這麼說。」

克羅迪亞毛拉各啣地嗤嗤地笑着。

「不管怎麼樣，還是很有趣兒，還是很重要。把它單擺浮擱是有道理的。道理就是羅馬，羅馬是講道理的。」他很喜歡格言。

「那是斯巴達克思嗎？」克羅迪亞傻拉瓜啣地問，胖子可居然沒有不耐煩。瞧他那舌尖舐嘴唇的樣兒，就可以看出他態度雖然像個父親也不是一點兒不動情的，因此凱約心裏就說：

「這個人老心不老的狗雜種。」

「怕不是斯巴達克思吧，親愛的。」

「他的屍首壓根兒就沒找着，」凱約不耐煩地說。

「千刀萬段啦，」胖子神氣十足地說。「千刀萬段啦，我那親愛的孩子。軟心腸的人聽來太可怕了吧，可這是事實——」

克羅迪亞寒毛根兒一扎撒，可是滋味挺美似的，凱約在她的眼睛裏發現了一種他從來沒注意到的亮光。「浮面皮的判斷是靠不住的，」他父親有一回對他說過，當時他父親心裏想着的事情雖然要比估量女人重大一點兒，他那句話可仍然是適用的。克羅迪亞從來沒有像她現在注視胖子那樣注視過他；胖子又接着說，

「——這是簡單的事實。現在他們又說壓根兒就沒有斯巴達克思這個人啦。哈哈！你說有我沒有？有你沒有？在這兒跟加普亞之間，沿着阿庇亞大路●，有沒有六千四百七十二個屍體吊在十字架上呢？是有還是沒有呢？當然是有嘍。讓我再提出一個問題，我那年輕的人們——幹嗎要那麼些個呢？示衆就示衆吧。可是幹嗎要六千四百七十二個呢？」

「這些狗雜種活該，」海麗娜安安靜靜地說。

「活該嗎？」胖子一揚眉，顯出了一種老於世故的神氣。他是個通世故的人，他對他們表示得明明白白，他們地位即使比他高，年紀可比他輕多了，在他們面前露一手還不容易嗎？「也許是活該。可是，吃又吃不了，幹嗎要屠宰那麼些呢？我對你們說吧。這爲的是維持市價。這爲的是穩定市場。尤其是可以解決一個很難解決

● Appian Way 阿庇亞斯·克羅狄亞斯·西克斯 (Appian Claudius Caecus) 於公元前三一一

年開始建築的道路，長三五〇哩。

的所有權問題。這就是抄總一言的答覆。瞧瞧這兒的一個——他用手杖比劃着，「——仔細瞧一瞧。這是樊特拉克，一個高盧人，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非常重要。斯巴達克思的一個親信，是的，不錯，我還親眼瞧見他死來着。我就坐在這兒瞧着他死。他是四天才死的。結實得賽過一隻牛。我的媽，誰也不會相信有這麼結實的人。絕對不會相信。我是打第三選區的塞克斯圖那兒弄來我這把椅子的。你們認識他嗎？是一位紳士——一位很高貴的紳士，待我倒很不錯呢。你萬想不到那麼些人都出來瞧，而且這也是很值得一瞧的。倒並不是因為我可以跟他們好好地耍一筆錢——可是你要是能回敬人家點兒什麼，人家是會給你點兒什麼的。這是八兩半斤，公平交易。我也下了點兒工夫把事情都打聽清楚了。你萬想不到的是，到處都可以碰到對於斯巴達克思的戰爭那麼糊裏糊塗的人。你瞧，這位年輕的小姐，她問我，那一個是斯巴達克思嗎？這一問倒也並不是不近情理，可是要是真是斯巴達克思，那豈不就斷無此理了嗎？諸位貴人在家裏納福，太不知道世界上的事情了，要不然，這位小姐還會不知道斯巴達克思早已千刀萬段，連一根毛一塊皮都找不着了嗎？這一個就大不相同了——他是生擒活捉來的。受了一點兒傷，不錯——瞧瞧這兒

● Gaul：古國名，包括現在的法國、比利時、瑞士，以及德、意、荷的一部。

他拿手杖順着頭頂上的屍體腰歪一道很長的傷疤那麼一畫。

「傷疤不少——有趣極了。不是旁邊，就是前面。沒有在背後的。替一堆下流東西辯開揉碎地講這摺，那是很無謂的，可是我可以跟你們說，事實上——」

轎夫們現在瞧着他，並且側耳細聽了，他們的眼睛從亂蓬蓬的長頭髮裏往外閃光。

「——意大利的國土上的人從來沒有比這些傢伙更能打仗的。值得想一想吧，像這樣的事兒。還拿咱們頭頂上這個朋友來說吧。他四天才死，要不是割開一個血管給他放出點兒血，他還且死不了呢。你們也許不懂得這個，可是只要把他們釘在十字架上，就得這麼辦。得給他們放血，要不然他們就會腫得跟尿泡似的。要是好好地給他們放點兒血，他們就會好好地乾癟下來，也許可以在上面掛一個月，就是稍微有點兒氣味，沒什麼別的害處。跟做一塊醃肉似的，需要很多的陽光來把它晒乾。你瞧這一個，這傢伙很兇猛，不錯，很逞強，很驕傲——可是他玩兒完啦。頭一天，他在這上面掛着，來瞧他的體面的公民一個個都讓他給罵跑了。太難聽啦，滿嘴的髒話；讓太太小姐們在旁邊兒聽見才不合式哪。生來沒受過教育，況且奴隸倒底還是奴隸，可是我跟他沒仇沒恨。我在這兒呆着，他在那兒掛着，有時候我就這麼跟他說，你走背運就是我走好運，你那麼死也許死得不算頂舒服，可是我這麼

謀生也絕不是頂舒服的法子啊。我乾脆掙錢啦，你那麼罵下去。他似乎是把我的話當作了耳邊風，可是到了第二天晚上，他不罵了。他閉上了嘴，閉得跟鐵似的。你知道他末了說的是什麼嗎？」

「是什麼？」克羅迪亞低聲問。

「我會回來，我會變成千千萬萬人。就那麼一句話。異想天開，你說是不是？」

「他這話是什麼意思呢？」凱約莫名其妙地問。不禁不由地，他讓那個胖子給迷住了。

「你問他這話是什麼意思嗎，我那年輕的大爺？我也跟你一樣不明白，而且打這兒起他就沒再說話。第二天我捅了他幾下，可是他一言不發，光瞪着那雙紅眼珠子瞅我，那種神氣就跟他能把我給殺了似的，可是他還殺得了一隻小雞嗎？你這就明白了吧，親愛的，」他又對克羅迪亞說話了，「他不是斯巴達克思，他是他的一個副手，是個很厲害的人。跟斯巴達克思很接近，可還沒他那麼厲害。那個斯巴達克思才真厲害呢，的確厲害。你們願意在這條大路上遇見他才怪呢，而且也沒個遇見他，他已經死啦，屍首都爛啦。現在你們還想知道什麼別的呢？」

「我想我們聽得已經足夠了，」凱約說，剛才給了他一個銀幣，現在後悔起來了。「我們得趕路了。」

三

在那時候，羅馬好比一個心臟，順着一條條的羅馬大路把血液輸送到世界上的每一角落。別的國家存在了一千年還只能修造一條或許把各主要城市連接起來的三等公路。羅馬就不同了。『給我們修一條路！』元老院說。他們的確有修路的本領。工程師設計；契約交給營造家，由他們負責興工，然後勞工隊把路修得像一支箭似的，不管是往東還是往西。有山擋道兒，就把山鑿開；遇見一個深谷，就在谷上架起一座橋梁；前面有一條河，就在河上架橋。什麼也攔擋不住羅馬，什麼也攔擋不住羅馬大路。

這三位無憂無慮的年輕人由羅馬往南到加普亞去所走的那條大路叫作阿庇亞大路。這是一條修得很好的、很寬闊的大路，用火山灰和石頭子兒一層隔一層地鋪起來，表面上又鋪着一層石頭。這麼修路，爲的是讓它堅固耐久。羅馬人修一條路，不是爲今年明年打算，而是爲幾百年幾千年打算。阿庇亞大路就是那麼修造的。這條道路象徵着人類的進步、羅馬的生產力、和羅馬人民在組織方面的不朽的才能。這條道路清清楚楚地說明羅馬制度是自古以來人類所發明的最好的制度，一個代

表秩序、公道和才智的制度。才智和秩序的證據是到處都顯然可見的，在大路上旅行的人們也都把這當作理所當然的事情，甚至於在腦海裏都沒留着什麼特別的印象。

比方說，距離的遠近是詳細說明的，不是大約估計的。每隔一哩路都立着一個里程碑。旅客需要知道的事情在每一個里程碑上都逐一說明。不拘在哪一點，你都準確地知道你離羅馬，離佛蘭亞[●]，離加普亞有多遠。每隔五哩路設有一個旅舍和一些馬房，要馬匹有馬匹，要吃點心有點心，而且如果必不得已，還可以在那兒過夜。這種旅舍有許多都規模宏大，裏面有寬敞的遊廊，供應各種飲食。有的旅舍還有浴池，勞頓的旅客可以去舒暢精神，還有些旅舍有很講究、很舒適的臥房。較比新的旅舍都是摹倣希臘廟宇的建築式樣的，使道旁的天然美景又平添一番美麗。

如果地面平坦，無論是下窪地還是平原，就把大路墊高，使通行地帶比周圍的原野高出十呎到十五呎。地面如果崩裂，或者崎嶇不平，不是鑿開山嶺穿過去，就是架起石梁越過山峽。

這條大路所顯示的是安定，構成羅馬的安定的一切都在大路的表面上川流不息。兵士們在路上行進，一天可以走三十哩，並且可以一天一天地每天都再走三十哩路。

● Formiae 意大利加瑟塔省的一個市鎮。

輜重列車在大路上往來不斷，載運着共和國各種貨物：小麥、大麥、生鐵、木材、亞麻布、羊毛、油、鮮菓、乾酪和燻肉。路上的行人有做合法的買賣的公民，有往來於鄉村別墅的上等紳士，有經商的旅客和遊逛的旅客，有往來市場的販賣奴隸的大隊客商，哪一個國家哪一個民族的人都有，全都體驗到羅馬統治的穩固和秩序井然。

在這個時候呢，沿着大路每隔幾步都樹立着一個十字架，每一個十字架上都懸掛着一個屍體。

四

那天早晨的天氣變得那麼熱，是凱約沒預料到的。過了一會兒，屍體的氣味就很難聞了。兩位姑娘把手絹兒蘸上香水，攔在鼻子上不住地聞，可還是不能把一陣陣從路旁突然襲來的甜美而令人作嘔的氣味擋回去，也不能防止自己聞了這種氣味以後所發生的反應。兩位姑娘都犯噁心了，凱約呢，最後也不得不一個人落在後面到路旁邊去方便一下。這幾乎把整個早晨都帶累壞了。

幸虧他們打尖的那家旅舍的附近半哩以內沒有十字架，而且，這時候他們雖然

已經也吃不下什麼了，可總算不至於再犯噁心了。這家道旁的客店是個希臘式的建築物，格局散漫，只有一層，有一個幽雅的遊廊。遊廊建築在一個小山溝子上面，廊上擺着飯桌，廊下的山溝子裏流着澗水，對面是一個洞室，周圍密密層層栽滿了蒼翠芳香的松樹。這兒聞不到別的氣味，只有松樹的香氣，只有樹木的潮濕的、清香的氣味，而且除了流水潺潺和用餐者客客氣氣的一片談話之聲以外，也聽不見什麼別的聲音。『這地方太可愛了』，克羅迪亞說，凱約從前在這兒歇過腳，現在就給她們找了一張桌子，氣派十足地叫起菜來。酒馬上來了，擺在他們面前，是一種起泡兒的琥珀色的酒，不甜而清涼，呷了幾口，胃口就恢復了。他們所在的地方是這所房子的後面，跟前面兵士、車夫和外國人吃飯的那間普通餐室是隔開的；這是個涼快背陰的地方，雖說輕易沒人究真兒，可是大家都承認這兒是只招待騎士[●]和貴族的。一有騎士的份兒，限制就絕不嚴格了，因為有許多騎士都是做買賣的旅客，有生意人，有工業家，有掮客商人，有奴隸販子；可是這究竟是個旅舍，不是私人的別墅。再說，近來騎士們也學貴族階級的言語舉止，不像先前那麼瞎嚷嚷，那麼莽撞，那麼討厭啦。

凱約叫的是涼吃的燻過的板鴨和冰糖橘子，趁着菜還沒來，他大談一個最近在

● 羅馬的騎士原是軍隊的騎兵，後來成爲一個有錢的重要的階級。

羅馬開始上演的劇本，這是齣有點兒矯揉造作的喜劇，跟當時許多別的劇本一樣，對於希臘作品可以說是東施效顰。

戲劇的情節是一個醜陋粗俗的女人跟諸神訂立了盟約，要是能賜給她一天的嬌姿美貌，她就把她丈夫的心獻給諸神。原來她丈夫跟諸神之一的情婦一塊兒睡過覺，複雜而無聊的劇情就是以復仇的單純動機為基礎的。至少那是海麗娜的看法，可是凱約不服，他認為這個劇本雖然很淺薄，卻有許多巧妙的地方。

「我喜歡它。」克羅迪亞簡單地說。

「我覺得咱們太注意一個東西的內容，而不注意表現內容的方法了，」凱約笑着說。「至於我，我到戲院去，是要欣賞欣賞巧妙的玩藝兒。誰要想看生死關頭的戲劇，誰可以到關技場裏去看角鬥士互相廝殺。然而，我注意到，愛看角鬥的都不是什麼特別有才氣或者有心胸的人。」

「你這是替不高明的作品辯護呢，」海麗娜不服說。

「沒這話。我不過是覺得在戲劇方面寫作的好壞並不十分重要罷了。僱一個希臘作家比僱一個轎夫還省錢呢，我也不是那種盲目崇拜希臘人的人。」

話沒說完，凱約就感覺到桌子旁邊站着一個人。別的桌兒上都坐滿了，這個人，一個做某種買賣的客商，想知道他是不是可以坐在他們這桌兒上。

「吃口就走，」他說。「要是諸位不嫌我打攪的話。」

他是一個高個兒，挺發福、挺雄壯的人，一看就知道很得意，身上穿得也挺闊氣；要不是這些年輕人的家世和身分是顯而易見的，他也就絕不會這麼彬彬有禮了。在以前，騎士們對待有土地的貴族並不是這種態度，及至自己成了一個很富有的階級，他們才發現門閥是頂有錢難買的貨物，因此門閥的價值也就提高了。凱約跟他的許多朋友一樣，也常常批評這班人自相矛盾，嘴頭上嚷嚷民主，心裏可頂羨慕貴族階級。

「我叫該約·馬克·森維約，」這位騎士說。「要是不方便的話，就別客氣啦。」

「講坐吧，」海麗娜回答說。凱約把自己和兩位姑娘介紹了一下，對方的反應使他很高興。

「你們家的人也有跟我交過買賣的，」騎士說。

「交買賣？」

「不錯，買賣牲口。我是個製造臘腸的商人。我有兩個製造廠，一個在羅馬，一個在塔臘賽那[●]，我這會兒就是打塔臘賽那來的。只要吃過臘腸，你們吃的就是

● Tarquinia：意大利古代城市，在羅馬東南五十七哩。

我的臘腸。」

「一點兒不錯，」凱約笑着說——心裏想，「他把我恨透了，瞧他那樣兒。他心裏把我恨透了，可是他還樂意在這兒坐着。這班人真是又肥又蠢的豬！」

「買賣的具豬，」森維約說，就跟猜出了他心裏所想的是什麼似的。

「跟您見面，我們是非常榮幸的，回家見了父親，一定替您問好，」海麗娜斯文文地說。她衝着森維約嫣然一笑，他也另換了一副神氣瞅着她。似乎是說，「原來你還是個女人，親愛的，不管你是貴族不是。」這是凱約的感覺——「跟我睡覺去怎麼樣，你個小婊子？」他們彼此相視而笑，那時候凱約簡直恨不得一刀把他殺死，可是他更恨他妹妹。

「你們說着話呢，我不該來打岔，」森維約說。「請接着說吧。」

「我們不過是很無聊地談論一個很無聊的劇本。」

那時候菜來了。他們就吃起來。克蘿迪亞正把一塊鴨子往嘴邊送，忽然又止住了，說出了一句凱約後來覺得非常叫人詫異的話。

「你見了那些示衆的東西心裏一定很不舒服吧。」

「示衆的東西？」

「什麼？」

「心裏不舒服？」

「因為浪費了那麼些新鮮的肉，」克蘿迪亞很安詳地說——絕不像是說俏皮話兒，只是很安詳——跟着就繼續吃鴨子。凱約得板起臉才不至於笑出來，森維亞臉上紅了一陣又白了。可是克蘿迪亞一點兒不知道自己惹了什麼禍，只是繼續吃着。只有海麗娜覺出這位臘腸老闆有點兒特別不好惹的地方，她在那兒期待着，皮膚都癢刺刺的了。她希望他回手，他一回手，她就很高興。

「並不是什麼不舒服吧，」最後森維約說話了。「我不喜歡浪費。」

「浪費？」克蘿迪亞說，把冰糖橘子搗成一小塊一小塊的，把每一小塊那麼美妙地放在兩瓣櫻唇之間。「浪費？」克蘿迪亞博得某些人的憐憫，也惹不多幾個人生氣；只有一個獨具隻眼的人才能看得深入一層。

「他們體格都很好，那班斯巴達克思手底下的人，」馬可·森維約解釋說，「吃得也很好。就說平均每人體重一百五十磅吧。有六千多人都跟剝製好了的鳥兒似的在那兒當標本陳列着呢。那就是九十萬磅新鮮的肉——至少原來是新鮮的。」

「哎喲，他是說着玩兒哪吧，」海麗娜心裏想。現在她在那兒期待着，渾身都刺鬧得慌了，可是繼續吃着冰糖橘子的克蘿迪亞知道他不是說着玩兒，同時凱約問

道：

「你幹嗎不出個價兒把它們買下來呢？」

「我出過價兒了。」

「可是人家不賣，是不是？」

「居然買着了二十五萬磅。」

他肚子裏是鬧什麼狗油呢，凱約納悶兒，緊跟着又想道，「他是要嚇唬嚇唬我們。克羅迪亞一句話得罪了他，他是要用他那種下三爛的手段來報復我們一下。」然而，海麗娜看出了事實的真相，凱約知道她居然終於感覺到一點兒痛癢，心裏也覺得高興。

「說的是人肉嗎？」克羅迪亞低言悄語地問。

「不是人，是工具，」臘腸老闆咬字地說，「用那位值得欽佩的青年哲學家西塞祿的說法。沒有價值的工具。我把它們燻了，剝碎了，再跟豬肉、香料、鹽拌在一起。一半兒運到高盧，一半兒運到埃及。賣的價錢還挺不賴。」

「我覺得你這種幽默簡直是胡鬧，」凱約咕囁着說。他年紀很輕，臘腸老闆那

● Marcus Tullius Cicero (公元前106—43年)：羅馬著名雄辯家，作家，政治家，幼習法律與哲學，仕至執政官。

麼老辣，他自己也覺得不是對手。這位騎士一輩子也忘不了克羅迪亞對他的侮辱，因此他就要永遠恨上凱約了，誰叫凱約那麼不識相在一旁呆着呢？

「我並不是想學什麼幽默，」森維約實事求是地說。「這位年輕的小姐問我一句話，我就回答。我買了二十五萬磅的奴隸來製造臘腸。」

「我從來沒聽見過比這更招人噁心的話，」海麗娜說。「你生來少調寡教，先生，這可真越變越不像樣了。」

騎士立起來，挨着個兒瞅他們。「對不起，」他說，接着又對凱約說，「問問您的叔叔錫利約吧。這筆交易是他經手的，他自己還很落了一點兒好處呢。」

於是他走開了。克羅迪亞繼續安安靜靜地吃冰糖橘子，只說了一句「想不到他原來這麼不是東西！」

「不管怎麼樣，他說的是實情話，」海麗娜說。

「什麼？」

「當然是實情話。你幹嗎要這麼大驚小怪？」

「他是整臉撒謊哪，」凱約說，「完全是信口開河來唬我們的。」

「我跟你不同的地方，親愛的，」海麗娜說，「就是多嗜人家說的是真情實話我是聽得出來的。」

克羅迪亞臉色比平時更蒼白了。她立起來，道了聲歉，端莊凝重地向休息室走去。海麗娜微微地笑了一笑，幾乎是對自個兒笑，凱約說：

「敢情什麼都不能讓你大驚小怪，是不是，海麗娜？」

「幹嗎大驚小怪呢？」

「至少，我再也不吃臘腸了。」

「我壓根兒不吃這個，」海麗娜說。

五

那天過午不久，他們在道兒上正走着，遇見了一個販賣琥珀的敘利亞商人，名字叫繆塞·夏巴爾，鬍子捲得挺整齊，上面抹着芳香的油膏，閃閃地發光，綉花長袍垂在胯下雪白的駿馬兩邊，手指上貴重的珍寶燦爛奪目。十二個奴隸趑趑跑跑地在後面跟着，裏面有埃及人，有貝杜因人，每人頭上頂着一個挺沉的包袱。在羅馬的領域內，道路是能使貴賤高低一律平等的，於是凱約就不覺跟那個世故氣的商人談起話來了，雖說這種談話未免是單方面的，除了偶爾一點頭以外，幾乎沒這位

青年人什麼事兒。不拘跟哪一位羅馬人見面，夏巴爾都是不勝榮幸之至的，因為他頂羨慕羅馬人，所有的羅馬人，尤其是出身好、環境好的羅馬人，像凱約不明明就是這麼一個值得羨慕的羅馬人嗎？羅馬人的某些地方，比方說，羅馬婦女可以那麼隨隨便便地自由行動，有些東方人是不了解的；可是夏巴爾並不是那種人。把羅馬人撓一下，你就發現他是銅筋鐵骨，要是不信，就請看看道旁的這些『象徵』吧——一見這些最富於教育意味的十字架，他的奴隸們就受了很大的教訓，這是使他非常高興的。

『說起來怕您不信，年輕的大爺，』繆塞·夏巴爾用他那種很流利可是怪腔怪調的拉丁語說，『可是在我們那地方，還真有人以為羅馬一定會叫斯巴達克思給打下來呢，甚至於我們那兒的奴隸也起過一次小小的暴動，得用嚴厲的手段才能把它鎮壓下去。你們太不了解羅馬了，我這麼跟他們說。你們還以為羅馬跟早先你們所知道的一切，或而今你們在自己周圍所看見的一切，沒有什麼兩樣呢。你們忘了羅馬是這個世界上的一個新東西了。叫我怎麼給他們形容羅馬呢。比方說，我用『鄭重』兩個字。對於他們，這有什麼意義呢？說真的，對於沒有親眼見過羅馬，沒有跟羅馬國民交過朋友、說過話的人，這有什麼意義呢？「鄭重」——認真的人，

有責任心的人，爲人嚴肅，老成持重。「輕浮」呢，我們倒懂，這是我們的禍根；我們拿着一切事情當玩藝兒，我們貪圖享樂。羅馬人不輕浮；羅馬人是敦行勵品的。「勤勞」、「紀律」、「節儉」、「寬仁」——在我看來，那些輝煌的字眼兒就是羅馬。那就是羅馬大路跟羅馬統治所以平安康泰的祕訣。可是那又該怎麼解釋呢，年輕的大爺？至於我，瞅着這些以一做百的十字架，我是真正心滿意足的。羅馬不拿事情當玩藝兒。犯多麼重的罪，處多麼重的刑。羅馬的公道就在這一點上。斯巴達克思的膽大妄爲就是他對一切最好的東西挑戰。他給我們的是掠奪、屠殺和混亂；羅馬是秩序——因此羅馬就把他踢開了……」

凱約聽了又聽，最後憋不住了，露出了一點兒膩煩跟厭惡的神氣。於是那個敘利亞商人就一再鞠躬道歉，送給海麗娜跟克羅迪亞每人一個琥珀項圈。他向他們、他們的親屬，以及所有可能跟他們交過財共過事的人致意，然後他就走開了。

「謝天謝地，」凱約說。

「我那認真的人，」海麗娜微笑說。

● 原文是拉丁文 "Levitas"。

● 原文是拉丁文 "Industria, disciplina, frugalitas, clementia"。

六

就在那天下午，再晚一點兒，他們快從阿庇亞大路拐到那條通到他們預備去過夜的鄉村別墅的小路了，這時候路上出了一件事情，打破了旅途中的單調。在大路上巡邏的第三軍團的一個小隊●正在路旁的一個小站歇息。長盾、鏢槍和頭盔●架成小小的立體三角形，一排排地堆着，長盾支在短矛上面，每一堆上面有三個頭盔點頭似的斜掛着，看上去簡直就像莊稼地裏密密層層排列着的一捆捆紮好了的穀物。兵士們把公用的院子擠滿了，在天棚的陰涼兒裏互相擁擠着，嚷嚷着要啤酒，要了又要，用那能容一品脫的叫作「腳盆」的大木碗盛着酒喝。他們這羣人都身體結實，橫眉立目，皮膚叫太陽給曬成了銅色，皮製的袴子跟短外衣都叫汗給瀉透了，渾身發出強烈的臭味兒，說話的時候聲音很高，嘴裏不乾不淨，心裏還忘不了路旁的那些十字架都是他們最近的成績。

● 羅馬軍團(Legion)每團分爲十隊(Cohort)，每隊分爲三小隊(maniple)。

● 原文 scutum 指長形巨盾，木製，面上是皮革，pila 指羅馬騎兵的短矛或鏢槍，爲投擲之

用，cassis pileae 意謂金屬頭盔。

凱約跟兩位姑娘停下來瞧他們的時候，他們的隊長就從大帳篷裏出來了，一隻手端着一杯酒，另一隻手搖擺着歡迎凱約——一瞧凱約帶着兩位很漂亮的姑娘，擺手就擺得更起勁兒了。

他是凱約的老朋友，叫賽祿·昆奇亞·勃魯塔，年紀很輕，是個職業軍人，並且英姿颯爽，長得也很漂亮。海麗娜，他早就認識了，跟克羅迪亞見面呢，也是三生有幸，他問他們覺得他那些孩子們怎樣的時候，就是個內行派頭，並且很隨隨便便。

「一羣瞎嚷嚷的髒東西，」凱約說。

「誰說不是——可是挺棒。」

「有他們跟着，我就什麼都不怕啦，」克羅迪亞說，隨後又找補了一句，「除了怕他們。」

「這會兒他們是您的奴隸啦，他們得跟着您走，」勃魯塔般般勤勤地回答說。

「上哪兒去？」

「今兒晚上我們在薩拉利亞別墅住下，」凱約說，「你要是想得起的話，再走兩哩左右，就該岔道了。」

「那末，在兩哩以內，你們就什麼都甭怕啦，」勃魯塔嚷道，然後又問海麗

娜：「您帶着軍團儀仗兵走過道兒嗎？」

「我又不是個要人。」

「對於我，您還就是個重要的人物，」年輕的軍官說。「只要給我一個機會。您就瞅着得啦。我把他們獻在您的腳底下。這隊兵是您的啦。」

「我腳底下要這種東西才怪呢，」海麗娜抗議說。

他把酒喝完，把酒杯扔給了那個看門的奴隸，於是就吹起在脖子上掛着的小銀哨兒來。銀哨發出一種怪異的、急迫的顫音，接連響了四聲，音調由低而高，又接連響了四聲，音調由高而低。兵士們一聽見就匆匆把酒喝下，低聲咒罵着，跑步向堆着槍矛、盾、盔的地方奔去。勃魯塔連三併四地把哨兒吹了又吹，那些音符貫串起來，成了一個尖銳的、顯著的旋律，那一小隊聽了以後的反應就跟這些音符直接。在他們神經系統上起着作用似的。他們歸隊，又分成幾排，轉換方向，分散開來，然後排成兩個縱隊，分列在道路兩旁，真是非常驚人地顯示出嚴格的紀律。兩位姑娘忍不住大聲喝采，連凱約都不得不讚美這個部隊的嚴整，雖說瞧着他朋友弄這種把戲心裏未免有點不是味兒。

「他們打起仗來也這麼棒嗎？」他問。

「問斯巴達克思好啦，」勃魯塔說，於是克羅迪亞嚷道：

「好啊！」

勃魯塔向她鞠躬致敬，她大聲笑起來，這樣的反應在克羅迪亞身上是很不常見的，可是今天她讓凱約覺得異常的地方太多了。她臉蛋兒上有了嬌豔的顏色，兩眼看了隊伍的操練興奮得光芒四射。這時候勃魯塔已經走到兩頂轎子的中間，管帶着整個的行列，克羅迪亞不拘形迹地跟他聊起天兒來，凱約一瞧，他的被屏棄的感覺可以說還比不上他的驚奇的感覺。

「他們還會什麼別的呢？」克羅迪亞問。

「行軍咧，打仗咧，咒罵咧——」

「殺人呢？」

「殺人——不錯，他們是頂會殺人的。難道他們的樣兒不像是會殺人嗎？」
「我喜歡他們的樣兒，」克羅迪亞說。

勃魯塔冷靜地打量她一下，跟着柔聲回答說，「可不是，我覺乎着您的確是喜歡他們的樣兒，親愛的。」

「還會什麼別的呢？」

「您還想叫他們會什麼呢？」勃魯塔問。「想聽聽他們的聲音嗎？唱着走！」
他高聲喊叫，於是兵士們的沉重的聲音就合着步伐唱起來。

「天空、土地、道路、石頭！鋼鐵砍到骨頭！」

這句打油腔在他們嗓子裏咕嚕着，聲音模糊而粗澀，字眼兒也不容易聽出來。

「怎麼個意思呢，這個歌兒？」海麗娜問。

「敢情沒什麼意義。不過是個進行曲罷了。這樣的歌兒有好幾百呢，一點兒意義也沒有。天空、土地、道路、石頭——其實沒什麼意義，不過唱起來行軍的時候可以更起勁兒罷了。這一個是在奴隸戰爭的時候流行起來的。有些歌兒上等婦女可聽不得呢。」

「有些歌兒我可以聽得，」克羅迪亞說。

「我小聲哼吧，」他笑着說，於是一邊走着一邊朝她探身。然後他又挺直了腰，克羅迪亞扭過頭去瞪眼賊他。這時候，十字架又在大路兩旁出現了，懸掛在上面的屍體沿路疊疊不絕，跟一串念珠似的。勃魯塔向這些屍體揮手。「你們希望事情辦得斯文一點兒嗎？這是他們的成績。我這個小隊釘了八百個。他們可不文雅；他們是倔強、殘忍、殺人不眨眼的。」

「那樣，打起仗來就更棒了嗎？」海麗娜問。

「應該是的吧。」

「叫他們過來一個。」克羅迪亞說：

「過來幹嗎呢？」

「因為我要你叫他們過來一個。」

「好啦，」他一端肩膀，然後喊道，「塞克斯圖！到這兒來！」

一個兵士離開隊伍，跑步走到兩頂轎子的前面和中間，行了個禮，又轉換方向在軍官前面齊步走着。克羅迪亞坐了起來，又着胳膊，仔細地端相他。他身材不高不矮，皮膚挺黑，筋粗肉滿。他那裸露的前臂、脖子、咽喉跟臉都被太陽曬得紅裏泛黑，差不多跟桃花心木一個顏色。他的面貌鋒稜而凸出，皮膚繃得挺緊，濕漉漉的閃着汗珠。他頭上戴着金屬頭盔，背後在行軍糧袋上面揹着四呎長的巨盾。他一隻手拿着鏢槍，是一條硬木做的粗槍，六呎長，直徑二吋，一端箍着一個缺德的、沉重的鐵尖兒，三角形，有十八吋長。他身上掛着一把挺沉的西班牙短劍，皮製的短外衣上面繫着三塊鐵片護着前胸，兩肩也都掛着同樣的三塊鐵片。又有三塊掛在腰間，走道兒的時候搖搖晃晃地直往腿上碰。他穿着皮製的褲子跟長統皮靴，雖然叫一大堆金屬和木頭贅得那麼沉，走道兒還很溜躑，似乎一點也不費勁兒。他所攜帶的兵刃，跟身上的鎧甲一樣，都抹着油；油、汗、皮革三種臭味兒摻合起來，就成了一種職業，一種力量，一種機器的獨特的氣味。

凱約騎着馬在後面跟着，可以看見克羅迪亞的旁臉兒，只見她微微張開嘴唇，

舌尖在唇上舐着，兩眼盯着那個兵士。

『我要他緊挨着轎子，』克羅迪亞悄沒聲兒地對勃魯塔說。

他一端肩膀，大咧咧地向那個兵士發了個命令，那個兵士嘴唇抽動了一下，微露出一絲笑容，就落在後面，緊靠着克羅迪亞走。他只向她盯了一眼，就又一往直往前蹶。她伸出手去摸了一下他的大腿，也就剛剛碰着了一點兒肌肉在皮革下面凸起的地方。然後她對勃魯塔說。

『叫他走開。他臭死了。他真髒。』

海麗娜的臉板着。勃魯塔又一端肩膀，吩咐那個兵士歸隊。

七

薩拉利亞別墅[●]這個名稱是帶點兒諷刺的意味的，它使人回想起羅馬以南的地方。方早先那麼大一部分都是瘡疾流行的鹽澤。可是鹽澤的這一部分早已填平了，從阿庇亞大路岔向別墅的那條私用的小路也修得差不多跟大路一樣好。別墅的主人安敦紐·凱約是凱約跟海麗娜的母系親屬，雖說他這個鄉間的地方離城未免近一點兒，

●薩拉利亞原文是拉丁文 *Salaria*，即「鹽」之意。

不能算是極林泉之致的，可是它本身仍然夠得上一個大農園的資格，在當時的「大田莊」裏面，也是個數得着的值得一逛的勝地。

凱約跟兩位姑娘離開阿庇亞大路以後，還得再走四哩小路，才能到達那個別墅。道旁的景色馬上就顯着不同了；每一吋土地都經過仔細的修整和照料。樹木都修剪得跟公園裏的似的。山坡上築成了一層層的梯田，有好些田地上都滿是形如手指的葡萄藤，剛剛發出了春天的嫩芽。又有些田地種的是大麥——農民的小塊兒土地漸漸歸併於大田莊，種大麥也就越來越不那麼普遍，不那麼有利可圖了——還有別的田地上是一排排的橄欖樹，一望無垠。不拘在哪兒，庭園布置的精雅都顯然可見，要不是有幾乎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奴隸，這是絕辦不到的。三位年輕人又一再注意到遍生苔蘚，碧綠，清涼，內有希臘廟宇模型的很可愛的小小洞室，還有大理石長凳，半透明的雪花石膏噴水池，以及在林地幽谷間穿進穿出的白石頭的羊腸小徑。傍晚的時節天氣慢慢地涼下來，太陽漸漸地墜落在低矮的小山後面，眼前的景色就顯着跟虛無飄渺的仙境一樣迷人，克羅迪亞還是頭一回來呢，驚喜得連聲喊叫。這正是跟那位「新克羅迪亞」很相稱的，凱約心裏不由得默想，一位挺嬌嫩，並且未免窩拉咕啣的小姐，在那班心竅玲瓏的人所謂「懲罰的象徵」的刺戟之下，怎

麼就居然能夠這樣含芳吐艷呢？

天到這般時分，該把牛羊趕回欄了，牛身上鈴鐺的聲音跟牧牛人悲涼的號角聲不住地響着。看山羊的年輕的色雷斯●人跟亞美尼亞●人都赤身露體，只在腰間圍上一點兒獸皮，他們在樹林裏跑着，衝着那些蹦蹦跳跳的動物大聲吆喝，凱約瞧着納悶兒，說不出到底誰更像人，是山羊呢，還是奴隸。他這位舅舅怎麼會這麼有錢呢，他以前常這麼想，這會兒又這麼想了。按照法律，衣冠舊族都是不准做任何買賣的；可是安敦紐·凱約——跟當時很多人一樣——發現法律只是一種方便的掩護，不是一種鎖鏈。據說他有一千萬以上的「輔幣」●由代理人經手放出去生利，利率還往往高到百分之百。又聽說十四艘往來埃及做買賣的「五層櫓船」●絕大部分的股權都在他手裏，西班牙一個最大的銀礦也一半兒是他的。雖說在布匿戰事●以後興起的那些大股份公司是只有騎士給它們當董事的，可是這些董事會都小心翼翼

● Thrace：巴爾幹半島東部一古國，後爲羅馬之一省。

● Armenia：亞洲西部古國名。

● 原文是拉丁文 *sestertios* 意謂「兩個半」，指古羅馬一種貨幣，在共和時期爲銀鑄，後改黃銅鑄，合兩個半 *aes* 一個 *denarius* 的四分之一。

● 原文是拉丁文 *quinqueremes*，指搖槳者分成五列的船。

翼地遊奉安敦紐·凱約的旨意。

他到底多麼有錢，誰也說不上來，而且薩拉利亞別墅雖然是個幽雅美麗的地方，擁有一萬畝以上的耕地和林地，但在當時的大田莊裏面可還算不了最大的或是最宏麗的一個。同時安敦紐·凱約也不像近來很多高貴的家族那樣有故意擺闊的習氣，愛舉辦大規模的角鬪士競技會，擺設窮奢極侈的筵席，學東方人的排場來款待賓客。他所預備的飯菜是精美豐盛的，可是並沒有什麼孔雀胸、蜂鳥洞、或是里比亞^①鼯鼠香腸之類的山珍海味。這一類的食物他見了還是要皺眉頭的，而且他的家醜也絕不外揚。安敦紐本人是個老派的有威儀的羅馬人，凱約尊敬他，可並不特別喜歡他，在他跟前總覺得不大自在。

他的不自在，一部分是由於他舅舅本人，因為安敦紐·凱約並不是天下最傾心吐膽的人，可是大部分是因為凱約老覺得舅舅在那兒估量着外甥實際上的為人跟安敦紐·凱約所期望於這位羅馬青年的一切之間的距離。傳說中有德性而嚴肅的羅馬青年一心一意盡公民的義務，先是當個勇敢的軍人，一級一級地往上陞，娶一個賢

① Punic Wars 指古羅馬與迦太基 (Carthage) 之間的三次戰爭 (公元前二六四—二四一，二一八—二〇一，一四九—一四六。) Punic 字源出拉丁文 *Peenus*，意謂「迦太基人」。

② Libya 非洲北部古國，在埃及西。

德的羅馬少女爲妻，養育一羣像革拉古弟兄^①那樣的兒女，毫無私心地爲國盡忠，官職屢次升遷，最後官居執政^②，受普通的平民的尊敬，也受有爵位有金錢的貴族的尊敬，自始至終都品行端方，爲人正直，在凱約看來，像這樣的傳說到今天恐怕真可以說是捕風捉影了；凱約自己就沒見過這樣的羅馬青年。凱約在羅馬的社會生活中所接觸的那些青年是對於好幾樣事情感覺興趣的；有的專心致志從事於征服恆河沙數的女人；有的從小得了財迷，才二十幾歲就做着好些非法的買賣；還有學會了替選區大政客奔走的那種營生的^③，每天照例在選區裏狗苟蠅營，買賣選票，行賄，收買，徇情放縱，一個勁兒地把上輩兒的那套拿手本領從頭學起，直到升堂入室；還有些人把飲食當作終身的事業，變成了縱口腹之慾的知味者；又有很少數從軍的，可是這種生涯對於年輕的世家子弟已經漸漸越來越不吃香了。凱約是最多的那一種人裏面的一個——他也是致力於那種無聊的工作要把日子過得越閒散，越快活越好的——總覺得自己是偉大的共和國裏的一個無害的國民，即使說不上是個少

① 指 E. M. Gracchus (公元前一六八—一三三) 及 O. S. Gracchus (公元前一五九—一一

二一)，皆羅馬政治家，做過護民官，主張土地改革，母 Cornelia 爲羅馬著名的賢妻良母。

② consul：羅馬共和國兩個最高行政官之一，民選，任期限定一年。

③ 這種人就是所謂 ward heeler。

不得的國民，因此對於他舅舅安敦紐時常表示出來的那種無言的譴責，他就很是忿忿不平。在凱約看來，『井水不犯河水』是一句話說到底，代表着一種文明而行得通的哲學的。

他們走進別墅周圍很廣漠的一片整潔的花園和草地的時候，他心裏就想到了這個。構成農園的工業基礎的廣大的穀倉、畜欄和奴隸區是跟住宅區隔開的，甯想露出一點迹象——一點醜惡或鬭爭的迹象——來攪擾別墅的古雅的幽靜。別墅本身是一所中央有庭院和水池的極大的四合房，峙立在一小片稍稍隆起的高地上面。房屋粉刷成白色，屋頂上蓋着爲風雨所侵蝕的紅色琉璃瓦，望上去倒也不能說是不可愛，輪廓雖然簡陋，有周圍布置得幽雅有致的杉樹和白楊樹陪襯着，也就不至於顯得太單調了。庭園的布置是當時一般人所謂愛歐尼亞●式的，有許多施以人工剪裁培植成奇形怪狀的開花的灌木，還有平坦的草地，用有色大理石築成的涼亭，養熱帶魚的雪花石膏水盆，以及無數歷代相傳的草地雕像，有山林水澤的女神、半人半羊的牧神、羅馬牧神，和長翅膀的天童。安敦紐、凱約靠常出最高的代價在羅馬市場上購買有本事的希臘雕刻師和造園師。在這方面他從來不吝惜金錢——縱然人家說他

● Jonia：小亞細亞西部地區及沿岸羣島之古稱，爲希臘移民所居之地。希臘建築繪畫等藝術中

皆有所謂愛歐尼亞式。

本人並不是什麼風雅的人，不過是聽他太太朱麗亞的話罷了。這一點，凱約倒很相信，因為凱約自己不是個不風雅的人，而在他舅舅身上他卻看不出的一絲一毫風雅的地方。比薩拉利亞別墅宏麗的別墅雖然有的是，甚至於有賽過東方君主的宮殿的，凱約可想不到一所比這所布置得更雅致或是風景更可愛的別墅。克羅迪亞呢，也同意他的看法。他們穿過大門走上那條進別墅的磚路的時候，克羅迪亞驚訝得幾乎喘不過氣兒來，她對海麗娜說：

「這我連做夢都沒夢見過！簡直像是一個希臘神話裏的地方。」

「這是個非常可愛的地方，」海麗娜同意說。

安敦紐·凱約的兩個小姑娘首先眼見他們，在草地上跑過來迎接，她們的母親朱麗亞較比沉靜地在後面跟着，她是個相貌不難看的女人，黑黑的皮膚，長得挺富胎。不一會兒，安敦紐本人也打別墅裏出來了，後面還跟着三個人。他這個人在自己和其他人的行為舉止方面都是很拘泥禮節的，他又有禮貌又很莊嚴地招呼他的外甥女，他的外甥跟他們倆的朋友——然後又把三位客人正式介紹了一下。有兩位是凱約久仰大名的，一個是蘭突魯·革拉古，是個很精明、很得意的城市政治家，另一個是黎西紐·克拉蘇，就是在「奴隸戰爭」中顯身成名的那位將軍，一年以來他已經成了整個城市談話的題目了。第三個人凱約覺得很陌生；三個人數他年輕，比

凱約自己也大不了多少，帶着非貴族出身的人的那種難以捉摸的靦靦規規的態度，又帶着有智力的羅馬人的那種不怎麼難以捉摸的不可一世的態度，他正在那兒打量這些新來的客人，心裏很精明，相貌也還過得去。他叫馬可·塔利約·西塞祿，主人把他介紹給凱約跟兩位漂亮的小姐的時候，他很謙遜、很自卑地向他道謝。可是他掩藏不住他那種不識閒的好奇的态度。連知覺不太靈敏的凱約都明白西塞祿是在那兒端相他們，在那兒掂量他們，在那兒想法子估計他們的身世、他們的勢力、和他們的家財的總數。

就在這時候，克羅迪亞瞧上安敦紐·凱約了，認爲這些人裏面的最合理的鬚眉丈夫就是這所富麗堂皇的別墅和這片一望無垠田地的主人。她對於政治只有一點兒極膚淺的認識，對於戰爭呢，她也只有一點兒未免模糊的概念，因此革拉古跟克羅蘇就都不能特別使她欽佩，至於西塞祿呢，他不但無名——那就是說，在克羅迪亞看來他是無關輕重的——而且明明是那班只會拚命抓錢的騎士之一，父母兄長教給她看不起的不就是這種人嗎？這時候朱麗亞已經涎着臉兒對她頂心疼的凱約表示

● *Lucius Crassus* (公元前一〇五?——五三?) 羅馬大將與政治家，曾於內戰時期利用充公的財產投機倒把大發其財，後鎮壓斯巴達克思的起義，於公元前七〇年被選爲執政官，於公元前六〇年與凱撒(Caesar)及龐塔組織第一次的三頭政治。

親熱了，身子偎靠着他直打呼嚕兒，跟一隻肥大笨拙的小貓兒似的，而克羅迪亞對於安敦紐·凱約的估價也就比凱約對於他舅舅的估價聰明得多了。她把這個高大個兒、鷹鼻子、筋粗肉滿的地主看成一大堆受壓抑的衝動得不到滿足的飢渴。她覺出了他那顯然是偽裝的岸然的道貌所隱藏的七情六慾，而且克羅迪亞頂喜歡的就是那種有力而又無力的人。安敦紐·凱約是永遠不會欠謹慎或是討人嫌的。這一切，她都用她那看上去似乎無精失采的笑容對他表示出來。

這時候大家已經走到房子外面。凱約早已下馬，這會兒一個在家裏使喚的埃及奴隸過來把馬牽走了。那些轎夫走了那麼些道兒，都已經筋疲力乏，渾身流着汗，蹲在轎子旁邊，迎着晚上的涼氣直打戰兒。這會兒他們那精瘦的身體疲乏得顯得跟牲口似的，身上的筋肉由於精力耗竭難受得直哆嗦，就像一個牲口身上的筋肉那麼哆嗦。沒人看他們一眼，沒人注意他們，沒人照應他們。五個男人、三個女人、兩個孩子都進屋去了，轎夫們還蹲在轎旁等着。這時候一個轎夫，一個年紀不出二十歲的小夥子，抽抽搭搭地哭起來，越來越忍不住了；可是別的轎夫並沒注意他。他們在那兒呆了至少有二十分鐘，才有一個奴隸走來把他們帶到宿舍裏去，讓他們可以吃點兒東西，並且住上一宿。

八

凱約跟黎西紐·克拉蘇一塊兒洗澡，這位偉大的人物，敢情是因爲跟瞧不慣今天的貴族青年的種種沒出息，而單拿他凱約殺氣的那種人不一路的，發現了這一點，他就放了心了。他覺得克拉蘇挺和藹可親，還有一種很得人心的地方，老愛徵求別人的意見，即便對方並不是什麼特別重要的人物。他們在浴池裏橫躺豎臥，懶洋洋地踩着水，身子浮來浮去，在那含有大量芳香鹽劑的溫熱的蘭湯裏恣意享受那種沉醉的滋味。克拉蘇的身體保養得很好，並不像一般中年人那樣大腹便便，敢情很堅實，很平正，而且他又很年輕，很慷慨。他問凱約他們是不是順着大路由羅馬一直來的。

「不錯，打羅馬來，明兒個還上加普亞去呢。」

「你們瞅着那些示衆的屍體沒什麼不好受嗎？」

「我們倒覺着挺希罕，想去瞧瞧。不錯，老實說，我們並沒什麼特別不好受。」

偶然可以碰見一個叫烏兒給撕得開腸破肚的屍體，那可真有點兒討厭了，特別是風朝你這邊兒吹的時候，可是那有什麼法子呢，姑娘們也就把簾子一放完事。可是，

你知道，抬轎的受不了呢，有的時候他們還一直犯噁心。」

「我想他們是狐死兔悲吧，」將軍笑着說。

「也許吧。你以為奴隸之間有那種感情嗎？我們的轎夫多一半兒是在馬房裏養大的，而且大多數都是從小在阿底亞·孟德利約的學校裏叫鞭子給打怕了的，也就是結實硬棒，比牲口可強不了多少。他們會狐死兔悲嗎？要說普天下當奴隸的性格全都一樣，我也不大相信。可是你準比我知道得多。你以為所有的奴隸都有點兒同情斯巴達克思嗎？」

「我想他們多一半兒都同情斯巴達克思。」

「真的嗎？那就會叫你心裏很不舒服了。」

「要不然，我還會贊成把他們釘在十字架上嗎？」克拉蘇解釋說。「還是種浪費，我不贊成無謂的浪費。再說，我認為殺人的人是會自己搬磚自己碰腳的——要是殺人殺得太多的話。我想這會給我們留下一個禍根。」

「可是殺的不是奴隸嗎？」凱約反對說：

「西塞祿頂愛說什麼來着呢——奴隸是「會說話的工具」，跟畜生不同，畜生是半噁吧工具，跟我們可以把它叫作噁吧工具的普通工具不同。這種說法是非

常聰明的，我也相信西塞祿是個非常聰明的人，可是西塞祿並沒有必得跟斯巴達克思打仗。西塞祿並沒有必得估量斯巴達克思分析判斷的能力，因為他並沒有像我那樣必得夜裏醒着不睡，想法子要比斯巴達克思先走一步棋。一旦跟奴隸打仗，你就忽然發現他們並不只是「會說話的工具」了。」

「你認識他嗎，我說的是你們個人之間？」

「他是誰？」

「我說的是斯巴達克思。」

將軍帶着沉思默想的神氣微微一笑。「並不真正認識他，」他想了想說。「東拚西湊地，我把他的樣兒琢磨出來了，可是我不知道有誰真正認識他。你怎麼能夠認識他呢？你心愛的狗要是忽然瘋了似的亂跑亂咬，而同時又很通人性，他不還是一隻狗嗎？不容易認識。我腦海裏有個斯巴達克思的影子，可是叫我寫一篇文章來描寫他，那我就敬謝不敏了。我想誰也不成。或許能夠寫文章描寫他的人都在阿庇亞大路上高高地吊着呢，而且斯巴達克思本人也已經成了一場春夢了。咱們現在就把他重新看成一個奴隸吧。」

① 原文是拉丁文 instrumentum semi-vocale。

② 原文是拉丁文 instrumentum mutum。

「他本來就是一個奴隸啊，」凱約說。

「不錯——不錯，我想是的。」

凱約很難再往下追問了。這倒並不是因為他沒什麼戰爭的經驗；實際上的原因是他對戰爭不感興趣；然而戰爭是他這種出身、他這個階級、他這種地位的人的應盡的義務。克拉蘇把他看成什麼樣的人呢？他對他那麼客氣，那麼殷勤，是出於真心嗎？不管怎麼樣，反正凱約的家族是不容漠視不容輕視的，而且克拉蘇是需要朋友的；因為，說起來滑稽得很，這次戰爭雖然也許是全部羅馬歷史中最慘烈的戰爭，可並沒給這位有汗馬功勞的將軍帶來多少光榮。他跟奴隸作戰，把他們打敗了——然而這不是就在那些奴隸已經幾乎把羅馬打敗了的時候嗎？整個事情是一個希奇古怪的矛盾，克拉蘇那種謙遜的態度也很可能並不是虛假的。克拉蘇不會在傳說中流芳百世，也不會有來歌唱他。大家都必須把這次戰爭整個放在腦後，因此就越來越要把他的勝利當作無足輕重的事情了。

他們爬出浴池，在那兒伺候的女奴隸就把熱毛巾裹在他們身上。像安敦紐·凱約的這個別墅那樣先意承志把客人需要的東西預備得一應俱全，是許多外表更華麗的地方都很難趕得上它一半兒的。女奴隸一邊兒用毛巾把凱約的身子擦乾，凱約心裏就一邊兒想着這個；古年間——他聽先生這麼對他講過——有過一個分成無數小

小的王國和公國的世界，可是這些小小的君主，在自奉和待客方面，恐怕也很少能像安敦紐·凱約那樣豪華的，別瞧他只是個並不十分有勢力，並不十分重要的地主，只是共和國的一個國民。不管怎麼說，反正羅馬生活方式是最適於統治、最善於統治的人們的一種反映。

「讓女人給自己穿衣裳，讓女人動手動腳地服侍自己，我向來有點兒不慣，」克拉蘇說。「你喜歡這個嗎？」

「我向來不大理會這個，」凱約回答說，他這話也並不完全是真的，因為讓女奴隸動手動腳地服侍自己明明是給人一種快樂和興奮的感覺的。他自己的父親不容許這個，在社會的某些階層裏，這也是要遭人反對的，可是，五六年以來，人們對奴隸的態度大大改變了，跟他的許多朋友一樣，凱約也使奴隸在自己的心目中幾乎完全喪失了人的資格。這是一種很微妙的環境適應。這時候，他實際上並不知道時候他的這三個女人長的什麼樣兒，誰要抽冷子問他，他準是說不上來的。將軍問他那句話，他才觀察她們。她們是屬於西班牙的某一部落或者某一部分的，年紀很輕，身軀兒很小，那種皮膚黑黑的、寡言寡語的樣兒倒也不算難看。她們光着腳，身上穿着短短的、素淨的緊身衣●，衣服叫浴池的熱氣弄得潮搭搭的，並且斑斑點

● *Tunic*：類似汗衫的一種衣服，長袖，長及膝，束腰，古希臘羅馬人不分男女均着之。

點的沾着因用力而出的汗液。他自己雖然裸着身體，她們也就稍微使他感覺到一點兒興奮，可是克拉蘇竟把一個女奴隸拉到自己跟前，傻小子似的動起手來，又衝着她笑，她褪頭縮腦地靠着他，可是並沒有抗拒。

凱約太難以爲情了；一位大將軍怎麼摸索一個浴室的女侍呢，他忽然起了鄙夷之感，他不願意在一旁瞅着。在他看來，這是卑鄙醜惡的，有失克拉蘇的尊嚴，同時他又覺得，克拉蘇日後想起來，準會因爲凱約在場而跟他有仇的。

他走到按摩桌那兒躺了下來，不一會兒，克拉蘇也來了。「一個挺好看的小東西，」克拉蘇說。在女人方面這傢伙完全是個傻蛋嗎？凱約心裏這麼想。可是克拉蘇還跟沒事似的。「斯巴達克思，」他說，拾起剛才的話岔兒，「對於你是個悶葫蘆，對於我也是個悶葫蘆。我壓根兒沒見過他——別瞧他那麼把我弄得寢食不安。」

「你沒見過他？」

「壓根兒沒見過，這可不是說我不知道他是怎麼個人。一點兒一點兒地，我把他拚湊起來。我喜歡那麼着。人家構圖作曲。我所構造的是斯巴達克思的影子。」

克拉蘇一伸懶腰，在按摩女靈巧的十指的搓揉下完全沉醉了。一個女人拿着一小瓶芳香的油類，小心翼翼地不住往按摩女的手指下澆，使皮膚滑潤，同時按摩女把一塊塊緊張的肌肉都揉得鬆通起來。克拉蘇身子扭動着，像一隻被人撫摩着的大

貓似的，同時又快活得一口一口直嘆氣。

「他是怎麼個人呢？我說的是你腦海裏的那個影子；」凱約問。

「我時常想知道，在他的腦海裏我是怎麼個人，」克拉蘇咧嘴笑着說。「最後他喊我了。至少據他們說是這樣。我不敢說我準聽見了，可是他們說他這麼大聲叫喊來着：克拉蘇——等着我，你這狗雜種！不是這麼說也跟這差不多。他離我就四五十碼遠，馬上就殺開血路衝了過來。真是一件驚人的事情。他個兒並不太大——也不像個氣力特別大的人，可是他有一股怒氣。用這兩個字形容他，再合式不過了。他親自作戰的時候，就是那種樣兒，有一股怒氣，一股怒火。而且他確實朝我這邊衝了有半截子路。他末了這一回瘋狂似的衝過來的時候，至少殺了我們十來個，直到我們把他砍成肉醬，才算把他止住了。」

「那末，他的屍骨壓根兒就沒找着這話是真的了吧？」凱約問。

「可不是。砍成肉醬啦，什麼都找不着啦。你知道戰場怎麼個樣兒嗎？那是個血肉狼藉的地方，誰的肉，誰的血，那就很難說了。這樣，他就怎麼來，怎麼去，來也無蹤，去也無影，鬪技場裏來，肉舖子裏去了，我們靠刀劍爲生，我們也死於刀劍之下。斯巴達克思就是這樣。我向他致敬。」

聽了這位將軍的話，凱約又想起那回跟臘腸商人的談話了，很想提出來問問，

話已到了舌尖。可是他忽然又覺得不妥，只問了這麼一句。

「你不恨他嗎？」

「恨他幹嗎？他是個好軍人，又是個該死的、下賤的奴隸。哪樣兒是我該特別恨的呢？他死啦，我還活着呢。我喜歡這個——他一邊說一邊在按摩女的手指下很感激地扭動着，可是他又認爲自己所說的話當然是跟她不相干並且也不是她所能懂的。『可是我的經驗有限。你不會這麼想吧，可是你們這一輩兒人的眼光是跟我們不一樣的。我不是說的那些爛桃兒，我說的有意思的玩藝兒，就像這個。可以做到哪一步呢，凱約？』」

這位年輕人起先還不明白將軍說的是什麼呢，好奇地瞟了他一眼。克拉蘇的脖子筋都一根根地蹦起來了，這會兒他渾身上下都慾火焚燒了。這使凱約爲難，並且有點兒害怕，他想趕快走出這間屋子，可是怎麼樣走出去面子上才不難看呢？其實他倒不見得是怕出什麼事兒，只是不願意在那兒瞧着罷了。

「你何妨問問她呢。」凱約說。

「問她嗎？你打量這賤人會說拉丁話嗎？」

「她們全都多少會說一點兒。」

「你的意思是直入公堂地問她嗎？」

「有什麼不可以？」凱約咕噥着說，然後翻了個身，臉朝下一臥，闔上了眼皮。

九

凱約跟克拉蘇正在浴室裏面，日落前最後的一個時辰正把那金黃色的斜輝射在薩拉利亞別墅的田野跟花園上面，這時候安敦紐·凱約就帶着外甥女的朋友出去散步，穿過庭園，走向馬場。安敦紐·凱約並不愛拿什麼私人的賽馬場或是鬪技場伍的來擺譜兒。他有他自己的見解，他認為一個人要保住自己的財產，即便要擺闊，也不可以太招搖；他也絕不像共和國新興的商人階級那樣，正因為他們在社會上的地位通常都不穩固，才需要那麼講排場，來大大地誇耀一番。可是，跟他的朋友們一樣，安敦紐·凱約愛的是馬，不惜出驚人的巨貲搜求優良的品種，並且在自己的馬房裏找到了很大的樂趣。這時候，一匹好馬價錢至少要比一個好奴隸貴上五倍——然而這是有道理的，因為要好好餵養一匹馬，有時候得用五個奴隸呢。

馬場設置在一片很廣闊的草地上，四面用柵欄圍着。一頭兒是馬房跟馬圈，離那兒不遠有一個很寬敞的石頭看臺，可以容納五十來人，俯瞰着馬道跟一個大馬圈。他們走近馬房，就聽見一匹兒馬的尖銳的、急迫的嘶聲，帶着一種蠻勁兒跟怒

氣，這種聲音是克羅迪亞向來沒有聽見過的，激人心膽，又叫人害怕。

「那是什麼？」她問安敦紐·凱約。

「一匹兒馬性子給惹起來了。在市上買來才兩禮拜。色雷斯種，高大個兒，挺兇悍，可是真好看。你想瞧一瞧嗎？」

「我愛馬，」克羅迪亞說。「請給我看一下。」

他們走到馬房，安敦紐叫馬夫頭兒，一個瘦小枯乾的埃及奴隸，把那匹馬牽到那個供參觀用的大馬圈裏。然後他們到看台上去觀看，坐在奴隸們給他們安排好的一堆枕頭中間。克羅迪亞這時候注意到，安敦紐·凱約的那些隨身伺候的奴隸都是訓練得很好的，伺候得非常周到，諸事都能先意承志，甚至於都不用看他的眼色。

她是在奴隸中間長大的，很知道跟奴隸打交道多麼淘神。她一提這個，他就說，「我不鞭打我的奴隸。出了蘑菇，我就把他們殺死一個。那他們就不得不聽話了，可是這並不能辯開揉碎地挫磨他們的精神。」

「我覺得他們的精神太棒啦，」克羅迪亞點點頭說。

「不容易駕馭的是奴隸——奴隸，馬——究竟還是駕馭人頂容易呢。」

這時候他們把那匹兒馬牽到馬圈裏去了，是一匹異常高大的黃色烈馬，眼珠上滿是血絲，嘴裏噴着沫子。牠的頭是用繩勒勒住的，可是牠亂蹦亂跳，兩個奴隸緊

攀着馬籠頭也制不住牠。牠拖着他們從馬圈的這一頭兒到那一頭兒跑了半截子路，他們一撒手逃命，牠就立起來，用前蹄朝他們撲去。克羅迪亞大笑，快活得拍起手來。

「這匹馬真棒，棒極啦！」她嚷開了。「可是牠幹嗎這樣兒呢——這樣一肚子的仇恨？」

「你不知道嗎？」

「我想應該是愛，不該是恨啊。」

「兩攙着。牠恨我們，因為牠要的東西我們不給牠。你要瞧瞧嗎？」

克羅迪亞點點頭。安敦紐對在離他們不遠的地方站着的一個奴隸說了一半句話，那人就跑到馬房那兒去了。牽來的那匹騾馬是栗色的，身體綿軟而有筋力。牠在馬圈裏逃跑去，那匹兒馬一陣旋風似的跳過去，要把牠攔住。可是安敦紐·凱約並沒在那兒瞰牠；他的兩眼緊盯着克羅迪亞呢，瞰着面前的這齣活劇，她已經神迷意奪了。

凱約洗完了澡，刮好了臉，灑上了香水，頭上稍微抹了點兒油，頭髮捲得挺俏式，身上換了一套新衣服，準備着去吃晚飯，於是他就走到溫室裏，趁着晚飯時間還沒到，先喝個一杯半杯。薩拉利亞別墅的溫室是用薔薇色的腓尼基●盜磚砌成的，又配着顏色嬌嫩的淡黃玻璃屋頂。這時候天色已近黃昏，斜陽的柔和的光輝把那暗綠的鳳尾草跟葉子肥厚的熱帶植物變成了光怪陸離的幻象。凱約進來的時候，朱麗亞早就在那兒了，坐在一條雪花石膏長凳上，兩個小姑娘一左一右站在她的兩旁，漸漸朦朧的光線增添了她的美麗，又把不美麗的地方遮掩起來。像她那樣坐在那兒，穿着那件白色的長袍，烏雲似的頭髮很雅致地盤在頭頂上，一隻胳膊摟着一個孩子，看上去真是一個羅馬主婦的榜樣，又端麗，又貞靜，又莊嚴；要不是那麼顯而易見、那麼幼稚可笑地在那兒裝模作樣，她是會很自然地使凱約想起他生平見過的每一幅革拉古母親的畫像的。他努力抑制自己的衝動，沒讓自己鼓起掌來，或是說，「美極啦，朱麗亞！」要跟朱麗亞過不去，那未免太容易了，因為她的裝腔

● Phoenicia：古代一商業及工業國家，其全盛時期為公元前十六世紀至二十世紀。

作勢永遠是怪可憐的，從來不是與人爲敵的。

「你好，凱約，」她笑着說，笑裏面一半兒是做作出來的驚奇，一半兒是真正的快樂。

「我沒想到你會在這兒，朱麗亞，」他抱歉地說。

「你可別走啦。別走，我給你斟上一杯酒吧。」

「好吧，」他同意地說，可是一見她要把她的兩個姑娘打發走，他就提出抗議說：「她們在這兒呆着，就讓她們——」

「她們也該吃飯去啦。」孩子們走了以後，她說，「過來，坐在我旁邊兒，凱約。就坐在我旁邊兒吧，凱約。」他坐了下來，她給她倆斟上了酒。她跟他碰了一下杯，喝酒的時候兩眼瞅着他。「你長得太漂亮啦，凱約，所以你不會有好心眼兒。」

「我也不想有好心眼兒，朱麗亞。」

「你想要的是什麼呢，凱約，假如你想要什麼的話？」

「快樂，」他很坦白地回答說。

「可是快樂越來越難找啦，別瞧你這麼年輕，是不是呢，凱約？」

「說真的，朱麗亞，你看我也不算太憂愁吧。」

「也不算太快樂。」

「你扮一個供奉竈神的貞女^①，朱麗亞，算是哪一齣呢？」

「你比我會說俏皮話兒，凱約。像你那麼狠心，我可不成。」

「我並不想狠心，朱麗亞。」

「你拿什麼來證明呢？親我一下嗎？」

「就在這兒？」

「安敦紐不會進來的。這會兒他正忙着交配那匹新買來的兒馬，讓跟你來的那位金黃頭髮的姑娘開開眼呢。」

「什麼？克蘿迪亞嗎？嘔，沒的事兒——沒的事兒。」凱約在胸膛的深處格格地笑起來。

「你真是個討厭的小畜生。你到底親我不？」

他輕輕地在她嘴唇上親了一下。

「這就完事兒了嗎？你肯不肯——今兒個晚上，凱約？」

「說真的，朱麗亞——」

「別給我釘子碰啦，凱約，」她插嘴說。「別介——我求你啦。反正今兒個晚

① 羅馬僧侶中最受人尊敬的供奉司爐女神(Vesta)的女尼，守護祭壇上永不熄滅之火，並立誓三十年不嫁，違誓即被活埋。

上你甯想跟你的克羅迪亞在一塊兒。我還不知道我丈夫的爲人嗎。」

「不是我的克羅迪亞，今兒個晚上我也不要她。」

「那末——」

「好吧，」他說。「好吧，朱麗亞。這會兒咱們別談這個啦。」

「你不想——」

「並不是想不想的問題，朱麗亞。不過是這會兒我不想再談這個啦。」

一一

薩拉利亞別墅的晚餐也跟那兒的別的習慣一樣，對於在世界都市羅馬已經很不新鮮的種種變革，都表示出一種不肯隨波逐流的態度。就安敦紐·凱約來說，這與其說是頑固不化，倒不如說是由於不屑與那新興的富商階級爲伍，因爲那種人都是靠戰爭、海上掠奪、開礦和貿易發的財——見了每一種希臘式或埃及式的新花樣都跟狗見了屎似的。就拿吃來說吧，安敦紐·凱約是不能欣賞那種在臥椅上紛然雜陳的佳餚的；這損害他的消化力，並且使他只顧零七八碎地吃目前正時興起來的那種又甜又酸的美味食品，而顧不得吃真正果腹充腸的東西。他的客人都是坐在桌子旁

邊吃飯的，他敬給客人的是野味和家禽，美味的烤肉和精巧的點心，最鮮美的羹湯和最多汁的水菜，可是絕沒有如今在許多羅馬貴人的餐桌上出現的種種珍蔬異饌。他也不贊成在用飯的時候表演音樂和舞蹈；只要好酒、好菜、和知己的談心。他父親他祖父都很能讀能寫；他自己呢，他也認爲是一個受過教育的人，他祖父雖然跟奴隸一塊兒下過地，安敦紐·凱約卻像東方小皇帝統治東方小帝國那樣統治着他的大田莊。話雖如此，他還是老愛把自己看成一個開明的統治者，精通希臘歷史、哲學、戲劇，行起醫來至少可以勝任愉快，並且是個懂得政事的人物。他的賓朋也反映着他的趣味，吃完了飯，大家靠在椅子上慢慢地喝餐後的美酒——堂客們已經到溫室裏去了——這時候凱約就在他們跟這位主人身上辨認出使羅馬成爲羅馬，並且那麼一步不讓、那麼有能爲地統治着羅馬的那種特性的精華。

凱約辨認得很清楚，可是並不怎麼羨慕這個；在那方面，他自己是毫無野心的。在他們看來，他既沒有什麼價值，也沒有什麼特別的重要性，他不過是一個出身高貴的風月子弟，除了在飲食和傳種接代方面，沒有什麼真正的才能；而就某些地方來說，這正是一個新的趨勢，只是最近一兩代的產物。可是事實上他也有點兒重要性；他有許多值得羨慕的好親戚，他父親一死，他就會非常有錢，時來運轉甚至於還會變成一個很重要的政治人物，因此，他就有點兒不止於是被人容忍，而且

人家待他也比待一般的貌美年輕、油頭粉面而沒有什麼腦筋的執袴子弟強過一兩分。

可是凱約怕他們。他們身上有一種病，可是他們的病看上去似乎是並沒有把他們的身體弄衰弱。吃過了飯，他們在這兒坐着，慢慢地喝他們那芳醇的美酒，那些耗子舐貓鼻子的呢，早已沿着阿庇亞大路釘在綿互許多哩的十字架上。斯巴達克思成了肉了；僅僅是肉了；跟肉舖裏的肉墩子上的肉一樣；甚至於都不夠往十字架上釘的了。可是誰能把安敦紐·凱約釘在十字架上？你瞧，他多麼鎮靜、多麼安穩地坐在主人席，大談其馬，發揮着極有道理的見解，說用一匹馬拉犁不如用兩個奴隸，因為奴隸所受的那種不大人道的待遇又有哪匹馬受得了呢。

西塞祿聽着，臉上微帶笑容。西塞祿比別人更使凱約踟躇不安。西塞祿怎麼能叫人喜歡呢？難道他想喜歡西塞祿嗎？有一回西塞祿瞟了他一眼，好像是說，「噫，我知道你，小夥子。從頭到腳，從上到下，從裏到外。」別的人也怕西塞祿嗎？他想知道。遠遠地躲開他，去他媽的西塞祿，他跟他自己這麼說。克拉蘇津津有味地聽着，很有禮貌。克拉蘇沒禮貌還成。他是個羅馬軍人的榜樣，腰板兒直，四方臉兒，容貌嚴峻，銅色的皮膚，美麗的黑頭髮——跟着凱約又想起剛才在浴室裏的情形，心裏不由得哆嗦了一下。他怎麼能那樣呢？桌兒上跟凱約對面坐着的是政治家

革拉古，高大個兒，說話的聲音跟打悶雷似的，腦袋縮在層層疊疊的肉摺裏，兩隻大手肥胖臃腫，十個手指上差不多全戴着戒指。他待人接物的態度是職業政治家那種八面玲瓏的態度；笑起來是高聲大笑；表示同意的時候很起勁兒，表示不同意呢，總是附有條件的。他說出話來未免張大其詞，可是絕不愚蠢。

「自然是用奴隸強得多，」革拉古表示有點兒懷疑以後西塞祿這麼說。「能思想的畜牲總比不能思想的畜牲強啊。這是理所當然的。再說，馬是值錢的東西。世界上哪兒有一個部落一個部落的馬，跟牠們打一回仗就可以俘虜十五萬匹帶回來拍賣呢？而且即便用馬，那些奴隸也還是會把馬給毀了的。」

「那我就明白啦，」革拉古說。

「請你問問主人好啦。」

「這是真的，」安教紐點點頭說。「奴隸會把馬給弄死。他們不拿主人的東西當東西——除了他們自己。」他又斟了一杯酒。「咱們還老談奴隸嗎？」

「幹嗎不談奴隸呢？」西塞祿沉思着說。「咱們哪時都跟奴隸在一塊兒，況且咱們這種東西正是奴隸跟奴隸制獨門自造的。歸根結蒂，沒奴隸咱們還成不了羅馬人呢。這兒的主人在這個大農園裏養尊處優——我很羨慕他——得念一千個奴隸的好處。克拉蘇成了開動羅馬全城的人物，正是因為他鎮壓了奴隸的暴動，革拉古

呢，也從奴隸市場——就在完全受他支配的一個選區裏——得到一筆極大的收入，連計算恐怕我都計算不了。至於這位公子哥兒——」他衝凱約點頭微笑——「我猜這位公子哥兒恐怕有點兒更可以說是奴隸獨門自造的了，我敢說是奴隸把他奶大，奴隸餵他東西吃，奴隸帶着他散步，奴隸給他治病，並且——」

凱約臉上一紅，可是革拉古嘆噎地笑了出來，嚷道，「那你自個兒呢，西塞祿？」

「對我來說，他們構成一個問題。這個年頭兒，在羅馬要過像個樣兒的日子，至少沒十個奴隸不成。買奴隸，給他們吃，給他們住——哼，我的問題就在這兒呢。」

革拉古還老笑不完，可是克拉蘇說，「你的話我不能同意，西塞祿。沒奴隸咱們就真成不了羅馬人嗎？」革拉古的笑聲還繼續隆隆地響着。他喝了一大口酒，然後講起他上月怎樣在市上買了一個女奴隸。他有點兒醉意了，漲紅了臉，笑聲一陣陣地從大肚子裏發出來，點綴在他的言語之間。他把他買來的那個姑娘詳細地形容了一番。凱約覺得他講的故事又無聊又粗俗，可是安敦紐很聖明地點頭啞嘴，克拉蘇因為胖子把那個姑娘從頭到腳形容得那麼盡致，也聽得出神了。西塞祿聽着他講，臉上始終沉思默想地帶着一絲笑容。

「我可還得回到剛才西塞祿說的那句話上去，」克拉蘇很固執地說。

「我得罪了您，叫您生氣了嗎？」西塞祿問。

「這兒才不會有人生氣呢，」安敦紐說。「在座的都是文明人。」

「不是——不是生氣。你叫我心裏打悶雷，」克拉蘇說。

「很奇怪，」西塞祿點頭說，「一件東西明明在咱們的四周圍攏着呢，咱們可偏不肯承認它那些組成部分的邏輯。希臘人跟咱們不一樣。對於希臘人，邏輯是一種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的，不管結果怎麼樣；咱們的長處呢，就是固執。可是往外看一看吧——一個站在桌旁伺候的奴隸把快空了的酒瓶拿走，換上了滿的，另一個奴隸把鮮果和堅果敬給他們。」——咱們的生命的本質是什麼呢？咱們並不是一個平平常常的民族；咱們是羅馬民族，而咱們所以是羅馬民族，正是因為咱們最先懂得怎樣使用奴隸。」

「可是還沒羅馬就已經有奴隸了，」安敦紐反駁說。

「有倒是有，這兒幾個，那兒幾個。的確，希臘人有過農園——迦太基也有過。可是咱們把希臘毀滅了，把迦太基也毀滅了，爲的是擴展咱們自己的農園。而農園跟奴隸還就是一回事兒。別人用一個奴隸的地方，咱們用二十個——這會兒咱們在一個「奴隸國」裏生活着了，咱們最大的成就也就是斯巴達克思。我說的對不

對，克拉蘇？您跟斯巴達克思很熟。除了羅馬還有別的國家能產生斯巴達克思嗎？」

「斯巴達克思是咱們產生出來的嗎？」克拉蘇心裏納悶兒。這位將軍感到不安了。凱約猜想，不拘在什麼情形下，叫他作深入的思考，他總是會心煩的——尤其是在碰到了像西塞祿這麼個有腦筋的人的時候。他們倆實在並沒有什麼一致的地方。「我還以為斯巴達克思是地獄產生出來的呢，」克拉蘇又找補了一句。

「未必吧。」

跟沒事人似的，革拉古還挺舒服地在那兒笑着，並且喝着酒，一邊兒有點兒抱歉似的對西塞祿說，他是一個地道的羅馬人，所以他，革拉古，不是一個地道的哲學家。不管怎麼樣，羅馬在這兒擺着呢，奴隸也在這兒擺着呢，你西塞祿到底打算怎麼辦？

「要了解它，」西塞祿回答說。

「爲什麼呢？」安敦紐發問。

「因爲要是不然咱們就會被他們毀滅。」

克拉蘇大笑起來，一邊兒跟凱約對了對眼光兒。這是他們倆頭一回真正的心心相印，那位年輕人覺得身上颯的一陣，有一種興奮的感覺順着脊梁骨往下跑。克拉蘇在那兒開懷暢飲，可是凱約一有這種感覺就喝不下酒了。

「你是打大路上來的嗎？」克拉蘇問。

西塞祿搖搖頭；叫一個軍人覺悟萬事不是全拿刀槍來解決的，那可絕對不容易呢。「我說的不是肉舖子的簡單的邏輯。這不是一天的事兒。在咱們這位好主人的這塊地上，早先至少有三千個農民家庭。就說一家五口人吧，那就是一萬五千人。那些農民呢，還都是頂好的戰士，對不對，克拉蘇？」

「的確是很好的戰士。要是再多點兒，那就更好啦。」

「還是很好的農夫呢，」西塞祿接着說。「不談草地跟正式的花園，光拿大麥來說吧。單單是大麥——可是羅馬的兵士全靠肚子裏的大麥才能行軍作戰。而今您的土地，安敦紐，哪一畝出產的大麥趕得上早先一個勤苦的農民耕種出來的一半兒那麼多呢？」

「連四分之一都到不了，」安敦紐同意說。

他們的談話對於凱約全都成了極無聊、極討厭的了。他正在那兒意馬心猿，臉上覺着又熱又發紅。興奮的感覺在他周身的血脈裏奔騰着。一個兵士上陣以前的感覺也就是這樣吧，他想。他幾乎再也聽不見西塞祿所說的話了，他不住地拿眼瞟克拉蘇，心裏想，西塞祿幹嗎死乞白賴地要談這種無聊的話呢？

「這是什麼緣故呢——什麼緣故呢？」西塞祿正在那兒問。「爲什麼你的奴隸

沒有生產力呢？答案簡單得很。」

「他們不願意，」安敦紐乾乾脆脆地說。

「可不是嗎——他們不願意。幹嗎要願意呢？你幹活兒要是給一個主人幹，唯一的成績就是把你的活兒弄糟。把他們的犁磨尖也沒用，因為他們馬上就會把它弄秃。他們把鐮刀弄折，把連枷砸碎，浪費成了他們的原則。這就是咱們自己給自己創造出來的怪物。在這片一萬畝的土地上生活着的，早先有一萬五千人；而今呢，只有一千個奴隸跟安敦紐·凱約的一家子人了，農民都在羅馬的貧民窟跟小胡同裏混吃等死呢。咱們必須了解這一點。當初農民打完了仗回家的時候，地裏長滿了野草啦，女人跟別人睡覺去啦，孩子不認識爸爸啦，那時候給他幾個錢，把他的地買下來，讓他到羅馬城裏去在街頭上流浪漂泊，事情倒也挺簡單。可是結果呢，而今咱們在一個「奴隸國」裏面生活着了，這就是咱們的生命的基本和意義——而且咱們的自由，人類的自由，羅馬共和國和文明的前途，整個問題都要由咱們對奴隸的態度來決定了。他們算不了人；這一點咱們必須了解，希臘人說什麼凡是會走道兒、會說話的都是平等的，那種肉麻的廢話是要不得的。奴隸是「會說話的工具」。六千個這樣的工具都排列在大路旁邊了；這不是浪費，這是必要的！我老是聽見人談論斯巴達克斯，談論他多麼勇敢——哼，還談論他多麼高尚，聽得我都噁心死了。

一隻反撲主人的惡狗還說得上什麼勇敢和高尚麼！」

西塞祿的冷靜並沒有消散；這已經轉變成一種鐵青的憤怒了，還是一樣冷靜——可是這種憤怒卻能使聽他說話的人移腳不動，完全受他的支配，結果他們就目瞪口呆地瞅着他，一半兒是被他迷住了，一半兒是心裏害怕。

只有在桌旁跑來跑去，續酒，上水果、堅果和甜食的那些奴隸身上一點兒沒有反應。凱約注意到這一點，因為這時候他全身的感覺都靈敏起來了，在他眼裏，天地都變了顏色了，他整個一個人都只是興奮和反應。他看到奴隸們臉上怎樣毫無變化，他們的神氣怎樣跟木雕泥塑似的，他們的動作怎樣遲鈍。那末，西塞祿的話倒說得不差了——他們會走道兒，會說話，可他們還不能算是人啊。他不明白這一點怎麼會使他得到安慰，可是事實上確是使他得到了安慰。

一一

他們還喝着酒談着天，凱約就託故離席了。他已經有點兒反胃，他覺得要是還得坐在那兒聽這一類的談話，他就準得發瘋。他逃席的藉口是旅途勞頓；可是出了餐室，他又覺得非呼吸點兒新鮮空氣不可，於是就從後門走到房子後面的平台上面。

平台完全是用白色大理石築成的，除了中央的一部分，那兒是一個水池，一個山林女神從水池中央一團盤屈的海蛇裏面聳出，手裏拿着海螺殼，噴出一股清泉，在月光中跳耀閃爍。平台上東一個西一個擺着些雪花石膏和綠火山石的長凳，又用些黑色熔岩雕成的大花盆栽着些柏樹，巧奪天工地把那些長凳隱藏起來，倒也有點兒清靜幽僻之感。平台的寬度跟這所巨大的房屋相等，從屋後伸展出去約五十呎，周圍是大理石欄杆，中央有一磴寬闊的石級，引到下面的不大講究的花園。把這種十二分奢華的東西藏在屋子後面，也正是安敦紐·凱約的特別脾氣，況且，在石料和石工方面這麼糜費，凱約也早已司空見慣，甚至於都沒把這個建築物的各部分再看一眼。也許換了西塞祿，就會看到一個民族在使用石頭上表現出來的天才和在附帶的裝飾上打永久的算盤的那種沾沾自喜的心理；可是凱約絕沒有想到這一點。

即便在平常的時候，要是沒有人啓發，他也很少什麼思想；而且一般說來，他的思想都是關於飲食男女的。這並不是說凱約缺乏想像力，或者生來愚笨；這不過是因為他在世界上的任務從來不需要什麼想像力，也不需要什麼自己的思想罷了，而且當時他所面對的唯一問題，就是怎樣徹底了解他還沒有離開飯廳的時候克拉蘇遞給他的那個眼色。他正想着這個，瞪着眼從月夜農園的斜坡上向遠處望過去，忽然間有人聲把他的思潮打斷。

「凱約嗎？」

凱約頂不願意在那個地方跟他一個人在一塊兒的就是朱麗亞了。

「我真高興，凱約，我也到這兒來了。」

他一端肩膀，也不答話，她走到他跟前，一隻手攥住他一隻胳膊，抬起頭來往他臉上瞅。

「你待我別這樣成不成，凱約，」她說。

「她老跟我這麼鼻一把淚一把的幹什麼呢，」凱約心裏想。

「你所犧牲的很有限——也費不了你多大事兒，凱約。可是我張嘴要求這個，得丟多大的臉呢？你不明白嗎？」

他說，「我累得很，朱麗亞，我想睡覺去啦。」

「我想這是我活該，」她悄聲說。

「別這麼着不開，朱麗亞。」

「我該怎麼樣呢？」

「我累啦——沒什麼別的。」

「我不信，凱約。我瞅着你，可看不透你是怎麼個人，我光恨我自己。你長得那麼漂亮——又那麼壞了心腸——」

他並沒有插嘴。讓她把什麼都說了吧；那就可以快點兒把她打發走了。

她接着說，「不——也不比哪個別人壞，我想。不過是到了你這兒，我把你——肚子的壞全引出來了就是了。可是咱們全都壞了心腸了，咱們全都不健康，全都身上有病，簡直是行屍走肉，簡直是死人——咱們跟死神愛上了。難道你不是這樣嗎，凱約，你走那條大路去瞰那些刑罰的象徵不就是這個緣故嗎？刑罰！咱們這麼幹是因為咱們愛這個——就跟你幹你所幹的事兒，是因為你愛那麼幹一樣。你可知道你在這片月光底下夠多麼美？羅馬的青年，整個世界的精華，正在貌美年輕的黃金時代，你才有工夫應酬一個老婆子呢。我也跟你一樣壞了心腸，凱約，可是我恨你跟愛你一樣厲害。我恨不得你死了。我恨不得有人把你給宰了，把你那顆缺德的小不點兒的黑心給挖出來！」

倆人半天沒言語，然後凱約很鎮靜地問，「說完了吧，朱麗亞？」

「沒哪——沒哪，還有別的話哪。我恨不得我自己也死了。」

「這兩種欲望都是有法子滿足的，」凱約說。

「你這個讓人瞧不起的——」

「再見，朱麗亞，」凱約冷峭地說，於是就離開平台了。他本來拿定主意怎麼着也不着惱，可是一見他舅母那麼毫無意識地大發牢騷，就不由得心裏冒火兒。她

要是有點兒分寸，就會明白她那麼哼哼唧唧地訴委屈，讓人家瞧着夠多麼肉麻，多麼可笑。可是朱麗亞自來是沒有分寸的，那就無怪安敦紐受不了她了。

凱約一直奔回了自己的房間。屋裏點着一盞燈，兩個隨身伺候的奴隸在那兒等着呢，都是年輕的埃及人，因為安敦紐頂愛用這種人當穿房伺候的奴僕。凱約把他們打發走了，然後脫下衣裳，臉上發着燒，身上直打戰。他把自己渾身上下抹上一種發出幽香的香水，把身體的某些部分撲上了粉，披上了一件亞麻布長袍，吹滅了燈，然後在床上躺下。眼睛在黑暗裏習慣了以後，他看東西就可以看得相當清楚，因為有很寬闊的一縷月光從敞着的窗戶裏照射進來。屋子裏涼快舒適，充滿了香水和花園裏含葩初放的灌木的香氣。

凱約躺在那兒等了頂多幾分鐘，可是在他看來就跟好幾個鐘頭一樣。然後耳邊有很輕的敲門的聲音。

「進來，」凱約說。

克拉蘇進來了，隨手關上了門。這位大將軍站在那兒，衝等着他的這個年輕人微笑着，看起來再沒有比這時候更顯着一個雄糾糾的大丈夫了。

那縷月光挪了位置了，凱約很疲倦，很壓足，很放蕩，跟一隻伸懶腰的貓似的——他顧影自憐，的確也把自己看成了一隻伸懶腰的貓，這時候他沒頭沒腦地說了這麼一句：

「我恨西塞祿。」

克拉蘇態度跟慈愛的父親似的，欣然自得，一點兒火氣沒有，他問，「幹嗎恨西塞祿呢——那位正直的西塞祿？西塞祿是個正直人。嗯？爲什麼要恨他呢？」

「我不知道爲什麼。恨人還非得知道爲什麼不可嗎？有的人我愛，有的人我恨。」

「你橫是知道沿着阿庇亞大路把六千個奴隸釘在十字架上，是西塞祿出的主意了——不是他一個人出的主意，可多一半兒是他出的。你恨他就是這個緣故嗎？」

「不是。」

「瞧見那些十字架的時候，你心裏覺得怎麼樣呢？」將軍問。

「有的時候興奮，可還是不興奮的時候多。兩位姑娘倒比我興奮。」

「是嗎？」

「可是明兒個我的感覺就不這樣了，」凱約微笑着說。

「爲什麼呢？」

「因爲是你把他們釘在那兒的。」

「其實不是我——是西塞祿，是別人。我滿不在乎，釘也好，不釘也好。」

「可是消滅斯巴達克思的是你啊。」

「那有什麼關係呢？」

「那我才愛你哪麼——我恨他。」

「恨斯巴達克思嗎？」克拉蘇問。

「對，恨斯巴達克思。」

「可是你壓根兒不認識他呀。」

「這沒關係。我恨他，比恨西塞祿還恨得厲害呢。西塞祿，我不計較。可是他，那個奴隸，我恨的就是他。要是我能親手把他殺死，那才好呢！要是你能把他活捉來，對我說，凱約，把他的心挖出來，那才好呢！要是你能——」

「你這麼說話簡直像個孩子，」將軍溺愛地說。

「是嗎？幹嗎不這麼着呢？」凱約說，帶着一種哼唧唧的腔調。爲什麼我不

「該像孩子呢？當大人就有多大好處嗎？」

「可是你幹嗎那麼恨斯巴達克思呢？你連見都沒見過他。」

「也許見過他。你知道，四年前我上加普亞去過。那時候我才二十一歲，還很年輕哪。」

「這會兒你也還是很年輕啊，」將軍說。

「不——我覺得並不怎麼年輕了。可是那時候我的確很年輕。我們去的一共有五六個人。是馬略·勃拉庫帶我去的，他很喜歡我。」凱約誠心要這麼說，想瞧瞧這句話會產生什麼效果；馬略·勃拉庫早已在「奴隸戰爭」中一命身亡了，所以目前是不會起什麼糾紛的，可是也讓克拉蘇知道知道他不是唯一的一個，也不是頭一個。將軍的態度不自然起來了，可是沒言語，凱約接着說：

「不錯，馬略·勃拉庫跟我，還有他的倆朋友，一男一女，另外我記得還有倆人，叫什麼我都忘啦，馬略·勃拉庫那回還真大氣——不錯，非常大氣。」

「你很喜欢他嗎？」

「他死了，我覺得挺可惜呢，」凱約一端肩膀，將軍心裏想，

「你真是個小兔崽子！真是個不要臉的小兔崽子！」

「反正我們上加普亞去了，勃拉庫還答應請我們看一場特地給我們表演的角

鬪。在那時候看這個花錢比這會兒可得多。要在加普亞看這種玩藝兒，非得是闊人才夠資格呢。」

「蘭突魯·巴奇亞圖那時候在那兒開着一所角鬪學校，是不是？」克拉蘇問。

「不錯，人都說那是全意大利頂好的角鬪學校呢。頂好，也頂貴，看他的一對兒孩子角鬪，所花的錢夠買一隻大象的呢。聽說他靠這個發了上百萬的財，可是不管怎麼樣，反正他是個下作胚。你認識他嗎？」

克拉蘇搖搖頭。「把他的事兒跟我說說吧，我覺得很有意思。這是斯巴達克思逃亡以前的事兒，是不是？」

「是前八天吧，我想。不錯，巴奇亞圖鬧得臭名兒在外了，因為他靠常老養活着一羣陪他睡覺的女奴隸，這類的事兒是叫人看不過去的。明目張膽地幹還成嗎？關上房門偷偷兒地在屋裏幹，那倒還沒什麼，非得在大街上當着大家夥兒幹，那就有點兒太不雅觀了。他還就那麼幹。而且，他還用他的角鬪士來配對兒，用這些女人來傳種，那也不要之緊，我想，可是他幹什麼都不知道拿尺寸。他高大個兒，胖得像頭牛，黑頭髮，黑鬍子，我還記得他身上的衣服夠多麼髒，滿是吃東西弄上的髒印兒。跟我們談話的時候，他身上就有一塊剛吃雞蛋弄上的髒印兒，正在緊身衣的前面。」

「你倒什麼都記得！」將軍笑着說。

「我記得這個。我跟勃拉庫去見他，勃拉庫要來兩場到死爲止的角鬪；可是巴奇亞圖不樂意。巴奇亞圖說，羅馬城裏的吃飽了沒事兒的闊大爺，一個個都跑到這兒來看特地給他們表演的角鬪了，那還用再講究什麼架式、技藝或是精妙的劍術嗎？可是勃拉庫腰裏有錢，錢是會說話的。」

「遇見他那樣的人，錢就更會說話啦，」將軍說。「所有的「角鬪士大老闆」全是叫人瞧不起的，可是這個巴奇亞圖真是個下作胚。你知道，他在羅馬開着三所頂大的公寓，還有一所頭年踢了，房客砸死了一半兒。爲了錢，他什麼都幹。」

「敢情你也認識他，我還不知道呢。」

「我跟他說過話。斯巴達克思的事兒，他知道得頂多——真正知道斯巴達克思的，我想，也只有他一個人。」

「說給我聽聽，」凱約嘆了一口氣說。

「你剛才不是說——你也許見過斯巴達克思嗎？」

「你跟我說吧，」凱約急扯白臉地說。

「你有時候真像個女孩子，」將軍微笑着說。

● 原文是拉丁文 *lanista*，指角鬥士的訓練者，本含「懲罰」、「操縱」之意。

「別胡扯！我不願意聽你說這話！」跟一隻貓似的，凱約身體緊張，毛髮倒豎起來了。

「我怎麼得罪你了，叫你那麼生氣。」將軍哄勸他說。「你要我把巴奇亞圖的事兒說給你聽嗎？這也沒多大意思，可是要我說我就說吧。這是約莫一年多以前的事兒，那時候咱們已經被奴隸們抓破了鼻子打青了眼了。所以我要打聽打聽這個斯巴達克思的事兒。摸清了一個人的底，要想打敗他就較比容易了……」

凱約聽着，臉上露出了笑容。他爲什麼那麼恨斯巴達克思，連他自己都不十分明白；可是有的時候恨比愛還能叫他心裏痛快呢。

第二部

大將軍克拉蘇說給凱約·克拉蘇聽的故事，說的是在加普亞
銷角騎士學校的蘭突魯·巴奇亞圖怎樣到宿營地來看他。

（那末，躺在那個年輕人身旁的克拉蘇說，這件事情就是在我當了兵馬大元帥，準備着不定哪天就爲國捐軀以後不久發生的。奴隸們已經把軍團打得落花流水了，事實上意大利已經由奴隸統治了。這時候，他們叫我去挽救危局。快去把那些奴隸打敗，他們說。跟我仇深如海的敵人也抬舉我了。我那時候把軍隊屯紮在阿爾卑斯山南麓的高盧境內，我差人把你那位肥頭大耳朵的朋友蘭突魯·巴奇亞圖叫了來。）

細雨濛濛，蘭突魯·巴奇亞圖走近克拉蘇的營壘。眼中的景色是一片淒涼，他遠離家鄉，遠離加普亞溫暖的陽光，心裏也淒涼得很。連坐轎子的造化他都沒有；他騎着一匹皮包骨的黃馬，心裏想：

「軍人一接管，老實人就成了木偶人兒，由他們提着線擺佈了。你的生命再也不是你自己的了。人家瞅着我眼紅，因爲我有倆錢兒。要是個騎士呢，有倆錢兒倒

還不錯。要是個貴族呢，有錢那就更好啦。可是要是什麼都不是，光是一個老實人，掙倆錢兒也不是靠着瞞心昧己，那就甭想有睡塌實的一天啦。不是得賄賂賄賂監察官，就是得敷衍敷衍選區小政客；把他們全應付過去了，就該孝敬孝敬護民官●啦。一打夢中醒來就得納悶兒，睡着的時候我怎麼沒叫人一刀子給扎死呢？而今一位他媽的將軍真給我作面子，拽着我走了半個意大利——因為他要問我幾句話。要是我姓克拉蘇、革拉古、西利努，或是姓彌紐，還會有這事兒嗎？敢情羅馬共和國內的羅馬公道跟羅馬平等就是這樣。」

於是對羅馬的公道跟某一位羅馬將軍有點兒不恭敬的思想，就接二連三地湧上了蘭突魯·巴奇亞圖的心頭。忽然間，宿營地前的路崗一聲嚴厲的盤問把他的思潮打斷了。他遵令勒住了馬，淋着寒冷的細雨在馬上等着，兩個馬兵就過來檢查。反正在值班的時候怎麼着也得在雨裏站着，所以他們也就不急着使他免受淋雨之苦。他們冷冷地、很不客氣地檢查他，問他是什麼人。

「我叫蘭突魯·巴奇亞圖。」

他們是沒有知識的農民，所以不認識這個名字，還問他這麼一直往前走知道前

● ward healer：即醫大政客奔走的無賴，參看四〇頁。

● Tribune：古羅馬由平民選出以保護平民的高官。

面是什麼地方嗎。

「這不是往軍營去的路嗎？」

「不錯。」

「好啦，我正是要到軍營去。」

「有什麼事兒？」

「跟元帥說話。」

「是嗎。你是賣什麼的？」

「媽的，這班下三爛的狗雜種！」巴奇亞圖心裏想，可是他倒挺有涵養，嘴裏只說，「什麼都不賣。我是有人請我來的。」

「誰請的？」

「元帥。」他手伸到褡褳袋裏，把克拉蘇給他的那張命令掏了出來。

他們不識字，可是有一張紙也就行了，他們把他放了過去，他就騎着那匹黃馬沿着軍用的道路向軍營緩轡而行。跟當時許多別的漸漸發達起來的公民一樣，巴奇亞圖估計天底下的東西全是拿金錢當標準的；他往前走着走着，就不由得問自己，要修這麼一條道路，得花多少錢呢——這條道路固然是爲了軍營的便利臨時修的，可比他在加普亞自己那所學校前面修的那條強得多了。頂底下是泥土跟石頭子兒，

再鋪上一片一片那種容易切開的砂石，足足有一哩長，跟一支箭似的一直通到宿營地。

「這班該死的將軍要是多想着點兒打仗，少想着點兒修路，咱們也就不會這麼倒霉啦，」他心裏想；可是同時他又有點兒揚揚得意。你不能不承認：即便在這麼一個骯髒的、老下着雨的、可憐的小窟窿眼兒，羅馬的文明也是顯而易見的。這一點兒也沒有問題。

這時候他漸漸走近宿營地了。羅馬軍團暫時屯紮的地方照例都好像一座城池；軍團到哪兒，文明就到哪兒；軍團在哪兒紮營，即便僅僅是一夜，文明就在哪兒產生出來。這是一個深溝高壘、堅若金湯的地帶，差不多半哩見方，佈置得就跟畫圖的在畫板上所畫的圖樣那麼一絲不苟。先是一道壕溝，十二呎寬，十二呎深；壕溝後面是沉重的木頭柵欄，十二呎高。道路越過壕溝一直達到宿營地門口，他一走近，沉重的柵欄門就開開了。一個號兵吹着號筒把他迎接進來，一進來就有一小隊兵士繞着他轉。這並不是向他致敬，而是爲紀律的紀律。要說有史以來世界上從來沒有過像羅馬軍團那樣紀律嚴明的軍隊，那也不算妄誇海口。巴奇亞圖雖然那麼愛流血，愛戰鬥——因此就生來看不起那身入軍籍的人——可是見了那與軍隊有關的一切，都精確得跟機器似的，也不由得肅然起敬。

這並不是僅僅由於那條大路，那道木頭柵欄，那道二哩長的壕溝，也不是僅僅由於「宿營城」那些寬闊的街道，或是那些洩水的溝渠，或是街道中心的砂石人行道，或是這個三萬羅馬兵士的宿營地上整個多重的生活、動作與秩序，而是因為他知道人類理智與努力的這個偉大產物乃是軍團行軍的時候出於偶然的夜間的成绩。據說蠻人看見羅馬軍團宿營過夜比跟羅馬軍團交戰還容易潰亂，這話可並不是隨便胡說的呢。

巴奇亞圖下了馬，伸手把肥胖的臀部跟馬鞍接觸得太長久、太親密的地方揉了一揉，這時候一位年輕的軍官走上前來，問他是什麼人，到這兒有什麼事兒。

「我是加普亞的蘭突魯·巴奇亞圖。」

「喔，對了，對了，」那位少年拉着長聲兒說。他是個不出二十歲的小夥子，長得挺俊，是個抹着香水，擺飾得頭是頭、臉是臉的世家子弟。巴奇亞圖頂恨的就是這種人。「對了，」少年說。「加普亞的蘭突魯·巴奇亞圖。」他知道；加普亞的蘭突魯·巴奇亞圖的一切，他是什麼人，他代表着什麼，他為什麼被召到克拉斯的軍營，沒一樣他不知道。

「哼，」巴奇亞圖心裏想，「你恨我，是不是，你這個婊子養的小兔崽子，你在那兒站着，不把我瞧在眼裏；可是你得找我來，你得對我哼哼唧唧的，你得跟我

交買賣，沒你那樣的人，我還沒有今天這一天呢；可是你倒怪不錯的，不往我跟前走，怕我出口大氣兒就把你給弄餓了，你這個小雜種！」他心裏這麼想，可是光點頭，一語不發。

「不錯，」少年點點頭。「元帥等你老半天啦。我知道。他要你馬上見他去，我帶你去好啦。」

「我想歇會兒，吃點兒什麼。」

「那都有元帥呢，他是個很週到的人，」年輕的軍官笑着說，跟着又疾顏厲色地對一個兵說，「把他的馬牽去，飲飲牠，餵牠點兒料，再弄個窩叫牠躺着去！」

「打早上吃點心以後，我還什麼都沒吃呢，」巴奇亞圖說，「我想你們的元帥既然等了這麼老半天啦，不妨就再多等一會兒吧。」

少年的眼睛叩叩着，說話的聲音可還挺和氣，他說，「那得他說才成。」

「你們先餵馬嗎？」

年輕的軍官微微一笑，點點頭。「跟我來，」他說。

「我又不是他媽的你們這軍團裏的人。」

「你不是在一個軍團的營盤裏嗎？」

兩人相持了一會兒；然後巴奇亞圖一縮肩膀，終於服氣了，兩點跟針尖兒似的

往身上落，還在那兒抬哪門子槓呢？他把濕淋淋的大衣往身上緊緊一裹，就跟那個在他眼裏只是一個貴族出身的小王八羔子的混賬東西走，可是他自己心裏又這麼想：說回來了，一個後半天的工夫，在我眼前就不知流過多少鮮血，這個兔崽子自打當少爺兵以來也沒開過那個眼啊，你瞧，他娘的奶在他嘴唇上還沒乾呢。可是不管心裏怎麼想，這個胖子還是跟一個小小的屠夫進了大屠宰場似的——唯一的安慰是，他心裏明白，他跟把軍團弄到這個地方來的那些力量並不是完全不相干的。

他跟着那位少年順着營地中央那條寬闊的大路走去，好奇地向兩旁那些骯髒骯髒、滿是泥汗的帳篷東張西望；這些帳篷的篷頂倒還能避雨，前面可都敞着；只見兵士們在草床上面橫躺豎臥，嘴裏聊着天，說着罵話兒，唱着歌，手裏玩着骰子或是羊拐[●]。他們多半兒都是很硬棒的、臉刮得光光的、橄欖色皮膚的意大利農民。有些帳篷裏面有小小的火爐，可是一般說來，他們怎麼冒暑也就怎麼耐寒，就跟他們受得了那無窮無盡的訓練和無情的紀律一樣，身子骨軟的全部活不了幾天，結實的呢，越來越結實，變成了一把小小的、銳利的刀子上的鋼鐵和鯨骨，而這個武器已經成了自古以來最可怕的大規模破壞的工具了。

在宿營地的正中央，四角間兩條斜線的交叉點，是元帥的「寶帳」[●]，其實這

● 一種兒童的遊戲，把羊厥骨或石頭子扔起來，再先用手掌後用手背把它接住。

只是一個分成兩部分或者說兩個房間的大帳篷。帳篷的扇門掩着，門口一左一右站着兩個衛兵，每人手裏拿的不是笨重的、殺人流血的鏢槍，而是挺細的、備儀衛之用的長矛，不是普通的巨盾跟西班牙短刀，而是挺輕的圓盾跟色雷斯式的彎刀。他們身上穿着白色的呢大衣，都叫雨淋透了，他們站在那兒紋絲不動，就跟石頭雕的一樣，雨水從頭盔、衣服、兵器上往下流。爲了某種理由，這比巴奇亞圖所看見的哪樣別的東西都更使他欽佩。血肉之軀要是做出了血肉之軀不易做到的事情，他是一定會高興的，因此這就使他很高興。

衛兵瞧見他們走近，就向他們致敬，然後把扇門掀起來。巴奇亞圖跟着那位少年軍官穿過扇門，走入光線昏暗的帳篷，發現自己在一個四十呎寬、二十呎左右深的房間裏面，這就是寶帳的前半截兒。除了一張長木桌跟桌子周圍的十幾張摺椅以外，並沒有什麼別的擺設。坐在桌子的一頭兒，胳膊肘兒放在桌子上，瞪眼瞅着鋪在面前的一張地圖的，是大元帥馬可·黎西紐·克拉蘇。

巴奇亞圖跟着軍官一進帳篷，克拉蘇就站了起來，並且立刻走上前去，伸出手來歡迎他，胖子見了心裏很高興。

「你不是蘭突魯·巴奇亞圖——打加普亞來的嗎？我沒認錯人吧。」

巴奇亞圖點點頭，跟他拉手。這位將軍的確是儀表非凡，面貌很英俊，很威武，並且不帶一點兒屈尊的神氣。「今日得見將軍，我是非常榮幸的，」巴奇亞圖說。

「你遠道而來，不辭辛苦，我真得謝謝你的厚意。這是怎麼說的，叫你又濕又餓又累。」

他說的時候帶着一種很關切，並且有點兒於心不安的神氣，巴奇亞圖一見心裏就塌實了；然而，那位少年軍官對於這位胖子卻還像先前那樣待理不理的。巴奇亞圖的感覺要是再靈敏一點兒，就會明白這兩種態度都一樣意味深長。將軍有個預定的計畫；少年軍官呢，對巴奇亞圖那樣的人是得擺一擺上等人的架子的。

「三樣我都佔全了，」巴奇亞圖回答說。「又濕、又累，可頂厲害的還是餓，都快餓死了。我問過這位少年讓我吃點兒什麼成不成，可是他認爲這是個無理的要求。」

「我們這兒照規矩都是按照命令行事，一點兒也不通融的，」克拉蘇說。「我的命令是你一到，就把你帶來見我。這會兒呢，自然是不拘你想怎麼樣，我都樂於從命了。你一路上多麼辛苦我還不知道麼。換乾衣裳，那當然嘍——馬上給你換。你要洗個澡嗎？」

『洗澡倒不忙。我想祭祭我的五臟神。』
面帶微笑，少年軍官離開了帳篷。

二

他們吃過煎魚和烤蛋了，這會兒巴奇亞圖正狼吞虎嚥地在那兒吃雞，把一隻雞撕碎了，把一根根骨頭都啃得精光。同時，他一會兒喝一點兒木碗裏的粥，又拿酒下飯，端着一個大酒杯大口喝酒。雞、粥、酒三樣兒抹了他一嘴；星星點點的食物已經把克拉蘇給他穿的乾淨緊身衣弄髒了；兩隻手上面滿都是雞油。

克拉蘇瞅着他，覺得挺有意思。他這個階級、他這一代的羅馬人，本來有許多都是據高臨下，特別瞧不起『角鬪士老闊』，瞧不起開學校訓練角鬪士、買賣角鬪士、把他們包出去角鬪的那種人的；他呢，也是這樣。訓練角鬪士的人在羅馬成爲一種強大的勢力，一種政治和經濟方面的勢力，並且往往成爲家財萬貫的富翁，就像這會兒跟他同桌吃飯的這個腦滿腸肥的傢伙那樣，還只是二十年來的事兒。在僅僅三十年以前，角鬪在社會中還是一個時斷時續的、不太重要的現象呢。其實角鬪是向來就有的；某些人士特別愛好這個，別的人就不那麼愛好。後來，忽然間，角

鬪風靡羅馬全國了。處處都建築鬪技場。頂小的城鎮都有木頭的鬪技場了。一對兒角鬪士角鬪變成一百對兒角鬪了，僅僅一套競技就可以繼續一個月之久。而且不但永沒有壓足的時候，一般人的這種癖好似乎還永遠是日益加深。

有教養的羅馬主婦跟街上的土豪惡棍對於這種競技都一樣感覺興趣。整本大套關於角鬪的新語言產生出來了。退伍軍人所盼望的無非是國家的救濟金跟這種競技，成千累萬無家無業的公民都好像是爲了看角鬪才在世上活着。忽然間，買賣角鬪士成了利市三倍的買賣了，於是乎角鬪學校就應運而起。蘭突魯·巴奇亞圖在加普亞辦的那所是一所頂大、頂發達的。就像某些大田莊的牲口到哪個市場都吃香那樣，加普亞的角鬪士到哪個鬪技場都吃香，都受人重視。從一個街上的流氓，一個三等選區小政客，巴奇亞圖居然變成一個富翁，變成全意大利頂出名的「搏死屠哀力」●的訓練者之一了。

「可是，」克拉蘇一邊瞅着他，一邊心裏想，「他怎麼着也還是一個街上的流氓，還是一個狡猾的、粗俗的、一肚子陰謀詭計的畜生。你瞧他多麼能吃！」克拉蘇永遠不明白，怎麼那麼些貧寒出身，不懂規矩禮道的人倒會大發其財，他自己的許多朋友倒甯想有那麼闊的一天。難道他們會沒這個訓練角鬪士的粗人聰明嗎？拿

● 原文是拉丁文 *Durum est*，指在火葬場角鬥以紀念死者的角鬥士。角鬥最初都在火葬時舉行。

他自己說吧；他知道，以一個軍人而論，他自己也可算是很不錯了；他具有羅馬人的徹底和固執兩個優點，他也不把兵法看作可以生而知之的東西。他研究過史書中所記載的每一個戰役，他念過所有的第一流希臘歷史家的著作。這次戰爭中，在以前的每一員大將都把斯巴達克思估計得太低了，他可沒有犯這種錯誤。然而，跟這個粗人坐在桌子對面，也不知怎麼他竟有點兒自慚形穢。

他一端肩膀，對巴奇亞圖說，「你要明白，我對於斯巴達克思的愛憎是跟你個人沒關係的，對於這次戰爭也是一樣。我不是一個道德家。我得跟你談談，因為你能夠告訴我誰也不能告訴我的事兒。」

「到底是什麼事兒呢？」巴奇亞圖問。

「我的敵人是怎麼個敵人。」

胖子又斟了點兒酒，斜着眼瞅那位將軍。一個衛兵走進了帳篷，把兩盞點着了燈放在桌上。天已經黑了。

在燈光下，巴奇亞圖變了一個人。黃昏時候的光線是能夠遮醜的。這會兒燈光從下面射到他的臉上，他正用餐巾使勁兒擦臉，滿臉層層疊疊鬆得往下墜的肉上掛着一條一條的黑影。扁平的大鼻子時時刻刻地、不倫不類地在那兒顫抖，漸漸地，他醉起來了。他眼睛裏閃出一種冷光，告訴克拉蘇別錯看了人，別以為這是個叫人

愛的傻子。他是傻子才怪呢。

「我所知道的關於你的敵人的事兒嗎？」

號筒在外面響起來。晚操已經完畢了，皮鞋腳的跑步聲跟雷似的震撼了整個宿營。

「我只有一个敵人。我的敵人就是斯巴達克思，」克拉蘇拿着尺寸說。

胖子往手巾裏醒鼻涕。

「而你知道斯巴達克思是怎麼個人，」克拉蘇說。

「不錯，我不知道誰知道！」

「別人誰也不知道。知道他的只有你。跟他打過仗的全不知道他是怎麼個人。

他們是去跟奴隸打仗。他們指望著吹吹號筒，打打鼓，投投鏢槍——那麼一來，奴隸們就該跑啦。不管有多少回都讓人家打得落花流水，咱們的軍團還指望著這個呢。奴隸們那麼厲害，不能啊，於是今天羅馬就作最後的努力，要是再失敗了呢，羅馬也就玩兒完啦。這一層你是跟我一樣明白的。」

胖子哈哈大笑。他捧着肚子，坐在椅子上身子往後晃蕩。

「你覺得可笑嗎？」克拉蘇問。

「真事兒沒有不可笑的。」

克拉蘇忍着一肚子的氣，等他的笑聲低沉下去。

「羅馬也就玩兒完啦——就剩下斯巴達克思啦。」胖子的笑聲已經低沉下去，變成了一種傻樂，克拉蘇瞅着他，也說不清他是有一點兒半瘋，還是僅僅喝醉了酒。這真是人傑地靈！「角鬪士老鬪」在這兒呢，花錢買奴隸並且訓練他們叫他們去戰鬥的不就是他嗎？自然，他笑的就是這個。他，克拉蘇，也是訓練人叫他們去戰鬥的。

「你該把我絞死，不該給我吃喝啊，」巴奇亞圖賣好討俏似的低聲說，同時又給自己斟上一杯酒。

「我老是做夢，」那位將軍說，把談話又轉到自己的需要方面，「做一種怕夢。一種接二連三做了又做的夢——」

巴奇亞圖心裏很明透似的點點頭。

「——我老夢見蒙着眼睛作戰。這是非常可怕的，可也是理所當然的。你知道，我不信夢全是禍福的先兆。有的夢不過是反映醒着的時候所遇見的種種問題罷了。斯巴達克思是不可知的。我要是去跟他打仗，我的眼睛就蒙上布了。跟別的人打仗，可都不至於這樣。我知道高盧人爲什麼打仗；我知道希臘人、西班牙人、日耳曼人爲什麼打仗。他們打仗的理由跟我打仗的理由一樣——自然也有大同小異的

地方。可是我不知道這個奴隸爲什麼打仗。我不知道他怎麼弄來了一羣烏合之衆——全世界所有的敗類跟廢物——用他們來消滅世界上自古以來頂好的軍隊。費五年的工夫才能訓練好一個軍團兵——費五年的工夫才能叫他明白他自己的生命算不了什麼，算得了什麼的是軍團，只是軍團，而且命令是不能不服從的，不拘什麼命令。經過五年的訓練，一天十個鐘頭，天天這樣，然後你就可以把他們帶到懸崖邊兒上，命令他們再往前走，他們也不敢不服從。可是這些奴隸把羅馬頂好的軍團都消滅了。

「因此我才把你由加普亞請到這兒來，叫你跟我談談斯巴達克思的事兒。爲的是我可以揭去蒙住我眼睛的那塊布。」

巴奇亞圖挺嚴肅地點點頭。這會兒他的火氣漸漸退了。他是偉大的將帥的心腹人和顧問，這也是應當應分的。

「頭一樣，」克拉蘇說，「得知他這個人。請你告訴我。他長得什麼樣兒？你是打哪兒把他弄來的？」

「一個人看外表是絕看不出來的。」

「對——說得對極啦，明白這一層，你就有知人之明了。」巴奇亞圖這個人用這句話來奉承是再合式不過的。

「他挺溫和，非常溫和，差不多可以說很謙卑，他是個色雷斯人；這都是真話。」巴奇亞圖拿手指頭蘸酒，給自己的要點在桌上一二三四地記數兒。「人說他是個巨人——不對，不對，一點兒不對。他不是個巨人。連高大都不算怎麼特別高大。高矮跟您差不多，我想。挺黑，鬚頭髮；暗櫻色的眼睛。鼻子砸壞了；要不然，我猜你就該說他漂亮了。可是那塌了的鼻子使他臉上的神氣顯著跟綿羊似的。挺寬的臉，挺溫和，這都能叫你上當。別人誰要幹了他所幹的那件事兒，我早就把他給殺啦。」

「他幹了什麼事兒呢？」克拉蘇問。

「啊——」

「我要你老老實實地說，因為我得明白實在的情形，」克拉蘇慢騰騰地說。

「我要你知道，你跟我說的話一字一句都絕不會傳到第三個人耳朵裏去。」他把那件使巴奇亞圖恨不得把斯巴達克思殺了的特別事情暫時放在一邊。「我還要知道他的身世——你是在哪兒把他買來的，他是什麼人？」

「你問一個角鬪士是什麼人嗎？」巴奇亞圖把十指伸開笑着說。「並不僅僅是個奴隸，你要明白——至少加普亞的角鬪士並不僅僅是個奴隸。他們是特別的一種東西。你要是鬪狗，你是不會買小姑娘們養活的叭兒狗的。要是鬪人呢，那就需要

肯鬪的人了。一肚子惡氣的人。一肚子仇恨的人。脾氣大的人。於是我就告訴代理人說我要買脾氣大的人。那種人當在家裏使喚的奴隸是不成的，在田莊上幹活兒也一樣不成。」

「在田莊上幹活兒怎麼不成呢？」克拉蘇問。

「皆因是一個人要是被馴服了，我就不愛他了。要是不能馴服他，你就得殺了他，你不能叫他幹活兒。他會把活兒弄糟。他會把別的幹活的人帶累壞。他就像是一種病。」

「那他爲什麼肯鬪呢？」

「啊——問題就在這兒呢，要是不能解答這個問題，你就應付不了角鬪士了，早先的時候，大家都管在鬪技場裏角鬪的叫「搏死屠哀力」，那都是爲愛鬪而鬪的人，腦筋都有點兒毛病，那種人沒多少，也不是奴隸。」他含有深意地摸了一下自己的腦袋。「要不是這兒有點兒毛病，誰會願意鬪到流血爲止呢？誰也不是愛好這個，角鬪士並不是好鬪。他鬪是因爲你給了他一件兵器，並且拿去了他的鎖鏈。手裏有了那個兵器，他就夢想自己是自由的人啦——手裏拿着兵器，心裏夢想自己是自由的人，那正是他所需要的。那時候就全靠你跟他關心眼兒啦，因爲他是個魔鬼，所以你也必須是個魔鬼。」

「你在什麼地方找到這樣的人呢？」克拉蘇問。一個內行人乾乾脆脆的、直截了當的報告叫他聽得入神了。

「只有一個地方找得着那種人——我要的那種人。只有一個地方。礦場。非得是礦場才成。非得是個相形之下軍國是天堂，大田莊是天堂，連絞刑架都是天賜之福的地方。我的代理人就是在那種地方找到他們的。斯巴達克思就是在那種地方找到的——他還是個「可辱」^①。你知道這兩個字怎麼講嗎？這大概其是埃及文。」

克拉蘇搖搖頭。

「這是三世爲奴的意思。奴隸的孫子。在埃及文裏，還可以當某一種極醜惡的動物講，一種在地下爬的獸類。一種所有別的獸類都認爲是挨不得近不得的東西，不錯，連所有別的獸類都那麼嫌惡牠。你可以問，埃及怎麼出了這個呢？我告訴你吧。還有比當「角鬪士老鬪」更缺德的事兒呢。我走進你這個營壘的時候，你的軍官們直拿眼瞅我。那是幹嗎呢？那是幹嗎呢？咱們都是幹屠宰這一行的，是不是呢，咱們都是把肉切了去賣的。那他們又幹嗎直拿眼瞅我呢？」

他醉了。他一肚子牢騷，直可憐他自己，這個在加普亞開學校訓練角鬪士的胖子。他的靈魂流露出來了；他是一口肥蠢的、不潔淨的豬，他那所「流澆死」^②地

① 原文是 KOTIN。

下的沙子都可以拿來灌豬血五香腸兒了，可是連這樣的東西也不是沒靈魂的啊。

「敢情斯巴達克思是個「可辱」，」克拉蘇輕柔地說。「斯巴達克思是由埃及來的嗎？」

巴奇亞圖點點頭。「他是色雷斯人，可他是由埃及來的。埃及開金礦的都打雅典買奴隸，買得着「可辱」呢，就買「可辱」，色雷斯人還非常吃香。」

「爲什麼呢？」

「都說色雷斯人是能在地底下幹活兒的。」

「我明白。可是爲什麼人家又說斯巴達克思是在希臘買來的呢？」

「別人胡說八道，我還全知道是爲什麼嗎？可是我知道他是哪兒買來的，因爲是我買的他。他是在底比斯買來的。你不信嗎？我是個撒謊的嗎？我是個胖「角鬪士老闊」，在高盧境內一個人孤孤單單的坐在這可惡的雨裏。爲什麼我該這麼孤單單的呢？你憑什麼瞧不起我呢？你幹你的，我幹我的，咱們井水不犯河水啊。」

「你是我的座上客。我怎麼會瞧不起你呢？」克拉蘇說。

巴奇亞圖面帶笑容，朝他探過身來。「你知道我想要什麼嗎？你知道我需要什

● 原文是拉丁文 *lutis*，意謂角鬥士訓練所。

● *Thebes*：埃及古城，靠近尼羅河。

麼嗎？咱們都是街面上的人，咱們倆。我需要女人。今兒個晚上。」他聲音非常柔和，跟央告似的，甚至於都帶啞了。「爲什麼我需要女人呢？並不是因爲貪淫好色，而是因爲太孤單了。我得養養傷。你有的是女人——男人還有誠心不親近女人的嗎？」

「跟我談談斯巴達克思跟埃及吧，」克拉蘇說。「然後咱們再談女人好啦。」

三

這樣，在書裏跟說教裏還沒出現一個基督教的地獄的時候——也許出現以後也是一樣——世界上就早已有一個人們眼得見，看得真，並且非常熟悉的地獄了。因爲人類天生就非得自己先創造地獄，然後才能描寫地獄。

七月裏，正在天氣乾燥可怕的時候，請從底比斯沿着尼羅河往上游走吧。到第一瀑布去吧。這時候，你已經在魔鬼的世界裏了。瞧，河邊帶子似的一條青綠已經枯乾萎縮了！沙漠裏的丘陵已經都變成越來越細的細沙了。是煙霧，是粉末；風一掠過，就這兒也往起飛揚，那兒也伸出觸鬚。河流緩滯的地方——在乾燥的季節裏，河流總是緩滯的——上面鋪着一層白色的粉末。空氣裏也都是粉末，而且天氣已經

非常炎熱了。

可是至少這地方還有點兒風。現在你越過第一瀑布了，你得跨進伸展在東南方的努比亞●沙漠了。遠遠地往沙漠裏走吧，一直走到河上那點兒風吹不到的地方，可也別走得太遠，別叫臉上吹得着一絲紅海來的微風。這時候，再往南走。

忽然間，風靜了，大地死去了。只有空氣還活着，而空氣已經熱得起亮，熱得微光閃閃，人的感官再也不中用了，因為所看見的已經不是東西的真面目，什麼都在熱氣裏走了樣了，彎曲了，喬稜了。而且沙漠也改了樣了。很多人以為沙漠到處都是一樣，那種想法是不對的；沙漠只是缺少水的意思，而缺少水的程度就各處大不相同了，沙漠也就隨着當地土質景色的不同而有岩石沙漠、山地沙漠、跟沙地沙漠，有白鹽沙漠跟溶岩沙漠，並且還有可怕的、流動的白色粉末的沙漠——在那種沙漠裏面，死亡是唯一的標識。

這兒，什麼都不長。沒有岩石沙漠上那種乾枯的、凌亂的、堅韌的灌木；沒有沙地沙漠上那種淒涼的轉蓬，而是什麼都不長。

那就請你走進這個沙漠吧。拖着沉重的步伐在白色的粉末間往前走，嘗嘗那可怕的熱氣重波疊浪地向你背上襲來的滋味吧。熱到不能再熱，可還不至於讓人活不

● Nubia：非洲東北部地名，在埃及南，紅海西。

下去，這地方就是那樣。在這個炎熱可怕的沙漠裏開一條路，時間與空間就都無邊無涯而不可思議了。可是你得往前走，往前走了又走。地獄是什麼呢？人生種種簡單而必要的動作變成可怕的東西的時候，地獄就開始了。這是從古到今凡是嘗過人類在世界上所造成的地獄的滋味的人沒有一個不知道的。現在，走路、呼吸、觀看、思想，什麼都變得非常可怕了。

可是這並不是永遠繼續下去的。忽然間，輪廓出現了，進一步的地獄景象呈現在你眼前了。在你前面，可以望見一道一道黑色的山崗，奇怪的、夢魘似的黑色的山崗。這就是所謂黑石峻坂。朝那黑色的石頭走去，就可以看見上面滿是一條條發亮的白色大理石礦脈。你瞧這大理石多麼光華燦爛。你瞧它放着光，閃着亮，發出一種天上的光輝！可是它也的確該有一種天上的光輝，因為天上的街道是用黃金鋪成的，而這個白色的大理石呢，是蘊藏着黃金的。爲了這個緣故，這個地方才有人來過，爲了這個緣故，現在你才到這個地方來的，因為大理石裏面蘊藏着大量的黃金。

走近一點兒去瞧吧。埃及法老●發現這個黑石峻坂是很早的事兒了，那時候還只有用紅銅青銅鑄成的器具。因此他們也就只能在面兒上鑿一鑿、刨一刨，沒法兒

再進一步，可是在面兒上鑿了好幾代以後，那點兒黃金刨光了，於是就必須爬到黑色岩石的裏面去，把白色大理石一塊塊地挖下來。現在這已經辦得到了，因為銅器時代已經過去，鐵器時代已經到來。現在人們可以用鐵鎬、劈刀跟十八磅重的大鐵鎚去採掘出產黃金的大理石了。

不過，這時候又需要一種新人了。天氣那麼炎熱，塵土那麼多，而且循着曲曲折折的礦脈往岩石裏鑽，身子又非歪歪擰擰不可，因此要雇用愛西屋皮亞●或是埃及的農民就都不可能了，普通的奴隸呢，價錢太貴，死得也太快。所以送到這個地方來的，就是俘虜來的久經戰爭磨練的兵士，以及那種世代為奴的小孩子，這些小孩子父親是奴隸，父親的父親也是奴隸，傳到第三代，就只有頂結實、頂硬棒的才能活着了。而且小孩子也正是所需要的，因為在黑色岩石峻坂裏面的深處，礦脈越來越狹窄，也只有小孩子才能在那兒幹活兒。

法老當年煥赫的聲勢與威權成爲陳迹了，埃及的希臘國王●的國庫也漸漸枯竭了；羅馬統御着他們，金礦也就由羅馬販子接管經營了。不管怎麼樣，反正是除了

● Ethiopia 古代埃及南的地方。

● 亞歷山大征服埃及，死後其大將托雷密 (Ptolemy) 爲埃及王，傳至女王克利亞特拉 (Cleopatra)，方於公元前三十年爲羅馬所併吞。

羅馬人以外，誰也不懂得怎樣好好地使用奴隸。

這樣，你也來到礦場了，跟當初的斯巴達克思一樣。他們是一百二十個色雷斯人，脖子栓在一起，帶着那火熱的鎖鏈在沙漠裏穿行，從第一瀑布一直到這兒。打頭上數起，一個行列裏面的第十二個就是斯巴達克思。他差不多是光着身子，跟所有別的人一樣，而且眼看就要寸絲不掛了。他腰間圍着一點兒布，頭髮很長，臉上鬍子拉撒，就跟行列裏每個人都是長長的頭髮並且滿臉的鬍子一樣。一雙皮革鞋已經破爛不堪了，可是他還踢拉着那點兒鞋片，用來保護自己的腳，總比沒有強一點兒；因為他腳上的皮膚雖然厚到四分之一吋，並且跟皮革一樣堅韌，要想叫沙漠裏火一樣的熱沙燒不傷，可還嫌太薄呢。

他長得怎麼樣呢，這個斯巴達克思？帶着鎖鏈穿越沙漠的時候，他正二十三歲，可是年齡在他身上是看不出來的；他這種人，有的只是吃辛受苦所造成的不老不少，沒有青春，沒有壯年，沒有衰老，只有勞苦的人的永遠不老不少。從頭到腳，在頭髮上、鬍子上跟臉上，都蓋着一層粉末似的白色細沙，可是在白沙下面，他的皮膚已經被太陽曬成褐色，跟那雙奕奕有光，從蒼白如屍的臉上往外瞅，好像兩塊燃燒着仇恨的煤炭的黑眼睛顏色差不多了。對他這種人說來，褐色的皮膚正是跟生命有連帶關係的；北方那種白皮膚、黃頭髮的奴隸絕不能到礦裏去幹活兒；太

陽會把他們曬出油來，把他們活活曬死，使他們痛苦不堪地離開人世。

是高是矮，可很難說，因為帶鎖鏈的人沒有挺直了腰板走道兒的，可是他的身體是鞭繩，是烈日曬乾的肉片，乾燥，沒有水分，可並不是沒有肉。多少代以來，就有個剔除淘汰的過程，況且在色雷斯殘瘠的山地上，生活也絕不容易，結果那些到今天還能夠生存的就非常結實，把生命緊緊地抓住不放。他每天只吃一丁點兒小麥跟幾張扁扁的、挺硬的大麥餅，裏面那點兒養料一絲一毫都被他吸乾了，多虧他那年輕的身體能夠自己維持自己。他的脖子粗而有筋力，可是套着銅圈的地方皮肉都潰爛成瘡了。肩膀上肌肉很厚，身體的各部分非常勻稱，因此看上去身量就顯着比實際上矮小。臉很寬闊，因為鼻子挨過監工的一棍，給打壞了，就顯着比實際上扁，而且兩隻黑眼睛相隔很開，臉上的神氣就顯着挺溫和，跟綿羊似的。在鬍子跟沙土下面，是一張大嘴，嘴唇挺厚，顯着各種感覺都很發達，很靈敏，嘴唇一張開——是呲牙咧嘴，不是微笑——就可以看見裏面的牙齒又潔白，又齊整。兩隻手挺大，四四方方的，並且世界上那樣美麗的手也並不多見；說真的，他身上也只有那雙手是說得上什麼美麗的。

這就是斯巴達克思，那個色雷斯奴隸，那個奴子奴孫。誰也不知道他的命運，未來是一卷誰也看不懂的天書，甚至於過去——如果過去只有勞苦，什麼都沒有，

只有勞苦——也可以溶化成種種痛苦所織成的一片愁雲慘霧。這就是斯巴達克思，他不知道未來的事情，也沒有理由去回想過去的事情，他也從來沒想到勞苦的人們會有不勞苦的一天，從來沒想到人們會有不在鞭撻之下勞作的一天。

他拖着沉重的步伐在熱沙上走的時候，心裏想的是什麼呢？你要知道，人身上要是鎖着一條鏈子，心裏所做的事情是很有限的，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多一半時候，除了想想什麼時候能再有東西吃，再有水喝，再睡覺以外，頂好是什麼都別想。因此斯巴達克思心裏就沒有什麼複雜的思想，那些跟他一同帶着鎖鏈的色雷斯夥伴也都是這樣。你把人弄得跟畜牲一樣，他們心裏還會想着天使嗎？

可是這時候一天快完了，周圍的景色漸漸改變了，像他們這樣的人是把一丁點兒的刺激跟變化都抓住不放的。斯巴達克思抬頭一看，在遠處出現的是一條黑色的帶子似的峻坂。奴隸們有奴隸們的地理，雖說他們不知道海洋的形狀、山嶽的高度跟河流的方向，可是他們很熟悉西班牙的銀礦、阿剌伯的金礦、北非的鐵礦、高加索的銅礦跟高盧的錫礦。說起可怕的東西，他們有他們自己的山海經，全靠知道還有個地方比他們所呆的地方更壞，才能得到一點兒安慰；可是，在整個廣闊的世界上，什麼東西是比努比亞的黑石峻坂更壞的呢？

斯巴達克思瞅着這個；別的人也瞅着這個，整個兒的行列停止了他們那痛苦的

跋涉，連拿着鞭子跟槍矛的監工的都止住脚步了，馱着水跟小麥的駱駝也停住不走了。人人都跟着那一條黑色的帶子似的地獄。然後整個行列又繼續前進。

他們走到了的時候，太陽正漸漸沉到黑色的岩石後面，這個地方也就顯着更黑，更荒涼，更不吉祥了。這時候一天的工作已經完畢，奴隸們正從礦井裏往外爬。

「這是什麼，這是什麼？」斯巴達克思心裏想。

在他後面的那個人也悄聲說，「上帝保佑我！」

可是上帝不會在這兒保佑他的。上帝就沒在這兒；上帝到這兒幹什麼呢？這時候斯巴達克思心裏明白了，在他眼前的這些東西並不是沙漠裏某種新奇的動物，而是跟他自己一樣的人，跟他自己早先一樣的孩子。他們的確是人。可是有內在的因素與外來的因素使他們不同於人；外界的力量把他們弄成了不像人類的東西，同時又引起了一種內心的反應，使做人的慾望或是需要都慢慢地消失了。瞧他們的樣兒——瞧他們的樣兒！斯巴達克思的心腸這些年來早已變得跟石頭似的了，可是現在他又不由得心寒毛豎。他的惻隱之心的源泉他本來以為早已乾涸了，可是現在又潤濕起來，他那榨乾了水分的身體居然還流得出眼淚呢。他蹶着他們。鞭子抽在背上催他往前走，可是他還站在那兒蹶他們。

他們本來在礦井裏爬着走，現在出了礦井，還跟四條腿兒的畜生似的在那兒爬

着。自打到這兒來，他們就沒洗過澡，以後也不會再洗了。他們的皮膚上面跟碎補似的黏着一塊塊黑色的塵土跟褐色的髒東西；他們的頭髮又長又亂，而且，只要不是孩子，就都長着鬍子。他們有的是黑人，有的是白人，可是這時候已經幾乎看不出什麼區別了。每人的磕膝蓋跟胳膊肘上都長着難看的硬繭，他們還全都赤身露體，一絲不掛。幹嗎不這麼着呢？穿了衣服還能多活幾天嗎？這個礦只有一個目的，就是給羅馬的股東們牟利。即便是破布條子，也得花費幾個錢啊。

然而他們身上也還穿戴着一點兒什麼。每人脖子上都有個銅圈或鐵圈，剛打黑色的岩石上爬下來，那些監工的就那些圈兒一個個鎖在一條長鏈子上，鎖滿了二十個人，他們就拖着沉重的步伐朝他們的住處走去。必須說一說的是：誰也沒有打努比亞的礦裏逃出去過——誰也逃不出去。在這樣的礦裏呆上一年，誰還能再屬於人類的世界呢？鎖鏈與其說是一種需要，還不如說是一種象徵。

斯巴達克思瞪眼瞅着他們，要尋找自己的同類，自己的同種，要尋找人類，因為一個人當了奴隸，凡是人類就都跟他同類同種了。「談話啊，」他心裏想，「彼此談話啊。」可是他們不談話。他們跟死一樣沉默。「笑啊，」他默默地懇求。可是沒有一個笑的。

他們隨身攜帶着傢伙，有鐵鎬，有鐵鎚，有鑿子。很多人帶着簡陋的燈籠，拿

皮帶子勒在頭上。那些孩子瘦得像蜘蛛似的，走起道兒來渾身抽動着，還不住地對着亮光眨巴眼。這些孩子是永遠長不大的；一到礦裏來，頂多再過兩年就玩完了，可是在礦脈狹窄曲折的地方，要進去採掘那出產金子的石頭，不用小孩子是不成的。他們帶着鎖鏈在那些色雷斯人身旁走過，可是絕不扭過頭來朝這些新來的人看一眼。他們沒有好奇心。他們什麼都不在乎。

斯巴達克思心裏明白。「再過不大一會兒，我就什麼都不在乎了，」他對自己說。這比什麼別的都更可怕。

這時候奴隸們吃飯去了，那些色雷斯人也被帶着一塊兒去了。他們的營房是個避風雨的石屋，在峻坂的下面倚壁而築。這是很久很久以前築成的。誰也不記得是哪年哪月了。建築的材料是從黑色的岩石上鑿下來的很粗糙的大石板，裏面沒有亮光，通風透氣的地方也只有兩頭兒開的兩個口兒。裏面也從來沒打掃過。滿地幾十年的髒東西都腐爛了，變成硬塊了。監工的永遠也不進去。裏面要是鬧出事來，就不給東西吃，不給水喝；沒吃的沒喝的工夫一長，奴隸們就守着畜生的本分，俯首貼耳地往外爬了。要是死在裏面的呢，奴隸們就把屍首搭出來。可是有時候一個小孩子會死在這個長長的營房裏面很靠裏的地方，那就誰也不會注意，誰也不會想起他這個人，直等到屍體腐臭才會發覺。那個營房就是這麼樣的一個地方。

奴隸們進去的時候，身上沒有鎖鏈了。到了出入口，鎖鏈就去了，每人還分到了一木碗飯食跟一皮袋水。皮袋裏的水不夠半盃，這是他們每人一天兩次的配給品。可是在這麼乾燥的地方，一天一盃水是補不上被熱氣蒸發掉的水分的，因此，奴隸們身體裏面的水分就逐漸地越來越少了。即便別的要不了他們的命，早晚這也會毀壞他們的腎臟，到了實在疼痛難忍再也幹不了活兒的時候，他們就被趕出礦場死在沙漠裏面。

這一切，斯巴達克思全知道。奴隸們的知識就是他的知識。奴隸們的同甘共苦的生活就是他的生活。他是在這裏面出生，在這裏面長大，在這裏面成熟的。他知道奴隸的根本祕密。那是一種慾望——不是要求享樂、舒適、飲食、歡笑、愛情、溫暖、女人或美酒的慾望，絕不是要求任何這一類東西的慾望——那是一種想支持下去，想活下去的慾望；想活下去，就是這個，沒有別的。

他不知道是什麼緣故。這樣活下去是沒有理由的，這樣活下去是沒有道理的；可是他的這種知識也並不是一種本能。這不止於是一種本能。沒有動物能夠靠本能活下去；活下去的方法並不簡單；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這比沒有遇見過這個問題的人所遇見的一切問題都複雜得多，費腦筋得多，困難得多。這裏面其實也有個理由。不過斯巴達克思不知道就是了。

現在他一定要活下去。他在那兒隨方就圓，在那兒屈以求伸，在那兒適應環境，使自己服水土，使自己能夠立刻起反應；他是一個具有高度流動性與伸縮性的機構。他的身體保存着由於去了鎖鏈無拘無束而獲得的力量。他和他的夥伴們渡過大海，沿着尼羅河走，穿越沙漠，帶了多少日子的鎖鏈啊！多少星期以來都帶着鎖鏈，現在他可無拘無束了！他身子輕得像根羽毛，可是因此獲得的力量卻萬不可以浪費。他接過了他那份水——這點兒水比他好幾個星期以來所見過的還要多呢。他不肯把它一口喝下去，然後再把它尿出去。他要守着它慢慢地滋潤着喝幾個鐘頭，叫它一點一滴都滲到身體的細胞裏去。他把食物接過來，這是小麥、大麥加上乾蝗蟲熬成的稀粥。嗯，乾蝗蟲裏面是含有力量和生命的，小麥跟大麥也正是他肉體的纖維。比這更次的東西他還吃過呢，況且一切食物都是不可嫌棄的；嫌棄食物，哪怕是只在心裏頭嫌棄，就會變成食物的敵人，要活也活不長。

他走進黑暗無光的營房，一陣鑽鼻子的腐臭的氣味就向他襲來。可是人沒有死於氣味的，把吃下去的東西再吐出來呢，那麼奢侈的事情也只有傻子或是自由人才會幹。他絕不肯這樣把自己胃裏的東西糟蹋一盎司。他不去抵抗這種氣味；像這樣的東西是沒法兒抵抗的。他反倒要接受這種氣味；他要歡迎它，讓它滲到他身子裏去，不久他也就不會再嫌它了。

他在黑暗中走着，他的腳給他帶路。他的腳跟眼睛一樣。他可千萬別失腳，也別摔一跤，因為他一手拿着食物，一手拿着水呢。這時候他輕輕地走到石牆旁邊了，背脊靠着牆坐了下來。這兒倒也不算太壞。石頭挺涼，背脊也有了倚靠的地方。他吃着喝着。在他的周圍，有許多人在那兒動彈，呼吸，咀嚼，都是些也跟他一個樣地又吃又喝的大人跟孩子，在他身體裏面呢，他那些熟練的器官幫着他，很熟練地從那點兒食物跟那點兒水裏攝取它們所需要的東西。他把碗裏最後的一粒食物吃到嘴裏，把剩下的稀湯喝了下去，然後拿舌頭在木碗裏面舐。他是不受胃口的影響的；食物是生命；沾在碗上的一星半點兒的食物也都是生命。

現在吃完東西了，有些人吃過東西以後就較比心滿意足，別的人呢，倒絕望起來了。絕望在這個地方並沒有完全消失；希望也許會去得無影無踪，絕望可頑強得多，還那麼纏着不去，於是就有呻吟的，有哭泣的，有嘆氣的，不知是哪兒，還有人顫顫巍巍地嘆了一聲。甚至於還有一點兒談話的聲音，並且有個斷斷續續的聲音叫道：

「斯巴達克思，你在哪兒？」

「這兒，我在這兒呢，色雷斯人，」他回答說。

「咱們的色雷斯人在這兒呢，」另一個聲音說。「色雷斯人，色雷斯人。」他

們是他的人民，他們都聚在他的周圍。他們擠到跟前的時候，他覺出來他們的手碰着了。也許那些別的奴隸都在那兒聽着呢，不管怎麼樣，反正他們全都靜悄悄的，誰也不出聲。這也不過是地獄裏面新來乍到的人所應受的待遇。也許那些先來的這會兒正回想起多半兒他們頂怕回想的一切呢。有的人懂得雅典話，有的人不懂。也許甚至於還有人回想起色雷斯那些白雪蓋頂的山峯，回想起那種清涼的福地，回想起那些在松林間流過的溪澗跟在岩石間跳躍着的黑山羊呢。誰知道黑石峻坂這些永墜地獄的人們裏面有什麼不容易磨滅的記憶？

「色雷斯人，」他們叫他，這時候他覺出來四面八方都是這些人了，他伸出一隻手去，就摸着了一個人的臉，滿臉都是眼淚。啊，流淚可是一種浪費呢。

「咱們在哪兒呢，斯巴達克思，咱們在哪兒呢？」有一個人悄悄地問。

「咱們並沒迷失。咱們記得咱們是怎麼來的。」

「有誰會記得咱們呢？」

「咱們並沒迷失，」他重說了一句。

「可是有誰會記得咱們呢？」

老這麼說下去可不成啊。對他們說來，他就像一個父親。別瞧有些人年紀要比

● 雅典語是希臘語言中最文雅的一種。

他大上一倍，按照古年間部落中的習慣，他倒是他們的父親。他們都是色雷斯人，可是他是色雷斯人中的色雷斯人。於是他就柔聲向他們吟唱起來，像父親跟孩子們講故事那樣：

好比那海灘上驚濤觸岸，
西風前排列着葛疊銀山，
海洋的深處湧起了層潮，
浪頭彎曲着落在那岸邊，
如雪的浪花就橫飛遠濺，
希臘人軍容也這樣威嚴，
毫不躊躇地來到了陣前——

他把他們吸引住了，也抑制了他們的悲傷，他自己心裏想，『多奇妙啊，這古老的詩歌有多大的魔力！』他把他們從這個可怕的黑暗裏救了出來，他們彷彿就站在特羅伊●珍珠似的海灘上面。那不是城裏白色的高塔！那不是身披銅鎧的黃金色的戰士！柔聲的諷誦抑揚頓挫，解開了恐怖和憂慮的結子，黑暗之中也有了脚步磨

擦和移動的聲音。那些奴隸也不一定懂得希臘話，事實上斯巴達克思所說的色雷斯方言跟雅典話也還差得很遠；不過他們知道有這麼一種詩歌，裏面保藏着一個民族的古老的智慧，到遇見患難的時候好給人解憂……

最後，斯巴達克思躺下睡覺了。他要睡覺。年紀輕輕的，他早就遇見過『失眠』這個可怕的敵人，並且把它征服了。這時候他定一定神，開始回想兒時的情景。他需要清涼的、明朗的蔚藍的天空，他需要陽光跟柔和的微風，這一切那兒都有了。他躺在松林之間，看着山羊吃草，身旁還有一個很老很老的老人。那位老人教他讀書識字。老人手裏拿着一根棍兒，一個字一個字地在地上畫。『好好地念，好好地學，我的孩子，』老人跟他說。『這樣，咱們當奴隸的也有了武器啦。沒有這個，咱們就跟地裏的牲口一樣。早先不是有一位把火賜給人類的神嗎？這位神還賜給人類一件東西呢，就是把他的思想寫下來的能力，爲的是叫人類日後可以回想起很久以前的黃金時代裏諸神的思想。那時候人類跟神很接近，可以隨便跟神談話，而且那時候也沒有奴隸。那個時代是一定會再來的。』

斯巴達克思這樣回憶着，不久他的回憶就變成了夢境，不久他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他被鼓聲驚醒了。鼓在營房的門口敲着，嘩喇喇的聲音在整個石

穴裏不住地引起了迴響。他起來了，他聽見四周圍別的奴隸們也都在那兒起來了。他們在這個漆黑的地方慢慢地向門口走去。斯巴達克思把杯子和碗都帶在身邊；要是忘了帶，這一天就甯想有吃喝了；可是他是很明白爲奴之道的，奴隸所受的待遇到哪兒會有多大改變，讓他預料不到呢？他走着的時候，感覺到四周圍一大羣人跟擠熱羊似的，他就讓自己跟着他們一同向石頭營房一端的出入口走去。這時候，嘩喇喇的鼓聲始終不斷。

這是黎明前最後的一個時辰，沙漠裏不會比這時候涼快了。在一天的這一個鐘頭裏，沙漠是個朋友。輕柔的微風吹涼了黑石峻坂的表面。天空是一種奇異的慢慢淡下來的藍黑色，閃爍的星星徐徐隱沒——在這個沒有樂趣、沒有希望的男人世界裏，唯一的帶有女性溫柔的東西也就是星星了。即便是努比亞金礦裏的奴隸——他們是羊入虎口，不會有一個生還的——也得有點兒休息的工夫。因此，他們獲得了黎明前這一個時辰的恩賜，好使一種強烈的又苦又甜的滋味沁入他們的心脾，還使他們的希望死而復蘇。

監工的聚集在一起，都往一邊兒站，滿嘴嚼着麵包，慢慢地喝着水。奴隸們呢，得再過四個鐘頭才會有東西吃有水喝，可是當監工的是一回事兒，當奴隸又是一回事兒。這些監工的身上裹着呢絨大衣，每人帶着一條皮鞭，一根頭上箍鐵的棍

兒跟一把挺長的刀子。這些人是誰呢，這些監工的？哪陣風把他們吹到沙漠裏這個可怕的沒有女人的地方來了呢？

他們是亞歷山大利亞^①人，全都是冷酷無情，心如鐵石的人，他們到這兒來，是因為工錢高，並且礦裏開採出來的金子全得給他們一點兒扣頭。他們到這兒來是帶着他們自己的發財享福的美夢的，人家也應許他們，替公司服務滿了五年就可以取得羅馬公民的資格。他們活着是爲了未來，是因為指望有一天可以在羅馬的公寓裏租套房間，可以每人買三五個年輕的女奴隸陪自己睡覺，服侍自己，可以天天白天看角鬪或是在浴場裏消磨時間，到了晚上就痛飲一醉。他們相信，來到這個人間地獄，就可以增加他們在未來的人間天堂裏所享的福；可是事實的真相是，他們跟所有的獄卒一樣，最需要的與其說是香料、美酒和女人，還不如說是當一個小小的閻王爺。

他們是很奇怪的人，是亞歷山大利亞貧民窟的特產，他們講的話南腔北調，既不像阿拉姆^②話，也不像希臘話。希臘人征服埃及已經有二百五十年了，這些監工的既不是埃及人，也不是希臘人，而是亞歷山大利亞人。那就是說，他們的腐化墮

① Alexandria：亞歷山大王於公元前三三二年在埃及所建的都城。

② Aram：是古國名。阿拉姆語包括閃族(Semitic)語系中各種北方語言。

落是多方面的，他們的態度是玩世不恭的，而且他們是什麼神都不信的。他們的貪慾是變態的，可又是稀鬆平常的；他們跟男人一塊兒睡覺，他們在睡前用紅海岸上出產的開特①葉的汁液把自己麻醉過去。

在黎明前挺涼快的那一個鐘頭裏，奴隸們正拖着沉重的步伐從石築的大營房出發，扛上鎖鏈，向峻坂走去，這時候，斯巴達克思正在那兒仔細觀看這些亞歷山大利亞人。這些人要當他的主人了；他們要在他身上掌握生殺之權了；於是他就留神看他們有沒有什麼細微的不同地方，什麼習慣，什麼特別的習氣和值得注意的形迹。礦裏頭是沒有好主人的，可是有些人也許會還不至於像別人那樣殘忍，那樣淫虐狂。他瞅着他們一個個分散，到奴隸們正在那兒排隊的地方去指揮他們。天色還很暗，他辨別不出面貌五官微妙的地方，可是在這類事上，他的眼睛是很有閱歷的，而且就是在一個人走路的姿勢和舉止的輕浮穩重上，也可以看出他的爲人來。

這時候天氣挺涼，奴隸們都光着身子。連一塊遮掩他們那可憐的、沒用的、被太陽曬黑了的性器官的腰布都沒有，他們站在那兒直打冷戰，用兩隻胳膊緊抱着自己的身體。斯巴達克思的怒火是上昇得很慢的，因爲在一個奴隸的生命裏憤怒是沒有益處的，可是他心裏想，「別的咱都能忍受，可是要是連塊掩蓋下部的破布條子

① Khat. 阿刺伯與埃及的一種灌木，其葉是一種麻醉劑，或咀嚼，或泡茶飲之。

都沒有，那就成了畜生啦。」緊跟着他在心裏頭又把這句話改了改。「哼，比畜生還不如呢。因為羅馬人把咱們在那兒給人當奴隸的土地跟咱們在那兒幹活兒的農園拿走的時候，牲口都好好地留在地裏，只有咱們才被挑選出來送到礦裏幹活兒。」

這時候，震耳的鼓聲停止了，那些監工的把他們的皮鞭子抖開，使勁兒一打響鞭子，把那僵硬的牛皮都打軟了，使空氣裏充滿了一種噼噼啪啪的音樂。他們把鞭子在空中甩着，因為這會兒就去鞭打人的皮肉還嫌太早點兒呢，同時一羣羣的奴隸就散開隊伍向前走去。這時候天亮了一點兒了，斯巴達克思可以清清楚楚地瞅見那些骨瘦如柴、渾身直哆嗦的孩子，眼看他們就要爬到地底下的深處去挖掘那含有黃金的白色石頭了。那些別的色雷斯人也都瞅見了，因為他們都在斯巴達克思的前後左右緊挨着他擠在一處，有幾個悄聲說，

「父親，啊，父親，這是多麼可怕的一個地獄啊！」

「回頭就好啦，」斯巴達克思說；年紀夠得上當你父親的人都管你叫父親，你還有什麼別的話可說呢？於是他就說了他不得不說的話。

這時候所有這一羣羣的奴隸都已經向峻坂走去了，剩下來的只有那堆擠在一處的色雷斯人。有五六個監工的也還沒走，由他們裏面的一個帶頭兒，鞭子在沙漠上拖着，畫出一道一道的印兒，他們全向這些新來乍到的奴隸走來。有一個監工的說

話了，用他那種聲音重濁的南腔北調的話發問，

「你們的頭兒是誰，色雷斯人？」

沒人答話。

「這會兒用鞭子不是太早點兒嗎，色雷斯人？」

這時候斯巴達克思說話了，「他們管我叫父親。」

監工的把他上上下下仔細打量了一番。「你當父親還太年輕呢。」

「這是我們那地方的習慣。」

「我們這兒另有別的习惯，「父親」。孩子有了不是，當父親的就挨鞭子。

你聽見了嗎？」

「聽見啦。」

「那你們就全聽着吧，你們這些色雷斯人。這是個壞地方，可是還能再壞呢。

你們要是活着，我們就要求你們幹活兒，要求你們服從。你們要是死了呢，我們就不要什麼了。在別的地方，活着總比死了強，可是在這兒，我們可以叫人活着還不如死。聽明白了嗎，色雷斯人？」

這時候太陽漸漸昇起了。他們被栓上了鎖鏈，帶着鎖鏈一直走到峻坂。然後又去了鎖鏈。清晨短促的涼意已經消失了。他們分到了傢伙，有鐵鎬，有鐵鏈，有劈

刀。他們被領到峻坂底層黑色岩石裏的一道白色斑斕紋那兒。這也許是礦脈開始的地方；這也許什麼都不是。他們得去把那黑色的岩石刨下來，好露出那蘊藏黃金的地方。

這時候太陽已經高懸在空中了，白天可怕的炎熱又開始了。他們用的是鐵鎚、鐵鎚和劈刀。斯巴達克思手裏掄着一隻大鐵鎚。每過一個鐘頭，鐵鎚好像又加重了一磅。他能吃苦耐勞，可是在勞苦的一生中，他從來沒幹過像這樣的活兒，不一會兒，他身上的筋肉全都緊張得像要斷折、緊張得嗚咽起來了。說起來挺簡單，一隻鎚子十八磅重；可是把這樣的鐵鎚一個鐘頭一個鐘頭地掄着，那份兒罪是沒法兒用言語來形容的。並且，在這兒，在這個水是無價之寶的地方，斯巴達克思流起汗來了。汗打他皮膚裏滲出來；汗打他的腦門上流到他眼裏；他用盡了自己意志的力量要叫汗止住；他知道，在這種氣候裏，出汗就是送命。可是汗偏不停止，乾渴變成了他身體裏面一個兇狠的、疼痛的、可怕的野獸。

四個鐘頭是沒個完的；四個鐘頭是萬古千秋。有誰比一個奴隸更知道怎樣控制身體的慾望呢？可是四個鐘頭是沒個完的，趕到水袋在一羣羣的奴隸中間傳遞過來的時候，斯巴達克思就覺得渴得快死了。那些色雷斯人全都覺得渴得快死了，他們把皮袋裏那種有無數活物在裏面蠕動的綠色仙漿一口氣全都喝了下去。喝完以

後，他們才知道自己幹了樁多麼粗心大意的事兒。

這就是努比亞的金礦。到了晌午，他們就漸漸氣力不加，幹活兒不起勁兒了，於是鞭子就開始催逼他們。一個監工的使起鞭子來真是頂有本領的；鞭子能夠碰着身體的不拘哪一部分，巧妙地、輕輕地、像是威嚇，像是警告。鞭子能夠碰着一個人的腿摺窩、一個人的嘴、脊梁或是腦門子。鞭子像一件樂器，可以在人身上演奏音樂。這時候，乾渴比剛才要厲害十倍，可是水已經喝光了，在幹完一天的活兒以前，也不會再有水喝了。這樣的一天就是萬古千秋。

也別說，這樣的一天居然完了。什麼都有個完。有個開始的時候，就有個完了的時候；鼓聲又響了起來，一天的工作完了。

斯巴達克思放下了鐵鎚，蹙了蹙他那雙鮮血淋漓的手。有幾個色雷斯人坐了下來。有一個十八歲的小夥子一骨碌倒在地下，摘歪着躺在那兒疼痛得蹣着兩條腿。

斯巴達克思走到他的跟前。

「父親——父親，是你嗎？」

「是我，是我，」斯巴達克思說，在那個小夥子腦門上親了一下。

「那就在我嘴唇上親一下吧，因為我快死啦，我的父親，我要把剩下來的那點兒靈魂都送給你。」

於是斯巴達克思親了他一下，可是哭不出來，因為他已經枯乾了，燒糊了，跟火燎過的皮革似的。

四

這樣，巴奇亞圖講完了他的故事，斯巴達克思跟別的色雷斯人怎樣來到努比亞金礦，怎樣光着身子在黑石峻坂上做苦工。故事講了老半天才講完。這時候，雨已經停了。夜色已經降臨了，鉛色的天空下完全是一片黑暗，兩個人在幢幢的燈影裏坐着，一個是角鬪士訓練者，一個是貴族出身而有一天要成為他那個世界裏面的第一富翁的投機的軍人。巴奇亞圖酒喝得已經很不少了，臉上本來很鬆的肌肉也就更鬆了。像他那類的酒色之徒，是於淫虐狂之中又最能憐憫自己，並且設身處地把別人當作自己的；他把那段金礦的故事講得有聲有色，淋漓盡致，還流露出一片惻隱之心，克拉蘇的心坎不由得被他打動了。

克拉蘇既不是一個無知無識的人，又不是一個冥頑不靈的人，況且他也念過伊思鳩魯斯所寫的那套以普洛米修斯為中心的偉大戲劇，因此一個什麼斯巴達克

思會從草莽之中達到今天的地位，使羅馬所集合的任何軍力都不能跟他所領導的那些奴隸對抗，這件事實的意義他也並不是完全不明白的。他幾乎跟受熱情的驅使似地需要了解斯巴達克思，需要想像出斯巴達克思的模樣——不錯，還需要琢磨透一兩分斯巴達克思的心理，不管這是多麼不容易的事情，爲的是使他那班人的永恆的啞謎——身帶鎖鏈而又想攀摘天上的星辰的人的啞謎——可以有幾分渙然冰釋。這會兒他斜着眼瞅巴奇亞圖，心裏想，他可真欠這個又胖又醜的傢伙的情，軍營裏面的這些敗柳殘花今兒個晚上可以叫哪個去跟他同床共枕呢？像這傢伙那樣見了女人就要，絕不是克拉蘇所能領會的，因爲他自己的嗜好是另走一路的，可是這位元帥在個人之間缺情欠禮的小地方向來都特別仔細。

「斯巴達克思到底是怎麼逃出那個地方的呢？」他問那位角鬪士老鬪。

「他沒逃走。那樣的一個地方，誰也逃不走。那樣的地方的好處就是很快地就能叫奴隸不再想回到人類的世界。我是把斯巴達克思打那兒買出來的。」

「打那兒買出來的？可是買他幹嗎呢？你又怎麼知道他在那兒，怎麼知道他是誰，他是什麼樣的人呢？」

「我不知道。可是你以爲我是有名無實，人家說我會訓練角鬪士全是捕風捉影——你以爲我是個腦滿腸肥的大飯桶，什麼都一竅不通嗎？可是連我這種職業也有

一種藝術，我敢這麼說——」

「我相信你不是胡扯，」克拉蘇點點頭。「告訴我你是怎麼把斯巴達克思買來的。」

「軍團裏禁止喝酒嗎？」巴奇亞圖問，把空酒瓶端了起來。「還是我得在種種叫你瞧不起的地方以外再來一個酒醉呢？還是常言說的好，傻子總是守口如瓶的，到了酒後才會失言呢？」

「我再給你拿點兒酒去，」克拉蘇回答說，然後立了起來，穿過幔帳，走進臥房，拿了一瓶酒回來。巴奇亞圖是他的夥伴，巴奇亞圖也不用拔塞子什麼的，往桌子腿兒上一磕，就把瓶子脖兒給磕下來了，然後把酒往杯子裏倒，直到滿得往外滴答爲止。

「血跟酒，」他微笑着說。「我倒願意我是另一種出身，並且指揮着一個軍團。可是誰知道呢？也許你倒愛瞧角鬪士角鬪呢。我可瞧膩了。」

「我所瞧見的戰鬪也夠不少的了。」

「不錯，那是當然的事兒。可是鬪技場裏有一種架式，有一種膽量，是你們自己那種集體屠殺比不了的。斯巴達克思粉碎了羅馬武裝力量的四分之三以後，他們才派你去挽回羅馬的國運。意大利是在你手裏嗎？事實上意大利在斯巴達克思手

裏。不錯，你是一定會把他打敗的。哪個敵人也不是羅馬的對手。可是在目前這會兒，他可壓你一頭了。嗯？」

「不錯，」克拉蘇說。

「斯巴達克思又是誰訓練出來的呢？是我。他沒在羅馬角鬪過，可是頂好的角鬪在羅馬也不見着。羅馬能夠領略的東西是肉鋪子，真正偉大的角鬪可都在加普亞跟西西里呢。我跟你說了吧，軍團的兵士頭上頂着盔，胸前跟肩膀上都披着鎧甲，就跟子宮裏的一個小孩兒似的，拿着你那根棍兒亂戳，哪有真正會戰鬥的呢？光着眼睛子走進鬪技場吧，手裏光拿一把劍，不拿別的。沙地上滿是鮮血，一進來就聞見血腥味兒。號筒嗚嗚地吹着，鼓聲瑟瑟地響着，太陽在頭上照耀着，太太小姐們揮舞着她們的花邊手絹兒，兩眼離不開你那沒遮沒蓋的在身前搭拉着的陽物，一個後半天還沒過去，她們也就全該過足了癮啦，可是你自個兒得讓人開腸破肚，大叫一聲，腸子往沙地上流，身子還不倒，那才算達到了興奮的最高峯呢。那才是戰鬥呢，我的元帥——要好好地那樣戰鬥，普通人是不成的。你需要另一種人，那種人又往哪兒找去呢？爲了掙錢，我是情願花錢的，於是我就打發我的代理人去買我所需要的東西。我打發他們到不結實的人很快地就送命懦弱的人只好自殺的那種地方

● 原文拉丁文 *scala* 是頭盔，*pectoralis* 是胸鎧，*humeralis* 是肩甲。

去。一年兩回，我打發人到努比亞金礦去，有一回我親自去了一趟——不錯，去一趟也就夠了。要把一個礦辦下去，你得把奴隸都累壞。奴隸多一半兒只能用兩年，不能再多；有好些個六個月就玩兒完了。可是辦礦唯一的有利的法子就是快快地把奴隸用到不堪再用的程度，一面又不斷買進新的。奴隸們既然明白這個，就永遠免不了有不顧死活的危險。這就是礦裏的大敵人，把命豁出去。一種傳染病。因此要是有了一個拚死命的人，一個剛強的人，不怕鞭子，別人也聽他的話，那末，頂好就是趕快殺了他，拿狗頭釘把他釘在太陽地裏，好拿他的血肉餵蠅子，而且人人都可以瞧瞧不顧死活的結果。可是那樣殺人是浪費，而且誰也沒進賬，因此我就跟那些監工的商量，說妥把這樣的人給我留着，賣我個公道的價錢。錢呢，進他們的腰包，誰也不吃虧。這樣的人才能訓練成好的角鬪士呢。」

「你就是那樣把斯巴達克思買來的嗎？」

「可不是。我買的是斯巴達克思跟另一個叫甘尼克斯的色雷斯人。你知道，當時色雷斯人是極吃香的，因為他們頂會使刀子。今年時興的是刀子，明年是劍，再過一年就是三叉矛。● 啦。其實色雷斯人有不少生來就沒摸過刀子，可是口口相傳都說他們會使刀子，太太小姐們也就不願意瞅見刀子在別人手裏拿着啦。」

「你親自把他買來的嗎？」

「是代理人經手的。兩個人都帶着鎖鏈，我的代理人用船把他們打亞歷山大利亞運來，我又在那不勒斯用着一個海口代理人，用轎子把奴隸往內地運。」

「你的買賣可真不小呢，」克拉蘇承認說，他一向是無孔不入，老注意着有沒有什麼投點兒貨可以賺錢的地方的。

「你到挺識貨呢，」巴奇亞圖點點頭，一攏他那挺沉的大腮梆子，酒直從嘴角往外流。「識貨的人還真不多。你猜我在加普亞下了多少本兒？」

克拉蘇搖搖頭。「我沒想到過這一層。你瞅見了角鬪士，還顧得想一想在角鬪士走進鬪技場以前得先下多少本錢嗎？可是這也不足爲奇。你瞅見了一個軍團，你說，自來就有軍團，所以就永遠不會沒有軍團。」

這可算是絕妙的奉承了。巴奇亞圖放下酒杯，瞪眼瞅着元帥，然後又用手指一上一下揉他那隻蒜頭鼻。

「猜猜。」

「一百萬？」

「五百萬銀幣，」巴奇亞圖說，說得挺慢，並且加重了語氣。「五百萬銀幣。」

不過你要想一想。五個國裏都有給我辦事的代理人。我在那不勒斯用着一個海口代

理人。我供給的都是頂好的吃食，全麥、大麥、牛肉跟山羊奶餅。我自己有個舉辦小規模的表演跟角鬪的鬪技場，可是圓劇場●有一個石頭的大看台，不折不扣花了我一百萬。本地駐防軍有一個小隊由我給他們房子住，還供給他們伙食。在那方面行賄所花的錢就更甯提啦——對不起。軍人不全是像您那樣的。要是叫小夥子們在羅馬角鬪，就又得一年孝敬保民官跟選區大政客五萬銀幣。女人呢，就更甯提啦。」

「女人？」克拉蘇問。

「角鬪士不能跟大田莊上種地的比。要想叫他有精氣神兒，就得找個陪他睡覺的。有了陪他睡覺的，他就更能吃，更能鬪啦。我有個養活娘兒們的地方，我挑那頂好的買，不要爛貨，不要那形容枯槁的老婆子，一個個都很結實，很健康，到我手裏的時候，還都是黃花女。我還不知道嗎？我先給她們開苞兒。」他把杯中的酒一飲而盡，用舌尖舐着嘴唇，滿臉哀怨跟孤獨的神氣。「我需要女人」，他一肚子委屈地說，一邊慢慢地斟酒。「有的男人不需要女人，我可不成。」

「他們管她叫斯巴達克思太太的那個女人呢？」

●古羅馬的圓劇場 (amphitheatre) 是一種長圓形的建築，最初都是木築的，鬥技場 (arena) 在其中央。

「你說的是樊梨妮吧，」巴奇亞圖說。他已經只顧囉摸自己心裏的滋味兒了，眼神裏流露出無窮的仇恨、憤怒和渴望。「樊梨妮，」他又說了一遍。

「跟我說說她的事兒吧。」

一陣沉默告訴克拉蘇的比隨後的言語告訴他的還多呢。「我買她的時候，她十九歲。一個日耳曼小丫頭片子，可是長得挺好，要是你喜歡那黃頭髮藍眼睛的話。

一個可恨的小狐狸精，我早該把她給殺了，上帝保佑我！我沒殺她，倒把她送給了斯巴達。這是打哈哈。他並不要女人，她也不想要男人。這是打哈哈。」

「跟我談談她的事兒。」

「我不是跟你說了嗎！」巴奇亞圖粗脖子紅臉地說。他立了起來，一步三搖地走出帳篷的扇門，克拉蘇還聽得見他在外面撒了一泡尿。這位元帥有一件好處，就是心無二用，只顧追求自己的目標。巴奇亞圖又一步三搖地走回桌子旁邊，他也就跟沒事兒似的。他的目標或需要還會是把這位「角鬪士老闆」變成一個體面人嗎？

「跟我談談她，」他死乞白賴地要求。

巴奇亞圖很嚴肅地搖搖頭。「我要是喝醉酒，您不見怪嗎？」他帶着一種受了委屈的尊嚴說。

「我沒什麼意見。你愛喝多少就喝多少吧，」克拉蘇回答說。「可是剛才你不是

說，你打發人用轎子把斯巴達克思跟甘尼克斯送到內地嗎？我想是帶着鎖鏈吧。」

巴奇亞圖點點頭。

「那麼說你以前沒見過他嗎？」

「沒有。我那會兒所瞰見的東西，你才瞰不上眼呢，可是我看人跟你眼光不同。」

他們倆全都鬍子拉撒，很髒，渾身上下長着紅腫潰爛的瘡，由頭到腳都是鞭子抽的印兒。臭氣薰人，走到他們跟前，就得噁心。身上一市八街全是自己拉的屎。他們已經給糟蹋得不成人樣，沒法兒再糟蹋了，只有兩隻眼睛表示出他們是那種拚死命的人。叫他們給你打掃茅房，你都不會要，可是我一瞅他們，就瞰出點兒什麼來了，因為我有我自己的藝術。我讓他們洗澡，叫人給他們刮臉理髮，給他們渾身抹上油，還讓他們吃得好好的——」

「這會兒你該跟我談談樊梨妮了吧？」

「他媽的！」

「老闊」伸手去拿酒杯，可是失手把酒杯撞翻了。他在桌上向前趴着，瞪眼瞅着那片紅色的酒污。他在那裏面看見了什麼呢，那誰也說不上來。也許是看見了過去的事情，也許是還看見了一點兒未來的事情。因為預言家的藝術並不完全是騙人

的，而且只有人類能夠推斷自己行爲的後果，禽獸是沒有這種能力的。這就是當初訓練斯巴達克思的那個人；他已經跟穿針引線似的把自己帶到一個沒有盡頭的未來裏面了——凡是人類都會這樣——可是他是會經過許多未可知、未產生的時代而不至於被人遺忘的。訓練了斯巴達克思的那個訓練人的人跟要消滅斯巴達克思的那個領導人的人臉對臉坐着；可是他們的那點兒先見之明使他們都模糊地、迷惑地認識到沒有人能夠消滅斯巴達克思這件事實了。而且正因為他們竟然都隱隱約約地看到了這一點，他們兩個人就彼此一樣地都永遠下了地獄。

五

（你的胖朋友蘭突魯·巴奇亞圖，大元帥克拉蘇這麼說，可是凱約·克拉蘇，在他身旁躺着的那個孩子，正在那兒衝盹兒呢，眼皮都闔上了，這段故事他所聽見的也不過是一鱗半爪。克拉蘇並不是個會講故事的人；只是在他的腦海裏，他的回憶裏，他的恐懼和希望裏，有這麼一段故事罷了。「奴隸戰爭」已經玩兒完了，斯巴達克思也玩兒完了。薩拉利亞別墅所代表的是太平和繁榮，而且還是那種已經爲世界之福的羅馬的太平，這會兒呢，他又跟一個孩子一塊兒睡覺。又幹麼不這樣呢？

他自己問自己。別的大人物所幹的事兒就比這強嗎？

（凱約·克拉蘇心裏暗暗地想着大路旁邊由羅馬到加普亞的無數十字架，因為他並沒有完全睡着。跟這位大將軍同榻而眠，他倒也泰然自若。他這一代的人再也感覺不到把同性戀愛說成合理的東西，叫自己少虧點兒心的需要了。在他看來，同性戀愛是正常的。在他看來，六千個吊在道旁十字架上的奴隸的『受難』●是正常的。他比大將軍克拉蘇快樂得多。大將軍克拉蘇是個有許多魔鬼纏身的人；可是出身高貴的公子哥兒克拉蘇——也許是大將軍的遠房本家，因為以克拉蘇為姓的那個家族是當時羅馬頂大的家族之一——卻並不需要跟魔鬼掙扎。

（的確，已經死了的斯巴達克思沖撞了他。他很一個已經死了的奴隸；可是睜開兩眼往克拉蘇照着黑影的臉上一睜，他就沒法兒解釋自己的那種憎恨了。

（你沒睡，克拉蘇說，到了兒你還是沒睡，我跟你說故事來着呢，即便說得好——要是你不是一點兒沒聽見的話——你又幹嗎要恨斯巴達克思呢？他不是已經死了，再也不能活了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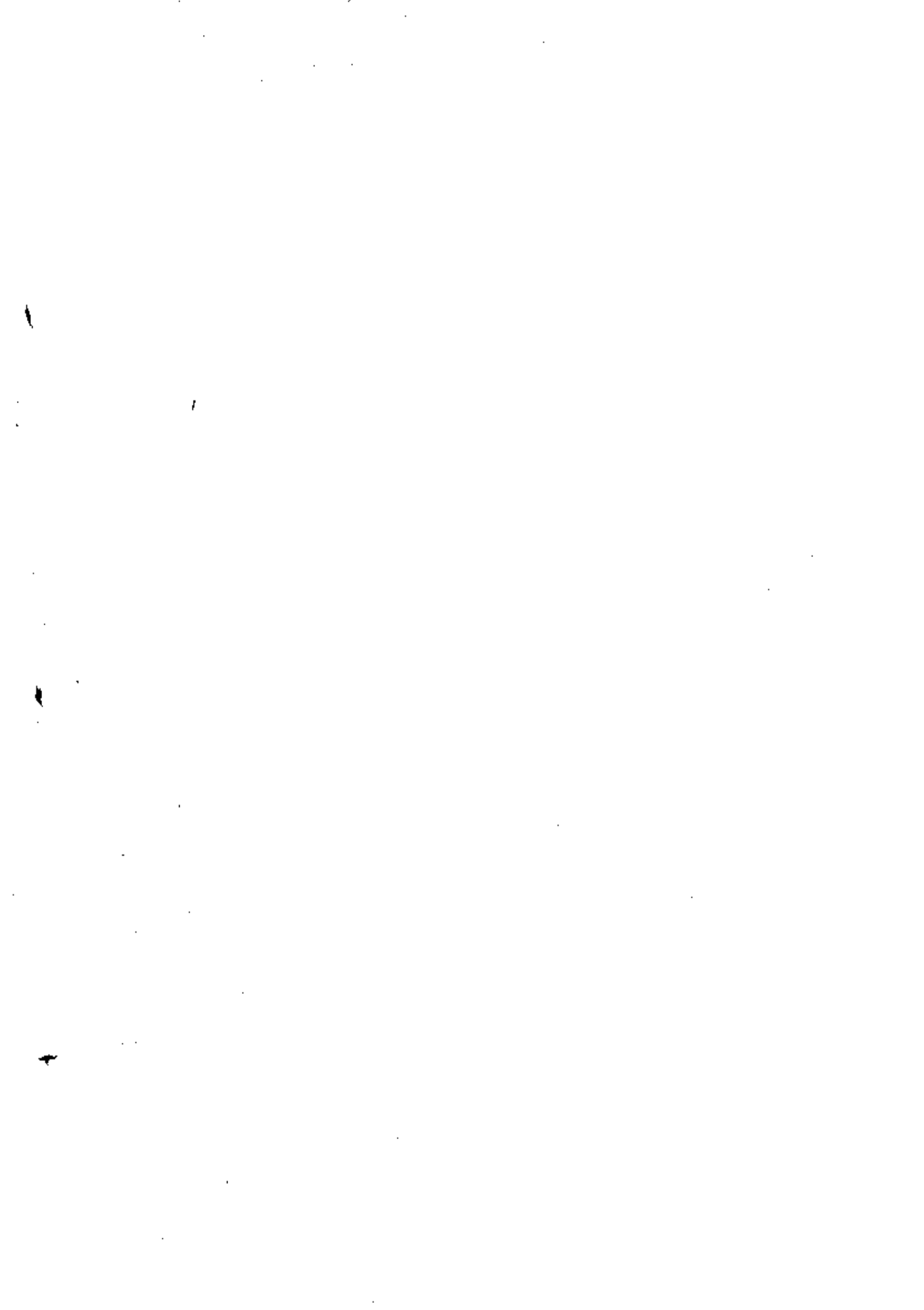
（可是凱約·克拉蘇已經沉醉在自己的回憶中了。這是四年以前的事兒，當時他

● 原文 Passion 普通作『熱情』解，但源出拉丁文，本是『忍受』或『苦難』之意，特指耶穌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難。

的朋友是勃拉庫。他跟勃拉庫沿着阿庇亞大路一同到加普亞去，勃拉庫一心要巴結 巴結他，叫他喜歡喜歡。要殷殷勤勤地、痛痛快快地巴結他一番。跟一個你所需要的人在鬪技場裏靠着枕頭並肩而坐，觀看那到死為止的角鬪，還有比這更好的賞心樂事嗎？在那時候，在四年以前，在薩拉利亞別墅今天這個稀奇古怪的晚上的四年以前，他曾經跟勃拉庫同坐一頂轎子，勃拉庫曾經對他甜言蜜語，答應請他瞧頂好的角鬪，加普亞的角鬪——花錢多少都不在乎。沙地上滿是鮮血，還要一邊看一邊喝着美酒。

（然後他就跟勃拉庫去見蘭突魯·巴奇亞圖，那個開着全意大利頂呱呱的角鬪學校，訓練全意大利頂棒的角鬪士的人。）

（這一切，凱約回想，都是四年以前的事兒——那時候還沒有什麼「奴隸戰爭」呢，誰都沒聽說過斯巴達克思這個名字呢。現在，勃拉庫死啦，斯巴達克思也死啦，凱約他自己呢，跟羅馬最偉大的將軍一床睡覺。）



第三部

敘述的是比薩拉利亞別墅那一晚上約莫早四年，馬略·勃拉庫跟凱約·克拉蘇頭一次到加普亞去的旅行，以及兩對角關士的角鬪。

一個天氣晴和的春天早晨，角蘭士老蘭蘭突魯·巴奇亞圖在辦公室裏坐着，一陣一陣地打飽嗝兒，因為剛才吃的點心太豐富了，胃裏裝得滿滿的。這時候，給他管賬的那個希臘人走進屋來，說有兩個年輕的羅馬人在外面等着呢，想跟他接洽接洽表演角鬪的事兒。

這個辦公室跟這個管賬的——一個受過很好教育的愛歐尼亞奴隸——都可以叫你看出巴奇亞圖的有錢跟得意。他在選區政客的活動跟有組織的打羣架方面當過些年學徒，爲人精明鬼道，會的是登梯爬高，跟那些有勢力的家族一個挨一個地套上了交情，同時又善於組織，居然創造出城裏一個人數頂多又頂會在街上打架的流氓團，這一切都有很好的收成結果——他又用很仔細地積攢起來的錢財在加普亞開了小小一所角鬪學校，這麼將本圖利也是很聰明的辦法。他常常愛說，他這個人是乘着未來的波浪前進的。一個地痞流氓能像他這樣，也就算到了家了。況且一個地痞流氓多麼精明鬼道，也不見得就老能選上那得勢的一邊兒。比他這個更強大的流

民團，還有由於一個對頭出乎意外的勝利和一個新執政官的雷霆之怒而在羅馬被一掃而空的呢。

在另一方面，『打對子』——這是當時流行的說法——卻是投資與牟利的一個新領域；這並不犯法違條；這是一種大家公認的正當營業；而且凡是看得出時代的潮流的都知道這還正在它的搖籃期呢。一種偶然的娛樂，不久就要變成整個一個社會制度的壓倒一切的熱狂。政治家們漸漸地明白了，要是不能東征西戰，獲得立功異域的光榮，在國內創造一種具體而微的替代品，也是差堪自慰的；這時候，一連氣兒表演許多天，許多禮拜的一百對的角鬥已經不是什麼希罕事兒了。受過訓練的角鬥士永遠供不應求，價格也越來越高。許多城市都陸續建築石頭的鬥技場，最後，全意大利一個最美觀、最壯麗的鬥技場在加普亞建築起來了，那時候蘭突魯·巴奇亞圖就決定到那兒去開辦一所角鬥學校。

他的學校起初規模很小，只有一個小小的木頭屋子，一個因陋就簡的角鬥欄，一次只訓練一對角鬥士；可是營業發達得很快，過了五年，到了今天，他就有了——所規模宏大的學校，所訓練、所收容的角鬥士多至一百對以上。他有他自己的分成一間間小屋的石頭宿舍，他自己的體操場和浴室，他自己的教場，和他自己舉行不公開的表演的鬥技場——自然比不上那些公共的圓劇場，可是也能容納五六十人，

而且三對角鬪士同時角鬪，地方也不嫌窄小。此外，他跟本地的軍界也很有聯絡——該行賄就行賄，可以時時刻刻都有一支足足夠用的正規軍隊聽他調度，省得再花錢自己辦一個私人警察隊。他的廚房養過一個小小的軍隊的廚房，因為把角鬪士、角鬪士的女人、訓練角鬪士的教師、穿房使喚的奴隸和抬轎的奴隸全算在裏頭，他一家人上上下下足有四百餘口。他也大可以顧盼自雄了。

這個鮑陽天氣的春天早晨，他坐在裏面的那間辦公室是他最近添置的產業。在他初出茅廬的時候，他是以實求質，絕對不肯裝飾門面的。他不是貴族，也不想冒充貴族。可是後來財源滾滾，他就覺得水漲船高也是應該的了。他買起希臘奴隸來了，裏面還包括一個建築師和一個管帳的。建築師勸他蓋一間希臘式的辦公室，平頂，圓柱，只有三面是牆，一面敞着，使在他這個地點望得見的頂美麗的景色可以一覽全收。帷幔一拉開，屋子的整個一面就透進新鮮的空氣和陽光了。大理石地跟可愛的白色辦公桌都是非常雅致的。敞着的一面在他背後，他臉對着門道。門道外面還有一間書記室跟一間應接室。這跟在羅馬的街巷裏當地痞打羣架真是天淵相隔了。

這時候那個管帳的說，「有兩個——全是「人妖」」。擦着香水，抹着胭脂，

● 原文是拉丁文 *rosalia*，意謂嬌生慣養的像女人的男人。

戴着極貴重的戒指，穿着極講究的衣服。闊氣得很，可全是「人妖」，到這兒來才討人嫌哪。有一個還是個小孩子，也就二十一來歲，我猜。那一個在那兒巴結他呢。」

「叫他們進來吧，」巴奇亞圖說。

不一會兒，兩位少年進來了，巴奇亞圖十二分恭而有禮地立了起來，指着桌子前面的兩張凳子請他們坐下。

他們坐了下來，同時巴奇亞圖很倨傲地、很老練地把他們打量了一番。他們帶着一種有錢的神氣，可是那點兒有錢的神氣也就剛剛夠叫你覺得他們其實不用擺什麼闊的。他們是好人家的子弟，可又不是那偉大的世家的子弟，因為他們是什麼樣的人，也太顯而易見了，絕不是城裏一個家教嚴一點兒的「氏族」●所能容忍的。年紀小的那個，凱約·克拉蘇，模樣跟小姑娘一樣俊俏。勃拉庫年紀大幾歲，剛強一點兒，在兩個人裏頭是拿主意的一個。他長着一雙神情冷峭的藍色的眼睛，沙色的頭髮，薄薄的嘴唇，臉上表示出一種玩世不恭的態度。說話的老是他。凱約只是在旁邊聽着，不過間或又帶着尊敬欽佩的神氣睨他朋友一眼罷了。勃拉庫的確是個角鬪迷，談起角鬪士來頭頭是道。

● 原文是 gens，古羅馬若干同性同一始祖的家族為一「氏族」。

「我是蘭突魯·巴奇亞圖，我是「角鬪士老闖」，」胖子說，他把這個表示輕蔑的頭銜送給了自己，可是，他發下誓願，不到黃昏日落，這就至少要破費他們五千銀幣。

勃拉庫把自己和凱約介紹了一下，然後就開門見山地說明自己的來意。「我們想私下看一回兩對角鬪士的表演。」

「就你們兩位嗎？」

「我們倆，還有倆朋友。」

「老闖」很嚴肅地點點頭，把兩隻肥胖的手放在一塊兒，讓他那兩顆鑽石、一塊綠寶石跟一塊紅寶石交相輝映，更顯着耀眼爭光。

「可以商量商量，」他說。

「到死爲止，」勃拉庫很鎮靜地說。

「什麼？」

「我不是說了嗎？我要兩對兒，色雷斯人，到死爲止。」

「爲什麼呢？」巴奇亞圖發問。「你們年輕人一打羅馬到這兒來，就必得看到死爲止嗎？到決定勝敗爲止，鮮血在你們眼前也一樣流得多，鬪也一樣鬪得好——哼，還更好哪！幹嗎要到死爲止呢？」

「因為我們喜歡那個。」

「那不能算回答。你瞧，你瞧，」巴奇亞圖說，攤開兩手，請他鎮靜一點兒，想一想，用科學的態度考慮考慮，因為彼此都是懂行的人，「你們要色雷斯人。我這兒有世界上頂精采的色雷斯人的表演，可是要是到死為止，那你們就看着什麼好的比賽，好的劍法啦。這你們也不是不明白呀。這是理所當然的。錢你們出啦——可是，放花似的，玩藝兒一下就完啦。我能讓你們看一整天賭點數的比賽，跟你們在羅馬見過的什麼都不一樣。其實你們可以到劇場去，享享在羅馬哪個地方都享不着的眼福。可是要是到我這兒來叫堂會，那我就非顧全我的名聲不可了。我不是靠屠宰出名的。我想給你們看好的角鬪，金錢買得來的頂好的角鬪。」

「我們正是要看好的角鬪，」勃拉庫笑着說。「我們要看到死為止。」

「那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嗎？」

「你那麼想吧，」勃拉庫輕輕地說。「又得了我的錢，又不犧牲你的角鬪士，那才可你的心呢。我買東西花了錢，我就把東西買下來了。我這會兒要買到死為止的兩對兒。你不願意伺候大爺，大爺到別處去。」

「我說不願意了嗎？其實是你們不識好歹。我能給你們看兩對兒，從早到晚，無數回合，一天在鬪技場表演八個鐘頭，要是你們願意的話。並且有一方受傷太

重，就另外換一個。不管你們跟你們帶來的堂客們多麼愛看當場出彩，我都能叫你們過癮，我還只要你們出八千銀幣。酒飯跟你們需要伺候的什麼別的費用一概包括在內。」

「你知道我們想要的是什麼。我不愛駁價兒，」勃拉庫冷冷地說。

「好吧。那你們就得花兩萬五千銀幣。」

這個鉅大的數字凱約聽了有點兒發楞，其實真有點兒嚇壞了，可是勃拉庫一端肩膀。

「就那樣吧。得光着眼子闖。」

「光着眼子嗎？」

「我說過了，你沒聽見嗎，老闆？」

「好吧。」

「玩假還不成，別來個雙雙帶傷，臥在沙地上，假裝都玩兒完了。要是全臥下了，就得來一個教師抹倆人的脖子。這得跟他們先說明白。」

巴奇亞圖點點頭。

「我先付一萬，餘下的等兩對兒都玩兒完了再給。」

「好吧。請把錢付給管賬的吧。他得出一張收條，給你們寫合同。你們走以前

要先瞧瞧他們嗎？」

「角鬪可以在一早開始嗎？」

「一早——可以。可是我不能不提你們個醒兒，這樣的角鬪也許會完得很快。」

「甯提醒我們啦，老闆，」他轉過身去問凱約，「你想瞧瞧他們嗎，孩子？」

凱約羞答答地微微一笑，又點了點頭。他們走了出去，勃拉庫付了款，在合同上簽了字，然後二人就爬上轎子，坐着轎奔向運動場。凱約的兩眼離不開勃拉庫了。一個人的行事，他心裏想，他再沒見過像他這樣值得欽佩的了。不但是花了兩萬五千銀幣——他自己家裏每月給他一千銀幣的月費，他所認識的人已經都認爲是很手寬了——而且又把錢那麼花，那麼拿人的性命不當回事兒。這種玩世不恭、目空一切的態度正是凱約自己所希望達到的理想，在他看來，這裏表現出最高超的以四海爲家的精神的；而且這一回居然又加上了一種冷靜得驚人的老於世故的態度。再活一千年，他也不會有要求角鬪士裸體角鬪的勇氣；然而這正是他們爲什麼不在羅馬看角鬪而要到加普亞私自取樂的種種理由之一。

到了運動場，奴隸們就把轎子放了下來。運動場是一片用鐵欄杆圈起來的地，一百五十呎長，四十呎寬，三面是鐵欄杆，一面是角鬪士所住的分成一間間小屋的宿舍。凱約看到，訓練角鬪士的藝術要比訓練野獸、豢養野獸的藝術更高超、更危

險；因爲角鬪士不但是個危險的獸類，而又是一個能思想的獸類。他蹴着運動場裏的那些角鬪士，很暢快似的一陣恐懼跟興奮的感覺就鑽心透骨。他們一共有一百來人，光着身子，只有腰間圍着一塊布，臉刮得乾乾淨淨，頭髮也齊着腦瓜頂剪去了，手裏拿着棍棒，在那兒掉着樣兒演習武藝。五六個教師在他們中間走着，這些教師，跟所有的教師一樣，都是退伍的老兵。教師一手拿着西班牙短劍，一手戴着沉重的銅指節套兒，小心翼翼地走着，眼睛裏流露出不安的、提防的神氣。一小隊的正規軍散開着排列在運動場周圍，他們那沉重的、致命的鏢槍使人一見就不敢不格外嚴守紀律。無怪，凱約心裏想，叫他們死幾個得出那麼高的代價了。

那些角鬪士都是肌肉極發達的，行動起來姿勢跟豹一樣優美。大概其說，他們可以分成三個種類，那就是這時候在意大利非常出風頭的三種角鬪士。第一種是色雷斯人，這時候頂吃香，可是與其說是一個種族，不如說是一個集團或是職業，因爲裏面也有不少猶太人和希臘人。他們使的是一種稍微有點兒彎曲的匕首，叫作『殺佳』^①，這是在色雷斯和猶太^②頂流行的兵器，而這種角鬪士多一半兒都是由

① 原文是拉丁文 *sica*，本作『殺』解。

② *Judea*，羅馬統治時期巴勒斯坦的南部。

那兩個地方招募來的。叫『網戰者』●的那一類那時候剛走紅運，使的是兩種稀奇古怪的兵器：一張魚網，一把叫『三齒』●的挺長的三股兒的魚叉。這一類角鬥士，巴奇亞圖頂愛挑選非洲人，高大個兒，長胳膊長腿的愛西屋庇亞黑人去充當，他們的對手總是叫『持劍者』●的那一類，這是不大嚴格地分成的一類，要不是光使一口劍，就是又使劍又使盾。『持劍者』總是差不多不是日耳曼人，就是高盧人。

『你瞧他們，』勃拉庫用手指着那些黑人說。『這種人表演得頂好，頂有能耐，可是能叫你膩煩。要看頂好的角鬥，還是得看色雷斯人。你同意不同意？』他問巴奇亞圖。

『老闊』一端肩膀。『二者各有所長。』

『叫一個色雷斯人跟一個黑人比賽給我瞧吧。』

巴奇亞圖瞅了他一會兒，然後搖搖頭。『不是一對兒。色雷斯人只有一把刀子呢。』

『我要這麼着，』勃拉庫說。

● 原文是拉丁文 *retiaris* 的多數 *retiaris*。

● 原文是拉丁文 *tridens*。

● 原文是拉丁文 *murmilliones*。

巴奇亞圖一端肩膀，跟一個教師對了對眼光兒，點點頭叫他過來。凱約像入了迷似的，觀看着那一排排的角鬪士把他們那一板三眼的、舞蹈似的操演繼續下去，色雷斯人和猶太人在那兒用小小的木棍兒和小小的木盾練習他們的刀法，黑人在那兒拋網，並且投擲那種簡直像笞帚把兒的挺長的木棍兒，高大個兒、黃頭髮的日耳曼人在那兒跟高盧人用木頭劍比武。他活到這麼大，也沒見過有誰身體這麼活軟，手脚這麼靈便，姿勢這麼優美，把這種舞蹈的各種動作一遍一遍地練習下去，看起來還似乎永遠不會疲倦。鐵欄杆後面太陽地裏這些生龍活虎的人物甚至於使凱約——甚至於使他那點兒可憐的、走了樣兒的、歪斜的良心——都感覺到，像這麼光輝燦爛的生命只供屠宰之用，未免有點兒可惜。然而也只是微微地有這樣的一點兒感覺罷了；凱約生平從來不曾像這麼熱鍋上螞蟻似的期待着一件未來的事情。還是小孩子的時候，他就懂得無聊了。這會兒，他可絕不無聊。

教師爺正在那兒解釋呢，「刀子只有一個刃兒。刀子一落網，色雷斯人就玩兒完了。這在學校裏會引起惡感。這不是一對兒。」

「把他們弄來吧，」巴奇亞圖說得挺乾脆。

「幹麼不叫他跟一個日耳曼人——」

「我花錢買的是色雷斯人，」勃拉庫冷冷地說。「別跟我嚼爭理兒！」

「他的話你聽見了吧，」老鬮說。

教師爺帶着一個小銀哨兒，掛在脖子上的一根繩子上面。這時候他使勁兒把銀哨兒吹了三下，那一排排的角鬮士就停了下來。

「你要哪個？」他問巴奇亞圖。

「德拉巴。」

「德拉巴！」教師爺喊道。

一個黑人轉過身向他們走來，拖着魚網和棍子。一個巨人似的，黑色的皮膚上閃着汗珠。

「大衛。」

「大衛！」教師爺又喊。

這是一個猶太人，挺瘦，鷹臉，薄薄的嘴唇，帶着一種酸苦的樣子，綠眼睛，頭上刮得精光，臉和腦袋都被太陽曬得黑黑的。他手指變得像鉤子似的，拿着那把木頭刀子，又不住地一屈一伸，眼光一直在面前的客人中間穿過，可並沒瞧見他們。

「一個猶太人，」勃拉庫對凱約說。「你見過猶太人嗎？」

凱約搖搖頭。

「回頭瞧着才過癮呢。猶太人是頂會使「殺佳」的。他們就會使這個，可是很棒。」

「普利瑪斯。」

「普利瑪斯！」教師爺喊道。

這是一個色雷斯人，年紀很輕，挺文雅，挺漂亮。

「斯巴達克思。」

他也走到那三個人所在的地點了。四個人在那兒站着，跟那兩個羅馬少年、那位「角鬪士老闆」以及那些抬轎的奴隸隔着、操場的沉重的鐵欄杆。凱約瞅着他們，感覺到他們實在是一種新的東西，拿他自己當標準，可以說是迥然不同的、奇怪而可怕的東西。這不但是因為他們有那麼一種倔強的、沉著的男子氣——一種在他自己所認識的那班人裏面幾乎從來找不到的男子氣——而是因為他們是那麼跟他隔離開的。他們是訓練好了去戰鬥、去殺人的人，並不是像兵那樣戰鬥，並不是像動物那樣戰鬥，而是像角鬪士那樣戰鬥，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兒了。他在那兒瞅着的是四副可怕的假面具。

「你覺得他們怎麼樣？」巴奇亞圖問。

要了他的命，他也回答不出，也說不出一句話來，可是勃庫拉冷靜地說，

「除了鼻子塌了的那一個以外，全都不錯。那一個簡直不像個角鬪士。」

「外表是會叫人上當的」，巴奇亞圖提醒他。「那一個是斯巴達克思，他很棒，很厲害，很慷慨。我挑選他是有意義的。他很慷慨。」

「你叫誰當他的對手呢？」

「那個黑人，」巴奇亞圖回答說。

「就那麼着吧。我希望我的錢沒白花，」勃庫拉說。

這就是凱約在什麼時候看見了斯巴達克思，怎麼會看見了斯巴達克思；雖說過了四年以後這些角鬪士的名字他都一個也不記得了，所記得的只是那火熱的陽光，那個地方的感覺和氣味，人們流着汗的身體的氣味。

二

這是樊梨妮，她醒着躺在黑暗中，這天晚上她沒睡，一點兒沒睡，連幾分鐘也沒睡；斯巴達克思，躺在她旁邊的斯巴達克思，可睡了。他睡得多麼熟，多麼香！他那柔和的呼吸把空氣——這是生命之火的柴薪——吸進呼出，就跟生命的世

界裏面一切迎時當令的漲落一樣有規律，一樣平穩，樊梨妮想到了這一層，她知道安寧而抓住了生命的一切都是這麼有規律的，不管是潮汐的漲落，四時的代謝，還是女人的受精。

可是一個人既然知道睡醒以後要遇見什麼事情，睡覺怎麼還能睡得這麼沉呢？他怎麼能夠在死的邊緣安睡呢？他的安寧是打哪兒來的呢？

輕輕地，無可再輕地，樊梨妮用手摸他，摸出了在黑暗中躺着的他的皮膚，摸出了他的肌肉，他的四肢。他的皮膚富於彈性，新鮮，有活力；他的肌肉不緊張了；他的四肢懈懈鬆鬆的在那兒休息。睡眠是寶貴的；對他說來，睡眠就是生命。

（睡吧，睡吧，睡吧，我心愛的人，我的寶貝，我那溫柔的人，我的好人，我那可怕的人——睡吧。睡吧，休養你的體力吧，我的男人，我的男人。）

輕輕地，謹慎地，整個的動作就像是低言悄語，樊梨妮靠近了他，自己身上肉越來越挨着他身上的肉，自己的頰長的四肢緊貼在他的四肢上面，豐滿的乳房墊着他的身子，最後她的臉接觸了他的臉，臉蛋兒挨着臉蛋兒，金色的頭髮王冠似的在他的頭上披散着，她的恐怖這時候由於回憶而減輕了，由於愛情而減輕了，因為恐懼和愛情是不容易共處的。

（她有一回跟他說過，我要你幹一樁事兒。一樁我們那部落裏的人因為相信什麼而幹的事兒。他衝她笑着說，你跟你們的部落相信的是什麼呢？她說，告訴你怕你笑，於是他回答說，我有笑的時候嗎？我笑過嗎？於是她對他說，我們那部落裏的人相信靈魂會打鼻子跟嘴裏跑到身子裏去，呼吸一次，進去一點兒。你在那兒笑呢。於是他回答說，我笑的不是你。我笑的是有人會相信那種奇怪的事兒；她聽了喊道，這是因為你是希臘人，希臘人是什麼都不信的。於是他告訴她，我不是希臘人，我是色雷斯人，而且希臘人也並不是什麼都不信，凡是人們能夠相信的頂好的、頂美妙的事兒，希臘人也都相信。她的回答是，她不管希臘人相信什麼，他肯幹她們那部落裏的人所幹的事兒嗎？他肯讓他的嘴緊挨着她的嘴，把他的氣息、他的靈魂呼吸到她身子裏面去嗎？然後她對他也這麼幹，於是從此以後他們的靈魂就會永遠攙合在一塊兒了，他們就永遠是兩個身體一個人了。他害怕是怎着？他回答她的是，我怕什麼不怕什麼，你還猜不出嗎？）

這時候，她跟他躺在他們那間小屋裏地下的一個薄薄的草墊上面。這間小屋就是他們的家。這間小屋就是他們的城堡[●]。她倆在一塊兒的光陰完全是在這個石頭小臥室裏度過的，屋子五呎寬，七呎深，屋裏只有一個便器跟一個草墊。可是連這

●英國一句俗語說，「英國人的家是他的城堡。」

兩樣東西都不是他們的；什麼都不是他們的，連他們的人都不是他們彼此的。這時候她躺在他身旁，摸他的臉和四肢，還低聲哭泣，可是白天的時候，誰也沒見她哭過。

（我不是贈送女人，我是出借女人，巴奇亞圖老愛這麼說。我把她們借給我的角鬪士。一個男人下部萎縮了，角鬪就不成啦。角鬪士又不是抬轎的奴隸。角鬪士是個男人啊，要是不是男人，賣你十個銀幣你也不會要啊。既然是男人，就需要女人。我買那種蒸不熟煮不爛的，爲的是價錢便宜，我要是治服不了她們，還有我的那些孩子呢。）

黑夜漸漸地逝去了，最初的一點朦朧的曙色透入了小屋。樊梨妮要是立起來，挺直了她那高大的、活軟的身子，腦袋就會構得着小屋的單扇窗。往窗戶外面一瞅，她就會瞅得見操場上有鐵欄杆的那一溜兒，還瞅得見鐵欄杆外面那些困眼巴唧的日夜站崗的兵士。這她很知道。她不是像斯巴達克思那樣生來就處於這樣的環境，能夠安於小屋和鎖鏈的。

（這一個特殊的女人使巴奇亞圖一見就喜不自禁，並且心癢難撓。他的代理人在羅馬把她買來的時候，並沒花多少錢，事實上才花了五百銀幣，所以他知道這件貨物是不會一點兒毛病沒有的。可是一眼見她，他就心花怒放了。頭一層，她個兒

挺高，身材挺好看，像許多日耳曼部落裏的女人那樣，而巴奇亞圖羨慕的就是高個兒的，是樣兒的女人。再一說，她又非常年輕，頂多也就二十歲或是二十一歲，而巴奇亞圖喜歡的就是年輕的女人。還有一層，她長得挺美，滿頭光輝燦爛的金黃色頭髮，而巴奇亞圖還就頂愛頭髮好看的美女。因此就無怪她會使「老闆」心癢難撓了。

（可是毛病在這兒呢，頭一回要叫她跟他睡覺的時候，他就發現了。她變成了一隻野貓。她變成一個亂踢、亂啐、亂撓、亂抓的怪物——而且她既然又高大又強壯，他吃了很大的苦頭才算把她打暈過去。兩個人掙扎的時候，臥房裏貴重的裝飾品，包括一個美麗的希臘式花瓶，全都砸碎了，他得用花瓶往她頭上砸，直到她不再掙扎為止。他又氣又惱，靈魂全發了火，即便把她殺了，他覺得也不算做錯了事；可是一把那些名貴的花瓶、燈和小小的雕像加在原先買她所出的代價上面，他就覺得本錢下得這麼大，就不如忍耐一時，別叫自己氣黑了眼啦。在市場上把她賣個跟她的外貌相稱的價兒呢，他也不能一心無愧。也許因為他是羅馬街巷裏的一個地痞頭兒出身吧，他在買賣人的道德方面是一點兒不肯馬馬虎虎的。使他自已覺得驕傲的是，他做買賣向來是貨真價實，童叟無欺。結果，他就決定叫角鬪士去治服她，而且他早已無因白故地討厭上那個奇怪的、寡言寡語的叫斯巴達克思的色雷斯

人——那個外貌像綿羊，裏面藏着一股火焰，學校裏的角鬪士沒一個不尊敬的人，因此他就挑上了他，叫他去當他的伴兒。

（把樊梨妮交給斯巴達克思的時候，他很得意地瞅着他，跟他說，這才是一塊兒睡覺的伴兒呢。叫她養孩子不，隨你的便。叫她聽你的話，可別傷害她，別把她弄殘廢了。他跟斯巴達克思這麼說，同時斯巴達克思一語不發，楞磕磕地在那兒站着，很鎮靜地瞅着那個日耳曼姑娘。那一回，樊梨妮可不美麗。他臉上有兩道很長的傷口。一隻眼黃裏透紫，腫得都睜不開了，腦門上、脖子上跟胳膊上全是青一塊、紫一塊的傷痕。

（瞧瞧你夠多麼有造化吧，巴奇亞圖說，他給她穿的那身衣服早都撕破了，他把它一扯扯下來，於是她就光着身子在斯巴達克思面前站着。這一剎那，斯巴達克思一瞅見她就愛上他了，倒並不是因為她一絲不掛，而是因為她雖然身無寸縷，可也絕不像赤身露體的樣子，並不瑟瑟縮縮的，也不用胳膊扭自己的身子，只是簡單地、驕傲地在那兒站着，看不出有一點兒痛苦或難受，既不瞅他，也不瞅巴奇亞圖，只是把自己斂藏在自己裏面，跟自己的眼光、自己的靈魂、自己的夢一同斂藏起來，而所以把這一切斂藏起來是因為生命既然已經再也不值一錢，她就決心放棄生命。他不由得對她傾心起來了。

（那天夜裏，她身子縮作一團，躺在他那間小屋裏頂遠的那個杌兒，他也不去理她，對她一點兒沒有什麼表示，除了在夜寒襲來的時候問了她一聲，你會說拉了話嗎，姑娘？——沒有回答。於是他說，我要跟你說拉了話，因為我不會說日耳曼話，這會兒夜裏的寒氣慢慢地上來了，你還是躺在我的草蓆上吧，姑娘——她還是不回答。於是他就把草墊朝她那邊一推，把它擡在他們倆的中間，到了早晨，草墊還在那兒呢，他們倆都在石頭地上睡了一夜。可是這是僕梨妮自打一年半以前在日耳曼森林裏被人抓來以後，頭一回受到的溫存體貼。）

潮濕的黑夜漸漸變成了早晨，這時候她又想起了她們頭一夜的情景，跟着就由得對她身旁睡着的那位流露出迴腸盪氣的無限柔情，他這人得是一塊頑石才會無所感覺呢。他動彈了，忽然間，他睜開了兩眼，在朦朧的曙光中隱隱約約地看見了她，可是他自己的心裏倒清清楚楚地看見了她，他還睡眼惺忪，就把她抱了過來，開始撫摸她。

「嗚，我的寶貝，我的寶貝，」她說。

「來吧。」

「那你今天還哪兒來的氣力呢，我心愛的人？」

「來吧，我渾身都是氣力。」

於是她就躺在他的懷中，暗暗地流着眼淚。

三

角鬪的早晨到了，山雨欲來風滿樓，二百有零的角鬪士一個個都知道了這件事實，都像過了電似的不安起來。兩對角鬪士要在沙地上流血了，皆因是由羅馬來了兩個少年，帶着不少的錢，並且最愛好的是興奮。預定在這天早晨角鬪的是兩個色雷斯人、一個猶太人、一個非洲人，這個非洲人既然是受過訓練專使魚網魚叉的，他的對手也就毫無勝算了。像這樣的事兒是許多「角鬪士老鬪」所不會容許的，因為即便你養的是一隻狗，你也不會叫它去跟獅子鬪啊，可是巴奇亞圖爲了錢，是什麼都幹得出的。

黑人德拉巴這天早晨醒來，用他自己那地方的話說，「我歡迎你，死的日子。」他躺在草墊上，想着自己的一生。他想，這真是怪事兒，世界上的人，即便是頂倒霉的，也有戀愛、關切、親吻、遊戲、歡樂、唱歌、跳舞的回憶，而且人沒有不怕死的，即便生命已經不如草芥，人還都是貪生怕死。即便是孤孤單單，遠離家鄉，再沒有回去的希望，並且受盡了侮辱、痛苦、和虐待，養得跟溜光精滑的畜生

似的，訓練好了去角鬪，給別人開心解悶——即便到了這個地步，人還都是貪生怕死。

他呢，原先是一個有家宅、有田地的老實人，有他自己的家庭和妻子，太平的時候他的言語人家聽從，戰爭的時候他的意見人家尊重——早先是那麼樣的一個人，現在呢，人家給他一張魚網，一把魚叉，叫他去角鬪，爲的是讓別人瞅着可以歡笑，可以鼓掌。

他悄聲兒說了一句「活一會兒是一會兒」——這就是他那一類跟他那種職業的人的空虛的哲學。

可是這種哲學很空虛，不能給人什麼安慰；渾身的骨頭和筋肉又酸又痛，他站了起來，開始他這一天，勉強他自己的身體和心靈去把殺死斯巴達克思當作自己的工作——雖說在這個地方所有的白人裏面，他最敬愛、最重視的就是斯巴達克思。然而人家不是說嗎，「角鬪士——別跟角鬪士做朋友。」

四

他們先到澡堂去，四個人不滋聲地一塊兒走。談話是沒用的，因為這時候也沒什麼可談的了，況且既然打這時候起到進鬪技場止，他們都要老在一塊兒，談話也不過是火上澆油罷了。

這時候，池塘裏早已是熱騰騰的了，他們很俯側地一跳跳到那黑咕嚕咚的水裏，好像是不拘幹什麼都得別思想，別考慮，把它幹完算了似的。澡堂眼黑暗，四十二呎寬，二十呎深，門一關上，透亮的地方就只有一個小小的雲母石天窗。在這種朦朧的光線下，池塘裏的水呈暗灰色，上面籠罩着一片熱霧，因為有許多燒紅的石頭扔在裏面，蒸騰得水氣氤氳，整個澡堂都充滿了沉重的、浸透了濕氣的空氣。水氣透入了斯巴達克思身上的每一個毛孔，使緊張的肌肉鬆通起來，給他一種奇怪的、得到了解脫似的舒適安逸的感覺。池塘裏的熱水是越洗越使他覺得妙不可言的，努比亞沙漠裏乾燥的死氣在他身上也永遠洗不乾淨；一進澡堂，他就不得不要想，他們這種人，人家養他們只是爲了叫他們死，訓練他們只是爲了叫他們把別人弄死，他們的身體人家幹麼又這麼心疼呢？他早先也生產過生命所需要的東西——小麥、大

麥、黃金，那時候，他的身體是個不乾淨的、沒用處的東西，是個可羞的、骯髒的東西，活該挨打，挨踢，挨鞭子，挨餓——可是現在他這個人屬於死神了，他的身體呢，倒跟他早先在非洲所採掘的那種黃色金屬一樣寶貴啦。

說也奇怪，到了這時候，仇恨才在他心裏滋長起來。以前，他心裏是沒有仇恨的餘地的；仇恨是一種奢侈品，需要養料，需要氣力，甚至於還需要時間作某種思考。這些條件現在他都有了，而蘭突魯·巴奇亞圖就是他的仇恨活生生的對象。巴奇亞圖就是羅馬，羅馬就是巴奇亞圖。他恨羅馬，他也恨巴奇亞圖；他恨一切屬於羅馬的東西。從小到大，他是把耕田、牧畜和掘礦當作自己的本分的；到了羅馬，他才看到有些人受畜養受訓練，原來爲的是使他們能夠把彼此砍碎，在沙地上流血，好讓嬌生慣養的男男女女在一旁歡笑，在一旁瞧着過癮。

他們爬出池塘，走到了按摩桌。跟向來一樣，斯巴達克思閉上了兩眼，讓那芳香的橄欖油往自己皮膚上澆，讓自己渾身的肌肉都在按摩師得心應手的十指下鬆通起來。頭一回受按摩的時候，他就跟落了圈套的動物似的，感覺到驚惶恐懼，感覺到唯一屬於自己的東西——自己血肉之軀——都受了這些黏黏膩膩到處亂摸的手指的侵犯，失去那點兒小小的自由了。然而，到了這時候，他早已能夠叫自己鬆着勁兒，充分享受按摩師給他的快感了。有十二回他都這樣躺着；他角鬪過十二回，八

回是在加普亞的大圓劇場，一羣羣流汗看得發狂的觀衆在一旁喊叫助威，四回是在巴奇亞圖的鬪技場，都因爲是由他生平沒到過的那個偉大的、名傳遐邇的『都城』來了幾個有錢的屠殺鑒賞家，要跟女朋友們或是男愛人們同着角鬪來消磨一個白天。

這時候，跟他每一回在按摩桌上躺着的時候一樣，他彷彿又嘗到那些次角鬪的滋味了。一切都在他腦海裏留下了不能磨滅的痕迹。礦場或田地的任何恐怖，也趕不上你一步走到鬪技場壓得很結實的沙子上的時候，那種鑽心透骨的恐怖；任何恐懼也趕不上那種特殊的恐懼；任何羞辱也趕不上被挑選出來去殺人這個特殊的羞辱。

這樣，他就明白在世界上生活着的人類裏面，沒有比角鬪士再低下的了，他簡直跟畜生差不多，人家怎樣經心用意地愛護一匹好馬，也就怎樣經心用意地愛護他，這就是他所得到的報酬，雖說要是把一匹好馬斷送在鬪技場裏，連巴奇亞圖或是不拘哪位別的羅馬人想起來，都會覺得怪慘的。他老帶着他自己遺留給自己的恐懼和羞辱，這時候呢，按摩師的手指又把他滿身的傷疤縱橫交織的每一根纖維都摸索出來了。

他是很僥倖的。身上一根神經沒折過，一塊骨頭沒刮傷過，眼珠也沒叫人挖出

● 原文是拉丁文，本是『都市』之意，特指羅馬城。

去過，耳朵跟脖子也全都沒叫刀尖刺傷過，還有他那些夥伴頂怕的種種其它特殊的創傷，常在夜裏夢見，使他們痛楚得、驚惶得一身冷汗的，他一樣也沒受到過。他腿筋沒叫人割斷過，肚腹也沒叫人劃開過。他受的傷，按照當時的說法，全都是簡單的『紀念』^①，他不敢說這是因爲他武藝高，也不願意這麼說。這種屠宰說得上什麼武藝嗎？常言說得好，奴隸沒有當得了兵的。可是他倒儼然得像一隻貓，差不多跟那個綠眼睛猶太人——那個跟他一塊兒躺在按摩桌上的一肚子仇恨、不愛說話的人——一樣儼然，同時還非常強壯，非常細心。那是頂不容易的——又要思想，又要不發怒。憤怒就是死亡^②。在鬪技場裏，誰要發怒，誰就送死。恐懼是另一回事，發怒可不成。對他說來，這倒並不難。在他的一生裏，他活命的手段始終都是他的思想。知道這一點的人可很少呢。『奴隸——他是什麼都不思想的』。還有，『角鬪士是個畜生』。這是顯然可見的，可是裏面呢，就正跟外表相反了。自由人間或有靠思想而活命的時候，可是當奴隸的每一天都必須思想才能活命——另一種思想，可還是思想。思想是哲學家的伴侶，可是奴隸的敵人。斯巴達克思這天早晨離開樊梨妮姬的時候，就把她一筆勾銷了。他得只當沒她這個人才成。他活着，她

① 原文是拉丁文 *memento*。

② 原文是拉丁文 *Tira est mors*。

也會活着，可是這會兒他又不活又不死。

按摩完了。四個奴隸打桌上溜了下來，把長長的呢絨大衣，當時的所謂「屍衣」●，裹在身上，穿過院子，走進了飯廳。角鬪士已經在那兒吃早餐了，一個個都盤着腿坐在地下，吃着放在面前小桌子上的東西。一人一杯酸山羊奶，一碗加肥豬肉丁的小麥粥。這位「角鬪士老闆」是不讓人肚子受屈的。進他這個學校的，有好些都是生平頭一回把肚子吃飽，就像罪犯釘在十字架上以前要大吃一頓那樣。可是，就要在鬪技場表演的那四個呢，他只給他們一點兒酒跟幾片冷雞肉。吃得太飽，角鬪就角鬪不好啦。

橫豎斯巴達克思也不餓。他們單坐着，他們四個人，他們也全都不想吃東西。他們慢慢地喝着酒。他們吃一兩口雞肉，有時候彼此互相瞅一眼。可是沒人說話，在飯廳裏轟轟的一片說話聲之間，他們的靜默就好比海中一個小小的島嶼。別的那些角鬪士也不瞅他們，也不太注意他們。這正是最後的早餐●時應有的禮貌。

這時候，大家都知道是誰跟誰配對兒了。人人都知道斯巴達克思得跟那個黑人角鬪，得用匕首去抵擋魚網魚叉。人人都知道那個色雷斯人跟那個猶太人配對兒

● shroud，今義是「屍衣」而本作「衣服」解。

● 比較耶穌受難前最後的晚餐。

了。斯巴達克思是非死不可的，那個年輕的色雷斯人也是非死不可的。這也都是斯巴達克思的錯兒。不但他跟那個口耳曼姑娘睡覺，提起她的時候老說是他太太，沒稱呼過她什麼別的——而且他還使那些人全都愛他。坐在飯廳裏的那些角鬪士沒一個能把這個明明白白地說出來的。他們不知道他們爲什麼愛他，也不知道到底是怎麼一來二去他們就愛上他了。人都有一種態度；人都有無數小小的姿勢和動作。這個色雷斯人那種溫和的態度，那張嘴唇挺厚、鼻子塌了的像綿羊似的臉——這一切都叫人看不出他有一種特性使人們會接受他的判斷，有了憂慮和爭論就去求他，求他給他們安慰，替他們作主。然而他一替他們作主，他們就照他所說的辦。他一用他那種聲音柔和的、怪腔怪調的拉丁話跟他們說話，他們就接受他的意見。他一跟他們說話，他們就得到了安慰。他好像是個快樂的人。他老是昂着頭，在一個奴隸身上這是很少見的；他永遠不低着頭；他永遠不提高了嗓子說話，也不發怒。他那種滿足的態度使他顯着與衆不同，在這班受過殺人訓練並且沉淪在地獄中的邪惡的人們中間，他就老是這麼鶴立雞羣。

「角鬪士是動物，」巴奇亞圖時常這麼說。「把他們看成成人，就完全失去正確的眼光了。」

簡單的事實是：斯巴達克思絕不肯當一個動物，爲了這個緣故，他就是危險的

東西了，他劍術雖然那麼精妙，包出去雖然那麼賺錢，可是巴奇亞圖覺得還是不如只要有利可圖，就叫他一死完事。

早點吃完了。這四個——按照他們自己的俗語裏面那種諷刺的說法——「享受了特權」[●]的人，不跟別人在一塊走道兒。今天早晨，他們成了禁止別人接近的東西了。誰也不准跟他們說一句話，或是挨他們一下。可是甘尼克斯偏走到斯巴達克跟前，摟抱他，親他的嘴唇；這是很奇怪的舉動，代價也很高，是三十下鞭子；可是他爲什麼這麼着，角鬥士們卻很少不明白的。

五

在往後的年歲裏，蘭突魯·巴奇亞圖屢次回想起那個早晨，還屢次仔細研究當時的情形，要想知道隨後發生的驚天動地的事情，是不是可以說是因此而起。可是他不能斷定準是這樣，而且要說後來那些事情都是因爲兩個羅馬執袴子弟要私自看一回到死爲止的角鬥才發生的，那也沒法兒叫他相信。哪一個禮拜他沒在自己的鬪技場裏私下表演一對，兩對或是三對的角鬥？他瞅不出這一回有什麼兩樣。他想起

● 原文是拉丁文 *privilegio*。

自己在羅馬城裏開的某些公寓的命運來了。開這種公寓，當時的所謂「孤寓」，大家都認爲是一個生意人將本圖利的一個頂好的途徑。別的生物買賣有賠有賺，開公寓可不然；公寓的收入是固定的，多一半兒還是逐漸增加的，並且還可以另想法子增加收入。可是增加收入卻含有某種危險。最初巴奇亞圖買了兩所房子，一所四層的，一所五層的。每一所都是一層樓十二套房間，每一套房間的租金是一年九百輔幣左右。

巴奇亞圖不久就明白了，一個想發財的人是要一層層地擴蓋房子的。矮房子的主人都是沒有作爲的混世蟲兒；有錢的呢，得蓋摩天大廈。「角鬪士老闊」立刻把那所五層的樓房添蓋到七層，可是那所四層的只添蓋了一層，就豁喇地塌下來了，不但使他受了極大的損失，還砸死了二十多個房客，得大大地花一筆錢去行賄，才能沒事兒。量的增加引起質的改變，在他的角鬪士方面，也有點兒同樣的情形，不過巴奇亞圖知道，他的作風也不比大多數的角鬪士老闊壞，其實還比許多別的角鬪士老闊強呢。

的確，這是個不吉利的早晨。頭一層，甘尼克斯挨了鞭子。角鬪士是不宜鞭打的，可是同時，學校的紀律又必須是世界上最嚴明的紀律。角鬪士在哪點兒小地方

● 原文是拉丁文 *insula*，原意是「島」，也指租給許多人家的孤立的公寓。

上不守紀律，都得受懲罰——並且受迅速的、無情的懲罰。第二層，叫一個使匕首的跟魚網魚叉對敵，那些角鬥士也都憤憤不平。第三層呢，就是那角鬥本身。

巴奇亞圖正在鬪技場等候客人駕到。不管巴奇亞圖個人把這兩位羅馬人瞧成怎麼樣的東西，看在錢的面上，他是十分明白必須恭而敬之的。只要遇見一個百萬富翁——不單單是一個有幾百萬家私的，而是一個能花幾百萬的——他就自慚形穢，覺出自己不過是那麼小的一個水坑裏面那麼小的一個蛤蟆罷了。早先在京城街上當地痞頭兒的時候，他日夜夢想積攢四十萬輔幣，好夠得上加入騎士階級的資格。然而，到了真當上了騎士的一天，什麼叫有錢他才頭一回明白起來，而且，別瞧他已經爬得那麼高——這也是全靠自己精明鬼道——再一步一步地往高處爬，還夠他爬個沒結沒完的呢。

該恭敬誰就恭敬誰。這就是爲什麼他要在這兒等候凱約跟勃拉庫一行人的緣故；因此他也就不知道甘尼克斯挨了三十下鞭子那回事兒了。他親自把那幾位貴客領到了特別給他們預備的包廂裏面——包廂搭得不高不矮，不用伸長了脖子挺直了腰，就正好可以望見那小小鬪技場的每一個看兒。他親自把臥椅上的枕頭擺好，讓他們可以極舒服、極自在地躺着看角鬪。他敬給他們一點兒涼酒，又敬給他們小小的幾罐兒糖果跟蜜汁雞鳩，叫他們可以隨時解渴解餓。頭頂上有一個花紅柳綠的

布棚遮擋着早晨的陽光，兩個在家裏使喚的奴隸拿着羽扇在一旁站着，怕的是清晨涼爽的天氣萬一在午前變得悶熱起來。佈置這一切的時候，巴奇巴圖在一旁監督着，心裏不由得揚揚得意——的確，這真是要什麼有什麼，多麼愛挑五挑六的人也不會再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了。怕他們在等角鬪開始的時候悶得慌，他就先叫兩個音樂師跟一個舞女在鬪技場裏奏樂跳舞。

這不是說他們多麼愛聽這種音樂，多麼愛看這種舞蹈；他們的心氣兒比這高得多呢，勃拉庫的那位結過婚的朋友——他叫科尼利留·盧錫約！——喋喋不休地老在那兒說這年月在羅馬要過像個樣兒的日子得多大的開銷。巴奇亞圖捨不得走，在一旁聽着，他急於知道這年月在羅馬過日子要像個樣兒得多大的開銷，一聽說盧錫約花了五千銀幣買了一個新的「點心師傅」——買一個做點心的就花這麼些錢，可真夠瞧的——他就更聽得入神了。

「可是人不能過豬的日子啊——你說是不是？」盧錫約問。「連我父親過的日子都太苦了。要吃得像個樣兒，至少得用四個廚子，一個做點心的，一個做菜的大師傅^①，一個做麵包的^②，還必得有一個做甜食的^③，要不然就打發人到市上賣做

① 原文是拉丁文 *libarius*。

② 原文是拉丁文 *oculus*。

好了的，那自己不用做甜食的也就湊合啦。」

「不用做甜食的怎麼能成，我可不明白，」他太太說。「你倒月月換理髮師^⑤；你的頭髮誰也理不好，除非是神，可是我要是想多用個梳頭的或是按摩師——」

「問題不是需要不需要一百個奴隸，」勃拉庫挺溫和地對她說，「而是怎麼訓練他們——即便把他們訓練過了，我有時候也覺得是白費。我有一個貼身的人^⑥專管衣服，一個打塞浦魯斯^⑦來的希臘人。他能整個鐘頭地背荷馬的詩給你聽。你要知道，我不叫他擲刷，也不叫他漿洗，我光叫他把衣服歸着歸着。我有個掛大衣的壁櫥。我只希望一件大衣穿過了就放在那個壁櫥裏。緊身衣呢，要掛在掛緊身衣的壁櫥裏。這點兒事一隻狗訓練好了不是都幹得了嗎？那末我要是說，拉克西底斯，把我的黃緊身衣拿來，就該拿得了來了。可是他拿不了來。要是去教他，還沒自個兒幹省事呢。」

「你自個兒也幹不了啊，」凱約不服氣地說。

⑤ 原文是拉丁文 *pistores*。

⑥ 原文是拉丁文 *dulciarius*。

⑦ 原文是拉丁文 *tonsores*。

⑧ 原文是拉丁文 *privata*。

⑨ *Cyprus*，地中海一島，在亞細亞南。

「幹不了——自然幹不了。孩子，你瞧老闊給我們喝的是什麼酒。」

巴奇亞圖搶先說話。「山南酒」●，他誇口說，把酒罇端在他們面前。

勃拉庫挑五挑六似的直啐唾沫，一個手指放在鼻子旁邊。「我沒跟你說要枕頭，你怎麼就想到枕頭了呢？你有猶太酒嗎，老闊？」

「哪能沒有——頂好的。淡薔薇色的——頂淺的薔薇色的。」

他大聲喊一個奴隸馬上把猶太酒拿來。

「你告訴他吧，」盧錫約跟他太太說，這時候他太太正跟他咬耳朵呢。

「不——」

勃拉庫朝她那邊探過身來，拿起了她的手緊緊地往自己嘴唇上一按。

「親愛的，你有什麼不能告訴我的事兒嗎？」

「我小聲兒跟你說吧。」

她悄沒聲兒地把話說了，勃拉庫回答說，「當然嘍，當然嘍。」然後他對巴奇亞圖說，「沒鬧以前，先把那個猶太人帶到這兒來。」

在出身高貴的人們的行爲裏面，那個首尾一貫的線索是巴奇亞圖永遠也抓不住的。他知道有那麼個線索，可是，要了他的命，他也不能把這個線索說明得不相矛

● 原文是 *Cisalpine*，阿爾卑斯山南之意。

盾，而且他也找不着一點兒準譜兒，可以照方抓藥，用一套安排好的行爲舉止來掩飾自己的出身。包他的鬪技場看不公開的表演的客人，他們的行爲一幫一個樣；你又怎麼能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兒呢？

巴奇亞圖吩咐把那個猶太人帶上來。

夾在兩個教師爺中間，那個猶太人走過來了，他走到包廂前面，站在那兒等着。他身上還裹着那件粗呢製的長大衣，兩隻淺綠色的眼睛跟冰涼的石頭似的。他那兩隻眼睛什麼都沒瞅見。他只是在那兒站着。

那位堂客傻笑起來。凱約呢，心裏害怕了。這是他生平頭一回看見一個角鬪士站在近在咫尺的地方，又沒有牆或是鐵欄杆擋着，只有兩位教師爺，他怎麼放得下心呢？這傢伙絕不是人，這個綠眼睛、薄嘴唇，長着兇惡的鉤兒鼻子，頭髮全剪去了的猶太人。

「叫他把大衣脫下來，老闊，」勃拉庫說。

「脫衣裳，」巴奇亞圖低聲說。

猶太人在那兒站了不大一會兒；然後，猛孤丁地，他把大衣擱在地下，光着身子站在他們面前，他那瘦瘦的、肌肉發達的身子紋絲不動，就跟青銅雕成的似的。

凱約瞪着眼，瞧得入迷了。盧錫約裝出膩煩的樣子，他太太可盯坑兒似的看着，兩

唇微張，呼吸急促。

「沒有羽毛的兩足動物」，「勃拉庫沒精打采地說。

猶太人彎下腰，把大衣檢起來，磨過頭去走了。兩個教師爺在後面跟着。

「先叫他關，」勃拉庫說。

六

在這個時候，法律上還沒有規定色雷斯人或是猶太人用古來流行的匕首或是——也許更好——叫作「殺佳」的微彎的刀子角關的時候，得給他一個木盾以備自衛之用，而且就是在那條法律已經制定之後，也常常有不遵守法律的。木盾，跟古來流行的銅護膝和頭盔一樣，破壞了刀劍根本上的戲劇——那就是使角關士表演出來的那種往來招架、運動如風的驚人的劍術。直到比這時候早四十來年的時候——在那以前，打對子還不大常見呢——鬪技場裏一場普通的角關都叫作「薩姆奈」，角關的時候，一對對的角關士都身披重甲，拿着叫作「斯丘搭姆」的軍團的長方形巨盾，跟叫作「斯巴薩」的西班牙寶劍。這既不能使人多麼興奮，也流不了多

① animal bites impune. 本希臘作家 Diogenes Laertes 所述柏拉圖語，譯成了拉丁文。

少血，盾碰盾，刀碰刀，可以一直繼續好些個鐘頭，而哪一方都受不損傷。而且在那時候，「角鬪士老闆」也跟王八鴛兒一樣爲人所不齒。一個小地痞頭兒，賣來不多幾個已經不堪再用的奴隸，叫他們你砍我到流血太多或是筋疲力盡而死。往往「角鬪士老闆」就是開審子的王鬪士，一手買賣妓女。

兩種改革使打對子大大地變了樣兒——並且把一個沒什麼看頭的一個使羅馬全國趨之若鶩的東西，有好些「角鬪士老闆」還藉此成爲一位元老，置了一所鄉村別墅，並且發了幾百萬的大財。頭一次改革是通商爲手段侵略非洲的結果。黑人在過去是相當希罕的，這時候在奴了，身體那麼魁梧，那麼強壯的黑人。有個「老闆」異想天開，給了一把魚叉——一種三尖的打漁的長矛——叫他到鬪技場裏去跟刀盾對人就迷上這個了；角鬪不再是偶然的事兒了。完成這個過程的是第二

① 原文是拉丁文 *Sannites*，意謂薩姆尼亞（*Sannium*）人或使用薩姆尼亞式兵器的。尼亞是意大利中部古國，於公元前二七二年被羅馬征服。

② 原文是拉丁文 *scutum*。

③ 原文是拉丁文 *Spatha*，指一種兩刃無尖的鬪刀。

又是羅馬人侵入色雷斯和猶太的結果，因為他們發現了兩個獨立的種族，都是吃苦耐勞的在山地上居住的農民，打仗的時候使用的主要兵器是一種短短的、跟剃刀一樣快的彎曲的刀子。這甚至於比使魚網的更使角鬪士的角鬪變了樣。盾牌和鎧甲都輕易不用了。刀和盾那種笨重的對撞變成了兩個人劍光如電的決鬪，滿身挺長的、可怕的傷口，流血開腔，技巧、痛苦和一道閃光似的動作了。

勃拉庫對他那位年輕的伴侶說得好，『瞧過一回色雷斯人，你就再不想瞧別的了，你知道。什麼別的玩藝兒都是非常乏味，非常無聊，非常沒意思的。好的色雷斯角鬪是天底下瞧着頂過癮的東西。』

角鬪的時辰到了。跳舞的姑娘跟音樂師都下場了。小小的鬪技場在早晨炎熱的陽光中顯着赤裸而空虛。一種痛苦的、顫動的靜默籠罩着整個鬪技場，那四個羅馬人——一位女士、三位先生——在花紅柳綠的布棚下面的臥椅上躺着，呷着薔薇色的猶太酒，等着角鬪開始。

七

等着上場的地方是一個衝着鬪技場開門的小棚，三個角鬪士——兩個色雷斯

人，一個黑人——坐在裏面等那個猶太人回來。他們毫無樂趣地在一條長凳上坐着；按照當時的說法，他們已經「蓋上印」了。只有羞恥是他們的伴侶，沒有光榮，沒有愛，也沒有臉面。最後黑人開了腔，打破了他們自己加在自己身上的沉默。

「神所眷者難以永年」●神要是愛你，你就幼年夭亡。

「不對，」斯巴達克思說。

於是黑人就問他，「你相信神嗎？」

「不信。」

「你相信人死了以後還可以在另一個世界裏面活着嗎？」

「不相信。」

「那末你相信什麼呢，斯巴達克思？」黑人問。

「我相信你，我相信我。」

「你跟我，」普利瑪斯，那個年輕漂亮的色雷斯人說，「咱們是「老闆」肉墩子上的肉。」

● 原文是 *consigned*，源出拉丁文 *consignare*。

● 原文是拉丁文“*Quem di diligunt adolescens moritur*”，本羅馬戲劇家普羅塔斯(*Plautus*)語。

「你還相信什麼別的呢？斯巴達克思？」黑人問。

「什麼別的？——一個人夢想的是什麼呢？一個人要去死的時候，他夢想的是什麼呢？」

「我把我早先說過的話跟你再說一遍吧，」黑人柔和地說，聲音從胸中的深處發出，洪亮而悲慘，「我說的是這個。我太孤單了，離家太遠了，想家想得太苦了。我不想再活着了。我決不殺你，我的夥伴。」

「這是個發慈悲的地方嗎？」

「這是個叫人厭倦的地方，我可膩啦。」

「我父親是奴隸，」斯巴達克思說，「他把唯一的德性教給了我。一個奴隸的唯一的德性就是活着。」

「咱們不能倆人全活着啊。」

「一個奴隸活在世界上唯一幸運的地方就是，跟別人一樣，自己不知道自己哪天死。」

這時候衛兵聽見他們了，於是就拿他們的槍使勁兒往小棚兒的牆上砸，叫他們別說話。猶太人回來了；反正他是沒話說的；他向來不說話。他站在門內，身上披着大衣，悲悲慘慘地，羞容滿面地低着頭。一聲號筒響了起來。那個年輕的色雷斯

人立起來了，下嘴唇緊張得直哆嗦，他跟那個猶太人都把大衣擱在地下。門開了，一絲不掛地，肩膀挨着肩膀，他們倆走進了鬪技場。

那個黑人一點兒不感覺興趣。他已經跟死神結下不解之緣了。他用魚網魚叉角鬪過五十二回，回回都性命無傷，現在呢，他跟生命的關係好像是風箏斷線了。他坐在長凳上回想着從前的事情，身子彎了下去，兩手捧着腦袋；斯巴達克思卻一蹿跳到門那兒，把眼睛貼在一道裂縫上，爲的是可以看見一切，可以知道一切。他並不偏袒哪一方面；那個色雷斯人跟他自己同是一個民族的人，可是那個猶太人那麼揪着他的心，卻是很特別、很奇怪的。角鬪既然要到死爲止，一對角鬪士就總得死一個，可是根本的問題是，生命繼續一會兒，就該愛惜一會兒生命。斯巴達克思的本質就是生命。在他身上，人家也辨認得出這一點來。他那種求生的精神是一直飛翔到天上的星辰之間的，現在，他把眼睛貼在那道裂縫上，眼光從裂縫裏穿出去，正望着鬪技場的中心。

他的眼光起先叫一對角鬪士給擋住了，可是一走到鬪技場的中心，臉朝着把他們的血和肉買下來的那班人，他們的形體就縮小起來了。他們的影子在他們背後流動着；他們的身體黑黝黝的，又閃着油光。然後兩人分開左右，各走十步，跟鑲上了框子似的站在他視野的邊緣，一邊一個，當中間是一片沙地跟陽光。斯巴達克思

可以看見羅馬人的包廂；這就是他的視野的終點，是一個很寬敞、很華麗，有粉紅、黃、紫三個顏色的亭子，頂上是個花道兒布棚，貼身伺候的奴隸正在那兒慢慢地搖着羽扇。他們在那兒坐着，那班買下了別人的生命和死亡的人，那班少數的、強大的人——而在古今每一個時代中至少得湧上一個人心頭的種種思想，這時候全都湧上斯巴達克思的心頭了……

這時候角鬪士的訓練者——鬪技場的主人——進來了。手裏端着一個用磨光的木頭做成的盤子，裏面放着那兩把刀子，向付出了這場角鬪的代價的那些人行了一種獻刀禮。他把盤子衝他們一斜，陽光就從那種乾磨銀亮的刀刃上一閃一閃地反射出來，這是十二吋長的明晃晃的鋼鐵，跟刺刀一樣快，製造得很美麗，配着深色的棗木刀柄。刀形稍微有點兒彎曲，只要刀刃一碰，即便輕如羽毛，皮肉也得破裂。

勃拉庫點點頭，仇恨就好像一把這樣的刀子砍在斯巴達克思的身上，從頭一直到腳——然後他又按下怒火，很鎮靜地瞅着那兩個角鬪士挑選自己的兵器，然後兩人又分開了，走到他視野以外。然而他不用看見就知道他們的動作；每一個動作他都知道。他們帶着遭劫在數的人們那種戰戰兢兢的恐怖和提防的神氣彼此對看着，每人都在那兒走那指定的二十步。現在他們哈腰了，拿沙子往刀把兒上跟手背上揉。現在他們蹲下去了，身上的筋肉全都跟拉緊了的彈簧似的在那兒直哆嗦，心臟

跟機器似的在那兒撲通撲通地直響。

教師爺把銀哨一吹，兩個角鬪士就又在斯巴達克思的視野內出現了。光着身子，臥伏在地，每人都把雪亮的刀子攥在右手心裏，他們已經變得不像人了。他們成了兩個動物了。他們跟動物似的在那兒盤旋着，在火熱的沙子上腳擦着地，一小步一小步地走着。然後他們猛一下子交起手來，又忽然分開了，羅馬人在那兒喝采，那個猶太人胸前掛着一道血迹，就跟帶着一條紅色的襠脾似的。

可是他身上的傷兩人都跟沒看見似的。他們全神貫注在彼此身上，一點兒不容自己分心，整個世界的運動都好像是以他們爲樞紐了。時間停頓了；一切生命和經驗都集中在彼此身上，他們那麼聚精會神地彼此互相琢磨着，簡直到了叫人看着難受的程度。然後好像是起了一種單一的、完整的力量與決心的遼擊，兩人又到了一處了，然後就你揪着我，我揪着你，左手抓住了對方的右手，在一塊兒站着，不可開交，身子對着身子，臉對着臉，互相抓緊的手腕拚命使勁兒，用一種無聲的叫喊表示出他們的相搏、相砍、相殺的慾望。這時候他們的轉變已經完全了；他們彼此互相憎恨；他們只知道一個目的，只知道死這個目的，因爲他們倆必得殺一個才能活一個。那樣彼此互相抓住不放，渾身的筋肉緊張而用力，兩個人就成了一個人，成了一個在自身裏面分裂成兩半兒的整體。

他們彼此互相抓住了，拚命地使了半天勁兒，直到血肉之軀再也支撐不住的時
候，手一鬆，兩人就猛一下子分開了，這時候那個色雷斯人整個胳膊上都有了一道
血迹，跟一條紅帶子似的。一走到彼此相隔十幾步遠的地方，他們就站住了，氣喘
吁吁，一肚子仇恨，哆裏哆嗦，渾身上下塗滿了鮮血、油跟汗，鮮血滴滴搭搭地流
着，染紅了腳底下的沙子。

然後色雷斯人動手了。他提起刀子，向猶太人一撲，猶太人一條腿往下一跪，
用自己的刀子把對方的刀子往上一擋，叫他跌了個倒垂蓮。幾乎還沒等色雷斯人落
地，猶太人就撲在他身上了。在一場角鬪中，這是恐怖與興奮達到了極點的一剎
那。死神不饒那個色雷斯人了。他在那兒扭動，打滾，抽搐，用光着的腳去擋那可
怕的刀子，可是猶太人已經完全撲在他身上了，連砍帶刺——不過那個年輕的色雷
斯人還抽瘋似的在那兒掙命，所以沒能擊中要害。

色雷斯人忽然立起來了；他那血淋淋的、體無完膚的身子簡直可以說是向空中
一躍而起，直挺挺地在那兒站定，可是他的生命和氣力已經漸漸消失了。他往起立
那身子猛勁兒已經費盡了他最後的那點兒氣力了。他一隻手替身體平衡，另一隻手
攥着刀子，身子前後搖晃，同時用刀刃向空中刺去，要把猶太人擋開。可是猶太人
一殺步躲開了，不再去跟他交手——其實也用不着再交手了，因為色雷斯人腿筋已

經割斷，臉上、手上、身上、腿上，處處都砍傷了，腳底下沙地上濕透了的一片血汗慢慢地往外漣，生命也跟着血一塊兒流出去了。

然而這齣登峯造極的生死關頭的戲劇還沒有演到終場。羅馬人本來已經看得魂靈兒出竅，這時候又醒過來了，向猶太人喊叫起來，聲音尖銳、嘶啞，口氣嚴厲，

「快動手！快動手！快動手！」

可是猶太人站着不動。他只有胸前一道傷口，可是因為身子老動彈，血就濺得滿身都是了。這時候，他忽然把刀子往沙子裏一扔，刀子就顛顛巍巍地插在那兒。他在那兒站着，低下了頭。

一眨眼機會就錯過了。光着身子的色雷斯人這時候每一吋皮膚上都是鮮血，就跟身上穿着紅衣似的，忽然一條腿發軟，人漸漸地跪了下去。這時候他已經扔下手裏的刀子，眼看就一命嗚呼了。羅馬人尖聲喊叫，一個教師爺連躑帶蹦地在鬪技場裏跑了過來，手裏掄着一根又長又沉的牛皮鞭子。兩個兵士在後面跟着。

「快關，混賬東西！」教師爺吼叫着說，於是皮鞭就彎彎曲曲地抽在猶太人的脊梁背上跟肚子的周圍。「快關！」鞭子又一下一下地往他身上抽，可是他不動彈，然後那個色雷斯人一骨碌臉朝下趴着，哆嗦了一下，就痛苦得哼哼起來，起先是低

聲叫苦，然後聲音越來越高，從他那亂扭的身子裏猛然發出來。後來呼痛號楚的聲音停止了，他躺在那兒不動彈了；教師爺也就停止鞭打猶太人了。

那個黑人已經跟斯巴達克思一塊兒從門上那道縫裏往外瞅了。他們光瞅着，不說話。

那兩個兵士走到色雷斯人跟前，拿槍往他身上一戳。他稍微動彈了一下。一個兵士把掛在腰間的一個不很大，可是挺沉的鎚子摘了下來。另一個兵士把槍捅到他身子底下，把他翻了一個過。然後頭一個兵士照準了太陽穴狠命給他一鎚，就在柔軟的天靈蓋上砸了個大窟窿。而後，這個兵士就舉起那掛着腦漿的鎚子向觀衆行敬禮。同時，另一個教師爺牽着一頭驢子走進了鬪技場。驢頭用鮮明的羽毛裝飾着，身上是一套皮傢伙，拖着一條鏈子。鏈子往色雷斯人脚上一拴，兩個兵士就拿槍往驢身上抽，抽得牠趑趄跑跑地繞着鬪技場打轉兒，後面拖着那個鮮血淋漓的、直滴滴腦漿的屍首。那些羅馬人一見就喝起采來，那位堂客呢，高興得直揮舞她的花邊手絹兒。

然後那血汗狼籍的沙子就被翻了一個過，壓平了，好在第二對開始以前再奏樂跳舞。

巴奇亞圖早已慌着忙着跑到顧客的包廂裏去道歉，去解釋他拿了人家那麼些錢，那個猶太人怎麼會倒功虧一簣，沒能把他的對手活活殺死，沒能在咽喉上或是胳膊上割斷一個大血管，好叫那鮮紅的血液像泉湧似地在爐染出一場角鬪的圓滿結局；可是瑪可·勃拉庫一隻手端着酒杯，另一隻手一擺，請他不必多說。

「甯再提啦，「老闊」。已經很有意思啦。已經很可以啦。」

「我可不能不管我的名聲啊。」

「你的名聲算那道貨？可是等一等——有話跟你說呢。把那個猶太人帶到這兒來。甯叫他受別的刑罰啦。鬪得既然不錯，也就夠啦，你說是不是呢？把他帶到這兒來吧。」

「到這兒來嗎？嗯，真的，」盧錫約正要往下說——

「那當然嘍！甯把他弄乾淨了。叫他就這麼來吧。」

巴奇亞圖跑去辦這件差事的時候，勃拉庫就高談闊論，要把剛才所見的一切的美妙和技巧都很細密地分析出來——本來麼，一個行家往往是要這麼着的——可是

也像一個行家那樣自認是枉費心機。

「在一百對兒裏面偶然見着這麼一回，運氣就算不錯了。寧可要片刻的光榮，也不要一個鐘頭叫人膩煩的劍術。那就是赴死如鳥飛。」這句名言的意思。視死如歸——一個角鬪士還能死得比這再轟轟烈烈嗎？你想想當時的情形吧。色雷斯人把猶太人一掂量，就知道自己不是個兒了——」

「可是他倒先把人家砍出血來呢，」盧錫約跟他抬槓。

「那算不了什麼。八成兒，他們倆沒一塊兒鬪過。那是掂量掂量自己的對手。他們每人都得先使幾個招數，才能知己知彼。要是棋逢對手呢，他們就要比賽劍術了，輸贏就全看他們的技巧跟持久的能力；可是兩人互扼的時候，是猶太人打破了相持不下的僵局，並且割傷了色雷斯人胳膊上的筋。要是右邊的胳膊，不是左邊的，當時就完事大吉了；可是在當時的情形下，色雷斯人知道自己不是個兒了，於是他就孤注一擲，使一個餓虎撲羊勢，整個身子撲了過去。十個角鬪士裏面有九個是一定會去攔擋，再來一次互扼的，就是免不了重重地受一下傷，也豁出去了。那樣的一把刀子有全身的重量爲後盾，要去把它擋開，你知道得費多大勁兒嗎？我幹麼叫他們把猶太人帶來呢？我要讓你瞧瞧——」

正說着，猶太人出現了，仍然光着身子，發出血腥跟汗臭的氣味，站在他們面前，看着十分兇惡可怕，他的頭低着，身上的筋肉還直哆嗦。

「哈腰！」勃拉庫命令他。

猶太人紋絲不動。

「哈腰！」巴奇亞圖喊道。

跟他一塊兒來的兩個教師爺抓住了猶太人，硬接着他叫他在羅馬人面前跪倒，勃拉庫指着他的脊梁背揚揚得意地大聲講話。

「你瞧那兒——那兒！不是那些鞭子印兒。瞧那皮肉破裂的地方，跟叫女人的指甲給抓傷了似的。那就是色雷斯人向他一撲，他往下一蹲，趁勢把他掄起來的時候，色雷斯人的刀子碰着他身子的地方。赴死如鳥飛！饒了他吧，老闆，」勃拉庫對巴奇亞圖說。「甭再拿鞭子抽他啦。饒了他吧，他會變成你的搖錢樹的。我呢，我也要給他揚揚名。爲你乾一杯，角鬪士，」——勃拉庫喊叫着說。

可是猶太人啞口無言地在那兒站着，低下了頭。

九

「石頭都會哭，」黑人說，「咱們腳底下的沙子都痛苦得發出嗚咽的聲音，可是咱們不哭。」

「咱們是角鬪士，」斯巴達克思回答說。

「你的心是石頭做的嗎？」

「我是個奴隸。我想一個奴隸的心應該是石頭做的，要不然就不應該有心。你有快樂的事兒，可以去回想，我可是一個「可辱」，回想不起一件快樂的事兒。」

「你瞅着這個能夠一點兒不動心就是這個緣故嗎？」

「動心於我就會於我有好處嗎？」斯巴達克思呆呆地回答說。

「我不了解你，斯巴達克思。你是白人，我是黑人。咱們倆不一樣。在我們那地方，誰要是心裏充滿了悲哀，誰就哭。可是你們色雷斯人好像是都沒有眼淚了。

你瞅瞅我。你瞅見的是什麼？」

「我瞅見一個男人在那兒哭呢，」斯巴達克思說。

「哭就不算男子漢了嗎？我跟你說吧，斯巴達克思，我一準不跟你鬪。叫他們

進地獄，受永苦，永遠不得超生！我一準不跟你鬧，我跟你說。」

「不鬧，咱們就一個也活不成，」斯巴達克思很安詳地回答說。

「那末把我殺了吧，朋友。我活得不愛活啦。我活膩啦。」

「別說話啦！」兵士們砸棚子的牆，可是黑人轉過身來，拿兩隻大拳頭往牆上搥，直到整個的棚子都震動起來。然後他猛一下子又停止了，在長凳上坐了下來，用兩隻手扭着臉。斯巴達克思走到他跟前，把他的頭扶了起來，溫柔地擦去他腦門上的汗珠。

「角鬪士，別跟角鬪士做朋友。」

「斯巴達克思，人幹嗎要生下來呢？」他悲痛地悄聲說。

「爲的是活着啊。」

「就這麼一句回答嗎？」

「沒有別的回答。」

「你的回答我不懂，色雷斯人。」

「什麼緣故呢——什麼緣故呢，我的朋友？」斯巴達克思問，差不多跟懇求似的。『小孩子都懂得這個回答，一出娘胎就懂。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回答。』

「對我說來，可算不了什麼回答，」黑人說，「爲了想當初那些愛我的人，我

都快肝腸寸斷啦。」

「還會有別的人愛你呢。」

「不會啦，」黑人說，「再不會啦。」

一〇

在往後的年歲裏，凱約回想起兩對角鬪士在加普亞角鬪的那個早晨，是不會把當時的一切記憶得多麼清楚的。他一生經驗過很多動人耳目的事情呢；動人耳目的事情是花錢買來的，而斯巴達克思也不過是一個色雷斯人的名字罷了。羅馬人認為所有的色雷斯人名，什麼甘尼克斯列，斯巴達克思列，孟尼克斯列，佛羅拉克斯咧，黎窩克斯咧，聽起來都是一樣的。凱約跟人講這段故事的時候，沒準兒就許說那個猶太人也是個色雷斯人，因為那漸漸蔚為大觀的「角鬪經」，以及全國人民賽過煙癮的「角鬪迷」，已經使「色雷斯人」這個名稱獲得了兩種意義。一方面，巴爾幹半島南部一百個部落裏面的不拘哪一個部落的人民都可以叫作色雷斯人，而且羅馬人甚至於更不嚴格地把巴爾幹山脈以東黑海以西的草原上的哪個野蠻民族都叫作色雷斯人。靠近馬其頓的色雷斯人說的是希臘話，可是希臘話絕不是所有叫色雷

斯人的人民的共同語言——就跟那彎曲的刀子絕不是所有那些部落的共同兵器一樣。

另一方面，在羅馬城競技界的行話跟鬪技場流行的俗語裏面，凡是用『殺佳』角鬪的，都可以叫作色雷斯人。因此，那個猶太人也是一個色雷斯人了。凱約又哪裏知道猶太山中有一班野調無腔的，牛脖子的農民號稱『狂士』●，自從當初麥喀比家●起義跟頭一次農民戰爭以來，就不斷地舉着義旗，疾惡如仇，反抗壓迫，而那個猶太人就是這個黨派的一員呢？這他不但不知道，而且也不關心。猶太的一切，他本來知道得有限，而更厲害的就是漠不關心；猶太人不過是一個行過割禮的色雷斯人罷了。他看過一對角鬪士的角鬪了，第二對就要跟着來。第二對比頭一對還要特別，可是他光記得那個黑人結果怎麼樣，以至於把黑人的對手忘懷了。然而，他清清楚楚地記得他們怎樣走進鬪技場，他們倆怎樣從籠子裏走出來，從陰影

● Zealots，指古猶太一是宗教兼政治的黨派，狂熱地信奉上帝的法律，不承認任何權威，反抗羅馬數十年之久。

● Maccabees，指公元前二世紀一個猶太英雄家族。猶太人受敘利亞王的迫害，祭司馬塔泰阿斯 (Mattathias) 及其王子起義反抗，馬塔泰阿斯死後，其第三子猶太斯·麥喀比亞斯 (Judas Maccabeus) 繼之為領袖，是全家中最英勇的戰士，馬塔泰阿斯的後裔遂被稱為麥喀比家 (『麥喀比亞斯』之多數。)

裏面走到那鮮明的、流着血似的陽光裏，走到那斑斑點點的黃沙上面。一羣鳥兒飛走了——一羣吃血鳥——這是一種玲瓏小巧、身上有花點兒的黃鳥，貪而無厭地一個勁兒嘍那血汗狼籍的沙子，往食管裏填。它們跟沙子一樣，也是黃色而帶斑點，飛起來的時候，就跟一團團的沙子拋到空中似的。那兩個人走到指定的地方，就停住脚步了。到了這兒，你就卑躬屈節，向買下了你的血和肉的人們行禮吧；這就到了生命不如草芥，榮辱改變了生命的意義的時節。世界已經到了這個地步了；「世界女王」竟把流血當作了自己的消遣。

那個色雷斯人跟那個巨大的非洲黑人在一塊兒顯着多麼小，這是凱約想得起來的，因為，以映日的黃沙和圓劇場沒有油飾的木板為背景，這正是鐫刻得清清楚楚的一幅圖畫；可是，勃拉庫所說的話，他是不會想得起來的了。那些話都是無聊而無關輕重的，在時間的河流中早已被波浪淘盡了。這種人那種猥瑣的、一時高興的想頭永遠不會是造成結果的原因；只是看着像是原因罷了；連斯巴達克思都不能算是一個原因，而是對凱約說來很正常的事情的結果。勃拉庫爲了給他那位沒腦筋、沒價值的伴侶開心解悶兒，才安排了這場以小見大的死亡和苦難的宴樂，他那麼由

● 原文『吃血鳥』下加拉丁文 *avis sanguinaria*，即『吃血鳥』之意。

● 『世界的女王』(Mistress of the world)，羅馬帝國之異稱。

着性兒胡鬧，在凱約看來也不像是由着性兒胡鬧，而是非常別開生面，非常使人興奮的。

這樣，一對角鬪士就行了敬禮，羅馬人在那兒慢慢地喝着酒，吃着糖果。於是手裏拿着兵器的人來了。給斯巴達克思的是刀子，給黑人的呢，是又長又沉的三尖魚叉和魚網。含忍羞辱，去幹這種血腥的勾當，他們倆都成了可憐的小丑了。整個世界都受了奴役了，就爲的是叫這班羅馬人可以在這兒坐着，在他們那陰涼的、舒服的包廂裏慢慢地吃着糖果，慢慢地喝着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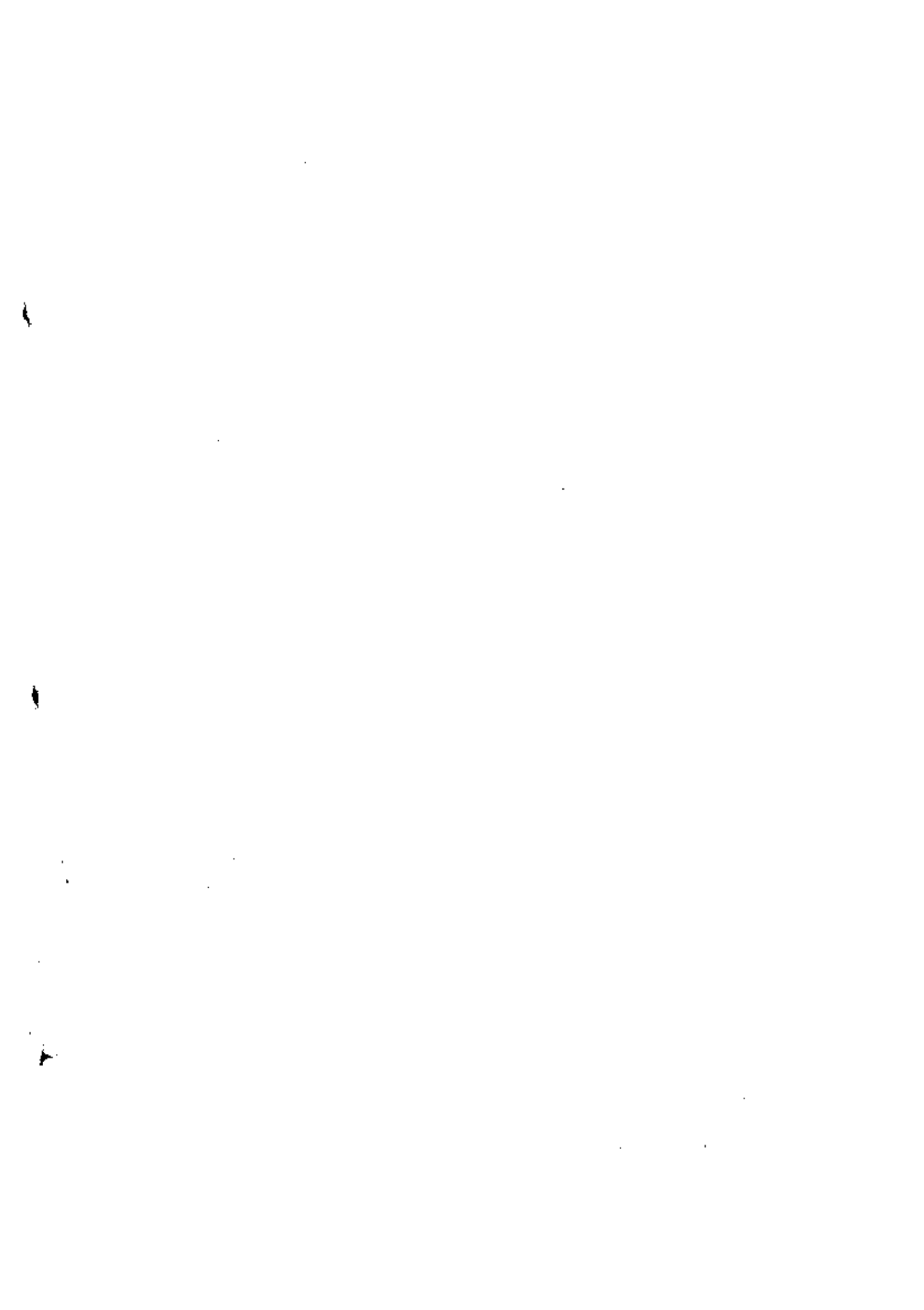
一對角鬪士把兵器拿了過來。然後，在凱約看來，那個黑人大發狗狂了。凱約也只能拿瘋狂二字來解釋他所見的事情。凱約也罷，勃拉庫也罷，盧錫約也罷，他們這些人都是不能追本溯源，了解這個黑人的身世的，可是非得徹底了解他的身世，他們才會知道這個黑人絕沒有發瘋。早先他在他那所靠河的房子裏面住着，他太太給他生兒養女，他耕田種地，享受着自己的土地的果實，一旦遇見了兵災，才落到跟着兵來的那些奴隸販子手裏，使人類的生命成了不可思議地變成黃金的原料——這種情形，甯說眼見，連想像他們也想像不到呢。

因此，他們所看見的也就只是黑人發瘋，他們看見他把網扔在一邊兒，瘋狂地吶喊了一聲。然後他們又看見他飛身奔了大看臺去。一個教師爺拔出了刀子，想去

攔擋，說話這個教師爺就在那三股兒的魚叉上黏滯着，跟一條刺着了的魚似的，然後又跟一條魚似的給扔到空中，鬼噓似的喊，翻了好幾個過，方才落在地下。這時候六呎高的一道板牆橫擋着巨大的黑人的去路了，可是他把木板撕了下來，就跟撕紙似的。他的那股子勁兒使他變了樣兒；他似乎是成了一個向那班客人坐着的包廂投去的兵器。

可是這時候兵士們從鬪技場的周圍跑過來了。爲首當先的那一個抖擻精神，在沙地上伸開兩條腿，投出了他那條鏢槍，那條天下無敵，掃平過一百國軍隊的巨大的鐵尖木頭鏢槍。然而這並沒有把那個黑人打倒。鏢槍刺中了他的脊梁背，鐵尖一直穿到胸前，然而並沒能使他停住脚步，哪怕脊梁背上帶着非常沉重的槍桿，他還是張牙舞爪向那班羅馬人一直衝過去。第二條槍穿透了他的腰，他還是掙扎着往前跑。第三條槍刺進了他的脊梁背，第四條槍刺穿了他的脖子。這時候，到了最後，他可玩兒完了——不過那隻伸了出去的手裏的叉子已經碰着了包廂的欄杆，把在那兒坐着的羅馬人嚇得禿頭縮腦了。他躺在那兒，鮮血跟泉湧似的，他死在那兒了。

可是必須提一提的是：這老半天斯巴達克思始終紋絲不動。他要是動彈了，他就活不成啦。他把刀子往沙子裏一扔，在那兒呆着不動。生命是對於人生的答覆。



第四部

講的是馬可·塔利約·西塞祿，以及他對於偉大的奴隸戰爭的根源的興趣。

一

在一羣出身高貴的羅馬淑女和紳士來歡聚一夜，受一個羅馬農園主人和紳士殷勤款待的這個薩拉利亞別墅，大家對於斯巴達克思和他所領導的偉大起義也未免太念念不忘了，可是這也不過是意料中的事情。他們到這個別墅來，都是經過阿庇亞大路的，多一半是由羅馬往南來的，只有西塞祿，因為他正在西西利任「出納官」●的要職，是由西西利往北向羅馬出發的。因此，在他們的旅途中，時時刻刻都可以看見懸屍示衆，而使全世界都知道羅馬法律既嚴厲又公正的，也就是那種鐵面無私的懲一儆百的刑罰●。

然而即便是頂冥頑不靈的人，在走這條大路的時候，心裏也不會不琢磨着那奴隸和自由人之間的一連串驚心慘目的戰爭，因為這些戰爭是使羅馬共和國根本動搖

● 原文是拉丁文 *quaestor*，名爲出納官，也常執行其它職務，最初有四人，二人司出納，二人任死刑案件之檢察官。

● 原文是拉丁文 *signa poenae*。

的——事實上還使羅馬統治下的整個世界都動搖了。農園的奴隸想起了那麼些跟自己一樣的人都吊在無數的十字架上，誰能不翻來覆去、睡不安寧呢？這是一個浩大的『受難』，這個釘在十字架的刑罰，六千個死得那麼慢、那麼慘的人的痛苦在這一帶地方到處瀰漫着。這也不過是意料中的事情，而且還可以意料到的是，一個像馬可·塔利約·西塞祿那麼有思想的年輕人也絕不會不受影響。

說起西塞祿，值得一提的是：像安敦紐·凱約那樣的人都對他格外謙恭，沒把他當作一個才三十二歲的人。

這並不是因為他門第多麼高，他的家族目前多麼有勢力，甚至於也不是因為他本人多麼有人緣兒，多麼招人愛；因為連西塞祿的朋友都認為他並不是個特別可喜可愛的人。聰明，不錯，可是別人的聰明也絕不在他以下。說得詳細一點兒，西塞祿是古今哪個時代都有的某種年輕人裏面的一個，這種人是能夠放棄每一種顧忌，每一種倫理，每一種目前流行的頭腦糊塗的道德觀念，每一種想要減輕自己的虧心或內疚的衝動，每一種會妨礙自己成功的慈悲或正義的衝動的。別以為這是說他並不要正義、道德或慈悲；事實上他也要，不過以升官發財為條件罷了。西塞祿不能僅僅說是有野心，因為單純的野心是會包含某種情感的成分的；西塞祿是用冷靜的頭腦跟聰明的手腕一心一意追求名利的——即便有的時候打錯了算盤，弄得惹火燒

身，在他那一類型的人身上，這也算不了什麼太希罕的事兒。

可是在這時候，他還沒有聰明反被聰明誤呢。他是個「神童」，十八歲就當了律師。二十幾歲的時候，參加過一個重要的戰役——純粹是爲了抬高自己的聲價，並沒有什麼身體上的危險——剛過三十，就平步登雲，在政府裏當了一個重要的行政官。他所寫的論文——都是關於哲學跟政治的——以及他的演說，都傳誦一時，被人稱賞，即使那點兒淺薄的內容並不是他自己的東西，大多數人也太無知無識，不知道是打哪兒剽竊來的。他善於擇交，並且把他所結識的朋友一個個估量得很仔細。在那個時候，羅馬城裏的人多一半都是一天到晚在那兒趨炎附勢的；西塞祿的主要美德就是專門跟值得結交的人結交，什麼要干涉他都不成。

很久以前，西塞祿就發現公道和道德之間的極大的區別了。公道是強者的工具，強者想怎麼使用，就得怎麼使用；道德，跟神一樣，是弱者的幻想。奴隸制是公道的；只有傻蛋——按照西塞祿的看法——才會主張奴隸制是合乎道德的。沿着大路往北走的時候，他能夠體會沒結沒完的十字架上的那種可怕的災難，可是他不容許自己受感動。那時候他正在那兒寫着——他是不拘什麼時候都在那兒寫文章的——關於那一連串震撼全世界的奴隸戰爭的一篇短短的專題研究，而且他對於吊在阿庇亞大路旁邊的各式各樣奴隸是感覺到濃厚的興趣的，在感覺興趣而又脫然無累

方面，他的工夫已經爐火純青了，他能夠研究那些不同的類型，研究構成這羣十字架上被難者的高盧人、非洲人、色雷斯人、猶太人、日耳曼人、希臘人，而既不起厭惡之感，也不起憐憫之感。他想到，這個『浩劫』是有點兒反映着已經在世界上出現的某種有力量的新潮流的——這個潮流又有許多支流會伸展到許多還沒產生的時代裏去；可是他又想起，在他自己這個特殊的時代裏，誰要是能夠冷靜地觀察、分析、解釋奴隸暴動這個新現象，誰就處於一個無比的優勝地位。要是只會憎恨，而不了解自己憎恨對象的主觀需要，那就只有讓西塞祿看不起。

西塞祿的某些特性是有人看得出，有人看不出的。克羅迪亞那天晚上來到薩拉利亞別墅的時候，就沒注意到這些特性。最不複雜的那一類型的力量，是克羅迪亞最能夠了解的。另一方面，海麗娜卻是個很知音的人，而且她還把她的敬意表示出來。『咱倆很像呢，』她的眼睛跟西塞祿說。『咱們就熱打鐵嗎？』趕到她哥哥躺在床上一位大將軍來到的時候，她就到西塞祿的臥房去了。她渾身都帶着一個瞧不起自己，而又以有自知之明自慰的人那種出於造作的尊嚴，可是，這個出身於只會抓錢的中上階級家庭的人怎麼會叫她自慚形穢呢，那她可絕不說上來。即便對自己，她也不會承認，不等這天晚上過去，她就要做出不少隨後就會使她自怨自艾的事情來。

然而，對西塞祿說來，她那樣的女人正是非常可喜的。她那碩長的、強壯的體態，她那清秀的、端正的面目，跟她那雙光滿神足的黑眼睛，在他看來都是貴族人家早已播為美談的種種特性的典型。這就是他自己那個階級的人爬了好些代都始終構不着的那個特殊目標。而且在這種外表下面又發現了使一個女子無端在深夜來到一個男人臥房裏的那種特性，那是異常叫人心裏痛快的。

在那時候，羅馬人工作很少夜以繼日的。當時社會的發展是不平均得很奇怪的，一個頂大的弱點就在燈火方面：羅馬人的燈是怪可憐的、燈花兒直爆的東西，很傷眼睛，而且頂多也只能發出一種昏暗的黃色光亮。誰要是在夜裏工作，尤其是在過度酒醉飯飽之餘，那就表示出他這個人有一種可欽佩或是可疑的怪脾氣——到底是可欽佩還是可疑呢，那就全看這人是誰了。在西塞祿身上呢，這是有點兒可欽佩的，因為這位就是那年輕的才子；海麗娜走進他臥房的時候，才子正盤着腿在床上坐着呢，一個紙卷鬆鬆地在他腿上展開着，手裏拿着筆在那兒添添改改。在一個年紀大點兒的女人看來，這就太可以說是裝模作樣了；海麗娜才二十三歲，他就真算是在她面前露了一手。『太平時身為領袖，戰爭時也身為領袖，』仍然是古來的傳說裏永遠離不開的一句話，而且有些羅馬人據說每夜只睡三兩個鐘頭的覺，其餘的時間全都用來為國奔忙。他們是神聖的人了。一個神聖的人瞅她的神氣竟會像

西塞祿那樣，想起來她心裏很得勁兒。

她還沒有把門隨手關上，西塞祿就衝床腳一點頭，請她在那兒坐下——本來麼，也只好請她坐在那兒，屋裏又沒別的舒服的地方可以坐——然後他就繼續做他的工作。她把門關上，在床上坐了下來。

這時候又該怎麼樣呢？年輕輕的海麗娜出世以來所經驗的奇事之一，就是男人進攻女人沒有兩個人是手段完全一樣的。可是西塞祿並不向她進攻，她在那兒坐了一刻鐘左右以後，問道：

「你寫的是什麼？」

他帶着一種好奇的神氣瞅着她。她這一問不過是敷衍差事罷了；這是沒話找話，可是西塞祿倒是的確想談話。跟許許多多他這一類的年輕人一樣，他永遠等待着那個了解他的女人——那就是說能使他的自我好好地得到滿足的女人，於是他問海麗娜，

「你幹嗎要問這個呢？」

「因為我知道。」

「我寫的是關於奴隸戰爭的一篇論文，」他挺謙虛地說。

「一篇奴隸戰爭史嗎？」在這時候，有閒的上等階級的紳士寫歷史，正漸漸成

爲風氣，而且有好些個新成貴族的人都正忙着竄改羅馬共和國的早期歷史，好使自己的祖先跟歷史上重大的事件可以有密切的關係。

「不是歷史，」西塞祿鄭重其事地回答說，用一種穩重安詳的神氣瞅着這位姑娘，這是他的一種習慣，可以給人一種誠實正直的印象；別瞧他自己始終是在那兒裝假。「寫歷史就得編年紀月。我感到興趣的，還是那整個的現象，還是那整個的過程。誰要是瞅那些十字架，瞅阿庇亞大路旁邊那些「刑罰的象徵」，所瞅見的也不過是六千個人的屍首罷了。他也許會斷定咱們羅馬人是個睚眦必報的民族，跟他說咱們是個講公道的民族，把那種必須賞善罰惡的大道理抬出來，那也還是不夠的。即便對咱們自己，咱們也必須解釋爲什麼這是賞善罰惡。咱們必須了解清楚。像那個老頭子那樣說迦太基必須毀滅●，那也還是不夠的。那是好雄煽惑人心的手段。換了我，我就想了解爲什麼必須毀滅迦太基，爲什麼必須用這種法子把六千個奴隸弄死啦。」

「有些人說，」海麗娜微笑着說，「要是把那些奴隸全都一下子在市場上甩賣，有些很可觀的家產就要一掃光啦。」

● 原文是拉丁文 *celenda est Carthago*，本是羅馬政治家老凱圖 (Cato the Elder) 對羅馬元老勸告。迦太基是羅馬的商業敵人，於公元前一四七年爲羅馬所滅。

「這話說得有一分對，又大大地不對，」西塞祿回答說。「我不願意光看到表
面上的那一點兒。我想看到奴隸戰爭的意義。掩耳盜鈴已經成了羅馬人一種偉大的
消遣了；我不愛掩耳盜鈴。咱們談論這個戰爭跟那個戰爭，談論偉大的戰役跟偉大
的將軍，可是那個使一切別的戰爭都黯淡無光的戰爭，咱們這時代的連續不斷的戰
爭，那個奴隸戰爭，奴隸們的暴動，連小聲兒談論咱們都誰也不願意。連參加這個
戰爭的諸位將軍也都不願意聲張。奴隸戰爭是沒什麼光榮的。征服奴隸是沒有什麼
光榮的。」

「可是這其實也不是一件那麼要緊的大事啊。」

「不要緊嗎？你順着阿庇亞大路往這兒走的時候，那些十字架對你說來也沒什
麼要緊嗎？」

「那是很招人噁心的。我不愛瞧那種東西。我的朋友克蘿迪亞可很愛瞧呢。」

「換句話說，那就是有點兒要緊了。」

「可是斯巴達克思跟他的戰爭是人人都知道的。」

「知道嗎？我不敢說一定。連克拉蘇我都不敢說他知道得很多。對咱們說來，
斯巴達克思是個悶葫蘆。官方的記錄說他是個色雷斯僱傭兵跟強盜。克拉蘇說他是
打努比亞金礦裏來的一個生下來就當奴隸的人。咱們相信誰的話呢？巴奇亞圖，在

加普亞開角鬪士學校的那個臭王八，早已死啦——讓一個給他管帳的希臘人給抹了脖子啦——就這樣，別的跟斯巴達克思有關係的人也一個個都死啦，要不就沒處找啦。還有誰寫斯巴達克思呢？只有像我這樣的人啦。」

「怎麼你這樣的人就不能寫他呢？」海麗娜問。

「謝謝你，親愛的。可是斯巴達克思的事兒我一點兒也不知道哇。我光是恨他。」

「恨他幹嗎呢？我哥哥也恨他。」

「你不恨他嗎？」

「我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海麗娜說。「他只是一個奴隸罷了。」

「可是他果真只是一個奴隸嗎？一個奴隸又怎麼能達到斯巴達克思所達到的地位呢？這就是我必須解答的啞謎。我得弄明白這是打哪兒開始的，並且爲什麼開始的。可是我恐怕我的話叫你聽膩了吧？」

西塞祿有一種誠懇的神氣，能使別人受他的感染，相信他是誠懇的，多年後人家把種種罪名加在他身上的時候，還都有人替他呼冤。「請你說下去吧，」海麗娜說。她在羅馬認識的青年人像西塞祿那個歲數的，一天到晚所談論的無非是最近出了些什麼香水，角鬪的時候他們拿哪個角鬪士打賭，賽馬的時候他們押的是哪匹

馬，再不然就是他們最近搭的舁頭或是買的姨奶奶怎麼長怎麼短。「請你接着談吧，」她說。

「我並不完全信任雄辯術，」西塞祿說。「我喜歡把東西寫下來，叫它自然而然地成爲一篇文章。我恐怕大多數人都跟你一樣覺得奴隸暴動是沒多大關係的。可是你要知道，咱們的整個生命都是跟奴隸有關係的，況且奴隸暴動所引起的戰爭，比咱們的一切南征北討所引起的還多呢。你能相信這個嗎？」

她搖搖頭。

「我能證明這個，你知道。這是在約莫一百二十年前開始的——那回是咱們所俘虜的迦太基奴隸起了暴動。然後，過了六十年，又發生了希臘勞利亞姆●礦場奴隸的大暴動。後來又有西班牙礦工的大暴動。然後，過了不多幾年，西西里的奴隸又造了反，使羅馬共和國根本動搖。然後，過了二十年，又發生了一個叫塞爾維亞斯●的奴隸所領導的奴隸戰爭。這些戰爭還都是大規模的戰爭，夾在中間的還有足夠一千次的規模小一點兒的暴動——算在一塊兒，就成了一個戰爭，咱們自己跟咱們的奴隸之間一個連續不斷的、沒結沒完的戰爭，一個無聲的戰爭，一個可恥的戰

● Laurium 卽 Laurion，是阿提喀 (Attica) 南部山脈，從前是銀礦區。

● Salamis 公元前一〇一——一九九年西西里第二次奴隸起義領袖。

爭，誰也不提，哪個歷史家也不願意記載。咱們頂怕記載它，頂怕瞰它；因為這是地球上的一個新東西。國家之間，城市之間，黨派之間，甚至於弟兄之間，都有過戰爭——可是這是咱們自己身子裏面的一個新怪物，就在咱們的臟腑裏面，而且是跟一切黨派、一切國家、一切城市為敵的。」

『你可把我嚇壞啦，』海麗娜說。『你知道你說得多麼可怕嗎？』

西塞祿點點頭，用一種銳利的目光瞰着她。她感動得把自己的手放在他的手上，同時還感覺到自己對他起了一片強烈的，洋溢的熱情。這個年輕人，別瞧歲數比她大不了很多，是跟有關國家命運和前途的事情痛癢相關的。因此她就想起她聽人講過的那些古年間的故事，那些她在小時候聽人講過的，現在還依稀記得的故事來了。西塞祿把文稿放在一邊，開始輕輕地摩挲她那隻手，然後又湊過來，吻了她一下。這時候，那些『懲罰的象徵』，阿庇亞大路旁邊的十字架上那些腐爛的、鳥啄日曬的血肉之軀，又活現在她眼前了；不過這時候她已經不再覺得可怕了；從這裏面，西塞祿已經創造出一個理論，可是要了她的命，她也回想不到那個理論的內容來。

『咱們是個頂特別的民族，頂會講愛情跟公道，』他心裏想。他開始跟海麗娜講愛情的時候，他就覺得終於遇見一個了解他的女人了。然而這並沒有減輕他由於

征服了她而感覺到自己有力量的程度。完全相反地，他感覺到自己充滿了力量，充滿了力量的伸展——而且，要是非實話實說不可，包含着他那篇文章的邏輯的，也正是這種力量的伸展。霎時間，他得到了一種神祕的啓示，看到自己的生殖力跟已經粉碎了斯巴達克思——並且要再三再四地粉碎斯巴達克思——的那種力量連接起來了。海麗娜兩眼瞅着他，忽然地——並且心驚膽戰地——看出他滿臉都是仇恨和殘酷的神氣。跟素來一樣，她帶着恐懼和厭惡自己的心理屈服了。

二

由於渾身疲乏和情感上的激動，海麗娜終於入睡了，醒時的夢魘向來是她跟一個男人發生關係時的特色，這會兒變成一個奇怪的、不安寧的夢境了。這個夢境是把現實跟夢幻結合起來，弄得二者很不容易分開來的。在她的夢中，她哥哥凱約在羅馬大街上把「角鬪士老闆」蘭突魯·巴奇亞圖指給她瞧那時候的光景又活現在她眼前了。那也就是七個月左右以前的事，過不了幾天，巴奇亞圖就被給他管賬的希臘人刺死了——愛說長道短的都說，這是由於希臘人偷「老闆」的錢買了一個女人，爲了這個女人兩人又打起架來的結果。由於他跟斯巴達克思的關係，巴奇亞圖

已經很有一點兒名氣了。這一回他到羅馬來，是因爲訟事纏身，得上公堂替自己辯護；他的一所公寓塌了，六個砸死了的房客的遺族把他告下來了。

在她的夢中，這位老園她回憶得很清楚，就是他平時那種模樣，是一個貪口腹、好酒色所造成的鴨鵝行的龐然大物，不肯雇轎子，身上裹着一件很大的外衣，在那兒步行，不住地咯痰啐痰，用一根手杖攆開一羣向他乞討的頑童。就在那天，再晚一點兒，她跟凱約在公所逗留了一會兒，恰巧又走到了巴奇亞圖受審的法庭那兒。夢中的情形跟當初的實際情形很相像。法庭正在露天的地方開審。旁觀的人跟一窩蜂似的，都是些沒事鬼混的東西，有無限的光陰由她們消磨的婦女，年輕的高等游民，小孩子，在離別偉大的「都城」以前不可不瞻仰瞻仰天下馳名的羅馬公道的異國人，還有被打發出去辦事或是剛辦完事回來的奴隸——要說從這樣的一堆人裏面可以弄出一點兒什麼理性來，那簡直就像是一個奇蹟，更不用說什麼公道了；可是一個禮拜接着一個禮拜，法庭就這樣進行審判。巴奇亞圖正在那兒受法官審問，回答的時候聲音就跟牛吼似的，而所有這一切宛然都跟她當初實際上所見的情形一樣。

可是像一般的夢境那樣，她又發現自己不知爲了什麼緣故站在「角鬪士老園」的臥房裏面，瞅着那個管賬的希臘人手裏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刀子走了過來。那把刀

子正是色雷斯人在鬪技場裏角鬪用的彎曲的「殺佳」，而且臥房的地上鋪着沙子，也是個「鬪技場」，因為在拉丁文裏「鬪技場」跟「沙」是一個字。希臘人提手躡腳地在沙子上走過來，完全是一個色雷斯人那種小心翼翼的穩重態度，「老闖」醒着坐在床上，心驚膽怕地瞅着他。可是兩人誰都沒說話，沒滋聲。然後，在希臘人旁邊，又出現了一個巨大的形體，一個雄糾糾的，皮膚曬成了古銅色的人，身上全副甲冑，海麗娜一看就知道這是斯巴達克思。他把手放在賬房先生的手腕子上，輕輕一捏，刀子就掉在沙上了。然後那個準是斯巴達克思的古銅色皮膚、相貌堂堂的巨人衝海麗娜一點頭，她就把手子揀了起來，把「老闖」的咽喉割斷了。希臘人跟老闖這時候又全不見了，只剩下她跟那位角鬪士，可是她一伸開兩臂去撲他，他就往她臉上一啐，轉過身子馬上走開了。於是她就追他，嘴裏哼唧唧地求他等她，可是他已經踪影全無了，一望無垠的黃沙上只剩下她孤孤單單的一個人。

被自己的奴隸謀害，死得那麼醜惡，那麼不值錢，正是「角鬪士老闆」巴奇亞圖事實上所遭到的命運；也許這個跟許多別的事情都是可以避免的，假如在給勃拉庫表演的兩對角鬪無端半途而廢以後，他把還活着的那兩個角鬪士全都殺了的話。要是那麼辦，他也是完全不出自己的權利範圍的；因為把種下禍根的角鬪士殺死，本是公認的一種正當措置。可是斯巴達克思要是死了，歷史就會有很大的改變嗎？那還是一個疑問。那麼一來，驅使斯巴達克思的種種力量也不過是就轉到別的方面去罷了。很久以後，那位羅馬姑娘在薩拉利亞別墅睡那場為罪孽所侵擾的覺，那時候她的夢境明明不是關於斯巴達克思個人的，而是關於一般舉起刀來的奴隸的，同樣，斯巴達克思自己的夢與其說是他自己所獨有的，也不如說是許多跟他同一職業的人——許多角鬪士，許多使用刀劍的人——所共有的種種為血汗所侵擾的記憶和希望。有些人不明白斯巴達克思造反的計謀是怎麼樣想出來的，要是知道了這一層，他們也就可以明白了。這不是一個人謀畫出來的，而是許多人謀畫出來的。他在那兒睡着，日耳曼姑娘樊梨妮，他的太太，坐在他旁邊，被他的呻吟和他

瘋瘋癩癩的夢話弄得不能睡覺。他談起了許許多多事情。忽然他是一個孩子，忽然他在金礦裏，忽然他在鬪技場裏。忽然『殺佳』劈開了他的皮肉，他疼得高聲喊叫。

他喊叫起來，她就把他喚醒，因為他在睡眠中所遇到的可怕的夢魘已經使她無法兒再忍受了。她把他喚醒，向他溫存，摩挲他的腦門，吻他那汗津津的皮膚。在她還是一個小女孩子的時候，樊梨妮看到過她那個部落裏的男男女女一旦彼此相愛，就會變成什麼樣兒。這就叫戰勝恐懼；連她那個民族所居住的大森林裏的妖魔鬼怪都知道，彼此相愛的人們的心裏，恐懼是進不去的，這一點在彼此相愛的人們的眼神裏，他們走道兒的姿勢裏，兩人手指撐繞在一處的那種樣子裏，都可以看得出來。可是被俘虜以後，她就將記憶中的這些事情全給忘了，她的生命的主要本能已經變成仇恨了。

這時候她整個的身心，她裏面的生命，她的軀殼跟她的靈魂，她的活力跟她的機能，她血液的循環跟她心臟的跳動，都融成對於這個色雷斯奴隸的一片愛情了。這時候她知道她那個部落裏的男男女女的經驗是非常真實，非常古老，並且非常意味深長的了。世界上的東西什麼她都再也不怕了。她相信魔術，而她的愛情的魔術是不虛假的，是有法子證明的。同時，她明白她愛人是很容易叫人愛的人。他是一個很少見的那種渾然一體的人。在斯巴達克思身上，叫你頭一眼就看到的，就是他

的完整。他與衆不同。他很滿足，這不是由於他的處境，而是由於他的爲人。即便在這一窩可怕的、絕望的、劫數已定的人們裏面——在這個由間成死罪的兇犯、擅離軍隊的逃兵、永墮地獄的靈魂、礦場毀滅不了的礦工組成的「殺人學校」裏面，斯巴達克思也被人愛，被人尊敬，被人器重。可是她的愛卻另是一種。他的一切都代表着人類的精華，和男人對於女人的存在。她本來以爲自己的情欲已經永遠消滅了，可是只要一碰他，她就需要他。他身上的每一個地方都正是一個人應該捏成的那種樣兒，假如她是那個拿士捏人的上帝，人得由她來捏的話。他那隻壞了的鼻子，他那雙褐色的大眼睛，他那張豐滿的、活動的嘴，跟她小時候認識的那些男人的面貌比起來，要多麼不一樣有多麼不一樣，可是要叫她嫁一個或是愛一個不是斯巴達克思那樣的人，那簡直是她沒法兒想像的事兒。

他怎麼會是他那種樣兒呢？她不知道。她嘗過羅馬貴族那種斯文體面的生活的一部分，也不止嘗過一天，所以滿可以知道那個階級的男人是什麼樣兒的人，可是一個奴隸怎麼會是斯巴達克思那樣兒，這她就知道了。

這時候，她的兩隻手把他弄安靜了，她問他，「你夢見的是什麼？」

她搖搖頭。

「緊緊地撲着我，你就不會再做夢啦。」

他把她摟緊了，悄聲對她說，「你有時候覺得咱們倆會有分離的一天嗎？」

「不錯。」

「那時候你怎麼辦呢，我的寶貝兒？」他問她。

「那時候我就死，」她簡單乾脆地回答。

「我想跟你談談這個，」他說，這時候他已經從夢中醒來，又很冷靜了。

「咱們幹嗎要想這個，幹嗎要談這個呢？」

「因為你要是真愛我，即便我死了，或是不得不離開你，你也不會想死。」

「你那麼想嗎？」

「不錯。」

「那末，要是我死了，你不想也跟着我死嗎？」她問。

「我還想活着呢。」

「爲什麼呢？」

「因為沒有了生命，就什麼都沒有啦。」

「可是沒有你，就沒有生命，」她說。

「我要你答應我一件事，並且別失信。」

「我要是答應了一件事，就不會失信。要不然，我就不會答應。」

「我要你答應我永遠不尋死，」斯巴達克思說。

她一時沒回答。

「你肯答應嗎？」

最後，她說，「好吧，我答應你。」

於是不一會兒，他就睡着了，睡得很安靜，很平穩，她的胳膊摟着他。

四

清晨的鼓聲喚他們去操練。早餐以前，得在操場裏作四十分鐘簡單的跑步。每人一睡醒，就給他一杯冷水。他那間小屋的門給開開了。要是他有女人呢，那就容許她先打掃小屋，然後再跟着學校的全體奴隸一塊兒操作。蘭突魯·巴奇亞圖的學校裏是沒有浪費的現象的。角鬪士的女人擦抹、刷洗、煮飯、種菜、伺候洗澡、看羊，對於這些女人們，巴奇亞圖是一個頂嚴厲的主人，並不在哪個農園主人以下，一來就用鞭子痛打，還光給她們什麼開水麩子伍的吃。可是對於斯巴達克思跟樊梨妮，他卻抱着一種很奇怪的懼怕的心理；即便他未必說得上來怕的是他們哪一點兒，並且爲什麼要怕。

然而，在這個特殊的、沒有被忘記的早晨，整個學校裏都有一種煩躁跟仇恨的空氣；不論是在催人起牀的鼓聲裏，還是在教師爺把角鬪士從小屋攆到操場，叫他們排好隊臉對着吊着那非洲黑人死屍的鐵欄干的那種態度裏，這都可以辨認出來；女人們也給那麼毛兒拉各啣地、惡狠狠地拿鞭子抽着，催她們去幹活兒。這天早晨，樊梨妮也沒人害怕了，鞭子抽在她身上也一點兒不比抽在別人身上輕。監工的反倒單跟她過不去，敲着撩着罵那個陪偉大的戰士睡覺的婊子。而且鞭子抽她也比抽別人抽得勤。她是在廚房裏幹活兒的，所以就給趕到廚房那兒去了。

瀰漫在這個地方的是巴奇亞圖的怒氣，一種渾身戰抖的沖沖大怒，因為頂能叫這位「老闆」發火的那一件事兒，也就是破財了。勃拉庫把講妥了的價錢扣去一半兒，雖說結果準免不了一場麻煩官司，巴奇亞圖可知道，在一個羅馬法庭裏跟一個赫赫有名的羅馬家族打官司，要想打贏那是多麼不容易。他大發脾氣的結果在這個地方到處都顯然可見。在廚房裏，廚師傅罵那些女人，拿那根挺長的木頭「權杖」打她們，催她們幹活兒。那些教師爺被自己的雇主鞭打以後，又去鞭打角鬪士，那個黑人的死屍四肢展開了，給吊在操場的鐵欄杆上，好正對着那班排好了隊預備早操的角鬪士。

斯巴達克思跟着大夥兒排隊，甘尼克斯在他的一邊，一個叫克利克薩斯的高盧

人在他的另一邊。他們橫跨宿舍正面排成了兩行，這天早晨在他們對面站着的教師爺一個個全身武裝，特地帶着刀子跟寶劍。操場的大門開了，四小隊的正規軍隊，一共四十人，在那兒立正，巨大的木頭鏢槍攔在拳頭裏在身邊晃蕩着。早晨的陽光把黃沙照得一片明亮，使這些角鬪士都感染到一點兒它的溫熱，可是斯巴達克思身子裏一點兒熱氣也沒有，甘尼克斯悄聲問他看出這裏面的文章沒有的時候，他一語不發地搖了搖頭。

「你鬪了嗎？」高盧人問。

「沒有。」

「可是他們一個也沒叫他給殺死。一個人要是打算死的話，也可以死得比這點兒呀。」

「你要死得比這點兒嗎？」斯巴達克思問。

「他要像一隻狗那麼死，你也要那樣，」高盧人克利克薩斯說。「他要讓人開腸破肚死在沙子裏，你也要那樣。」

這時候，斯巴達克思才覺悟起來，知道自己必須做什麼了；或者不如說這種覺悟他早已有了，不過到了這時候才凝結成一種現實。這個現實不過是剛剛起始；對他說來，這個現實也永不會不僅僅是個起始，它的終點或者說無終無極是一直伸展

到那個還沒有產生的未來世界裏去的；可是這個現實是跟他和他周圍的人們曾經遭遇的一切以及目前就要遭遇的一切連結起來的。他瞪眼瞅着在太陽地裏網綁着的那個黑人的巨大屍體，被鏢槍刺穿的地方皮肉已經綻裂了，血已經定住了，乾了，他的腦袋在挺寬的兩個肩膀中間搭拉着。

這班羅馬人多麼輕視生命啊！斯巴達克思心裏這麼想着。他們是多麼殺人不眨眼，他們瞅着人死多麼興高采烈！然而他又問自己，既然他們的生活是整個建築在他自己這一類人的血與骨之上的，他們又幹嗎不這麼着呢？把人釘在十字架上，對他們說來是有一種特別的魔力的。這是從迦太基傳來的東西，而迦太基人所以採用這種刑罰，是因為他們認爲一個奴隸也就配這麼死；可是不拘在什麼地方，只要羅馬的手指搆得着，這種刑罰就變成了一種熱狂。

巴奇亞圖這時候走進操場了，斯巴達克思嘴唇幾乎連動也不動地問站在他旁邊的那個高盧人，「你將來又怎麼樣死呢？」

「你怎麼樣死，我也怎樣麼死，色雷斯人。」

「他是我的朋友，」斯巴達克思指着那個已經死了的黑人說，「他很愛我。」
「那是你的禍根。」

巴奇亞圖在一長排角鬪士前面站定，那羣兵士都在他背後聚集。「我給你們飯

吃，』角鬪士老闖說。『我給你們頂好的吃，又是烤肉，又是雞，又是鮮魚。我讓你們把肚子吃得鼓膨膨的。我給你們洗澡，給你們按摩。我把你們這些東西救出了礦場，救下了絞刑架，讓你們在這兒吃開飯，揀精擇肥，過的日子跟王爺似的。在這兒來以前，世界上再沒有比你們低三下四的東西了，可是這會兒，你們過的是舒服日子，吃的是頂好的東西。』

『你是我的朋友嗎？』斯巴達克思悄聲說，跟着高盧人嘴唇幾乎連動也不動地回答說，『角鬪士，別跟角鬪士做朋友。』

『我管你叫朋友，』斯巴達克思說。

巴奇亞圖這時候說話了，『那隻黑狗的那顆黑心不懂得什麼感激，不知道什麼好歹。你們有多少像他那樣的呢？』

那班角鬪士們站在那兒，一聲也不吭。

『給我挑出一個黑人來！』巴奇亞圖對那些教師爺說，那些教師爺就走到非洲人站着的地方，把一個黑人一直拽到操場中央。什麼都預先安排好了。鼓聲瑟瑟地響起來，兩個兵士從隊伍中走出來，把沉重的木槍舉起。鼓聲還瑟瑟地響着。那個黑人抽瘋似的掙扎着，兩個兵士就用兩條槍一前一後刺穿了他的胸膛。他仰面躺在沙地上，兩條槍挺別致地那麼斜插着。巴奇亞圖轉向站在他旁邊的那個軍官，說

道，

「這可再也不會出蘑菇啦。這些狗往後就連叫也不敢亂叫啦。」

「我管你叫朋友，」甘尼克斯對斯巴達克思說，站在他另一邊的那個高盧人一言不發，只是在那兒慢慢地出粗氣兒。

於是早操開始了。

五

後來，在元老院一個調查委員會上，巴奇亞圖說——他的話也一點兒不假——他不但不知道有什麼先事圖謀的情形，而且他也不相信這是可能的。爲了證明這一點，他還指出一件事實，說角鬪士裏面一向都有兩個使他的錢的，他還應許日後釋放他們。每隔些日子，他就把這兩個配成對兒包出去角鬪。結果一個他給放了，另一個給打發回來，身上帶着點兒很輕微的浮傷，然後再補充一個新的眼線，還湊成兩個。巴奇亞圖一口咬定說，要是有什麼謀反的計畫，他是不會不知道的。

其實一向都是這樣，無論奴隸中間怎樣時常發生暴動，也沒法兒確定暴動的所在，沒法兒把它抓住，沒法兒找出它那連續不斷的根，因爲，就像草莓的根那樣，

它的根毫無疑問是連續不斷的，是眼睛看不見的，祇得見的只是那開花結果的植物罷了。無論是西西里大規模的叛亂，還是農園上結果只是幾百個可憐蟲被釘在十字架上的成爲畫餅的企圖，元老院想發掘根源的努力總是歸於失敗。然而根源是非發掘不可的。在這兒，人們創造了一個世界上前所未有的生命、奢侈和富饒的偉觀；列國間的交戰終於成爲羅馬的太平；列國間的隔膜也由於羅馬大路而消滅；在這個爲世界中心的雄都天府，人人都不缺乏衣食，不缺乏快樂。這正是理所當然的，正是全體神靈和每一位神靈所安排定的，然而隨着身體的發榮滋長，竟來了這個除了根的病症。

因此元老院就問巴奇亞圖，「看不出一點兒什麼結黨、不滿和圖謀不軌嗎？」
「看不出來，」他一口咬定。

「你把那個非洲人處死的時候——你聽我說，我們認爲你這種行爲是很正當的——沒有誰表示不服嗎？」

「沒有。」

「我們特別想知道的是：這會不會有什麼外援，會不會是因爲受了什麼外國人的挑撥呢？」

「這是不可能的，」巴奇亞圖說。

「斯巴達克思、甘尼克斯、克利克薩斯三個魁首沒什麼外人援助或是供給款項嗎？」

「決沒這事兒，我敢指天誓日，」巴奇亞圖說。

六

然而這話也並不完全是對的，而且沒有人是孤獨的。斯巴達克思的不可思議的力量就在於他從來不把自己看成隻身一人，也從來不孤芳自賞。在兩對角關士的角鬥中途而廢，破壞了羅馬閻公子馬略·勃拉庫所訂的契約的不太久以前，西西里三個大農園上的奴隸都起了暴動。參加起義的有九百個奴隸，除了很少數的以外，全被處死，及至殺人流血已成尾聲，農園主人們才知道把多少白花花的銀子打了水漂了。因此差不多一百個還活着的，就都被賣到櫓帆船●裏去，換來了極有限的幾個錢，那個身體魁梧、寬肩膀、紅頭髮的高盧人克利克薩斯就是讓巴奇亞圖的一個代理人，在一隻櫓帆船裏發現的。櫓帆船裏的奴隸誰都認為是打不改罵不化的東西，所以價錢頂便宜，連促成這筆交易的賄賂錢都花得有限，況且管理奧斯提亞●船塢的

● galley...古代的船，原用櫓，後帆櫓並用，最初用僱工搖櫓，稍後用奴隸，最後又用罪犯。

奴隸販子們既然不願意自找麻煩，也就不提克利克薩斯的來歷了。

因此，斯巴達克思既不是隻身一人，也不是跟織成一個特殊織物的許多線索毫無聯繫的。克利克薩斯就住在他隔壁那間小屋裏。有許多晚上，斯巴達克思都伸直了身子躺在小屋地下，腦袋緊靠着門，聽克利克薩斯講五十幾年前開始的西西里奴隸不斷鬪爭的故事。他，斯巴達克思，是個奴隸，並且是奴隸的子孫，可是在這些跟他一類的人裏面，倒有跟阿基里斯^①、赫克特^②、聰明的奧迪修斯^③一樣輝煌的傳說中的英雄人物，跟他們一樣輝煌，甚至於比他們還要自豪，雖說這些人並沒被人歌唱，也沒被人變成受崇拜的神。其實這樣倒也不錯，因為神是跟有錢的羅馬人相像的，而且也像羅馬人那樣不關心奴隸們的生活。這些人又是人，又算不了人，他們是奴隸，光着身子的奴隸，在市場上賣的價錢比驢還便宜呢，兩肩套上了犁，拉着犁在大田莊上耕地。可是他們又是什麼樣的巨人啊！有解放了島上的每一個奴隸，粉碎了三個羅馬軍隊才被打垮的優納斯^④，有希臘人雅西尼恩^⑤，有色雷斯人

① Ostia…羅馬一古城及海口，在流入地中海的台柏(Tiber)河口。

② Achilles…荷馬史詩伊利亞德(Iliad)中的英雄。

③ Hector…阿基里斯的勁敵。

④ Odysseus…即優利西斯(Ulysses)，荷馬史詩奧德賽(Odyssey)的主人公。

薩爾維亞斯，有日耳曼人安達特^⑤，還有坐船逃出迦太基，帶着全體船員加入雅西尼恩的隊伍的猶太怪人班·鳩煦^⑥。

聽着這個故事，斯巴達克思就要豪氣萬丈，狂喜不禁，並且要發生一種和這些已死的英雄情同手足、神交心契的感覺把自己的靈魂洗淨。他對他的這些夥伴感覺到熱烈的同情；他很了解他們；他知道他們所感覺到的是什麼，他們所夢想的是什麼，他們所渴望的是什麼。種族，城市，國家都是沒有意義的。他們所受的束縛是到處一樣的。然而他們那曇花一現的起義雖然那麼壯觀，他們卻總是失敗；總是羅馬人把他們釘在十字架上——這就是那新長成的樹木和新結成的果實——讓大家都可以看到奴隸不肯當奴隸的報應。

「到頭總是一樣，」克利克薩斯說……

於是克利克薩斯當角鬪士當得越久，就越不提從前的事了。過去和未來對於角

⑤ Hannus：公元前一三四——一三二年西西里第一次奴隸起義領袖，敘利亞人，自稱安泰俄卡斯 (Antiochus) 王，最後被擒處死。

⑥ Athenion：西西里第二次奴隸時於薩爾維亞斯死後繼之為領袖，被羅馬軍隊圍攻，絕糧而死。

⑦ Undart：待考。

⑧ Ben Joush：待考。

鬪士都是沒有什麼益處的。他所有的只是現在。克利克薩斯用玩世不恭的態度來堅壁自固，也只有斯巴達克思敢向這個高盧巨人冷酷的外表裏面去探索。有一回克利克薩斯對他說過，

「你交的朋友太多啦。殺朋友是不容易的。請你別再理我啦。」

這天早晨，早操以後，他們在操場裏排好了隊先呆一會兒，然後去吃早餐。熱得滿身大汗，角鬪士都三五成羣地在那兒站着或是蹲着，瞅着吊在鐵欄干上面的那兩個非洲人，談起話來都歛聲屏氣。在被挑選出來給別人作榜樣的那一個底下，有一灘新流出來的鮮血，還有一羣吃血鳥啄那一片甜美的血污，把它吞下去。那些角鬪士都面色陰鬱，壓抑着自己的怒氣。這不過是剛開頭兒，他們感覺到。巴奇亞圖現在一定要趕快跟人家訂立合同，叫他們去角鬪了。這可到了倒楣的時候啦。

兵士們到學校旁邊的一條小溪對岸的一叢小小的樹林裏吃飯去了，斯巴達克思在鐵欄干裏面可以望見他們在那邊橫躺豎臥，頭盔都摘下來了，沉重的武器堆在一塊兒。他不錯眼珠地瞅着他們。

「你瞅見什麼啦？」甘尼克斯問。他們在一塊兒當奴隸已經很久了，在礦裏的時候兩人在一塊兒，小時候也在一塊兒。

「我不知道。」

克利克薩斯面色陰鬱；一肚子的怒火按捺得太久了。「你瞅見什麼啦？」他也問。

「我不知道。」

「可是你不是什麼都知道嗎？爲了這個色雷斯人才管你叫父親呢。」

「你恨的是誰，克利克薩斯？」

「那個黑人也管你叫父親嗎，斯巴達克思？幹麼你不跟他鬪呢？輪到咱們倆的時候你跟我鬪嗎，斯巴達克思？」

「我再也不跟哪個角鬪士鬪啦，」斯巴達克思安詳地說。「我知道這個。不大工夫以前我還不知道呢，可是這會兒我知道啦。」

有五六個角鬪士已經聽見他的話了。這時候他們都聚在他的身旁。他不再瞅那些兵士了；他光瞅這些角鬪士。他的眼光從這人臉上移到那人臉上。五六個變成了八個，十個，十二個了；他仍然一語不發；可是他們臉上陰鬱的神氣不見了，他們眼神裏有了一種急切的、興奮的樣子。他往他們的眼睛裏瞅。

「咱們幹什麼呢，父親？」甘尼克斯問。

「到時候自然會知道。這會兒先在這兒打住吧。」

於是時間縮長爲短了，在短短的時間內，這個色雷斯奴隸就要經過一千年。在

一千年裏頭沒發生過的一切，在今後幾個鐘頭以內就要發生了。這時候，他們暫時又是奴隸了——奴隸制的殘滓，奴隸制的屠宰者。他們向操場的大門走去，然後排着隊走到飯廳去吃早飯。

這時候，他們在道兒上碰見了坐着轎子的巴奇亞圖。他跟他那位瘦弱文雅的眼房先生一同坐着他那頂八個奴隸抬的大轎，兩人都是上加普亞的市場買糧食去。在這些列隊前進的角鬪士旁邊經過的時候，巴奇亞圖注意到他們多麼有紀律，步調多麼平穩，他認為犧牲一個非洲人即便是一種意外的傷耗，也總算不是白搭。

那麼一來，巴奇亞圖就活下去了，他的賬房先生也活下去了，日後好抹他主人的脖子。

七

那些角鬪士大家在一塊兒吃飯的餐室——或者不如說大食堂——裏面發生了什麼事情，是永不會有人知道得很清楚，也永不會有人講得很清楚的，因為沒有歷史家記載奴隸們的事蹟，奴隸們的生平也沒有人認為是值得記載的；及至不能不把一個奴隸所做的事情當作歷史的一部分的時候，這個歷史就由一個擁有奴隸、怕奴隸、

恨奴隸的人寫下來了。

可是在廚房幹活的樊梨妮是親眼瞧見這個的，很久以後，她還把這個故事講給一個別人聽——這到後來你就會知道——而且這麼樣的一件事情的雷靈似的聲音即便漸漸低沉到聽不大見的程度，也從來不會完全消失。廚房在大食堂的一頭兒。大食堂的門在另一頭兒。

食堂本身是巴奇亞圖臨時想法子蓋起來的。許多羅馬房屋都是建築成一種歷代相傳的樣式，可是大規模訓練角鬪士並且把角鬪士包出去，跟對於角鬪的熱狂一樣，都是這一代的產物，這麼些角鬪士怎樣教育管理，就成了一個新的問題。巴奇亞圖利用了一座古老的石頭牆，再給它添上三面兒，成了一個方院子。上面按從前的老法子蓋上房頂，一個木頭棚從四邊往裏插，直到八呎左右寬為止。房頂中央留着一個露天的部分，裏面呢，砌上石頭，一直砌到中央一道流雨水的溝。這種建造的方法在一百年前要比在這時候流行，可是在加普亞這個氣候溫和的地方，這也就可以了，雖說這地方冬天很寒冷，往往還很潮濕。那些角鬪士盤着腿在棚底下的石頭地上坐着吃飯。教師爺都在中央露天的院子裏走躑兒，因為在這兒監視一切是頂容易的。廚房就是一個用磚瓦砌成的長竈跟一張做菜的長桌子，在方院子的一頭兒，並沒有跟別的部分隔開，另一頭兒是兩扇笨重的木頭門，角鬪士一進來，門就門上

了。

今天一切都按部就班，跟平常一樣，角鬪士都在自己的地方坐下，廚房的奴隸——差不多全是女人——給他們開飯。四個教師爺在中央的院子裏走躍兒。教師爺都帶着刀子跟用皮革編成的短鞭子。門也照例由步兵小隊特派的兩個兵士打外面門上。其餘的兵士呢，都正在約莫一百碼外的一叢可愛的樹林裏吃早飯。

這一切，斯巴達克思全都瞧見了，全都注意到了。他吃得很少。他嘴裏發乾，心撲通撲通地亂跳。在他眼中，這時候並沒有什麼偉大的事情在那兒醞釀着，未來的事情他所看得到的也不比別人看得到的多。可是有些人到了某一點就對自己說，「我要是不如此如此，那末，我就不用再活着，也不該再活着啦。」一旦許多人都達到了這一點，大地就震動起來了。

不等這一天過去，不等這個早晨成了晌午和夜晚，大地就得有點兒震動；可是斯巴達克思並不知道。他光知道下一步該怎麼樣走，那就是對角鬪士講話。他把這個告訴了高盧人克利克薩斯的時候，他瞧見他的太太樊梨妮正站在爐灶前面望着他。別的角度士也在那兒望着他。猶太人大衛從他嘴唇的活動上猜他說的是什麼。甘尼克斯把耳朵湊過來。一個叫做弗萊克薩斯的非洲人又湊近了一點兒，來聽他說話。

『我想立起來說話，』斯巴達克思說。『我想打開我的心，可是我一張嘴就沒退身步了，教師爺還一定要攔我。』

『他們攔不了你，』巨大的紅頭髮的高盧人克利克薩斯說。

即便在方院子的那一邊，這種潮浪也被人感覺到了。兩個教師爺向斯巴達克思跟凱伏在他前後左右的那些人轉過身來。他們把鞭梢一抖，又把刀子抽了出來。

『快說話吧！』甘尼克斯喊道。

『我們是狗嗎，衝我們打響鞭子？』那個非洲人說。

斯巴達克思站起身來，好幾十個角鬪士也都跟着他站起身來。那些教師爺用鞭子跟刀子亂抽亂砍，可是角鬪士蜂擁而上，立時把他們殺死了。那些女人把樹子也殺死了。這一切始終都沒多大聲息——除了在那兒轉磨似的一大羣角鬪士發出來的那種低聲的怒吼。於是斯巴達克思頭一回發號施令，輕輕地，悄悄地，不慌不忙地，他對克利克薩斯、甘尼克斯、大衛跟弗萊克薩斯說，

『到門那兒去，把門把牢，我好講話。』

他們稍微遲疑了一會兒，可是還是服從了他的命令，後來他當他們的領袖，多一半時候他們都聽他的話。他們愛他。克利克薩斯知道他們非死不可，可是這也沒有關係，猶太人大衛呢，他久已什麼都感覺不到了，可是這時候又感覺到自己對

於這個場鼻子、神氣像綿羊似的奇怪、溫和、醜陋的色雷斯人發生了一片洋溢的熱情。

八

「在我的周圍聚齊，」他說。

大家很快地就在他的周圍聚齊了，在外面駐守的兵士仍然沒有什麼動靜。角鬪士們跟廚房裏的奴隸們——三十個女的，一個男的——都擠在他的前後左右。樊梨妮帶着恐懼，希望和敬畏的神氣瞪眼瞅着他，朝他這邊兒擠過來。大家讓開了一條路；她走到他跟前，他用一隻胳膊摟抱她，叫她緊貼着自己的腰，一邊兒自己心裏想。

「我可自由啦。我父親，我祖父，從來沒享受過一分鐘的自由，可是這會兒我成了一個自由的人在這兒站着啦。」這是一種使他沉醉的感覺，他覺得這種感覺跟酒似的在自己的周身奔騰着，可是跟着來的又有一種恐懼。當一個自由的人，那不是一件輕微的事情；當奴隸已經當得太久了，在自己的一生中和父親的一生中，始終都是個奴隸，一旦自由，那不是一件細小的事情。而且，一個人要是已經破釜沉

舟，而又知道自己所走的路步步都有死亡的危險，他心裏是會有一種被壓抑下去而又不受壓抑的恐怖的，斯巴達克思心裏就是這樣。最後，他又一個勁兒地反躬自問，因為這些以殺人爲業的人已經把自己的主人殺了，滿心都是一個觸犯了自己主人的奴隸不由得要感覺到那種可怕的懷疑。他們的眼光集中在他一個人身上了。他是明白他們的心事，跟他們親近的那個很溫和的色雷斯礦工啊，並且因爲他們非常迷信，非常無知，像那時候的大多數人那樣，他們就覺得有一位神——一位有一點兒惻隱之心的奇怪的神——已經把他感化了。因此他就必須想法子把未來看得清清楚楚，就像讀一卷書似的，並且把他們領到這個未來裏面，要是他們無路可走，他就得開闢道路。這一切他們的眼神都對他表示出來；這一切他都在他們的眼神裏看了出來。

『你們是我的同胞嗎？』大家在他周圍擠近的時候，他就這麼問。『我再也不當角鬪士啦。寧可死也不當角鬪士啦。你們是我的同胞嗎？』

有些人已經滿眼含着淚了，他們擠得更近了。有些人害怕得很，有些人害怕得好一點兒，可是他使他們都略微沾染了一點兒光榮的感覺——這件奇事是他所辦得到的。

『這會兒咱們必得是夥伴，』他說，『必得大夥兒在一塊兒就跟一個人似的；』

早年間——我聽說——咱們那個民族的人出去戰鬪，都是自己情願去的，不像羅馬人那樣，而是自己情願去的，誰要是不願意戰鬪，他可以走他的，也沒人在後面瞅着他。」

「咱們要幹什麼呢？」有一個人嚷起來說。

「咱們要出去戰鬪，咱們還要好好地戰鬪一場，因為咱們是世界上頂會戰鬪的人。」忽然間，他聲音響亮起來了，跟原先那種溫和的態度正好相反，把大家的注意吸引住了，使他們移腳不動；他的聲音狂肆高亢，沒錯兒，外面的兵士準也聽見他喊叫了。

「咱們要好好捉對兒廝殺，叫羅馬國存在一天，他們就一天忘不了加普亞的角鬪士！」

到了某一時候，人們就必得做他們必得做的事情，樊梨妮姬是知道這個的，一種她從來沒嘗到過的幸福的滋味使她揚揚得意，並且心裏充滿了一種特別的歡樂，因為她有了一個跟全世界哪一個人都不一樣的男人。她知道斯巴達克思的事情；到了相當的時候，全世界都要知道他的事情，可是不會恰好像她知道得那麼清楚。也不是怎麼，她知道這是一種偉大而沒有盡頭的東西的開始，而她的男人是一個溫和、純潔、沒人跟他一樣的人。

九

「先跟那些兵幹，」斯巴達克思說。

「咱們跟他們是五與一之比，也許他們會逃跑呢。」

「不會，」他怒冲冲地回答說。「你們得知道這個，那些兵是不會逃跑的。不是他們殺死咱們，就是咱們殺死他們，要是咱們殺死他們，準得還有別的兵來。羅馬的兵是沒個完的！」

他一見他們賊他的那種神氣，就又對他們說，「可是奴隸也是沒個完的。」

然後他們慌慌徬徬地準備起來。他們把已死的教師爺身上的刀子拿走，又打廚房裏拿走了能當兵器用的每一件東西，刀子、切刀、鐵串、烤肉叉、杵頭，尤其是杵頭，這是把穀類搗碎熬粥用的，至少有二十個，是一種一頭兒挺大挺沉的木頭棒；這能當棍子用，也能扔出去打人。劈柴他們也給拿去了，誰要是沒的可拿，就拿塊肉骨頭，他們還把鍋蓋拿去當盾用。橫豎他們全有兵器了，然後，女人跟在後面，他們把食堂的兩扇大門往裏一拉，就走出去戰鬥。

他們動作得很快，可是還沒能叫那些兵士措手不及。把門的那兩個已經警告他

們了，因此他們就可以從容披上凱甲，十人一隊，排成四個小隊，這時候正在小溪對岸嚴陣以待，一共有四十名兵士，兩位軍官，另外還有十二個教師爺，也像兵士那樣全身武裝，拿着刀、盾跟槍。這樣，五十四個全身武裝的人就跟二百個赤身露體，幾乎手無寸鐵的角鬪士相對。這不能說是勢均力敵，可是佔優勢的是兵士，而且他們還是羅馬的兵士，在普天下都所向無敵。他們舉起了槍，跑步向前走，一個小隊跟着一個小隊。軍官的號令隨着曉風飄揚起來，到耳分明，他們向前掃蕩，跟一把掃帚似的，要把擋着道兒的這種汗穢的垃圾掃淨。他們那穿着靴子的腳抬得高高的，在小溪中濺水而過。他們上了岸，岸上的野花向一旁歪斜，這地方其餘的奴隸也都從四面八方跑了出來，三五成羣，要看看正在那兒發生的這件不可思議的事情。可怕的鏢槍在彎着的胳膊上往回晃蕩着，刀槍的鋒刃在陽光中閃爍着，羅馬的威力明明這麼驚人，——即便是由這四個小隊代表的羅馬威力伸展出來的那麼小小一部分——這些奴隸還不該四散奔逃，本是塵土，復歸於塵土嗎？

可是在這個節骨眼上，羅馬的威力卻陷於窮境了；而且斯巴達克思成了一個指揮者了。一個領導別人的人是怎麼個人呢，這是沒法兒解釋清楚的；領導人是一種希罕而難以捉摸的才能，尤其是在沒有威力和光榮為後盾的時候。是人都能發號施令，可是發出號令要叫別人聽從，那可是一種本領，而這就是斯巴達克思的一種本

領。他命令角鬪士向四外散開，他們就向四外散開。他命令他們圍繞着那四個小隊排開一個廣闊的、散漫的圓形的陣勢，他們就排開這麼一個陣勢。這時候，四個向前進攻的小隊把脚步放慢了。他們猶豫起來了。他們停頓下來了。角鬪士那麼腿快——到了生命全靠速度，速度就是生命的時候——是世界上的兵沒有能趕得上的，而且除了腰間的一塊布以外，這些角鬪士全都光着身子——羅馬步兵呢，都叫一大堆刀槍、盾牌、盔甲營養得很沉。角鬪士們拔起腿來一跑，就成了一個廣闊的圓圈，直徑一百五十碼，四個小隊被困在圓圈的中心，左右亂轉，舉着鏢槍——在三四十碼外，這個兵器就等於廢物了。羅馬槍只能投擲一次；鏢槍一投，就得向前圍攻。可是在這兒往什麼上去投擲呢？

在這一剎那的情形上，斯巴達克思把自己的戰術，自己日後所用的戰術的整個模型，看得清楚到叫自己吃驚的程度了。他聽人家講過有許多軍隊怎樣螳臂當車，膽敢衝冒羅馬軍隊的鋒刃，在泰山壓頂的羅馬槍下受殲滅的打擊，然後，又被短短的、跟剃刀一樣鋒利的羅馬劍砍得屍骨無存，所有這些故事的邏輯，跟電光一閃似的，他都在自己的「心眼」中看明白了。可是現在呢，被困在這一圈吶喊、咒罵、強橫、裸體的奴隸中間，羅馬的紀律和羅馬的威力竟都無計可施。

「大塊兒石頭！」斯巴達克思喊道。「大塊兒石頭——石頭要替咱們打仗啦！」

他沿着圓圈跑，身輕如燕，行走如飛。「扔石頭！」

在亂石交加的恥辱之下，兵士們倒地了。石頭滿天飛。那些女人也加入了這一圈人——在家裏使喚的奴隸們已經加入了，在地裏幹活的奴隸們也打圍子裏跑來加入。兵士們藏躲到巨大的盾牌底下，可是這又使角鬪士們趁着機會衝進去，猛一下子衝進去。一個小隊向一圍角鬪士衝擊，投擲他們的鏢槍。有一個角鬪士被這種可怕的兵器擊中了，可是其餘的都撲了過去，把這一小隊兵士打垮，幾乎赤手空拳就把他們一個個殺死了。兵士們又反攻。兩個小隊佈成了一個圓形的陣勢，即便他們在亂石如雨之下沒有幾個站得住腳的，即便角鬪士們跟一羣狼似的撲了過去，他們還奮力戰鬪，一直到戰死爲止。第四個小隊想要殺開血路突圍而逃，可是這不是十個人所能辦得到的，結果他們就一個個都被打垮，被殺死了，就跟那些教師爺一樣——有兩個教師爺哀求饒命，全被那些女人用石頭砸死了。

這一場奇怪的，激烈的小小的戰鬪在食堂附近開始，卻越過學校的庭園一直蔓延到加普亞大路。最後的一個兵士就是在那兒被打垮，被殺死的，在這麼廣遠的一片地上，處處都死傷枕藉，死的有五十四個是羅馬人和教師爺，另外還有些是角鬪士。

然而這不過是個開頭兒。充滿了勝利，聞見了勝利的血腥，由於勝利而興高采

烈，這卻不過是個開頭兒——這時候斯巴達克思站在大路上，可以遠遠望見加普亞的城牆，望見午前金色的煙霧中一個煙霧迷離的金色城市，他還可以聽見駐防軍擂鼓的聲音。現在要歇息也不能歇息了，因為事情正在那兒發生，風聲正在那兒傳播，而且加普亞城裏還駐有很多的兵呢。整個世界已經突然爆裂了。他氣喘吁吁地在鋪着石頭的大路上站着，四面是一片伏尸流血的景象，這時候他好像是在波濤洶湧的大海上乘風破浪了；他看見克利克薩斯，那個紅頭髮高盧人，在那兒大笑，甘尼克斯在那兒揚揚得意，猶太人大衛刀上滿是鮮血，眼睛裏充滿了生命，還有那些巨大的非洲人都故意使自己鎮定，吟唱着他們的戰歌。於是他把樊梨妮摟在懷裏。別的角鬪士在那兒吻他們的女人，把她們抱起來掄着轉，還跟着她們一齊歡笑，同時在家裏使喚的奴隸也跑了過來，拿着些皮袋，盛的是巴奇亞圖的酒。連那些受了傷的也不再那麼拿受傷當回事兒，也忍痛不再呼號了。那個日耳曼姑娘瞅着斯巴達克思，又笑又喊，摸他的臉，他的胳膊跟他那隻拿着刀子的手。他們正要喝酒從皮袋裏往外倒，斯巴達克思使他們又清醒過來了。他們本來當時就可以從歷史中走出去——喝得醉醺醺的，並且趾高氣揚——因為這時候加普亞的兵已經向城外開拔了，可是斯巴達克思把他們抓住了，把他們止住了。他命令甘尼克斯把兵士們屍首上的武裝剝下來，還打發一個叫諾賓的非洲人去看看軍械庫能闖進去不能。這

時候他原來那種溫和的態度已經消失了，他那種專心一意要使大家逃出樊籠的精神像明亮的火焰似的燃燒着，叫他變了樣子。他的全部生命都爲的是這個，他的全部耐心也都是準備着這個。他已經等了幾百年了；自從頭一個奴隸上了銬鎖，受着鞭打，不得不去砍柴挑水以來，他就在那兒等待着，這會兒他一定要勇往直前，百折不回了。

從前，他請求他們；現在，他指揮他們。有人會使羅馬人的兵器嗎？有人使過鏢槍嗎？他把他們排成一個橫列，又分成四個小隊。

「女人得在裏邊，」他說。「叫她們拋頭露面可不成。叫她們去打仗可不成。」敢情女人們也那麼怒氣沖沖，很叫他詫異。她們的怒氣比男人們還有過之無不及呢。女人們也要戰鬪；非戰鬪不可，直對他哭求。她們央告他把那些寶貴的刀子也給她們幾把，他不肯，她們就拿皮帶把緊身衣勒住，又在裏面裝滿了石頭，準備着把石頭當作兵器。

學校近旁是各農園傾斜的、山坡上的田地。種地的奴隸們瞅見出了這麼一件特別的、可怕的、瘋野的事情，就跑過來觀看，有的聚集在石頭牆上，有的三五成羣，東邊幾個，西邊幾個；一瞅見他們，他就把自己未來的作風，那種非常簡單的作風，看得非常明顯了。他把猶太人大衛叫了過來，吩咐他如此如此，那個猶太人

就跑到那些種地的奴隸那邊兒去了。斯巴達克思沒猜錯；那些種地的奴隸有四分之三都跟大衛一同回來了。他們跑着走了過來，對角鬪士們行禮，吻他們的手。他們把他們的鋤頭帶在身邊，忽然間他們的鋤頭不是種地用的工具而是兵器了。這時候那些非洲人回來了。他們沒能闖進那個主要的軍械庫；要闖進去至少也得一個半鐘頭的工夫；可是他們把新到的一箱『三叉矛』——那種挺長的、三股兒的漁叉——給弄開了。這種三叉矛一共有三十個，斯巴達克思把它們分給了使魚網魚叉的角鬪士，那些非洲人就吻這些兵器，摩挲它們，又把手放在上面，用他們自己那種奇怪的語言發他們那種奇怪的誓願。

這一切只費了很不大的一會兒工夫，然而斯巴達克思反倒更覺得急不容緩，唯恐誤了大事。他想離開這個地方，離開這個學校，離開加普亞。『跟着我！』他喊叫着說。『跟着我！』樊梨妮緊挨着他。他們離開了大路，越過田地，走上了傾斜的山坡。『千萬別把我摺在後面，千萬別把我摺在後面，』樊梨妮說。『男人能怎麼樣打仗，我也能怎麼樣打仗。』

這時候，他們看見兵士從加普亞沿着大路走來了。兵士一共有二百名。他們跑步走來，及至他們看見角鬪士們正要往山上跑，軍官就命令他們向斜刺裏走去，好把角鬪士截斷，於是兵士們就突進到田野上面。遠在兵士們的那一邊，加普亞的市

民正潮水似的湧出城門，要瞧瞧這次奴隸的暴動怎樣被鎮壓下去，要瞧瞧一場不出代價、不饒恕死命的『打對子』。

一切本來都可以在這兒完結，在一個鐘頭以前或是一個月以後完結。在時間中沒結沒完的無數剎那裏面的不拘哪一剎那，這本來都可以完結。從前奴隸也逃過。這些奴隸要是逃跑了，他們就會走到野地裏或是樹林裏去；他們就會跟動物似的靠着偷點兒什麼揀點兒橡子湊合着活着。他們就會一個個被逮住，一個個被釘在十字架上。奴隸是沒地方避難的；世界本來就是這麼樣的一個世界。斯巴達克思一瞰向他們飛奔而來的那些駐防軍兵士，他就知道這件簡單的事實了。沒有可以藏身的地方，沒有可以鑽進去的窟窿。這個世界是需要改變的。

他不再逃跑了，他說，『咱們要跟那些兵打。』

一〇

很久以後，斯巴達克思自己問自己，『將來誰把我們的戰鬪、我們所贏得的一切跟我們所喪失的一切寫出來呢？又有誰會把真相說出來呢？』奴隸們的真相是跟他們生活着的時代的一切真理相抵觸的。真事兒是不可能的——哪一回，真事兒都

是不可能的，並不是因為沒有發生這回事兒，而是因為按那時代的道理講，這是沒法兒解釋的。兵士的人數比奴隸多，又是全身武裝；可是兵士們沒料到奴隸會跟他們作戰，奴隸們倒知道兵士是要跟他們打仗的。奴隸們打山坡上直衝下來，兵士們正散開了隊形在那兒奔跑，像一羣人驚起了一隻野兔在那兒追趕似的，因此他們就驚惶失措，紛紛亂投他們的鏢槍，又在女人們向他們身上扔來的雨點似的石塊之下縮成了一團。

於是事情的真相就是，兵士們被奴隸打败了，往回逃跑，奴隸們在後面追趕，一直朝加普亞追了半截子路，把他們一個個打倒。頭一次交戰，奴隸們傷亡很重，可是第二次交戰，奴隸們才死了不多幾個，羅馬兵都在他們前面潰逃。這就是事情的真相，可是這段故事傳出去的時候，倒有一百樣不同的說法，而第一個報告就是加普亞駐軍的指揮官所寫的。

「蘭突魯·巴奇亞圖的角鬪士訓練學校裏發生了奴隸暴動，」他這麼寫，「有許多奴隸逃了出來，沿着阿庇亞大路向南逃去。駐防軍某大隊的半數當即被遣前往鎮壓，但有少數終於突圍而逃。他們的領袖是誰，他們的意圖如何，都不得而知，但是他們已經在這一帶地方的奴隸中間引起了騷動，此間的市民都認為尊貴的元老院應當盡力給加普亞駐軍增援，俾使亂事得以儘速平定。」好像是後來才想起似的，

這位指揮官又補上一句說，「一連串的暴動已經發生了。這帶地方恐怕免不了要遭到劫掠和蹂躪。」

當然，巴奇亞圖也把他的故事講給一羣羣的加普亞市民聽，而那些人也的確非常想聽。可是沒有一個真正感到不安的——除了巴奇亞圖，因為他已經眼睜睜地看着自己多年的心血一旦付於流水了——可是人人都明白，這一帶地方是不會平安的，除非這些窮兇極惡的東西（這些角鬪士）能夠一個個都被擒獲，或是殺死，或是釘在十字架上，好使別的奴隸有所鑒戒。一個傳十，十個傳百，越傳越廣；成千成百整個生命建築在不安穩的奴隸制度上的人，都把這個故事輾轉傳述，而他們傳述這個故事也正是由於他們的恐懼和需要。情形向來都是這樣。再過許多年也一定還是這樣。

「是的，斯巴達克思暴動的時候我恰巧在加普亞用礦泉治病呢。我瞅見他啦，沒錯兒。簡直是個巨無霸。我瞅見他槍上挑着一個小孩子。瞅着太可怕啦。」

此外還有一千樣別的说法，反正怎麼說都成。可是事情的真相呢，這是連斯巴達克思自己在當時都只能瞥見的。他的眼光突破了他那個時代的束縛。兩次小小的交戰，他所領導的奴隸都把羅馬軍隊戰敗了。的確這只是一小撮二流的駐防軍，在一個游覽勝地過逍遙自在的日子，早已人乏貨軟了，跟他們對壘的呢，又是全意

大利頂棒的職業武士。可是即便考慮到這一點，奴隸在一天之內把主人打倒兩次，也還是一件驚天動地的事實。軍隊逃走的時候，他們也沒有辜負了這件事實。斯巴達克思一喊他們，他們就回來了——他們是有紀律的人，在幾個鐘頭以內，他在他們的心目中就成了一個上帝了。他們心裏充滿了驕傲，他們的恐懼已經消失了。他們不住地你摸摸我，我摸摸你；多多少少這也可以算是互相溫存——好像是角關士，別跟角關士做朋友這句無情的格言霎時間顛倒過來了。因此，他們心裏就充滿了一種理會到彼此的存在的感觉。這並不是思索或推理的結果；他們多一半都是頭腦簡單、沒有知識的人，可是他們已經忽然變得高尚而純潔了。他們你看我，我看你，好像以前彼此從來沒見過似的，而且也許有幾分真是這樣。在以前，他們從來沒有真敢互相對看過。行刑的劊子手又怎麼能往受刑者臉上瞅呢？可是現在他們不再是非搭夥不可的行刑者和受刑者了；現在他們是意氣揚揚的親兄弟了，現在斯巴達克思才知道，在西西里跟許多別的地方，同樣的情形是怎樣發生的。他感覺到那些人的力量，因為他們的力量的一部分在他自身裏面漲起了，像電流似的通過了他的全身，洗淨了構成他過去的歷史的一切苦難，一切恐懼、羞恥和屈辱。他把生命抓住不放已經那麼久了，他把維持自己的生命當作一種精密的科學已經那麼久了，很容易叫人認為生命到了他這兒是要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可是他的全部積蓄都

在這兒呢，忽然間他不再怕死，也不再想到死，因為死已經無關輕重了……

在加普亞南約莫五哩，離阿庇亞大路不遠，角鬪士、他們的女人跟加入了他們的隊伍的奴隸，全都聚集在一個山坡上面，打那兒可以望見顯然屬於一位羅馬紳士的農園的一所大莊院。這時候已經快到晌午了，經過了兩次戰鬪和隨後的向南行進，這羣角鬪士已經變成一支小小的軍隊了。遠遠地望去，要不是裏面有黑人，他們是會被人當作一支羅馬軍隊的。兵器已經分配給大家了，包括兵士們的頭盔、鎧甲、鏢槍和盾牌。這時候人人都武裝起來了，像他們那樣有了武裝，並且經過了考驗，比羅馬近的地方是不是有什麼兵力敢正式向他們挑戰，那是很成問題的。把女人除去，可是把附和他們的那些家裏的奴隸跟莊稼地裏的奴隸算在裏頭，他們一共有二百五十人。他們可以分成高盧人、非洲人、色雷斯人三大集團，行進的時候，每一集團自成一個支隊——每一隊的領導人物就算是名義上的軍官。羅馬軍隊以十人一小隊為單位，他們早已見慣了，因此他們就自然而然也採用了這種編制。斯巴達克思領導着他們。這是用不着商量計較的。叫他們為他而死，他們都不會不願意。他們的腦海裏充滿了關於受了神的感化的人物的傳說。他們戴着斯巴達克思的時候，那種信仰就在他們臉上流露出來了。

行軍前進的時候，他在他們的前頭，日耳曼姑娘樊梨妮在他身旁，一隻胳膊

抱住了他的腰。有時候，她瞅他一眼。這一切對於她都並不新奇。很久以前，她就嫁了人類裏面這個頂好的、頂勇敢的人了，那時候她不是就已經了解他——就像這會兒那樣了解他嗎？兩人的眼光對在一點的時候，她就衝他微笑。她跟那些兵打過仗了。她不知道他贊成不，可是她手裏拿着那把刀，他倒並沒反對。他們倆是平等的。世界上到處都有關於亞瑪孫族[●]的古老的傳說，在很古的時候，這些女人也跟男人一樣上戰場——根據在斯巴達克思的時代仍然很流行的許多別的傳說，早先還有過一個時期，所有的男人跟所有的女人都是平等的，既沒有主人，也沒有奴隸，一切東西都是公有的。那個古遠的時代已經被時間罩上一層迷離的煙霧了；那時候是黃金時代。現在又快是黃金時代了。

這時候確實像一個黃金時代，陽光在這一片可愛的原野跟這些鬪技場的勇士——這些「沙」上的勇士——上面照耀着，他們擠在斯巴達克思跟那個日耳曼女奴隸周圍，問不完的問題。在大家在那兒聚集的草地上，長着柔軟的、碧綠的草，上面像黃油似的鋪着黃色的花朵，蝴蝶蜜蜂到處紛飛。空中充滿了牠們的歌聲。大家按照色雷斯人的習慣把他叫作父親。

「咱們現在幹什麼呢，咱們上哪兒去呢？」

● Amazons · 希臘神話中住於 Scythia 的剛勇女族。

他站在一圈人的中央。樊梨妮在草地上坐着，臉蛋兒貼在他的大腿上。大家圍着他，在草地上坐着或是蹲着，有長胳膊長腿的黑人，有紅臉膛、藍眼睛的高盧人，也有黑頭髮、精壯結實的色雷斯人。「咱們是一個部落，」他說。「你們願意這麼着嗎？」他們衝他點點頭。部落裏沒有奴隸，所有的人都可以平等地說話，這也並不是什麼太古遠的事情，至少他們還想得起來。

「誰願意說話？」他問。「誰願意出來當領袖？請你站起來吧，要是你想領導我們的話。咱們現在是自由人啦。」

沒人站起來。色雷斯人用刀把兒敲他們的圓盾，瑟瑟的聲音把草地上的一羣畫眉驚飛了。遠遠望去，在大莊院周圍出現了一些人，可是太遠了，看不清他們是誰或是幹什麼的。黑人們把手舉在自己臉前，對斯巴達克思拍掌致敬。大家都有一種很奇怪的滿足的感覺，在這一剎那，他們都在一種夢境中生活着了。樊梨妮老把臉蛋兒緊緊地貼在她愛人的大腿上。甘尼克斯嚷開了，

「萬歲，角鬪士！」

一個快死的人有氣無力地站了起來。他本來是平躺在草地上的，整個兒胳膊上有一道刀傷，深得見骨，鮮血不住地流着，眼看全身的血液都要流光了。他是個高盧人，他不願意掉隊，這樣，他就也稍微嘗着了一點兒自由的滋味。他的胳膊用一

塊浸透了鮮血的布裹着，他走到斯巴達克思跟前，斯巴達克思攙扶着他，他才能站直。

「我不怕死，」他對角鬪士們說。「這麼樣死比死在鬪技場裏強得多啦。可是我覺得與其死，還是不如跟着這個人。我情願跟着他，瞧他把咱們領到哪兒去。可是我要是死了，你們也別忘了我，也別幹對不起他的事兒。聽他的話。色雷斯人管他叫父親，咱們就像一羣小孩子，可是他會把咱們的罪惡全洗淨的。我自己的罪惡已經全洗淨啦，我幹了一樁偉大的事兒，我已經變純潔啦，我不怕死啦。我要安安靜靜地睡眠。我死後也不會做什麼夢啦。」

有些角鬪士這會兒公然哭起來了。那個高盧人吻了斯巴達克思一下，斯巴達克思也回吻他一下。「別離開我的身旁，」斯巴達克思說，那人就慢慢地倒在他身旁的草地上。加入了他們的隊伍的那些幹莊稼活兒的奴隸都張大了嘴，瞪眼瞅這些視死如歸的角鬪士。

「你死啦，我們可還不死呢，」斯巴達克思對他說。「我們要記着你的名字，把它大聲喊出來。我們要使它的聲音響徹全世界。」

「你永遠不屈服嗎？」高盧人懇求似的說。

「兵來攻打咱們的時候，咱們屈服了嗎？咱們跟兵打了兩回都打贏啦。你們知

道咱們現在該怎麼辦嗎？」他問那些角鬪士。

他們望着他。

「咱們跑得了嗎？」

「咱們跑到哪兒去呢？」克利克薩斯問。「到哪兒都跟在這兒一樣呀。到哪兒都是有主人有奴隸呀。」

「咱們不逃跑，」斯巴達克思說，他現在知道了，知道得千真萬確，就跟從來一點兒沒疑惑過似的。「咱們要走遍一個個農園，走遍一個個莊院，不管到哪兒，都要把奴隸全解放了，叫他們加入咱們的隊伍。他們要是再派兵來攻打咱們，咱們就跟他們打，還是想叫羅馬人贏，還是想叫咱們贏，那就請神自己決定吧。」

「可是兵器呢？往哪兒找兵器去呢？」有人問。

「咱們要把兵身上的兵器奪過來。而且咱們自己還要製造兵器。羅馬是什麼，還不就是奴隸的血汗跟勞苦？什麼咱們製造不了？」

「那末羅馬就要跟咱們作戰啦。」

「那末咱們就跟羅馬打，」斯巴達克思很安謐地說。「咱們要消滅羅馬，咱們要創造一個沒有奴隸也沒有主人的世界。」

這是一個夢，可是他們那時候的心情也正宜於做夢。他們早已置身雲端了，這

個黑眼睛、塌鼻子的色雷斯怪人要是對他們說，他打算帶領他們去跟天神交戰，他們也當時就會相信，當時就會跟隨。

『咱們可別給自己丟臉，』斯巴達克思跟他們說，說得很溫和，很乾脆，很懇切，好像是跟他們每一個人個別地、直接地談話似的。『羅馬人幹的，咱們不幹。咱們不遵守羅馬人的法律。咱們要訂出咱們自己的法律。』

『咱們的法律是什麼？』

『很簡單。不管咱們得了什麼，東西都是大夥兒的，除了兵器跟衣服以外，誰都不准有什麼自己的東西。古時候怎麼樣，還怎麼樣。』

一個色雷斯人說，『世界上有的是東西，滿可以叫人人都發財呢。』

『你來訂法律吧。我不幹，』斯巴達克思說。

他們就這樣談論着，他們裏面也有些貪心的夢想着當大領主，也像羅馬人那樣，還有夢想着叫羅馬人給自己當奴隸的，這樣談了又談，可是結果還是照斯巴達克思所說的話辦。

『咱們不要女人，除非是把她當作妻子，』斯巴達克思說。『一個人也不准有一個以上的妻子。夫妻之間的權利完全平等，要是不能和和睦睦地處在一起，兩人就必須分開。可是男人不准跟別的女人發生關係，不管她是羅馬人不是，只要她不

是他合法的妻子。』

他們的法律沒有幾條，大家也都一致同意了。然後他們拿起兵器去攻打莊院。莊院裏只剩下奴隸了，因為那些羅馬人早已跑到加普亞去了……那些奴隸也都加入了角鬪士的隊伍。

一一

在加普亞，大家望見了頭一所莊院着火冒出來的黑煙，因此奴隸們就準是好報仇而慘無人道的了。他們本來還希望奴隸們溫和一點兒，並且懂點兒事呢；說得其實求實一點兒，他們本來還希望奴隸們逃到那還沒有人煙的高山上，隻身一人或是三兩爲羣藏躲在洞穴裏面，像野獸那樣生活着，然後再像野獸那樣一個個被他們捕獲呢。即便在加普亞市民眼見頭一所着火的房子冒黑煙的時候，他們也沒十二分驚慌。他們早料到角鬪士不拘遇見什麼，都會拿它來發洩自己的怨氣了。一個專差已經在阿庇亞大路上兼程前進，去把加普亞暴動的消息報告給元老院——這就是說，不出幾天亂事就可以平定。那時候，奴隸們就要受到一個不容易忘記的教訓了。

有一個叫馬略·阿凱努的大地主預先得了警報，把自己的七百個奴隸全都集合

起來，要把他們趕到加普亞城裏去暫避一時；可是角關士們在路上碰見了他，並且冷冷地站在一旁，一語不發，眼看着他夫妻二人，他小姨子，他女兒跟他女婿，都被他自己的奴隸給殺死了。這的確是一件冷酷的、可怕的事情，可是斯巴達克知道他自己攔阻不了，同時也不十二分想去攔阻。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這也是他們自作之孽；而且事實是：那些抬轎的奴隸一見來的不是羅馬軍隊而正是那些逃亡的角關士——他們的英名這時候已經傳遍了這一帶，成了一種聲隨風飄的歌曲和吶喊了——他們自己就馬上動起手來。這時候已經快到黃昏，可是消息飛得比時間還快。原來的幾百人成了一千多人了。在他們向南出發的途中，無數奴隸都打山上和山谷裏來加入他們的隊伍。幹莊稼活兒的帶着傢伙來了；牧羊的趕着山羊和綿羊來了。他們這時候已經成了亂七八糟的一大堆人——因為只有那班角關士仍然保持着一種軍隊的隊形——長江大河似的向一所房屋湧來，人還沒到消息就先到了，於是廚房裏的奴隸就拿着刀子和切刀出來歡迎他們，那些穿房伺候的奴隸也跑了過來，把綢緞和上好的亞麻布獻給他們。差不多每到一處，羅馬人都拔腳而逃；監工的和羅馬人要是反抗，血肉橫飛的結果就明明在你眼前擺着呢。

這時候他們走不很快了。他們已經成了極大的一羣男男女女跟小孩子們，又歡笑，又歌唱，全都因痛飲自由之酒而沉醉了。離了加普亞還沒走出去二十哩地，天

就黑下來了，他們就在一個山谷裏一道淙淙的泉水旁邊紮營，又生起了營火，把新鮮的獸肉儘量飽餐了一頓。

整隻的山羊和綿羊，甚至於偶然還有一隻公牛，都掛在鐵叉子上烤着，空氣裏充滿了烤肉新鮮的、好聞的香味。對於一年到頭全靠韭菜、蘿蔔、大麥粥充飢的人，這真是一席盛筵。他們拿酒下肉，他們的歌聲和笑聲成了調味的作料。他們真是形形色色無奇不有的一羣人，有高盧人、猶太人、希臘人、埃及人，有色雷斯人、努比亞人、蘇丹人、利比亞人，有波斯人、亞西利亞人、撒馬利亞人，有日耳曼人、斯拉夫人，有部爾加人、馬其頓人、西班牙人以及祖先爲了某種原因賣身爲奴的意大利人，有薩賓人、阿姆布里亞人、塔斯康人、西西里人以及許多到今天連名字都永不會有人知道的別的民族的人，就血統和國家來說，是不倫不類的一羣人，可是最初同受奴役，現在同享自由，又可算是同氣連枝的一羣人。

在古遠的時候，有過氏族的家庭和部落的公社——最後，又有了國家的驕傲與特權；可是被壓迫者這種特別的一心一德的關係卻是世界上一種新的東西，而且那天晚上由那麼些國家和民族湊成的一大羣人裏面，絕沒有一個人揚聲說過一句生氣或不滿的話。他們心裏都如醉如癡，沾染了一點兒愛和一點兒光榮的感覺了。他們有好些個連斯巴達克思的面貌都沒見過，頂多不過是有人老遠把他指給他們看過，

可是他們的腦海裏都充滿了斯巴達克思。他是他們的領袖和他們的神靈——因為他們不明白天上的神靈並不是會偶然下界的，而且普洛米修士不是曾經親自把神聖的火打天上偷下來，把這個最寶貴的禮物送給人類的嗎？以前發生過的事，難說現在就不再發生。這時候，大家已經在那兒圍着火講故事了，整本大套的斯巴達克思英雄故事在那兒產生出來了。他們裏面沒有一個人——不錯，連那些小孩子裏面都沒有——不曾夢想過一個沒有奴隸的世界……

同時，斯巴達克思坐在那班角鬥士中間，大家談論着，琢磨着現在已經發生的事情。一條小溪已經變成江河了，一股洶湧的洪流眼看就要迸發了。這話是甘尼克說的。一歐斯巴達克思，他的兩眼就光芒四射。「咱們可以進軍全世界，一塊石頭一塊石頭地把它翻一個過。」他這麼說，可是斯巴達克思比他心裏明白。他在那兒躺着，頭枕在樊梨妮婭的膝上，她用手指攏他那很密實的棕色的鬚頭髮，又摸他腮上的短鬍子，心裏是一片快樂和滿足的感覺。這時候她心滿意足了，可是一股火焰在他心裏燃燒着；他早先當奴隸的時候還比這時候心滿意足呢。他望着意大利夜空中皎潔明亮的星星，心裏充滿了種種狂想，充滿了渴望、恐懼和疑惑，他此後的責

●

Prometheus

希臘神話中的神，曾偷天上的火賜與人類，觸怒宙斯神，受綁在高加索山被鷹

啄食心臟之苦。

任呢，又像一塊大石頭似的重重地壓在他的身上。他必須毀滅羅馬。——這麼想——這種想頭也太膽大包天了——他就微笑起來，使樊梨妮心裏很高興，她用手指順着他的嘴唇輕輕一畫，用她自己的語言向他唱起來——

獵人啊，打森林裏回來，

把獵來的紅鹿帶到家中，

兩眼向熊熊的火焰一望，

招呼孩子們，招呼他女人——

這是一個居住在寒冷荒涼國土上的森林裏的人們所唱的歌調。她這種奇怪的森林歌曲他聽了不知有多少了。她歌唱着，他心裏又從頭細想了一遍，他的思潮在這種音樂的襯托之下，跟着它一齊奔流，他的夢昇到寥廓的天空，在燦爛的繁星間翻翔。

『你必須毀滅羅馬——你，斯巴達克思。你必須把這些人帶走，對待他們必須嚴厲剛強，你必須教給他們打仗，教給他們殺戮敵人。咱們沒有退路了——一步退路也沒有。整個世界都屬於羅馬了，所以必須毀滅羅馬，叫它僅僅成爲一個醜惡的

回憶，那時候，在羅馬所在的地方，咱們就要建立一種新的生活，使所有的人和平友愛地相處，沒有奴隸，也沒有奴隸主，沒有角鬪士，也沒有鬪技場，還像古時候那樣，像黃金時代那樣。咱們要建築許多充滿了友愛的新城市，也用不着要什麼城牆。」

然後樊梨妮停止了歌唱，問他道，「你做的是什麼夢呢，我的愛人，我的雷斯人？是星星裏的神在那兒跟你說話嗎？那末他們跟你說的是什麼呢，我心愛的人？他們告訴你的不可洩露的天機，永遠不能告訴別人的嗎？」這她的確有一半相信。關於神的話，誰知道哪是真的，哪是假的呢？斯巴達克思恨神，從來不崇拜他們。「奴隸還有什麼神嗎？」他有一回這麼問過她。

「在我的一生中，」他對她說，「絕不會有什麼我不肯告訴你的事兒，我心愛的人。」

「那末你夢想的是什麼呢？」

「我夢想的是咱們要創造一個新世界。」

於是她害怕起來了，可是他溫柔地對她說，「這個世界本是人創造出來的啊。」

難道它是出於偶然的嗎，我的寶貝兒？世界上的東西，什麼城咧，高塔咧，城牆咧，道路咧，船咧，哪樣不是咱們建造的呢？那末咱們怎麼就不能創造一個新的世

界呢？」

「羅馬——」她說，單單這麼兩個字，裏面就包含着威力，統治着全世界的威力。

「那末咱們就毀滅羅馬，」斯巴達克思回答說。「羅馬已經叫整個的世界都厭膩了。咱們要毀滅羅馬，咱們要毀滅羅馬所信仰的一切。」

「誰？誰？」她懇求似的說。

「奴隸們。以前奴隸也造過反，可是這一回要跟以前不一樣了。咱們要發出一種呼聲，叫全世界的奴隸都可以聽見……」

這樣，和平就完了，希望就完了，而很久以後，樊梨妮姬還記得她愛人把頭枕在她膝上，兩眼凝視着遠處的星星的那一夜。然而這是充滿了愛情的一夜。世界上有不多幾個人能夠享受到不多幾次這樣的良夜，那時候他們就的確很幸運了。他們在那兒躺着，在一羣角鬪士中間，靠着火邊，讓時間慢慢地過去。他們你摸摸我，我摸摸你，表示出彼此理會到對方的存在。兩個人融為一體了。

第五部

講的是蘭特魯·韋拉古、他的某些回憶、以及他在薩拉利亞別墅盤桓的某些詳情。

蘭特魯·韋拉古素來愛說，他的體重越增加，他那踩軟繩兒的本領也越有長進，況且他在世界上活了五十六年，有三十七年的光陰都一帆風順地消磨在羅馬政治舞台上面，那就更證明他不是妄誇海口了。政治，他遇着機會的時候說，需要三樣不變的才能，可是絕不需要什麼德性。他認爲，政治家被什麼原因毀滅了的也趕不上被德性毀滅了的那麼多；他又把這三樣才能一樣一樣地列舉出來。第一樣才能是，瞧着哪一邊兒要得勢，就加入哪一邊兒。萬一這沒能辦到，那末，瞧着自己這一邊兒快垮台，就及早抽身，這是第二樣才能。第三樣才能呢，那就是絕不跟人爲仇作對。

這三樣才能全是理想，理想既然是理想，人既然是人，實行起來就不會一百成圓滿。就他自己說，他的成績倒很不壞呢。一起初，他是個頭腦簡單可是勤儉耐勞的鞋匠的兒子，十九歲就買賣選票，二十五歲就買賣差缺，偶爾還買賣暗殺，到了二十八歲的時候就領導着一個很有勢力的政治幫派，到了三十歲就成了著名的錫

利安選區●獨霸一方的領袖。又過五年，他當了行政長官，到了四十歲整，他就入了元老院。城裏有一萬人他認識他們的名字，又有兩萬人他認識他們的臉面。即便他頂跟他過不去的敵人，也在他恩禮優加之列，跟他共事的人，他從來不相信誰是好人，也從來不假定誰不是好人，拿人當好人固然不對，拿人不當好人那豈不就更不對了嗎？

他的重量和體積正跟他的身分相合；他從來沒信任過女人，他也從來沒看到過女人對他的同事們有什麼特別的益處。他自己的壞處是好吃，經過了這些得意的年月，他早已臃肥肉滿，不但變成了一個望之儼然的人物，並且成了那種屈指可數的羅馬人之一，非得裹在外衣●裏面才在大庭廣衆之中出現。穿着緊身衣的時候，蘭特魯·革拉古這個人物也並不招人喜愛。披上了外衣呢，他就是羅馬的厚實和德性的象徵了。他那三百磅的體重托着一個禿腦袋瓜兒，長着肥下巴頰兒，穩穩當當地安在脖子周圍層層疊疊的脂肪裏面。他說話的聲音沉重粗濁，臉上笑容可掬，兩隻挺喜相的小藍眼睛從好些肉摺兒裏面往外瞅。他的皮膚是粉紅色的，就跟嬰孩的一

● 錫利安 (Caesian) 是古羅馬城「七山」之一。

● toga：羅馬公民所穿的外衣，最初男女皆穿，後來只限男人，寬闊無袖，實際上只是一幅布料，平均摺上，披於左肩，覆蓋全身。而右臂露出。

樣。

革拉古與其說是玩世不恭，還不如說是見多識廣。對他說來，羅馬威力的祕訣從來不是什麼奧妙的東西，西塞祿費了半天的勁兒推出西塞祿愛把它當作最後的、最重要的真理的那個結論，也無非是使他有點兒開心罷了。安敦紐·凱約問他對於西塞祿有什麼意見的時候，革拉古冷峭地回答說，

『一個小頑固嚙。』

至於安敦紐·凱約呢，革拉古跟他交情再好不過了，本來麼，他跟許多貴族都是極相好的。他容許自己把它當作神祕並且神聖的東西的，也只有貴族二字。他喜愛貴族。他羨慕貴族。在某一範圍內，他又瞧不起貴族，因為在他看來所有的貴族都有幾分愚蠢，明明是貴族，可似乎又並沒從自己的家世和身分得到多大好處，那是他從來不能原諒的。別瞧這樣，他還是跟貴族打拉攏，而且被邀請到薩拉利亞別墅那樣的一個壯麗的農園，也的確使他感覺到驕傲和快樂。他不拏架子，也不想冒充貴族。他不說他們那種發音不完全的、文雅的拉丁話，他說的是平民階級那種流利的語言。他並不自置一個農園，雖說並不是置不起。至於那班貴族呢，他們是很賞識他的以實求實跟他那一肚子有用的知識的；他的體大身重又給人一種安隱的感覺。安敦紐·凱約喜愛他，因為革拉古是個完全不受道德觀念影響的人，他還常說，

他生平就認識革拉古一個十足的老實人。

這天晚上發生的事情，很少革拉古沒注意到的。他掂量，他估計，可是他不斷。對於凱約，他是只有瞧不起的。偉大而有錢的將軍克拉蘇使他開心，至於西塞祿呢，他對主人說過，

「除了偉大以外，他什麼都全啦。我想，他是會把他的媽勒死的，要是這能讓西塞祿發財的話。」

「可是讓西塞祿發財也並不是那麼要緊的大事啊。」
「可說的是。因此，實際上他就要一事無成了。他不是什麼可畏的人，因為他不是什麼可欽佩的人。」

說給安敦紐·凱約聽，這句考語可算是再透澈不過了，因為他正是一個可欽佩的人，雖說他的性慾傾向和習慣也就跟一個十二歲的人不相上下。革拉古是情願對自己承認他腳底下的地正漸漸變成一片爛泥的。他的世界漸漸瓦解了，可是這個崩潰過程既然極其緩慢，他自己又絕不會長生不老，他就覺得欺騙自己沒多大意思了。他能冷眼旁觀而不作左右袒；他這個人生來也不需要作左右袒。

這天晚上，一家人都睡了，他還醒着。他本來不大睡覺，也睡不大好。這會兒他就到庭園中步月閒行。誰要是問他那天晚上的幾對野鴛鴦是誰跟誰耳成心許，他

是會報告得相當準確的；可是他一方面觀察，一方面並不扒頭探腦，而且他也一點兒不生氣。羅馬不就是這樣嗎？傻瓜才會不這麼想呢。

走着走着，他瞅見朱麗亞坐在一條石凳上面，黑夜裏一個悽悽慘慘的形體，沒着沒落，膽戰心寒，想不到自己會那麼不中用，碰了那麼一個釘子。他向她轉過身來。

「良宵美景留給咱們兩人賞玩了，」他跟她說。「今天的夜色真美麗，你說是不是，朱麗亞？」

「要是你覺得美麗的話。」

「你不覺得美麗嗎，朱麗亞？」他整整他的外衣。「我坐一會兒可以嗎。」
「請坐。」

他不言不語地坐了一會兒，靜靜地賞玩月夜庭園的美景，只見那高大的白色房屋那麼雅致地從一堆灌木和常綠樹中聳起，還有那石壇和湧水泉，這兒一個那兒一個的雕像閃閃地發出微光，涼亭裏面擺着些可愛的淺紅色或深黑色的大理石長凳。

羅馬居然能夠這麼美！最後他說，

「這似乎可以使咱們滿足了吧，朱麗亞。」

「不錯，似乎是這樣。」

他是她丈夫的朋友和賓客。『當一個羅馬人是特別榮幸的，』他說。

『你只有跟我在一塊兒的時候才說這種陳套話呢，』朱麗亞很安詳地回答。

『是嗎？』

『不錯，我那麼想。請你告訴我，你聽見人說起過樊梨妮妮嗎？』

『樊梨妮妮？』

『不拘談什麼，心裏沒至少翻過來掉過去地想五個過，你說過一句整話嗎？我並不是想說俏皮話兒，親愛的。』她把自己的手放在他那隻大毛手上面。『我也不會啊。樊梨妮妮就是斯巴達克思的太太。』

『不錯，我聽見人說過她。事實上，你們這兒的人簡直叫斯巴達克思給纏住了。今兒個晚上，我簡直沒聽見誰談過什麼別的。』

『哼，他倒沒把薩拉利亞別墅給燒燬了。我不知道我是該感激他呢，還是不該感激他。我想這都是讓那些「懲罰的象徵」給鬧的。我還沒到大路上去過呢。那些東西真是非常可怕嗎？』

『可怕？我倒不大理會。這些東西在那兒擺着呢，也就是這麼回事兒罷了。生命是不值錢的，這年頭兒，奴隸也幾幾乎一錢不值啦。你問我樊梨妮妮幹嗎呢？』

『因為我在那兒想我羨慕的是誰來着。我想我羨慕的是她。』

「真的嗎，朱麗亞？她是一個野蠻的小女奴隸。明兒個我打發人到市上去把她那樣的揀一打送來好嗎？」

「不拘談什麼，你老沒個正經，你說是不是，革拉古？」

「世界上也沒多少值得正正經經地談的事兒啊。你羨慕她幹嗎呢？」

「因為我恨我自己。」

「那麼複雜的心理我可不懂，」革拉古扯着打悶雷的嗓子說。「你琢磨得出她的樣兒嗎？活潑，直擺鼻子，直咯痰，直啐，指甲都裂啦，上面滿是黑泥，又是一臉黧面疙瘩！你的奴隸公主就這像兒。你還羨慕她嗎？」

「她真是那樣嗎？」

革拉古大笑。「誰知道呢！朱麗亞，政治是個謊言。歷史就是謊言的記錄。明兒個到大路上瞧瞧那些十字架，你就看到關於斯巴達克思的唯一的真相啦。死。沒別的。說什麼別的全是憑空捏造。我知道。」

「我瞅我的奴隸——」

「你可瞅不見斯巴達克思，是不是？那當然嘍。別老那麼傷心啦，朱麗亞。我比你大上幾歲。我敢奉勸你一句話。也許這是狗拿耗子，我可還是要勸你。打你那些奴隸裏面挑出一個年輕的小夥子——」

「別胡說八道，革拉古！」

「——也別說，沒準兒他就是斯巴達克思。」

這時候她啼哭起來了。革拉古沒見過幾個他那個階級的女人流淚，他忽然覺得自己很笨拙，很愚蠢。他開始問她是不是叫他給得罪啦。他所說的話也沒什麼十分使人難堪的啊；可是，她是叫他給得罪了嗎？

「不是，不是，謝謝，革拉古。我就有不多幾個朋友，一個就是你。別因為我是這麼個傻瓜就不再當我的朋友啦。」她把眼淚擦乾，說了聲恕她不能奉陪，把他一個人撂在那兒了。「我很累，」她說，「請別跟我來啦。」

二

跟西塞祿一樣，革拉古是有一種歷史感的；重要的不同之點是，關於自己的地位和任務，革拉古絕不惑弄自己；因此有許多事情他都看得比西塞祿要清楚得多。如今他在溫暖柔和的意大利黑夜裏孤單單地一個人坐着，心裏翻過來掉過去地想，一個羅馬貴族婦人竟自羨慕一個野蠻的女奴隸，那豈不是天下怪事嗎？首先，他考慮朱麗亞說的是不是實話。他斷定她說的是實話。不知爲了什麼原因，朱麗亞自己

那種可憐的悲劇的本質被樊梨妮反襯得格外明顯了——他又問自己，這樣看來，他們自己的生命意義是不是也包含在阿庇亞大路旁邊，無窮無盡示衆的屍體裏面呢？什麼道德不道德，那是不會叫革拉古心裏不安的；他很明白他自己的民族，關於羅馬主婦和羅馬家族的那套傳說，他才不會上它的當呢。可是，不知爲了什麼奇怪的原因，朱麗亞剛才所說的話竟使他感到非常不安，那個問題也老是纏繞着他。

心裏打了個閃似的，他看到這個問題的答案了，結果就冷水澆頭似的受了一種他輕易沒有受過的打擊；這還使他心裏充滿了對於死亡的恐懼，對於死亡所帶來的可怕的、絕對的黑暗與寂滅的恐懼；因爲這個答案使支持着他的那種玩世不恭的確信大部分都消失了，撇下了他，一個肚大腰圓的胖老頭子，無依無靠地在石凳上坐着，感覺到個人的命運忽然與歷史潮流一個巨大的波動連接起來了。

他看得清清楚楚。在世界上出現還這麼不久的是一個完全建築在奴隸背上的社會。那個社會的交響樂就是鞭索的歌聲。對於那班使用鞭子的人，這起的是什麼作用呢？朱麗亞的話是什麼意思呢？他沒結過婚；現在這種覺悟的一點萌芽早已使他絕不肯娶太太了，於是他就買女人，家裏那些小老婆他哪時需要哪時可以找她們去。可是安敦紐·凱約也養活着一羣一窩的小老婆，本來麼，他所認識的上等人哪

個不養活許多女人，就像養馬養狗一樣呢？而那些當太太的也都知道，並且都不反對，要想兩不吃虧，可以找男奴隸去。這不是一個簡單的腐化墮落的問題，而是一個已經使整個世界天翻地覆的怪物；在薩拉利亞別墅聚會一晚的這些人所以時時刻刻忘不了斯巴達克思，就是因為斯巴達克思正是他們所不是的一切。這個神祕的奴隸的德性是打哪兒來的，西塞祿也許永遠不會明白，可是他，革拉古，他很明白。家庭、親族、體面、德性以及良善高尚的一切都成了奴隸所保衛、奴隸所擁有的東西了——並不是因為他們良善高尚，而是因為他們的主人們已經把一切神聖的東西都移交給他們了。

斯巴達克思對於未來有一種幻想——這種幻想是從他自身裏面產生出來的——革拉古對於未來也有一種幻想，而他所看到的未來是使他寒心，使他作嘔，使他害怕的。他站了起來，把身上的外衣摺好，拖着沉重的步伐回臥房睡覺。

可是他不能安然入睡。朱麗亞的那種願望也成了他的願望了，跟一個小孩子似的，他不出聲地乾哭，想得到一個安慰自己的寂寞的伴侶，他又跟一個小孩子似的假裝女奴隸樊梨妮跟他睡在一個床上。恐怖使他對於德性的那種悲哀的欲望更增加了力量。他那兩隻臃腫的、帶着戒指的手在自己的床褥上撫摩着一個無形無質的幻象。時間一個鐘頭一個鐘頭地過去，他帶着自己的回憶在那兒躺着。

他們全都恨斯巴達克思。這所房屋的裏面到處都是斯巴達克思；沒人知道他的形容、他的狀貌、他的思想、他的風度，可在這所房屋裏，他是無處不在的，在羅馬城裏，他也是無處不在的。要說他，革拉古，不恨斯巴達克思，那也完全是瞎說。他一向是很謹慎地把自己的憎恨藏在心裏的，可是事實上他的憎恨比他們還要激烈，還要沉痛，還要刺骨。

他跟他的記憶掙扎着，他的記憶漸漸地就成了有形有質有聲有色的東西。他記得那天他怎樣在元老院裏坐着——坐在元老院議事廳裏，他就恨自己沒出息，因為自己老是以能與那班大人先生，那班貴族為伍自豪。——忽然間，十萬火急的消息從加普亞傳來了，蘭突魯·巴奇亞圖的學校裏的角鬥士起了暴動，而且亂事正在那一帶地方蔓延。他記得那些元老霎時間一個個怎樣膽戰心寒，怎樣跟一大羣鵝似的嘎嘎地叫起來，七嘴八舌全都搶着說話，只因聽說是一小撮角鬥士殺了他們的教師，就全都魂飛魄散，語無倫次。他記得他自己怎樣憎惡他們。他記得自己怎樣站了起來，疊起外衣，用已經成了自己的一個特色的那種飄洒的姿勢把它往肩膀上一甩，對那些儼然可畏的同事們大發雷霆地喊道，

『諸位先生——諸位先生，你們也太忘其所了！』
他們把嘎嘎的聲音止住，向他轉過身來。

「諸位先生，目前咱們需要應付的是一小撮下流無恥、殺人放火的奴隸的罪行。並不是蠻人侵入了羅馬。可是，即便是蠻人與兵犯境，諸位先生，元老院的舉止依我看來也不妨莊重一點兒！依我看來，咱們不可失去自己的體統！」

他們對他發怒了，可是他對他們發怒了啊。他向來是自尊自重，絕不肯發脾氣的，可是這一回他發脾氣了，而且他這麼一個出身不高的人，一個平民，竟侮慢了，屈辱了全世界最尊嚴的團體。「去他媽的，」他對自己說，他們那套一本正經的維持自己的尊嚴的言語還在他耳邊響着，他就揚腳大步走出議事廳，回轉家中去了。

那一天的情形還跟在他眼前似的。那一天的每一分鐘都跟在他眼前似的。起初，他很吃驚。他破壞了自己的行爲所遵守的神聖規律了。他發了脾氣了。他跟人結下冤仇了。他在他心愛的羅馬城的街道上走着，爲了自己剛才所做的事情滿心又驚又怕。可是他一面兒害怕，一面兒還有點兒看不起自己的同僚，看不起自己——怎麼到了這會兒還改不了自己的老毛病，對於元老院還那麼敬畏，對於高坐在元老院裏的那班傻蛋還那麼重視呢？

這一回，他對他心愛的羅馬的聲色嗅味無所感覺了。革拉古是城裏生、城裏長的，在羅馬城裏，他就跟蛟龍得水一樣。羅馬城是他的一部分，他是羅馬城的一部

分，對於那遼遠的天邊，青綠的山谷和潺湲的溪澗，他老懷抱着一種極頂的鄙視。他是在羅馬城灣曲的小胡同跟汗穢的溝壑裏學會了走道兒，學會了打羣架的。小時候，他跟一隻山羊似的攀登過無窮無盡高高的公寓的屋頂。他生平聞見過的頂好聞的香氣就是瀰漫在城中的那種炭火的氣味。在他的生命中，這是玩世主義從來不曾征服的一個領域。一條條窄小的市街，擺着一排排攤子跟手推的小車兒，全世界的商品都在那兒陳列售賣，穿花蝴蝶似的在那兒走着，對他說來永遠是一個新的冒險。城裏的人有一半兒都認識他的臉面。他一來就是東邊兒一聲「嘿，草拉古！」西邊兒一聲「嘿，草拉古！」一點也不客氣，一點也不麻煩，什麼賣貨的咧，補鞋的咧，要飯的咧，打閉兒的咧，趕運貨馬車的咧，瓦匠咧，木匠咧，人人都喜愛他，因為他本來就是一個跟他們自己一樣的人，全靠努力奮鬥才爬到頂兒上去的。他們喜愛他，因為買起選票來他出的價兒頂大。他們喜愛他，因為他不擺架子，因為他情願步下走不願坐轎，又因為他不拘多麼忙見了老朋友也要招呼一下。固然奴隸制度正逼迫他們變成靠國家賑濟度日的無業游民和乞丐，在這樣的世界生活上活着真是越來越困苦，越來越沒希望，他呢，也不能想個法子來救救他們，可是那也沒什麼關係。他們本來不知道有什麼法子可想啊。在他這方面呢，他也很愛他們那個世界，汗穢的小胡同上高入雲霄的公寓幾乎碰在一塊兒得用木頭撐開的那個

黑暗世界，這個世界是由天下最大的城市裏無數熱鬧、汙穢、下流的街巷構成的，乾脆就是一個街巷世界。

可是在他回憶得那麼清楚的那一天，他對於這一切都視而不見，就跟隔着一堵牆似的。他在街上走過，人家招呼他，他不理會。走過貨攤，他什麼也沒買。連好些手推的小車上現做現賣的油煎醃肉，灌餡薄皮、燻臘腸之類的美味零食都沒吸引他的力量。平常的時候，他見了那種街上的吃食，見了蜜饅、燻魚、風乾醃沙丁魚、醋漬蘋果、醃魚子什麼的，總免不了要嘴饞；可是這天他就跟沒見似的——沉陷在自己心中的一片黑暗裏面，他回到家中去了。

革拉古雖然差不多跟克拉蘇一樣有錢，可是，眼看着私人別墅在新市區沿河的園圍中間一所所地蓋起來，他自己絕不肯去蓋一所或是買一所。他情願住在他原來那個選區裏的一所公寓的樓底，誰要是來拜訪，他也總不會不接見。必須提一提的是：當時有許多殷實人家都住在公寓樓底。樓底是公寓裏面頂好的部分，而且在一所羅馬公寓裏面，越是攀登那搖搖晃晃的樓梯往上面那幾層去，房價就越減低，而房客的窮苦也越增加。普通公寓除了頂底下的兩層以外都沒有水管，沒有什麼值得一提的恭桶澡盆之類的衛生設備；可是古代部落的公社離這時候究竟還不算太遠，貧富的絕對隔離還沒有處處實現呢，好些有錢的商人或是銀行家都有一個真正的貧

民窟在自己頭頂上聳起有七層之高。

這樣，革拉古就記得自己那天怎樣回到家裏來，見了誰都不問好不招呼，怎樣走進自己的辦公室，跟平時有點兒大不相同，吩咐奴隸們全走開，不用在那兒伺候他。他的奴隸全是女的；在這一點上他絕不通融，他絕不要男人跟他住在一塊兒；他倒也很有分寸，不像他的許多朋友那樣。十四個女人就可以滿足他的一切需要了。別的獨身的男子往往要養些專門陪他睡覺的女人，他可不然；一個人睡覺嫌寂寞的時候，哪個女奴隸動了他的心他就把哪個叫來，而且他既然不願意家裏生出什麼枝葉來，趕到一個女人有了身孕，他就馬上把她賣給一個農園的主人去。他的理由是：小孩子頂好是在鄉間長大，他也看不出這個辦法有什麼不道德或是殘忍的地方。

他的女人裏面沒有他特別寵愛的——因為他生來就跟什麼女人都只能有最流水無心的關係——他還老愛說別人的家庭多一半兒都沒他的家庭那麼有家規，那麼和睦。可是這時候他在薩拉利亞別墅裏躺在床上回想起那一天，他對自己的家庭的回憶卻不帶一點兒歡樂，一點兒溫暖。一種道德標準把他抓住了，一想起自己在世界上怎樣為人，他就不由得要噁心。然而他還把那天的事情回想下去。他從一個據高臨下的地位看見了他自己——一個腦滿腸肥的大胖子，披着外衣，獨自坐在他叫

作辦公室的那間沒有裝飾的屋子裏，他準是坐了有一個多鐘頭的工夫才有人來驚動他。他聽見有人敲門。

「什麼事？」他問。

「有幾位先生要見您，」那個奴隸說。

「我誰也不想見。」他夠多麼孩子氣！

「來的都是父老，都是元老院的貴人。」

敢情他們找他來了，他並沒有玩兒完，並沒有被他們屏棄。他怎麼還以為會被他們屏棄呢？自然，他們是非找他來不可的！他又復活了。他的自尊心又恢復了。

他一躍而起，使勁兒把門摔開，他又是原先那個葷拉古了，笑容可掬，很自信，很能幹。

「諸位先生，」他說，「諸位先生駕到，我是非常歡迎的。」

這些代表一共有五位。有兩位是前任執政官，其餘三位都是超羣出衆、精明強幹的貴族。他們來找他，與其說是爲了目前的急事兒，不如說是爲了怕他造成什麼政治上的裂痕要來想法子彌縫一下。於是他們的態度就挺直率，挺親密，他們還直罵他。

「什麼緣故呢，葷拉古？你在議事廳裏坐了這麼整整一年，就老是想找個機會

來羞辱我們嗎？」

「我太沒有口才，太沒有禮貌了，向諸位道歉也不知怎樣道歉才好，」革拉古道歉說。

「你太謙虛了。可這不是文不對題嗎？」

他叫人搬椅子過來，於是他們就圍着他坐下了，五位年高有德的元老，身上都披着在全世界上已經成爲羅馬威權的象徵的那種精緻的白色外衣。他叫人把酒端上來，又端上來一盤糖果。前任執政官●凱斯庇約代表大家說話。他直奉承革拉古，叫他很納悶兒，在革拉古看來，目前的事兒也並沒嚴重到千鈞一髮的份兒上啊。他倒是時常夢想弄個執政官當當來着，可那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當執政官需要特別的才能跟好親戚的汲引，他一點兒不夠條件。他猜測他們的來意，他只能假定這是跟西班牙有點兒關係的，因爲塞托利約●在西班牙所領導的對於元老院的反抗——自然也就是對於羅馬的反抗——已經變成了塞托利約跟龐培二人之間的爭雄了。對於這件事情，革拉古是有他自己的看法的。兩個對頭他哪個也瞧不起，他決心坐山

● 原文是拉丁文 *consularis*。

● *Quintus Sertorius*，羅馬大將，在羅馬內戰中爲西班牙羅馬逃亡者之領袖，戰敗龐培，於公

元前七二年遇刺。

觀虎鬪，讓他們兩敗俱傷。他知道，跟他臉對臉坐着的五位貴人都都跟他一樣。

「你該明白，」凱斯庇約說，「加普亞這次暴動是會引起極大的危險的吧。」

「我一點兒不這麼想，」革拉古乾乾脆脆地說。

「只要想一想奴隸屢次暴動使咱們受的損害——」

「關於這次暴動，你們都知道些什麼呢？」革拉古問，還會兒他的聲音比剛才溫和了。「起事的奴隸一共有多少人呢？都是些什麼人呢？都到哪兒去了？諸位那麼揪心不是庸人自擾嗎？」

凱斯庇約把問題逐一回答。「我們時時刻刻都通消息，一起頭兒，起事的只有角鬪士。根據一個報告，逃走了的角鬪士只有七十個。隨後的一個報告說逃走了二百多個，是些色雷斯人跟高盧人，還有些非洲黑人。再往後的報告就把他們的人數說得更多了。這也許是因爲人心恐慌的緣故。另一方面，大田莊上也許是出了亂子。他們的暴行似乎是引起了很大的傷害，可是詳情還不得而知。至於說他們到哪兒去了，似乎是他們正朝維蘇威火山的方向走去。」

「一個似乎就完了，」革拉古不耐煩地厲聲說道。「加普亞的人民都是傻蛋嗎，自己個兒的院子裏出了事兒都摸不着底？他們明明有個駐防軍啊，駐防軍怎麼不快快當當地馬上把暴動鎮壓下去呢？」

凱斯庇約很冷靜地瞅了革拉古一眼。「他們只有一個大隊。」

「一個大隊！殲滅不多幾個下流的角鬪士還用得着多少軍隊嗎？」

「加普亞準是怎麼個情形，你也跟我一樣明白吧。」

「我不明白，可是我能猜一猜。我猜駐防軍的司令一定是使了在那地方混事的每一個臭角鬪士老闆的錢啦。東邊兒派去二十個兵，西邊兒派去十幾個兵。城裏還剩多少呢？」

「二百五十名。就是這麼回事兒。也用不着責備誰，革拉古。軍隊叫角鬪士給打敗了。揪心的就是這個，革拉古。我們覺得京城步兵隊得馬上派去才成。」

「派去多少隊呢？」

「至少六個步兵隊——至少三千人。」

「什麼時候派去呢？」

「馬上。」

革拉古搖搖頭。這也正是他本來可以料到的。他琢磨着他打算說的話。他很仔細地考慮了一遍。他在自己腦海裏把他生平所知道的關於奴隸心理的一切都蒐集起來。

「別這麼辦。」

他老是愛跟他們作對。爲什麼呢？他們全都質問他。

「因爲我不信任京城步兵隊。暫時先甯理那些奴隸。讓他們慢慢地釘糟木爛。別派京城步兵隊。」

「那末派什麼呢？」

「把軍團撤回一個。」

「由西班牙撤回吧。把龐培也叫回來嗎？」

「龐培算老幾？去他媽的！好吧——甯把西班牙扯上啦。由南高盧把第三軍團撤回來吧。別沉不住氣。這是奴隸，小小的一羣奴隸。成不了什麼氣候，除非你小題大作……」

他們就這麼舌戰了一場，在他的回憶中，革拉古又這麼舌戰了一場，結果又戰敗了，又瞅見他們被奴隸造反嚇得魂不附體，決定把京城步兵隊派去六個。革拉古只睡了不大一會兒。天一發亮他就醒了——他睡覺總是天一發亮就醒，不管是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他把他早晨的涼水跟果子帶到平台上去吃。

三

白晝減輕人的恐懼和迷惑，往往就好像是一種鎮痛劑和一種天賜之福。往往這樣，可並不是永遠這樣；因為人類裏面有某些種類是不歡迎白天的光亮的。監獄裏的囚犯捨不得黑夜，因為黑夜是安慰他，保護他，使他溫暖的袍子，白晝呢，可不能給定了罪的人帶來什麼快樂。可是往往白晝可以洗去夜間的神昏意亂。偉大的人物每天早晨重新恢復他們的偉大，因為即便是偉大的人物，到了夜間也就跟所有別的人一樣了，有幹叫人瞧不起的事兒的，有哭哭啼啼的，還有由於怕死亡與一種比四周的黑暗更深的黑暗而縮作一團的。可是到了早晨，他們就又是偉大的人物了——像革拉古那樣在平台上面坐着，披着一件沒髒沒玷的雪白的外衣，一張肥胖的大臉帶着快活跟自信的神氣，簡直就是個羅馬元老的榜樣麼。在當時跟後來都屢次有人說過，人類的團體聚會在一起討論立法事件的，從來沒有比共和時期羅馬的元老院再優秀、再高貴、再聰明的了，一談革拉古，你就很容易相信這句話。固然他出身並不高貴，他血管裏的血液是極來路不明的，可是他非常有錢，而羅馬共和國的一件美德就是：衡量一個人不但要拿他的祖先當標準，也要拿他本人當標準。神

把財富賜給了一個人，這件事實就可以叫你看這人天生有特別的才能，要是需要證明的話，只要瞧瞧沒錢的人多麼多，有錢的人多麼少就成了。

革拉古在那兒坐着，光臨薩利亞別墅的那幾位別的客人也都來了。到那兒一塊兒過夜的是很特別的一羣男人跟女人，他們也因為知道自己是很不平常、很重要的人物而高興。這使他們彼此之間沒有拘束，這又加強了他們對於安敦紐·凱約的信任，因為他在他的農園上招待客人是從來不叫他們龍蛇混雜的。可是泛泛地就羅馬鄉村生活而論，他們也算不了什麼太不平常。固然他們裏面有兩個世界上頂有錢的人，有一個將要成爲從古到今一個頂呱呱的淫婦的青年女子，有一個由於一生奸險無情，慣使陰謀詭計，將要名垂千載的青年男子，還有一個年輕人，憑着他那點兒墮落，就可以天下馳名；可是，差不多不拘什麼時候，類似的人物都可以在薩利亞別墅找到。

這天的早晨，他們圍聚在革拉古的前後左右。他們裏面只有他一個人是穿外衣的。他是那位守正不阿的年德並高的長官，帶着那杯喝的香水在那兒坐着，一面兒剝着蘋果，隨便跟這個人那個人說個一半句話。「他們倒恢復得挺快，」他心裏想，一邊兒瞅着那些打扮得很齊整的男人跟把眉臉描畫得很仔細的女人，她們頭髮梳得挺巧妙，挺好看，顰脂口紅都塗抹得正是地方。他們談東說西，所說的話都很俏

皮，並且預備得很好。要是談到雕刻，西塞祿就——這也是意料中的事情——拿出一種很官樣的態度。

「老這麼談希臘人，我可真膩啦。希臘人所做到的，哪一樣不是埃及人在前一千年就已經做到的呢？在希臘人跟埃及人方面，都有一種特殊的墮落，他們都是一個不適於發展，不適於指導的民族。這都在他們雕刻裏面反映出來了。至少羅馬藝術家是描畫實在的東西的。」

「可是實在的東西可以很叫人膩煩呢，」海麗娜抗議地說，這也是因為她又年輕，又有知識，又仗着自己是個女人。在大家的意料中，革拉古本是應該否認自己懂得什麼藝術的。然而，「我知道我喜歡什麼。」關於藝術，革拉古知道得很多呢。他買埃及藝術，因為在某一點上這正對他的勁兒。克拉蘇對於藝術沒有一定的意見；值得注意的是：對於什麼他都很少一定的意見，然而，就將軍這類東西的常情常理說，他倒不失為一個很好的將軍。同時他又覺得西塞祿那種自以為是的說法有點兒可氣。大談墮落，而又用不着跟那些所謂墮落的東西打仗，那倒怪不錯呢。

「我不能不說我是贊成希臘雕刻的，」安敦紐·凱約說。「希臘雕刻價錢便宜，並且一落色就很可愛。自然，咱們所碰到的都是一點兒顏色都沒有的那種古老雕刻物，可是擺在花園裏瞅着挺不錯，所以我倒頂喜歡那樣。」

「那末你要是見了斯巴達克思的那些紀念像，也許就會把它們買來了——可惜的是，咱們的朋友克拉蘇把它們砸碎啦，」西塞祿笑着說。

「紀念像？」海麗娜問。

「這種東西是必得砸碎的，」克拉蘇冷靜地說。

「什麼紀念像？」

「我要是沒記錯的話，」西塞祿說，「在毀紀念像的命令上簽字的是革拉古。」

「你是沒個錯的，是不是，小夥子？」革拉古扯着打悶雷的嗓子說，「你說的非常對。」他對海麗娜解釋說，「斯巴達克思在維蘇威火山東面的山坡上建立了兩個火山石彫的大紀念像。我壓根兒沒見過這些像，可是我在毀壞它們的命令上簽了字。」

「你怎麼能這樣呢？」海麗娜質問。

「我怎麼能不這樣呢？下流東西要是建立了下流東西的象徵，你還不去把它毀了嗎！」

「它們是什麼樣兒呢？」克蘿迪亞問。

革拉古搖搖頭，臉上帶着一種苦笑，沒想到話不拘打哪兒談起，奴隸們的鬼魂跟他們的領袖的鬼魂也還是要闖進來。「我壓根兒沒見過它們，親愛的。克拉蘇見

過。問他去吧。』

『我不能給你們一個藝術家的意見，』克拉蘇說。『可是這些像看着倒是真像活人。一共有兩個。一個是奴隸像，約莫有五十來呎高，我想。他岔着腳站在那兒，已經把身上的鎖鏈掙斷了，鬆開了的鎖鏈在身旁搭拉着。他用一隻胳膊把一個小孩兒抱在胸前，另一隻手懈懈鬆鬆地在身旁搭拉着，拿着一把西班牙劍。一個就是這樣，你可以管它叫一個『巨像』，我想。據我所看到的說，這一個是雕得很好，可是我不是說過了嗎，我不是一個行家。可是這個像是雕得很樸素的，而且一個大人跟一個小孩兒的形體連種種小地方，像帶鎖鏈帶久了免不了要長的老繭皮跟瘡什麼的，都清清楚楚地雕刻出來了。我記得年輕的蓋約·譚尼利亞指給我瞧，這個奴隸的肩膀多麼發達，手上還有凸起來的青筋，就像在哪個種地的人身上都可以看到的那樣。你知道，斯巴達克思有好些個希臘人跟着他呢，希臘人在這種事情方面是很有本事的。他們始終沒有機會去上顏色，要不然也許是他們弄不來顏料，總而言之，這叫我想起咱們在雅典可以看到的某些古代雕刻物，就是顏色已經褪了的那種，我也跟凱約一樣覺得那樣是很可愛的——而且價錢還很便宜呢。

● Colossus：意謂巨大的像，特指傳說中騎跨於Rhodes港口之日神像，為世界七大奇觀之

「另一個沒那麼高；幾個像全不過二十呎高，可是雕得也很好。三個角鬪士，一個是色雷斯人，一個是高盧人，一個是非洲人。那個非洲人，很有意思，是用黑石頭雕出來的；其餘的兩個像都是白色的。非洲人站在中央，比那兩個高一點兒，兩手捧着三叉矛。在他的兩旁站着的，一邊兒是那個色雷斯人，手裏拿着刀子，一邊兒是那個高盧人，手裏拿着寶劍。雕得很好，你可以看出他們角鬪來着，因為胳膊上腿上都砍傷得很厲害。在他們背後，站着一個女人——態度很驕傲——據說這個像的本人就是樊梨妮姬。這個女人一手拿着泥刀，一手拿着鶴嘴鋤。那是什麼意思，我可不能不承認我壓根兒都不大明白。」

「樊梨妮姬？」革拉古輕輕地問。

「你幹嗎必得把它們毀了呢？」海麗娜問。

「你能讓他們的紀念像在那兒立着嗎？」革拉古反問。「你能把它留在哪兒，讓大夥兒都指着它說，這是奴隸們當初的成績嗎？」

「羅馬這麼強大，何妨就把它們留着——哼，還把它們指給人看呢？」海麗娜表明她的意見。

「說得很妙！」西塞祿說。可是克拉蘇想起當時的情形了。他們的頂好的軍隊有一萬人都躺在一個血流成渠的戰場上了，奴隸們呢，正跟一隻只是被人惹惱，可

並沒受什麼傷害的怒獅似的打那兒走開。

『樊梨妮的雕像什麼樣兒呢？』革拉古問，極力做出有意無意地這麼一問的樣子。

『我怕記不很清啦。你眼見了她，準會拿她當作一個日耳曼女人或是高盧女人，長長的頭髮、肥大的衣衫什麼的。頭髮一股一股地編起來，拿帶子纏着，像日耳曼人跟高盧人那樣。上半身挺好看——體格很優美，很強壯，就像今天在市場上可以看到的某些日耳曼丫頭那樣——那種貨是人人都搶着買的。自然，誰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是樊梨妮。像每一件與斯巴達克思有關的其它事情一樣，關於這個咱們是差不多什麼都不知道的。除非是你願意把那種騙人的宣傳圖吞下去，也不再追根究底。關於樊梨妮，我知道的那點兒都是那個下三爛的角鬪士老闊巴奇亞圖告訴我的，要不是他把舌頭吐出來，想起了她都饒涎欲滴，那也就有限得很了。瞧他那種樣兒，她準是長得很動人——』

『你把這個也毀啦！』海麗娜侃侃地說。

克拉蘇點點頭。他不是一個一來就沉不住氣的人。『親愛的，』他跟海麗娜說，『我是個軍人，我執行的是元老院的訓令。你一定會聽人家說奴隸戰爭是一件小兒。這種看法也是很合情理的，讓全世界知道有些奴隸把咱們弄得馬仰人翻，於羅』

馬又有多大益處呢？可是到了這兒，在我那親愛的好朋友安敦紐·凱約家裏這個幽雅的平台，在座的又全是咱們這樣的人，那就大可以不必要那種望風捕影的傳說了。誰也不會像斯巴達克思那樣差一點兒沒把羅馬滅掉。誰也不會像他那樣使羅馬受那麼可怕的重傷。我不是要把我自己捧起來。英雄讓龐培去當吧，鎮壓奴隸也是一件小小的功德啊。可是事實還是事實，要是懸屍示衆是叫人瞅着不受用的，那就請你想想，我瞅見滿地堆着羅馬頂好的軍隊的屍首的時候，心裏是什麼滋味吧。所以我就毫不退縮地把奴隸們用石頭雕刻的某些東西給毀了。不但毫不退縮，我還感覺到一種滿足。我們把那些像毀壞得十分徹底，把它們碾成了爛石頭——不讓它留下一點兒痕迹。斯巴達克思跟他的軍隊也這麼叫我們給毀了。到了相當的時候——而且一定會那樣——連他做出過什麼事跟他怎樣做那件事的記憶都要叫我們給毀壞得這麼徹底。我是個相當簡單的人，並不太聰明，可是我知道這個。天地萬物的綱常就是必須有統治的，有服侍的。這是神明的安排。這是必然的事情。」

自己無須表示出一絲一毫的熱情就能喚起別人的熱情，那正是克拉蘇的一種特性。他那英俊威武的軍人的面貌加強了他言語的力量。他簡直完完全全是羅馬共和國的「銅鷹」——

● 羅馬以「鷲」(eagle)爲軍徽，「鷹」(Aquila)與鷲相類，而又含殘忍無情之意。

革拉古從搭拉着的眼皮底下望着他。革拉古坐在那兒，望着他們裏面的每一個，臉上沒肉，像一隻餓虎的西塞祿，年輕的花花公子凱約，海麗娜，不言不語、茹苦含辛而有點兒可憐可笑的朱麗亞，溜光精滑、心滿意足的克羅迪亞，安敦紐·凱約——還有克拉蘇——所有這些人，他在那兒仔細瞅着，他們說話，他也聽着，同時他又想起了那天他揚長而去以後，元老院的代表怎樣又登門求見。當然，那只是一個開頭兒——六個步兵隊被派遣出去的時候。這個開頭兒是要被人忘記的，最後的結果也是要被人忘記的，就像克拉蘇所說的那樣。除非是——也難說不是這樣——最後的結果還沒有到來呢。

四

一起頭兒，元老院的決議是馬上派遣六個京城步兵隊到加普亞去鎮壓奴隸暴動。這個決議是革拉古曾經表示反對的，也是多多少少爲了教給他一點兒爲人必須謙虛的道理方才貫徹的。從隨後發生的事情來看，這個謙虛問題被革拉古回想起來的時候，就使他感覺到又痛快，又辛酸。

京城步兵隊一隊有五百六十名兵士——他們的武裝跟普通的軍團士兵一樣，只

有更好、更講究的。京城的確是個好地方。羅馬軍團走到天涯地角，往往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頭，只落得把異鄉外國當作了埋骨之地，又往往有過五年、十年、十五年才回來的。軍團士兵吃一點兒粗糲就終日行軍，並且流着汗做工，在曠野荒郊修路築城，有時候偉大的京城僅僅成爲他們心中的一點回憶。京城步兵隊呢，都吃好的，穿好的，享受着最優裕的生活，還有無窮無盡的姑娘、美酒、和競技供他們消遣。連京城步兵隊裏一個普通兵士在政治方面都有點兒小小的作用，掖到他手心裏的錢財是細水長流，永遠不會斷絕的。這種人有許多都在城裏租着很好的一層樓房，預備在不值班的時候居住，有的還養活着六個之多的女奴隸。聽說有一個城裏的兵士在羅馬租着很大的一套房間，養活着十四個小老婆，並且生財有道，把孩子養活到六歲就在公開的市場上出賣。其它類似的故事還多着呢。

他們身上穿的是漂亮的制服。所有的步兵隊都由好人家出身的青年指揮，這班青年是把從軍當作自己的生涯，又不願意自己的生涯離戲院、鬥技場、高等飯館太遠，不能走幾步就到的。他們有一半兒都是凱約的朋友，有一兩回他甚至於見獵心喜，自己也想弄這麼個差使嘗嘗，可是又怕不能展其所長，結果就作爲罷論了。可是步兵隊既然由這種人指揮，而且差不多每逢國家大典都得參加閱兵禮，結果這班年輕的貴冑子弟就自然要爭光好勝，使自己所指揮的那一隊是穿着頂漂亮的制服

的。在城裏，軍團士兵那種活潑的、叫汗給溼透了的皮褲子，換了鞣得很軟、染得很美麗的鹿皮的了。一隊的衣服一個顏色，普通還都特准在頭盔上插戴翎毛。從兩肩垂到胸前把胸鎧掩蓋住一半的兩片鐵甲，往往是鍍着金銀的。有一個步兵隊全身都披着銅鎧，靴子也是一隊一個樣，往往高達膝蓋，並且裝飾着小巧的銀鈴。銅護膝是邊疆的軍團早不用了的，兩腿裹着金屬，一天還能走好些哩路嗎？可是城裏的軍隊有一半兒還穿着銅護膝，而且盾牌上面的紋章也都各隊不同。這些軍隊的兵器和鎧甲是在全意大利都少二寡雙的。

這並不是說這些軍隊訓練得不好。在這個時期，步兵隊是天天操演的。操演的時間普通是一清早，地點是所謂『大競技場』，這在當時是默錫亞谷那片凹地上一個空曠的跑馬場。瞅他們隨着一百支笛子抗墜疾徐的音樂練習那種稱的動作，真可以說一件賞心樂事。不拘哪天早晨，競技場四周的山坡上都站滿了羅馬城裏的小孩子，又欣喜又羨慕地參觀那軍隊的操演。

可是事情的真相是，步兵隊並不是軍團，而且鎮壓一羣沒職業、沒飯吃、挺而走險的暴民，或是爲了政治上的爭端在城裏狹窄的街道上一決雌雄，那也跟出兵攻打西班牙人、高盧人、日耳曼人、色雷斯人、猶太人或是非洲人不是一回事兒。

然而這不過是一小撮奴隸的暴動，而且，別瞧它們有那麼些弱點，六個京城步兵隊也還是包括着三千五百名以上的羅馬兵士的。這連革拉古都有幾分承認。他是據理不願意讓步兵隊出城太遠，跑到什麼一天到不了的地方的，可是步兵隊一共有二十七個呢，連革拉古也承認它們不至於不能盡它們應盡之責。他所以反對派遣它們，不如說是由於自己心裏對它們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恐懼，因為這些吃政治飯的部隊的兵士都不是農民出身，而是在城裏生長的，都是羅馬城裏沒工作、沒良心的腐化寄生蟲，都是生活在爲社會基礎的奴隸大眾和上面一小撮統治者之間那個陰陽交界的地方的沒落兒、沒希望的人。他們的人數超過羅馬的勞動人民，超過那個日益衰微的手藝人和小商人的核心。他們把他們的光陰消磨在街頭巷尾或是鬪技場裏；他們靠販濟過日子，耍錢、賭賽馬匹，每逢選舉就出賣選票，生下小孩兒就把他搯死，省得負把他養大的責任，在浴場裏一泡幾個鐘頭，在高入雲霄的公寓裏很汗穢的小小一套房間裏住着——京城步兵隊的兵士就是從這種人裏面招募來的。

元老院決定計畫的第二天，六個步兵隊天一發亮就離開京城。元老院把一個叫樊里紐·葛拉勃魯的年輕的元老任命爲指揮官，還把使節授給他，派他當元老院的直接代表。羅馬也並不缺少有豐富軍事經驗的年紀大一點兒的人；可是由於內部攘奪政權，羅馬曾經多年兵連禍結，所以元老院就極端小心，唯恐軍權落在外人手裏。

樊里紐·葛拉勃魯虛榮心很重，有點兒愚蠢，可是在政治方面倒是很靠得住的。

當時他三十九歲，在母系方面有很好的親戚。他並沒什麼非分的野心，這次被派遣出去，他自己跟家裏的人都認為是一個增光耀祖的好機會，而且又是萬無一失的。元老院的多數派挑選了他，也正可以鞏固自己在貴族方面整個某一部分的地位。軍事方面一切應辦的事情，可以由他手下的軍官負責；關於那少數必須由他來決定的事情，他已經得到仔細而明確的指示了。他得以野外行軍的速度帶領自己的兵士到加普亞去，那就是說一天得走二十哩路。一路都是沿着阿庇底亞大路走，那樣，普通的軍團兵士得自己背負的乾糧和水就可以用貨車來運送了。他得叫兵士在加普亞城外露宿，然後自己進城聽取關於奴隸暴動的經過的消息，並且定計鎮壓暴動，可是不得耽擱一天以上的工夫。而後，他得把計畫報告給元老院，可是無須等到批准，就可以按照計畫行事。對於奴隸們，他可以隨時採取必要的措置，但是務須設法把那些當魁首的生擒活捉，把他們和多多益善的其他俘虜送回羅馬，以便公開審判，並且明正典刑。如果加普亞市參議會要求「懲一儆百」，他可以在加普亞城外把十個奴隸釘在十字架上，但以十個不到被擒獲的奴隸的半數為條件。按照元老院明確的訓令，對於這些奴隸的所有權一概由元老院沒收，樊里紐還受到指示，任何人要爭對於奴隸的所有權，他都可以置之不理，雖然可以接受隨後的訴訟的令

狀，把它們送交損害賠償委員會。

這時候，暴動是誰領導的，在羅馬城裏還誰也看不出來呢。斯巴達克思的名字還沒有人知道呢，巴奇亞圖的學校的暴動到底是怎樣發生的，誰也摸不着底。天一發亮，京城步兵隊就集合起來，準備整隊遊行，可是軍官們爲了各隊位置的先後又發生了爭執，所以就耽擱了不少工夫。開始行進的時候，太陽已經高高地掛在空中了。擊鼓吹笛令人激昂的軍樂響徹全城，到達城門的時候，已經有很大一堆人在那兒等着看他們出發了。

革拉古記得很清——的確記得很清。他跟兩個別的元老也加入了城門口那一堆人，他回想起步兵隊出發的時候，樂隊奏着樂，旌旗招展着，大纛旗那麼威風浩蕩地飄揚着，兵士們一邊行進，插着翎毛的頭盔一邊點着頭，樊里紐在整個縱隊的前面，身上披着磨得光光的黃銅胸鎧，跨下是一匹雪白的駿馬，一羣羣的人向他歡呼萬歲，他向他們揮手，這真是一個動人心目的景象。世界上的東西再沒有像訓練得很好的兵士整隊遊行那麼令人激昂的了。革拉古的確是記得很清呢。

五

於是元老院就聽說了斯巴達克思的名字，革拉古還想得起他頭一回聽人說出這個名字的時候。也許，這個名字在羅馬城裏被人大聲說出來那還是頭一次呢。一點兒也不刺眼，一點兒也不顯着特別重要或是了不起，這個名字由樊里紐在他從加普亞派人急速送往羅馬元老院的報告裏加上了平平淡淡的批語。樊里紐的報告並不是個特別鼓舞人心的文件。一開頭兒是照例的『元老院鈞鑒』，接着就詳細敘述大軍沿着阿庇亞大路出發途中的不多幾個事件，以及在加普亞搜集來的情報。在路上發生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穿銅護膝的三個步兵隊腳背上都長了很疼痛的瘡，樊里紐本來決定叫他們脫下銅護膝，用一輛貨車把它運回羅馬。這幾個步兵隊的軍官覺得這有傷軍隊的體面，他簡直是羞辱他們的兵士呢，腳上抹點兒油，整個問題不就解決了麼？樊里紐屈服了，結果，有一百多人都打不了仗，得留在加普亞城裏。還有幾百人走起路來都一癩一點，可是，叫他們去參加攻打奴隸的戰役，誰還都覺得他們不至於不能勝任呢。

（革拉古聽見用了『戰役』二字，不由得心裏一哆嗦。）

報告亂事的時候，樊里紐心裏明明有一種衝突，一方面想報告事實——那就是把事情看小——一方面又想利用機會露一露頭角，那就得張大其詞了。關於暴動的背景，他引了一段巴奇亞圖的口供，說道，「這個暴動似乎是由兩個人領導的，一個叫什麼斯巴達克思，是個色雷斯人，另一個叫克利克薩斯，是個高盧人。」這兩個人都是角鬪士，可是一共有多少角鬪士作亂，從這個報告上面卻一點兒也看不出來。樊里紐詳細地報告三個各佔一方的農園怎樣都被他們縱火焚燒。這些農園上的奴隸毫無疑問是忠於主人的，可是都被造反的奴隸以處死爲罰強迫入夥。不肯入夥的，登時就喪了性命。

（革拉古點頭，措辭也只能這樣啊。）

有兩個農園主人要到加普亞避難，可是被那羣角鬪士攔路殺死了，他們的奴隸也被迫入夥。此外這一帶地方的奴隸裏面有許多不滿的份子也已經逃出去加入亂黨了。樊里紐另外一項一項地列舉了無數奴隸的暴行，又把三個證人的筆錄下來的並且畫過押的口供隨着報告一同呈上。這些證言又列舉了奴隸方面另外的許多暴行。最後他說，據他所知，那羣奴隸已在維蘇威火山荒涼礪礪的山坡上紮下大營，他打算立刻發兵前往，掃平賊寇，以不辱元老院之命。

元老院收到了，接受了他的報告。此外，經人提議以後，元老院又通過了一項

決議，要把目前給礦場留着的約莫八十個逃亡的奴隸獻出來，處以懲一儆百的嚴刑，『好使京城裏的奴隸都有前車之鑒。』同一天，在賽馬中間休息的工夫，這些可憐蟲就在大競技場裏被釘在十字架上了。他們吊在十字架上，同時目前頂紅的阿利斯托尼斯，一匹雄偉的巴西亞●兒馬，竟出人意外地輸給了查洛，一匹努比亞騾馬——使羅馬愛好賭博的貴公子有很大一部分都傾家蕩產。

可是有六天之久，樊里紐跟京城步兵隊都消息沉沉。過了六天，才接到一個簡短的報告。京城步兵隊被奴隸們打敗了。這個報告很簡短，沒有什麼幫襯的事實，元老院和羅馬城坐臥不寧地一直等了二十四個鐘頭。人人都談這個新發生的奴隸暴動，可是誰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兒。雖然如此，恐懼還是籠罩着全城。

六

元老院關緊了大門，開全體會議，外面的人聚集得越來越多，直到把大廣場都擠滿了，通到廣場的大街小巷也都堵住了，並且城中謠言四起，因為這時候元老院已經知道京城步兵隊的故事了。

● 指 Parthia Empire，波斯北部古王國。

元老只有一兩位缺席。想起了那次會議，革拉古就斷定，到了這種節骨眼上——到了危機一髮並且知道了痛心的事實的時候——羅馬元老院就可以算是疾風中的勁草了。那些上歲數的披着外衣一語不發地在那兒坐着，眼睛裏充滿了自尊的神氣，不帶一點兒驚惶恐懼，那些年紀輕一點兒的呢，面色嚴冷，帶着怒容。可是元老院的尊嚴他們全都一點兒沒有忘記，在這個範圍裏面，革拉古是能夠放棄自己那種玩世不恭的態度的。他知道這班人的底細；他知道他們的位置是用什麼偷雞摸狗的手段買來的，他知道他們在政治方面弄的是什麼樣兒的一套卑鄙齷齪的把戲。這班人裏面的哪一位在自己後院兒裏藏着的哪一口臭水井他都知道；可是能在他們中間佔一席之地仍然使他感覺到興奮與驕傲。

這時候他不能只管打自己的得勝鼓了。他個人的勝利是不能跟他們所面對的問題分開的；因此他們就選任他爲元老院審問委員，他也跟他們一塊兒悲哀，而把自己那種小性兒的得意放在一邊。他站在他們前面，對着剛回來的那個羅馬兵士，這個兵士是在羅馬城的街頭巷尾養起來了的，可是這會兒生平頭一次站在威儀嚴肅的諸位元老面前，一個面如削瓜，長着兩隻黑眼睛的人，賊頭賊腦，膽戰心驚，一隻眼直跳，舌頭急急巴巴不住地舐自己的嘴唇，身上仍然披着甲冑，沒拿兵器，因爲是來見元老——臉刮乾淨了，沒全洗乾淨至少也洗乾淨了四五分，可是一隻胳膊裏

着浸透了鮮血的綳帶，人也非常疲乏。革拉古幹了一件別人一定不會幹的事兒。還沒開始正式審問，他先叫侍者拿酒來，放在挨着這個兵士的一張小桌上。這傢伙很軟弱，革拉古不願意叫他一發暈跪臥下。叫他跪臥下也無濟於事啊！這傢伙兩手捧着那個使節，那根小小的象牙仗，這就是元老院的手臂、威權和力量，威力的強大——他們老愛這麼說——是勝過任何敢來侵犯的軍隊的。

「把它交給我得啦，」革拉古發了話。

這個兵士起先還不明白他的意思，然後革拉古就把這根象牙仗由他手裏拿過來，把它放在祭壇上，同時覺得自己咽喉發緊，胸口還有點兒疼痛。人，他可以瞧不起，人不就是這種東西嗎？可是他不能瞧不起交給樊里紐還沒多少天的這根小小的象牙仗，因為這是代表着他的生命的一切尊嚴、力量和光榮的。

這時候他問那個兵士，「我先問你，你叫什麼？」

「阿拉魯·波蘇。」

「波蘇？」

「阿拉魯·波蘇，」兵士又說了一遍。

有一位元老用手罩住耳朵說，「大點聲兒。你大點聲兒不成嗎？聽不見。」

「大聲兒說話，」革拉古說。「在這兒你什麼都害怕。這是元老院的神聖議

事應，當着天地神明，你得句句都是實言。大聲兒說！」

兵士點點頭。

「喝點酒吧，」革拉古說。

這個兵士瞅着那一排排不動聲色的、身穿白袍的元老，瞅着他們跟雕像似的坐着的石頭座椅，眼光從這一位臉上移到那一位臉上，然後用一隻哆裏哆嗦的手斟了一杯酒，直到滿得往外流，把酒一口喝光，然後又舐自己的嘴唇。

「你多大啦？」革拉古問。

「二十五啦。」

「哪兒生的？」

「這兒——京城裏。」

「有什麼職業嗎？」

這人搖搖頭。

「問你一句你得回答一聲。至少得說個「是」或是「不」。要是能回答得詳細點兒，那就更好啦。」

「沒有——沒什麼職業，除了打仗，」兵士說。

「你是哪一個部隊的？」

「第三步兵隊。」

「你在第三步兵隊裏當兵當了多少時候了？」

「兩年啦——還零兩月。」

「以前呢？」

「靠着賑濟過日子。」

「你們第三隊的指揮官是誰？」

「西爾維約·凱約·撒爾瓦略。」

「你們的百人隊長呢？」

「馬略·革拉古·阿爾維歐。」

「好啦，阿拉魯·波蘇。現在請你告訴我跟在這兒聚會的諸位尊貴的元老，你們這一隊跟其餘的五隊由加普亞向南開拔以後，到底出了什麼事兒。我要你說得乾乾脆脆，清清楚楚。不拘說出什麼，都於你無罪。在這個神聖的議事廳裏，你什麼都甭害怕。」

不過，叫這個兵士說出話來有條有理可還是不易，好幾年以後那個春光明媚的早晨，革拉古坐在薩拉利亞別墅的平台上回想起來的時候，當時這個兵士的言語所喚起的那些鮮明而不吉的景象倒比那些言語本身要清楚得多。由樊里紐帶領着從加

普亞向南進軍的，並不是一個十分滿足、十分愉快的軍隊。天氣忽然熱得邪行，不慣一個勁兒地行軍的京城步兵隊就受了很大的洋罪。雖然每人比軍團兵行軍的時候少帶着二十磅的東西，可還是負擔着一大堆盔甲、盾牌和槍刀的重量。皮肉被火熱的金屬的邊緣磨擦得長了瘡，同時他們又發現，他們那種柔軟美麗的靴子穿着在大競技場上趾高氣揚地走來走去雖然那麼風頭十足，一到道路跟野地上就沒那麼大用處了。午後一陣一陣的驟雨把他們淋得跟水鷄似的，到了晚上，他們就一肚子怨恨和牢騷。

革拉古能夠把他們的情形想像得的確很清楚：很長的一個縱隊這時候已經離開了阿庇亞大路，正順着一條走大車的土道兒走，濕淋淋的翎毛從銅盔上耷拉下來，大家累得連叫苦都叫不出聲。差不多就在那時候，他們把那四個種地的奴隸逮住給弄死了——三個男的，一個女的。

「你們幹嗎弄死他們呢？」革拉古把他的話打斷。

「我們覺得那一帶地方的奴隸都是跟我們作對的。」

「既然跟你們作對，他們又幹嗎打山上跑下來到大路上瞰過軍隊呢？」

「我不知道。這是他們第二隊裏的人幹的事兒。他們散開了隊形，抓那個女人。那幾個男的要保護她，他們就拿槍刺他們。一分鐘的工夫，就把他們刺死了。」

我到那兒的時候——」

「你是說你們那一隊也散開了嗎？」革拉古發問。

「不錯，老爺。整個軍隊都散開了。我們一大堆人在四周圍擠擁着——凡是擠得過去的全擠過去瞧熱鬧了。他們把她的衣服扒下來，把她光着身子劈開了腿按在地下成了一個「大」字。然後一個挨着一個，他們——」

「這就不必細說了，」革拉古插嘴說。「你們的軍官干涉了嗎？」

「沒干涉，老爺。」

「你是說他們大睜白眼地瞅着也不管也不問嗎？」

兵士在那兒站了一會兒沒回答。

「我是叫你說實話，不是叫你不說實話。」

「軍官沒干涉。」

「那個女人是怎樣叫他們給弄死的？」

「她是叫他們給糟蹋死的，」兵士低聲回答。於是他們就又得叫他大聲說話。他的聲音差不多完全消失了。

他講那天晚上他們怎樣紮營野宿。有兩個步兵隊乾脆就沒搭營帳。夜裏挺暖和，兵士們就在一片露天的野地上睡下了。說到這兒，他的話被打斷了。

「你們的指揮官沒想法子建築營壘嗎？你知道他們到底想法子建築營壘了沒有？」

羅馬軍隊所以自豪的就是，軍團不拘在哪兒宿營，即使只是一夜，也沒有不深溝高壘，不圍着柵欄或是土牆，不挖着壕溝，插着木樁，布置得像座小小的城堡似的。

「我知道兵士們說什麼來着。」

「告訴我們。」

「他們說樊里紐想這麼着，可是各隊指揮官不肯。兵士們說，即使他們都同意，咱們也沒帶工程師啊，整個的事情都計畫得沒有腦筋，沒有意義。他們說——別見怪，尊貴的——」

「告訴我們，他們是怎麼說的，甯害怕。」

「是。他們說這件事情計畫得沒有腦筋，沒有意義。可是軍官們嘯爭理兒，說奴隸們這些麼小醜又有什麼可怕的。這會兒已經快到下黑的時候了，我聽他們說軍官們的理由是：樊里紐·葛拉勃魯既然要建築營壘，幹嗎又叫咱們一直走到擦黑呢？兵士們也那麼說來着。在整個的路程裏，這一天的行軍可算是頂糟心的了。先是在滿是灰塵的道兒走，叫灰塵給噲得不來氣，然後又遇見了傾盆大雨。軍官騎

着馬呢，倒不要之緊，他們說，可是咱們得拿兩條腿走道兒啊。可是軍官們有他們的理兒，這會兒咱們有貨車跟着運行李呢，趁着有貨車跟着咱們，還不幹快能走多少道兒就走多少道兒嗎？」

「那時候你們在哪兒呢？」

「離山很近——」

不錯，這一切與其從說出這個口供的那個受了驚的、沒有想像力的兵士那種單調無味的言語上去回想，倒不如從所喚起的那些景象上去回想。在革拉古心裏，這些景象有的非常清楚，甚至於他幾乎可以相信自己是曾經目觀眼見的。土道兒漸漸窄成一條只能走貨車的小道兒。大田莊那些景色可愛的田地和牧場漸漸稀少了，跟着來的是火山口附近那些凌亂的樹木和孤零零地偶然露出土外的火山岩脈。在這一切上面，又靜悄悄地峙立着維蘇威火山巍峨的高峯。六個步兵隊順着小道兒走，拉開了有一哩地。行李車在轍眼兒裏東倒西歪地走着。兵士們都腿酸足漲，肚子裏一百個不痛快。然後，在他們前頭，又出現了一個很大的山崗，山崗下面是小小一片空曠的野地，一條小溪在那兒流過，地上還有金鳳花、雛菊和柔軟的青草，眼看天也就黑下來了。

他們就在那兒紮營，關於防禦設施的問題，樊里紐向軍官們屈服了。當時的情

景革拉古想像起來也是可以如在目前的。各隊的指揮官總是說他們帶領着三千多全付武裝的羅馬兵士呢。誰敢攻打他們？他們怕誰攻打？即便在暴動剛發生的時候，角鬪士的人數也才二百上下；那些角鬪士已經有很多都陣亡了。況且兵士們都筋疲力乏。有的躺在草地上登時睡着了。有不多幾隊搭了營帳，並且試着有紀律地布置營地的街道。大多數步兵隊都預備了爐灶，可是輜重車裏既然有大量的麵包，有幾隊就索性連爐灶都不要了。這就是當初他們在山陰紮營的情形。樊里紐在宿營地的正中央搭了自己的營帳，並且在那兒建立了他的大纛旗和元老院的徽幟。加普亞市民已經給他們預備了一大筐一大筐的珍饈美味。他準是跟他的高級軍官一同坐下，大大地飽餐一頓——不必再去辛辛苦苦地安設溝壘，也許倒如釋重負了。說到歸齊，這次出征並不算頂不吉利，很威風，也許還有一點兒光榮，並且出偉大的京城還只要走幾天的路就可以馬到成功呢。

在他的回憶中，憑着那使他高於禽獸、異於禽獸的「內心的眼睛」，革拉古就這樣沉思默想，使一起初的種種情景又湧上他的心頭。記憶是人類的「喜」，也是人類的「憂」。 革拉古舒展着四肢坐在太陽地裏，兩眼往手裏端着的那杯早晨喝的水裏瞅着，同時聽着那個可憐的隻身拿着使節象牙杖回來的兵士那點兒遙遠的迴音。一幅一幅的圖畫在眼前出現了。幾個鐘頭以內就性命難保，可是自己還一點兒

不知道，那是怎麼個滋味呢？樊里紐·葛拉勃魯聽見過斯巴達克思的名字嗎？大概還沒有聽見過吧。

「我記得天怎樣黑下來，天上的星星全出來了，」那個兵士對那班臉上神氣跟石頭似的元老說。

一個傻子的言語倒有一種單純的美呢。天黑下來了，樊里紐·葛拉勃魯跟那些軍官準是坐在他那個大營帳裏喝着酒，啃着蜜汁雞鳩上面的那點兒肉。那天晚上，大夥兒一定是談笑風生，滿嘴的俏皮話兒。這些貴胄子弟是屬於世界上古來風氣最不淳樸的社會的。他們八成兒談論什麼來着呢？這會兒，在四年以後，革拉古努力回想，當時流行的玩藝兒——在戲院裏，在跑馬場裏，在關技場裏——都是些什麼呢？這是不是在巴庫維約的比武定讞重新排演的不久以後呢？當主角的弗拉維約·加利唱得那麼好不是絕後空前嗎？（也許認爲一個角色唱得或是演得好到空前絕後的程度永遠也不過是一種幻想吧？）然而也難說不是這樣，而且京城步兵隊的那班青年沒準兒就一邊兒喝酒一邊兒提高了嗓子唱：

「難道我施惠於人是爲讓人來毀滅我嗎？」●

● Pacuvius：公元前二二〇——一三〇年最著名的羅馬悲劇作家，其作品取材於希臘悲劇，脫胎

換骨，不像以前的羅馬悲劇家的作品那樣與翻譯無異。

聲韻悠揚，宿營裏面到處可以聽見——嗯，也許是這樣。記憶是容易流於幻想的。那個宿營裏面的人一定是誰都忘了疲倦了。京城步兵隊的兵士仰面躺着，嘴裏嚼着麵包，眼望着滿天的星斗——那些沒搭營帳的。於是他們就漸漸入睡了，向南進軍到維蘇威火山，要教給奴隸們不可犯上作亂的三千幾百個羅馬兵士就都入了黑甜鄉了……

革拉古是元老院審問委員，他問問題，兵士回答，在一問一答之間，元老院議事廳裏寂靜得可以聽見蒼蠅翅膀跟空氣摩擦。

「你也睡了嗎？」革拉古問。

「我也睡啦，」那個一個人回來作見證的心驚膽戰的兵士這樣回答。

「你怎麼醒的。」

問到這兒，這個兵士就搜索枯腸似的一時沒有回答了。他臉上變得煞白煞白的，革拉古還以為他要暈過去呢。可是他並沒暈過去，他的報告也忽然變得很準確，很清楚了，可是不帶情感。照他看來，他說，是這麼回事兒：

「我睡了，後來又醒了，因為有人在那兒叫喊。至少，我覺乎着有一個人在那兒叫喊，可是一醒就明白了，好些個人在那兒叫喊呢，空中是一片狼嗥鬼叫的聲

音。我醒了就馬上翻了個身。我老是趴着睡覺，所以翻了個身。接着我睡的是凱利約，他就有名字，沒姓，本是一個流落街頭的孤兒，可是我的第一個好朋友。他是我的左右手，所以我們倆挨着睡，我翻身的時候，左手腕一伸，伸到什麼又濕、又熱、又軟的東西裏去了，一瞧是凱利約的脖子，可是都叫人給砍爛了，這時候那一片叫喊的聲音還老是不停。然後我在一灘鮮血裏坐了起來，也不知道是自個兒的血呢，還是別人的，可是在我的前後左右，月光下到處都是死人，全沒挪窩兒，還在原來睡覺的那塊兒躺着呢，滿營都是奴隸，手裏拿着像剃刀一樣快的刀子，一起一落，在月亮底下一閃一閃地發光，殺人跟砍瓜切菜似的，我們有一半兒還沒睡醒就送了命啦。誰要是跳起來，也還是得叫他們給殺死。偶然有不多幾個兵合攏起來，東邊兒三兩個，西邊兒四五個，可是也打不了多大工夫。我這一輩子見過的東西什麼也沒這可怕，那些奴隸殺起人來還老不住手。於是我慌了神，也叫喊起來了。我老實跟您說，也不怕羞。我拔出了劍，在軍營裏一直衝過去，拿劍往一個奴隸身上砍，把他砍死了，我想；可是一到草地邊兒上，就瞅見密密層層的一排長槍圍繞着軍營的四面八方，拿槍的多一半兒都是女人，可是那樣的女人我連做夢都沒夢見過，太可怕啦，瘋瘋魔魔的，頭髮披散着，叫夜裏的風吹得飄揚起來，張着大嘴山噴怪叫，一肚子仇恨似的，我聽見的那一片叫喊的聲音裏面就有她們的聲音，有一

個兵打我身旁衝過去，一直衝到那排長槍前面，還當是這些女人不會拿槍刺他呢，可是她們把他給刺死了，一個也沒跑了，那些受了傷的連爬帶走跑過來的時候，也叫她們給刺死了。我跑到了那排長槍前面，一條槍刺中了我的胳膊，我就撒開了腿回頭往軍營裏跑，跟着就摔倒在血泊裏面，在那兒躺下了。我在那兒躺着，耳邊是一片叫喊的聲音。也不知躺了多大工夫。似乎工夫不很大。我跟我自己說，起來吧，跟他們打，別怕死，可是我還等着。後來叫喊的聲音小一點兒了，然後有人抓住了我，把我拽了起來，我本想拿劍砍他們，叫他們一磕，劍就落地了，槍傷疼得厲害，所以我的手一點勁兒也沒有。那些奴隸把我按住了，一把刀子正要往我脖子上抹，我想這可玩事大吉啦，我非死不可啦。可是有人嚷嚷了一聲，等會兒！那把刀子就等着。在離我脖子一吋的地方等着。然後一個奴隸扯開大步走了過來，手裏也拿着一把色雷斯刀，他跟他們說，等會兒。我想就剩下他一個啦。他們站在那兒等着。我那條命也等着。然後一個紅頭髮的奴隸走了過來，他們有來有往地你言我語。就剩下我一個啦。所以他們沒殺我。就剩下我一個啦，別的人全死啦。他們帶着我穿過宿營地，步兵隊全死啦。多一半兒都死在原來睡覺的地方啦。他們壓根兒沒醒。他們把我帶到使臣樊里紐·葛拉勃魯的大帳裏，可是使臣已經死啦。躺在他的臥椅上，死啦。各隊的軍官有幾個也在大帳裏面呢，都一命身亡

啦。全都死啦。然後他們把我胳膊上的傷裹起來，把我留在那兒，叫幾個奴隸看着我。這會兒天上透出點兒魚白色了，眼看就天亮了。可是所有的步兵隊都死啦」。

他說的時候一點兒不動情感，只是平鋪直敘地報告事實。可是眼老在那兒跳，一排排的元老在那兒坐着，臉上的神氣跟石頭似的，他也始終沒瞅他們一眼。

「你怎麼知道都死了呢？」革拉古問。

「他們把我留在大帳裏面，頂到天亮。帳篷的四邊兒都捲起來了，我可以望見這個露營的四面八方。這會兒，叫喊的聲音早已停止了，可是我腦子裏還聽得見呢。我可以往四外看，往哪兒看也滿地都是死人。空氣裏滿是被殺死了的人的血腥氣。四周圍那些拿着槍的女人這會兒多一半都沒影兒了。她們到別處去了。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了。可是在血腥裏我又聞出了一股子烤肉的香氣。也許那些女人在那兒預備早飯呢。這會兒他們還能吃東西，我一想就噁心。我吐啦。那些奴隸把我拽到帳篷外面，等吐完了再叫我回去。這會兒天亮點兒了。我瞅見一羣羣的奴隸在營地上從這頭兒走到那頭兒。他們在那兒扒死人的衣服呢。這兒一個那兒一個，他們把我們的營帳搭了起來。我可以望見地上的這些小白點兒東也是西也是。死人身上的鎧甲、衣服、靴子什麼的，全叫他們給拿走了，堆在撐開了的營帳上面。刀槍跟

鎧甲，他們拿去用潤水洗了一下。潤水在大帳篷的附近流着，把帶血的兵器跟鎧甲一洗，顏色都變得跟鐵銹一樣了。然後他們把我們的油罐拿了來，把那些兵器跟鎧甲擦乾以後，就往上抹油。有一個營帳在離大帳篷幾步遠的地方搭着。他們把刀劍都堆在那個營帳上面，幾千把的刀劍——」

「到底有多少奴隸呢？」革拉古問。

「七、八百，一——千，也許。我不知道。他們十個一羣地在那兒幹活兒。很賣力氣。有些奴隸把我們的輜重車套好，把打死人身上扒下來的東西裝在裏頭，然後把車趕走。他們正幹着活兒，那些女人有的帶着一筐子一筐子的烤肉回來了。一羣羣的奴隸就輪流着歇工吃飯。他們把我們的軍用麵包也給吃啦。」

「他們把死人怎麼樣了？」

「沒怎麼樣。他們把他們摺在原來的地方。他們把死人身上的東西一扒完，就隨隨便便地滿處跑，彷彿那些死人壓根兒就沒在那兒似的。死人到處都是。地上堆滿了死人，鮮血都滲到地底下去了。這會兒太陽已經很高了。我一輩子也沒見過比這再可怕的東西。我這會兒瞅見一羣奴隸站在這片野地的一邊兒，正望着那兒的一切。這羣人一共有六個。有一個是黑人，是個非洲人。他們是角鬮士。」

「你怎麼知道？」

「他們一走到大帳裏，一走到我呆着的地方，我就看出他們是角鬪士了。他們頭髮都齊着腦瓜頂剪去了，渾身上下都是傷疤。一個當角鬪士的人是很容易看出來的。有一個短一隻耳朵。有一個是紅頭髮。可是這羣人的首領是一個色雷斯人。他鼻子塌了，長着兩隻黑眼睛，獸人的時候眼珠不動，也不眨巴眼——」

這時候那班元老中間發生一種變化了，幾乎人不知鬼不覺，可是仍然是有了一種變化。他們換了一個樣兒在那兒聽着了；他們帶着滿腹的仇恨、緊張的情緒和加強了的注意在那兒聽着。那一剎那革拉古的確記得很真切，因為到了那一剎那，斯巴達克思才獲得了生命，才不知打哪兒突然出現，來震撼整個的世界。別的人都有根源，都有個過去，有個起始，有個地點，有個國土，有個國家——可是斯巴達克思什麼都沒有。他是在一個死裏逃生的兵士嘴唇上產生出來的，而就是爲了這個目的，斯巴達克思才故意叫他死裏逃生——爲了叫他回去對元老院說，這是如此如此的一個人。這並不是一個巨人，並不是一個瘋野的人，並不是一個窮兇極惡的人，這不過是一個奴隸；可是這個兵士倒看到了一點兒他必須細說一遍的東西。

「——那張臉叫我想起一隻綿羊。他穿着緊身衣，繫着挺沉的銅腰帶，腳底下是一雙高統靴子，可是並沒戴盔披甲。腰帶上拴着一把刀子，此外沒帶別的兵器。緊身衣上濺滿了鮮血。他那張臉是叫你一見就永遠忘不了。他叫我害怕。那些別

的奴隸我全不怕，可是我怕他。」這個兵士本來還可以告訴他們，他怎樣夢見了那張臉，他怎樣睽見了那張塌鼻子，黑眼睛，被太陽曬成了褐色的扁臉，嚇得一身冷汗從夢中醒來，可是，報告給元老院聽的詳情細節不能是這個啊。他做了什麼夢，元老院才不會感到興趣呢。

「你怎麼知道是色雷斯人呢？」

「一聽口音就知道。他拉丁話說不好，況且我也聽見過色雷斯人說話。另外還有一個色雷斯人，餘下的也許是高盧人。他們也就睽了我一眼，也就拿眼掃了我一下。這麼一來，我就覺乎着我也成了那些死人裏面的一個了。他們睽了我一眼，就打我身旁走過，奔了大帳篷的另一部分。這時候，那些屍首已經搭到帳篷外面，擱在地下，跟兵士們的屍首堆在一塊兒了。可是他們早已把樊里紐·葛拉勃魯的衣服剝得光光的，他的鎧甲跟他所有的一切東西都在他的臥椅上堆着呢。他那根使臣的權杖也在臥椅上呢。那些奴隸打外面回來了，全都站在臥椅的四周圍，睽着這位指揮官的鎧甲跟財物。他們把那口寶劍揀了起來，這個睽過了，再遞給那個睽。劍鞘是象牙的，雕刻着各種花樣。他們全都睽過了，就又把它的擱在臥椅上面。然後他們又仔細睽那根權杖。那個鼻子塌了的人——他叫斯巴達克思——朝我轉過身來，舉起了權杖問我說，羅馬人，你知道這是什麼嗎？這是尊貴的元老院的手臂，我回答

說。可是他們不懂。我得解釋給他們聽。斯巴達克思跟那個紅頭髮高盧人在臥椅上坐了下來。別的人還站着。斯巴達克思兩手托着下巴頰兒，胳膊肘兒放在膝盖蓋上，盯坑兒似的瞅着我。就跟一條蛇在那兒瞅着你似的。我把話說完以後，他們一聲不言語，斯巴達克思還老瞪眼瞅我。我覺得出來我渾身汗下如雨。我想這他們可要殺我啦。跟着他把他的名字告訴我了。我叫斯·巴·達·克·思，他說。記着我的名字，羅馬人。然後他們又瞪眼瞅我。然後斯·巴·達·克·思又說，昨天你們幹嗎把那三個奴隸殺了呢，羅馬人？那些奴隸又沒怎樣你們啊，他們是下山瞅過大兵的。難道羅馬的女人就那麼貞潔，一個軍團非全體糟蹋一個可憐的女奴隸不成嗎？你們怎麼幹出這事兒來了呢，羅馬人？我試着告訴他是怎麼回事兒。我告訴他，糟蹋那個女人並且殺死那幾個奴隸的是第二步兵隊。我告訴他，我是第三步兵隊的，沒我什麼事兒，我沒糟蹋那個女人。我不知道他們是怎麼查出來的，殺死那三個奴隸的時候，旁邊兒似乎一個別人也沒有啊。可是我們幹的事兒哪一樁他們都知道。他們知道我們是什麼時候到達加普亞的。他們知道我們是什麼時候離開加普亞的。這從他那雙永遠不眨巴的深黑的蛇眼裏全看得出來。這從他說話的聲音裏全聽得出來。他說話永遠不提高了嗓子。他跟我說話就像一個人跟小孩子說話那樣，可是那麼樣跟我說話也瞞不住我。他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這從他的眼神裏全看得出來。這從他們大夥兒的

眼神裏全看得出來。全都是殺人不眨眼的。我知道那樣的角鬪士。角鬪士準會變成殺人不眨眼的魔王。除了角鬪士，誰殺人也不會像他們那天夜裏那樣。我知道有些角鬪士——」

革拉古把他的話頭兒打斷。他已經叫自己言語的魔力給迷住了，跟一個真魂出殼的人似的，革拉古有點兒暴躁地跟他說，

「你知道什麼，我們並不關心，兵士。我們關心的是，你跟那班奴隸之間出了什麼事兒。」

「出了這麼回事兒，」兵士開始說，忽然又停止了。他醒過來了，眼光從強大的羅馬這位尊貴的元老臉上移到那一位臉上。他渾身戰抖着，說道，

「於是我等着他們告訴我，他們打算把我怎麼樣。斯巴達克思在那兒坐着，手裏拿着那根權杖，手指一上一下地打滑溜，然後猛孤丁地把它朝我一戳。我起頭兒還不知道他是什麼意思，不知道他是要怎麼着。拿去，兵士，他說。拿去，羅馬人。拿去。我把它拿過來了。這會兒你是尊貴的元老院的手臂了，他說。他臉上不帶一點兒怒容。他始終沒提高了嗓子說話。他只是敘說一件事實——我的意思是，在他看來，這是一件事實。他要這麼着。我有什麼法子呢。要不然，我寧死也不摸那根神聖的權杖。我是一下也不敢摸它的。我是羅馬人。我是個公民——」

「甯害怕，這不會叫你受罰，」革拉古說，「往下說吧。」

「這會兒你是尊貴的元老院的手臂啦，斯巴達克思又說。尊貴的元老院有隻很長的手臂，在這隻手臂的末端，這會兒只剩你一個人啦。我就這樣把權杖拿了過來——我捧着它，他還坐在那兒拿眼睛盯着我，於是他又問我，你是個公民嗎，羅馬人？我告訴他，我是個公民。他點點頭，微微地一笑。這會兒你是個使臣啦，他說。我要請你帶個口信。把這個口信帶給尊貴的元老院。逐字逐句——我怎麼跟你說，你也怎麼跟他們說去。」於是他止住了。他停止說話了，元老院就等着。革拉古也等着。他不願意吩咐他把一個奴隸叫他帶的口信說出來。然而，早不說出來，晚也得說出來。斯巴達克思是不知打哪兒來的——可是這會兒他站在元老院議事廳的中央了，當時革拉古明明瞅見了他，就像後來有好些回都明明瞅見了他那樣，即便他壓根兒也沒見過斯巴達克思的血肉之軀。

最後革拉古吩咐這個兵士說話。

「我不能說。」

「元老院命令你說。」

「這些話是一個奴隸說的。叫我嘴上長疔——」

「少廢話，」革拉古說。「告訴我們這個奴隸叫你跟我們說什麼來着。」

於是這個兵士就把斯巴達克思的話說出來了。斯巴達克思就是這麼說的——不過這是革拉古好幾年以後回想起來的，無論如何也不能跟他當時所說的話一點兒不差；革拉古回想起這些言語的時候，彷彿就看見了當時的「寶帳」，這是個羅馬指揮官的大帳篷，帶着花梢梢的藍道兒跟黃道兒，峙立在堆滿了裸體死屍的那片野地的中央，那個叫斯巴達克思的奴隸坐在指揮官的臥椅上，給他當參謀的那幾個角鬪士全都站在他的周圍，在他前面站着那個心驚肉跳的、受了傷的羅馬兵士，唯一的沒死的那個，兩個奴隸抓住他，他自己手裏又拿着那根玲瓏小巧的權杖，那個使節，那個元老院的手臂！

「回到元老院去（斯巴達克思說）把象牙杖交給他們。我派你當使臣。回去告訴他們你在這兒睽見了什麼。告訴他們。他們派步兵隊來攻打我們，我們把他們的步兵隊殲滅了。告訴他們，我們是奴隸——他們所謂「會說話的工具」。有聲音的工具。告訴他們我們的聲音說的是什麼。我們說世界已經膩了他們了，膩了你們那腐敗的元老院跟你們那腐敗的羅馬了。世界已經膩了你們打我們血汗裏擠出來的富貴榮華了。世界已經膩了鞭子的歌聲了。這是高貴的羅馬人所知道的唯一的歌聲。可是我們再也不想聽見那種歌聲了。起先，所有的人全都是一樣的，大夥兒和平相處，所有的東西也是大夥兒共有的。可是現在有了兩種人，主人和奴隸。可是我們

的人數比你們多，比你們多得多。我們還比你們強壯，比你們高尚。人類身上所有好的東西全都是屬於我們的。我們愛護我們的女人，我們站在她們身旁，跟她們並肩作戰。可是你們把你們的女人變成妓女，把我們的女人變成牲口。我們的孩子叫人給搶走，我們就哭，我們把我們的孩子藏在羊羣裏，好把他們多留幾天；可是你們養育你們的孩子就跟養牲口一樣。你們叫我們的女人給你們生孩子，然後又把他們在奴隸市場上出賣，誰出的價兒大就賣給誰。你們把人變成狗，把他們送到鬪技場裏，叫他們把自個兒扯成粉碎，給你們開心解悶兒，你們那些名門閨秀一邊兒瞅着我們你殺我殺你，一邊兒撫摩着自個兒腿上的狗，還餵它們這個那個好的吃。你們真是一羣妖孽，你們把人生弄得那麼糟糕！你們侮辱了人類所夢想的一切，侮辱了人的勞動跟人的血汗。你們戲弄了人生，剝奪了人生的一切價值。你們爲殺人而殺人，你們文雅的娛樂就是看人家流血。你們把小孩子送到礦場裏幹活兒，幾個月就把他們累死。你們靠着爲全世界的蠢賊造成了你們的花花世界。好，現在可完啦。告訴你們的元老院，現在什麼都完啦。這就是工具的聲音。叫你們的元老院派軍隊來攻打我們吧，我們怎樣殲滅了這個軍隊，就也要怎樣殲滅那些軍隊，我們還要拿你們派來攻打我們的軍隊的武器來武裝我們自己。全世界都要聽見工具的聲音——對全世界的奴隸，我們要大聲疾呼地說，快起來，拋去你們的鎖鏈！我們

要穿越意大利的國境，不拘到哪兒，奴隸們都要加入我們的隊伍——然後有一天，我們就要打到你們那永恆的城市。那時候這個城市就不再永恆了。把這個告訴你們的元老院吧。告訴他們，我們快要來到的時候一定會叫他們知道。那時候我們要拆毀羅馬的城牆。然後我們要來到你們元老院的議場，我們要把元老們打高高的座位上揪下來，我們要把他們的袍子扯下來，叫他們光着眼睛子站在那兒，我們一向是怎樣受審判，就叫他們也怎樣受審判。可是我們要審判得很公平，要叫他們受罪所應得的懲罰。他們犯過的罪哪一棒也不能饒他們，所有的血債都得算清。告訴他們這個，他們好有準備和反省的工夫。我們要叫他們作見證，過去的一切我們也不會輕易忘記。於是到了罪行受過懲罰以後，我們就要建築更好的城市，清潔美麗的城市了，不要什麼城牆——人類都可以和平地、快樂地在一塊兒生活着。給元老院的口信就是這個，一句別的話也沒有。把這個口信帶給他們去吧。告訴他們這是一個叫斯巴達克思的奴隸叫你帶去的……」

兵士說的就是這個，至少跟這大致不差——這是很早的事兒了，革拉古心裏想——元老院聽見的也就是這個，聽的時候臉上神氣跟石頭似的。可是這是很早的事兒了。這是很早很早的事兒，大半都想不起來了，而且斯巴達克思的話並沒寫在紙上，除了在不多幾個人的記憶中，一點兒沒留痕迹。即便在元老院的記錄裏，這些

言語後來也被刪除了。這很合理。當然很合理——也跟毀壞奴隸們所立的紀念像把它碾成爛石頭一樣合理。那樁事兒多麼合理，克拉蘇是很明白的，別瞧克拉蘇有幾分傻氣。一個人非得帶一點兒傻氣才能成一個偉大的將軍呢。除非他是斯巴達克思，因為斯巴達克思也是個偉大的將軍。他也是個傻子嗎？那些話是傻子說的嗎？那末，一個傻子又怎麼能抵抗羅馬的雄兵，並且抵抗了四年，接二連三地粉碎羅馬的軍隊，把意大利變成了軍團的墳地呢？那是怎麼回事兒呢？據說他死啦，可是也有人說，死人是不能死的。你瞧，一個人正向革拉古面前走來，高大個兒，像個巨人，然而又那麼跟原先一樣，塌鼻子，黑眼睛，腦瓜頂上長着密實的鬚頭髮——那就是他的活生生的影像嗎？死人果真會顯魂嗎？

七

「瞅瞅老革拉古，」安敦紐·凱約說，瞅着這位政治家的大腦瓜那種猴啃桃的樣兒，不由得微笑起來——然而那杯香噴噴的水還那麼四平八穩地在他手裏端着，一點一滴也沒灑出來。

「別拿他取笑！」朱麗亞說。

「誰笑革拉古呢？誰也沒笑他呀，我說，親愛的朱麗亞，」西塞祿說。「這種莊嚴的樣兒，我要努力學它一輩子呢。」

「學到鬍子白了也學不大像吧，」海麗娜心裏想。

革拉古醒過來了，直眨巴眼。「我是睡着了嗎？」顯出他特別的地方的是，他轉過身來跟朱麗亞說話。「親愛的，對不起。我是在那兒白天做夢呢。」

「夢見什麼好事兒啦？」

「是很早的事兒。我想人有記性並不是什麼福氣。多一半兒的時候，有記性反是禍害，我忘不了的事兒太多啦。」

「也不見得比哪個別人多吧，」克拉蘇提出了他的意見。「記憶人人都有，還全都同樣地不愉快。」

「就永遠沒有愉快的嗎？」克羅迪亞問。

「你在我心裏留下的記憶，親愛的，」革拉古扯着打悶雷的嗓子說，「頂到我死的一天都要跟溫暖的陽光一樣。一個老頭子這麼說，你不會見怪吧。」

「一個年輕人這麼說，她也不會見怪呢，」安敘紐·凱約大笑說。「你睡着的時候，克拉蘇正跟我們說——」

「除去斯巴達克思咱們就不許談別的吗？」朱麗亞嚷起來了。「除去政治和戰

爭就沒別的話可說嗎？老說那一套，真叫我恨透了——」

「朱麗亞，」安敦紐·凱約插嘴說。

她止住了，急忙嚥了一口氣，然後又拿眼瞅他。他跟她說話就像跟一個難纏的孩子說話那樣。

「朱麗亞，克拉蘇是咱們的客人。他跟咱們說的事兒都是他不說咱們就沒法兒知道的。在座的全愛聽，我想你一定也會愛聽，朱麗亞，要是你肯聽的話。」

她抿着嘴，兩眼發紅了，潤濕起來了。她把腦袋一低，可是克拉蘇道起歉來倒很委曲婉轉。

「不但你覺得這個很無聊，我也一樣覺得這個很無聊，朱麗亞，親愛的。請原諒我吧。」

「我想朱麗亞是願意聽的，是不是，朱麗亞？」安敦紐·凱約說。「是不是？」

「是，」她悄沒聲兒地說。「請接着說吧，克拉蘇。」

「不——不——怎麼着也不說啦——」

「我剛才太不懂事，太無禮了，」朱麗亞說，跟背書似的。「請接着說吧。」

幸而韋拉古挺身而出，才不至於鬧得非常鬱扭。他給朱麗亞解了圍，把大夥兒的目光移到克拉蘇身上，他說，「我敢說這位將軍的題目我是猜得出來的。他是跟

你們講奴隸們打勝仗是全靠不拿人的性命當回事兒呢。他們那一大羣一大羣的人馬像潮水似的湧來，把咱們壓倒了。我說的對嗎，克拉蘇？」

「恐怕沒法兒比這再不對了，海麗娜大笑說。

革拉古任憑自己被人家取笑，連西塞祿他都不計較，即便這位年輕人說，「我老疑心，革拉古，凡是像您那樣會宣傳的人都必得相信自己的宣傳才成。」

「相信個幾分，革拉古很有涵養地承認說。」「羅馬偉大，因為羅馬存在。斯巴達克思叫人瞧不起，是因為斯巴達克思也跟那些十字架上的東西一樣。這一點是咱們不能不管的。難道你不同意嗎，克拉蘇？」

將軍點點頭。「不過，西塞祿說，「有五場大戰斯巴達克思都得勝了。不是把軍團打退的那幾次——甚至於也不是把軍團打跑的那幾次。我說的是把執政官的軍隊殲滅了的那五次，把它們殲滅了，使它們全軍覆沒，並且把它們的兵器拿走。克拉蘇剛才要證明的是，斯巴達克思與其說是一個用兵如神的名將，還不如說是特殊的一羣人的幸運的領導者——也許該說不幸，反正怎麼看都成。這些人打仗是打不敗的，因為他們是敗不得的。那不就是您剛才要證明的要點嗎，克拉蘇？」

「多多少少可以說是這樣，」那位將軍承認說。他衝朱麗亞微微一笑。「我拿一個故事來解說，你就更愛聽了，朱麗亞。講到一點兒戰爭，講到一點兒政治，還

講到一點兒樊梨妮。這是斯巴達克思的女人，你知道吧。」

「我知道，」朱麗亞低聲回答。她帶着一種放下了心跟感謝的神氣睜了睜革拉古。「我知道，」革拉古心裏想。「我知道，我那親愛的朱麗亞。咱們倆都有點兒可憐，有點兒可笑，主要的不同地方是，我是個男人，你是個女人。叫你挺胸凸肚，你是不成的。可是，從根兒上說，咱們倆都一樣，咱們的生命裏都有一種空虛的悲劇。咱們倆都愛上鬼魂了，因為咱們壓根兒沒學會怎樣愛人類，怎樣叫人類愛自己。」

「我還老以為，」克羅迪亞有點兒冷孤丁地說，「她是誰捏造出來的呢。」

「什麼緣故呢，親愛的？」

「世界上沒有這樣的女人，」克羅迪亞乾乾脆脆地說。

「沒有？嗯，也許吧。什麼是真的，哪個是假的，這倒很難說呢。我讀過一段關於我親身參加過的一場戰爭的文字，可是這段文字的內容是跟事情的真相沒多大關係的。情形就是這樣。我不敢擔保我的故事是真的，可是我有種種理由相信這個故事。不錯，我覺得我是相信的。」

他的語聲透着點兒奇怪，海麗娜拿兩隻尖眼睛一瞅，忽然瞅出他是個多麼漂亮的人物來了。在清晨的陽光中坐在平台上面，他那英俊威武的面貌正使人回想起傳

說中羅馬共和國的早期歷史。可是，也不知怎的她想到了這個心裏反倒不受用，跟着又瞟了她哥哥一眼。凱約正不錯眼珠地瞅着那位將軍呢，表現出一種如醉如癡的崇拜的心理。這一點別人可沒注意到。克拉蘇是使人不由得要注意他的；他那種低低的、誠懇的聲音把他們給抓住了，把他們給吸引住了，連西塞祿都不由得帶着一種新的理會到他的存在的態度瞅着他。革拉古又注意到他早就注意到的那一點了，那就是使克拉蘇無須表示出絲毫熱情，就能喚起別人的熱情的那種特性。

「先來個開場白，泛泛地說幾句話吧，」克拉蘇開始說了。「我掌握軍權的時候，戰事已經進行了好幾年了，這是你們誰都知道的。只剩一局殘棋，然後再出來收拾，總是不容易下手的，況且跟奴隸打仗，勝了絕沒有多大光榮，敗了可有說不出的恥辱。西塞祿說得很對。五個軍隊已經被斯巴達克思殲滅了，完全殲滅了。」他衝革拉古點點頭。「你的宣傳是很動人的，可是你不能不承認我得觀察觀察實際上的情勢吧？」

「那自然囉。」

「我發現事實上並沒有一大羣一大羣的奴隸。實話實說，哪時咱們的人數也比奴隸多。起先是這樣。末了也是這樣。假如斯巴達克思所領導的奴隸真有過什麼三十萬之多，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樣，在今天這個美麗的清晨，咱們也就不會在全意

大利頂可愛的鄉村別墅裏這麼樣坐着了。斯巴達克思早就該佔領羅馬並且佔領全世界了。別人也許不信。我還能不信嗎？我跟斯巴達克思又不是才打過一回仗。我知道。事實是，意大利的奴隸大眾壓根兒就沒附和斯巴達克思。你想，假如他們有這種魄力的話，咱們還會在一個奴隸比咱們多一百倍的農園上這麼樣坐着嗎？自然，附和他的也很多，可是他所領導的戰士始終沒超過四萬五千名——這還說的是在他最強盛的時期。比不得漢尼拔[●]，他壓根兒沒有騎兵，然而他倒比漢尼拔更幾乎使羅馬——強大得本可一戰而殲滅漢尼拔的羅馬——作城下之盟。不，只有那頂棒的、頂兇猛的、頂不顧死活的才加入了斯巴達克思的隊伍呢。

「這是一件我得親自去查出來的事情。我發現羅馬叫這班奴隸弄得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覺得未免太可羞了。我想知道真相。我想知道我到底是跟什麼打仗，跟什麼樣的人、什麼樣的軍隊打仗。我想知道，這些世界上最好的軍隊把從日耳曼人、西班牙人到猶太人什麼樣的敵人都打敗了，都殲滅了，怎麼會一見這班奴隸就丟下盾牌，望風而逃。那時候我早已在南高盧安營紮寨，明知這個陣地斯巴達克思不會貿然來攻打，於是我就把這個問題研究起來。我這人優點很少，可是有一個優點是徹底，我敢說我接見過一百個人，閱讀過一千種文件。這些人裏面有角鬪士老

● Hannibal (247—183? B. C.): 迦太基大將，曾蹂躪意大利十五年以上之久。

關巴奇亞圖，還有陸續來見我的許多跟斯巴達克思打過仗的兵士和軍官。這段故事就是他們裏面的一個跟我講的。我相信是真事兒。」

「要是故事也像開場白那麼長，」安敦紐·凱約說，「咱們乾脆就在這兒吃午飯吧。」奴隸們已經在那兒把埃及瓜、埃及葡萄跟一種早晨喝的淡酒擺上來了。平台上挺涼快、挺舒服，連打算這天繼續旅行的那幾位都不急着動身了。

「比開場白還要長呢。可是有錢的人說話誰不聽——」

「接着說吧，」革拉古硬聲硬氣地說。

「我就是想接着說呢。這個故事是說給朱麗亞聽的。蒙你容許，我就說啦，朱麗亞。」

她點點頭，革拉古心裏想，「這傢伙你是看不出他有什麼洞見之才的。他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呢？」

「這是斯巴達克思第二回殲滅羅馬軍隊那時候的事兒。頭一回，殲滅京城步兵隊的那一回，我想我的朋友革拉古是不會記不清的——自然，咱們誰也不會記不清，」克拉蘇說，帶着點兒不懷好意的口氣。「而後，元老院又派蒲布留去攻打他了。派了整整一個軍團，還是一個很精銳的軍團，我想。是第三軍團，是不是呢，革拉古？」

「徹底是你的優點，不是我的優點啊。」

「我想是第三軍團。而且，假如我沒記錯的話，京城的騎兵也有一部分跟着去了——一共有七八千人左右。朱麗亞，」他說。「你要相信，打仗這樁事兒並沒有什麼特別奧妙的地方。當一個能打仗的將軍還沒抓幾個錢或是織塊布那麼費腦筋呢。拿打仗當自個兒的營生的人，多一半兒都不太聰明——理由是很明顯的。斯巴達克思倒是相當聰明。他懂得打仗的幾條簡單法則，他懂得羅馬軍事方面的長處跟弱點。像這樣的人，古來就沒有幾個。漢尼拔行，可是別的人很少能這樣的，只怕咱們那位當代人傑龐培就不行。」

「你是預備叫我們聽聽這些高深的秘密嗎？」西塞祿問。

「既不高深，也不怎麼特別秘密。我是把它們再說一遍給朱麗亞聽。叫一個男人學會這種東西，似乎是不可能的呢。第一條法則是萬不可分散兵力，除非是不分散兵力就要陷於死地。第二是預備打仗就得進攻，不預備進攻就該避免作戰。第三是作戰要自己擇時擇地，萬不可把主動讓給敵人。第四是要避免受敵人包圍，不惜任何犧牲。最後一條是要挑敵人最軟弱的地方去攻擊敵人，殲滅敵人。」

「這種最淺近的常識，」西塞祿評論說，「是在哪種軍事手冊裏都找得出來的，克拉蘇。沒什麼深奧的道理，恕我老實不客氣地說。太簡單啦。」

「也許吧。可是凡是這麼簡單的東西，沒有不含着深奧的道理的——我敢跟你這麼說。」

「來個有頭有尾，」革拉古說，「你所謂羅馬軍事方面的長處和短處到底是什麼呢？」

「也一樣簡單，而且西塞祿，我敢說，又該跟我意見不合啦。」

「我是拜倒在大將軍的脚下，情願受教的，」西塞祿嘻皮笑臉地說。

克拉蘇搖搖頭。「哼，真的嗎？有兩樁事情是人人都自信很有天才的，既用不着預備，也用不着研究。那就是著書跟帶兵。並且理由也很充足，要不怎麼多得那麼驚人的傻蛋都文武兼全了呢？自然我說的是我自個兒，」他又補上一句，免得誰疑心他是罵人。

「真是語妙天下，」海麗娜說。

克拉蘇衝她點點頭。他愛沾花惹草，可是對女人並不是真感興趣；不拘怎麼說，反正海麗娜的意見是這樣。「至於咱們自己的軍隊，」克拉蘇接着說，「它的弱點跟優點總起來說就是紀律。咱們有世界上頂有紀律的軍隊，或許是唯一有紀律的軍隊。一個優良的軍團把自己的軍隊一天操演五個鐘頭，一個禮拜操演七天。這種操演是防備戰爭方面許多萬一之事的，可是並不能防備所有的萬一之事。這種紀

律多多少少是機械性的，一旦遇見了新的意外之事，就受到考驗了。再說，咱們有個頂棒的摧堅陷陣的軍隊，它佔上風的地方完全在攻而不在守，它的武器也是宜於攻擊的武器。所以軍團一到歇夜的時候，就要建築深溝高壘的野營陣地。一旦遇見夜襲，軍團就暴露出它唯一的大弱點了。羅馬軍隊首要的戰術就是自己選擇作戰的地點。可是斯巴達克輕易不容許咱們有從容選擇的工夫。蒲布留呢，帶領第三軍團南進的時候，把這些極簡單的道理全都違背了。其實也難怪他。他對於斯巴達克思是只有瞧不起的。」

這時候安敦紐·凱約的兩位小姐也到平台上找他們來了。她們是跑着來的，因為只顧嬉笑玩耍，全都興奮得紅頭漲臉，她們鑽到朱麗亞懷裏的時候，剛趕上聽見克拉蘇末了的那幾句話。

「你認識斯巴達克思嗎？」大的那一個說。「你看見他了嗎？」

「我沒見過他，」克拉蘇笑着說。「可是我敬重他，親愛的。」

革拉古態度很穩重地在那兒削一隻蘋果，同時瞇縫着眼觀察克拉蘇。他不喜歡克拉蘇，他心裏暗想，他生平遇見過的軍人沒一個是能引起他的熱情或好感的。他把削成了一長條的蘋果皮提溜起來，兩個小姑娘高興得直拍手。她們伸手去拿，可是他一定要叫她們先說出一個心願。「然後再拿蘋果皮把你們的心願裹起來。蘋果

是包藏着一切知識的。」

「有時候裏面也藏着個蛀蟲呢，」朱麗亞說。「你說的不是一段關於樊梨妮姬的故事嗎，克拉蘇？」

「眼看就說到她了。我不過是要先把背景說一說。這時候斯巴達克思還在維蘇威火山那一溜呢。蒲布留也真是一個傻瓜，把兵隊分成了三股，每一股的人數兩千多一點兒，開始攻打這個難打的地方，要敲山震虎，把斯巴達克思給搜出來。前後交戰三次，斯巴達克思把他的軍隊殺得片甲不留。每一回都是等他們走到一個狹隘得小隊排不開的關口裏面，他就把他們圍困起來，然後把他們殲滅。然而，有一回整整的一隊騎兵跟不到一隊的步兵居然突破包圍，殺開血路逃了出來，步兵揪着馬尾巴，馬沒了命地跑。你要是明白那班奴隸怎樣作戰，你就知道他們是絕不容這種事情分他們的心的。他們總是把精神完全貫注在手底下的事情。那回就是這樣，於是那八九百步兵跟騎兵就穿過樹林往後退，結果走迷了路，走到一個地方，原來是奴隸們的營壘，女人跟小孩子們還在那兒呢。我說營壘——其實不如說是一個小小的村莊。周圍有一道濠溝，一道土牆，牆上還有一道柵欄。斯巴達克思準是有好些軍團逃兵跟着他呢，因為這就跟咱們的野營陣地建築得一式一樣，裏面的小屋都排

① 因為蘋果是夏娃所偷吃的知識之樹的果子。下文「蛀蟲」則用以喻憂愁悲哀。

列在整整齊齊的街道兩旁。且說，那兒的柵欄門並沒關着，有許多小孩子在外面玩耍，還有些女人看着他們。你得明白，兵一到敗陣而逃的時候，自制的的能力就差不多完全喪失了。而且誰要是殺死奴隸，無論殺的是小孩子，是女人，還是男人，我也絕不說他不對。那種下流東西咱們還不該恨他們嗎？而那些兵士正是一肚子仇恨。他們一窩蜂似的衝了過去，那些騎兵拿槍挑那些小孩子，就像拿槍挑兔子一樣。他們剛衝過去的時候，有些女人也叫他們給殺死了，可是別的女人反攻了，跟着村莊裏的女人們就像潮水似的湧到柵欄門外，拿着刀劍和槍。我不知道那些兵是什麼主意——要是除了報仇雪恨還有什麼別的主意的話。我猜，他們是會把那些女人殺死的殺死、姦淫的姦淫的。你記得起來吧，那時候全國各地對奴隸都有極深的惡感。在斯巴達克思以前，誰要殺死一個自己的女奴隸，走到大街上就歪想抬得起頭來。這種行爲是被認爲多多少少有失身分的，而且要是能證明他是無故殺人，就可重重地罰他錢。那條法律在三年前廢止了，是不是，革拉古？」

「對，」革拉古一點兒也不快樂地說。「可是接着說你的故事吧。這不是關於樊梨妮的故事嗎？」

「是嗎？」克拉蘇似乎是一時忘記了。朱麗亞的眼光正打他身旁射過去，一直射到草地上面。「快去吧，」她跟她的兩個孩子說。「快去玩兒去吧。」

「你是說那些女人跟兵打仗嗎？」克羅迪亞想知道。

「正是，」克拉蘇點點頭說。「柵欄門外發生了一場惡戰。不錯，那些女人跟兵打仗。兵士們都瘋狂起來，忘了是跟女人打仗了。打了差不多有一個鐘頭，我猜。據說指揮這些女人的是一個金黃頭髮的女人，瘋瘋魔魔的，賽過「北歐狂戰士」[●]，據說這就是樊梨妮姬。一個人變成了無數人似的，到處都是她。她身上的衣服都給扯下來了，拿着一桿槍光着眼睛子打仗。活像一個怨鬼——」

「這話我一點兒也不相信，」革拉古插嘴說。

「不願意相信就甭相信，」克拉蘇點點頭，他明白他所說的故事算是對牛彈琴了。「我是專門講給朱麗亞聽的。」

「怎麼是說給我聽的呢？」朱麗亞發問。

海麗娜使勁兒瞪眼瞅着他，說道，「請把故事給講完了吧。真事兒也好，假事兒也好。你的故事不是有頭無尾的，是不是呢？」

「結尾很平常。一切戰鬥的結果從根兒上說都是一樣的。不是勝，就是敗。這回咱們敗啦。有些奴隸回來了，跟那些女人前後夾攻，結果，逃走的只有一小撮騎兵。作報告的就是他們。」

● Berserk：北歐傳說中的狂戰之士，能易形為野獸，水火刀兵不能傷。

「可是樊梨妮沒叫人給殺死嗎？」

「假如這就是樊梨妮，那她確沒叫人給殺死。她還再三出現呢。」

「這會兒她還活着哪嗎？」克羅迪亞問。

「這會兒她還活着哪嗎？」克拉蘇照樣說了一遍。「那沒什麼關係，你說是不是？」

這時候革拉古立起來了，用他那種特別的姿勢把外衣往後一甩，揚腳大步走出去了。有不大一會兒的工夫，誰都沒出聲，然後西塞祿問道，

「這個老梆子得了什麼心病啦？」

「只有上帝知道吧。」

「你幹嗎說樊梨妮這會兒活着不活着沒什麼關係呢？」海麗娜想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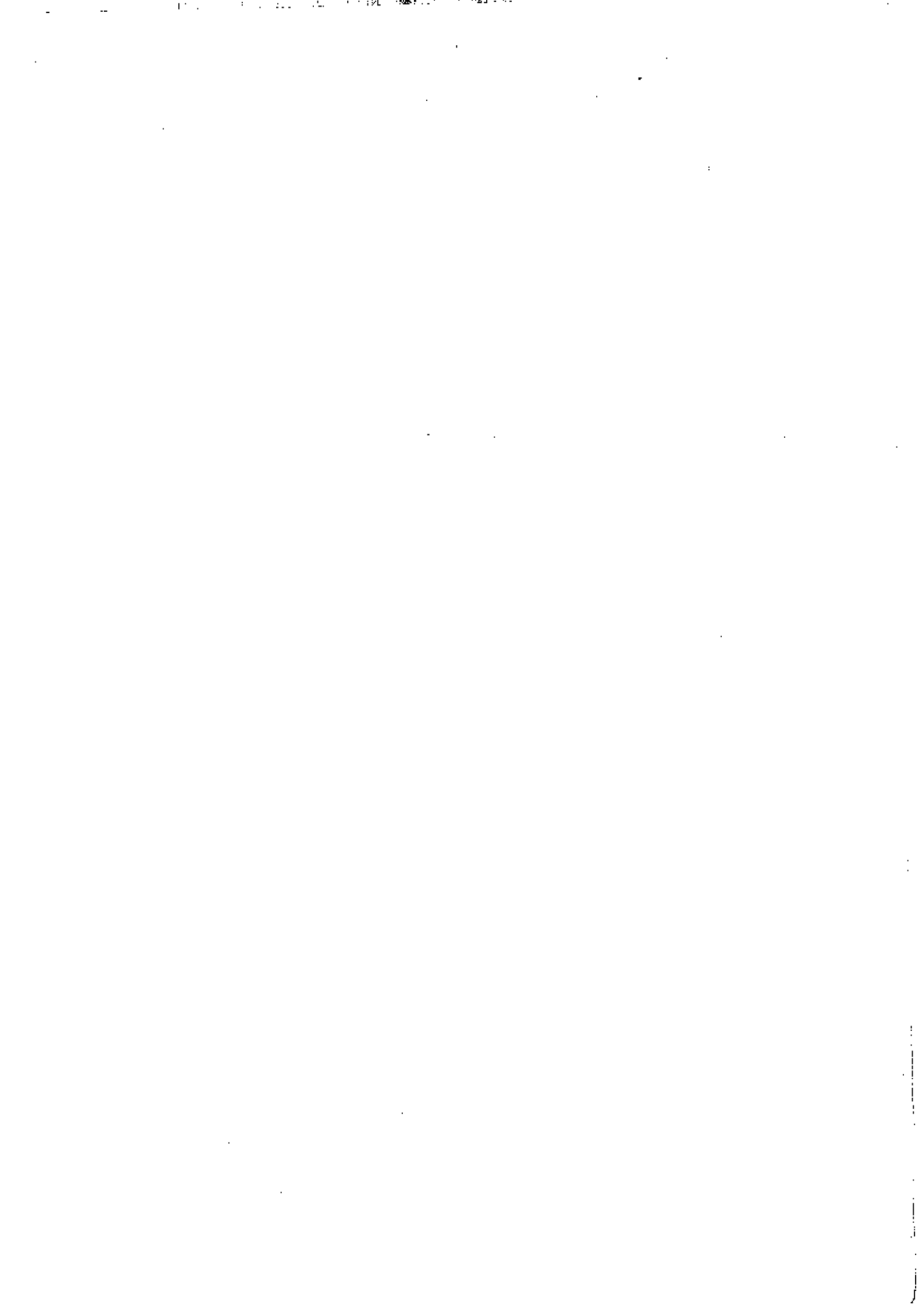
「已經是隔年皇曆了，你說是不是？」克拉蘇乾乾脆脆地說。「斯巴達克已經死啦。樊梨妮是個女奴隸。羅馬的市場上滿都是這種東西。樊梨妮，外加一千個別的。」他的語聲中忽然間充滿了怒氣……

安敦紐·凱約告了個便，走出去追革拉古。他心裏打起鼓來了，像革拉古跟克
拉蘇那麼倆在政治方面可以說是狼不離狽的人，怎麼會無因白故地裂了鍋呢？他歷
根兒沒聽說革拉古幹過這麼荒唐的事兒。這會不會是爲了朱麗亞呢？他問自己。不

會——不是革拉古，臃滿肉肥，沒有女人的革拉古麼。革拉古的好處多着的哪，可是在性慾方面，安敦紐·凱約永遠只能把他看作一隻關雞。至於說克拉蘇，羅馬的女人，不管是自由人還是奴隸，哪個到不了他的手，他又何苦惦記着可憐的、倒霉的朱麗亞呢？上帝知道，他們倆誰要是瞧上了朱麗亞，他是歡迎之至的，不但要把夫人雙手奉送，還歡迎他們來吃他的飯、睡他的炕呢！還有比這更求之不得的事兒嗎？

他發現革拉古在溫室裏悶悶不樂地坐着。他走到他的老朋友跟前，拿胳膊肘兒輕輕地拐了他一下。「沒什麼嗎，老夥計——沒什麼嗎？」

「有一天，」革拉古說，「這個世界會容不下克拉蘇跟我兩個人呢。」



第六部

講的是薩拉利亞別墅的那班客人有幾位怎樣到加普亞旅行，
那個美麗的城市的某些詳情，以及那班旅客怎樣眼看着最後的一
個角鬮被釘在十字架上。

就在那一天，西塞祿跟革拉古同時告辭，繼續向羅馬前進。克拉蘇以及小凱約一行人，經安敦紐挽留，就又在薩拉利亞別墅盤桓了一天，說好第二天一清早就動身，爲的是在道兒上可以足足旅行一天。克拉蘇早已向凱約提議在一塊兒旅行了，海麗娜跟克羅迪亞呢，一想能跟這位有名的將軍搭伴兒，心裏也挺高興。

太陽剛出山不大工夫，他們就離開農園了。四乘轎，加上形形色色的侍者跟抬行李的腳夫，在大路上簡直就像走會似的，到了阿庇亞大路，克拉蘇就弄來了十名軍團兵，叫他們當儀仗兵跟着一塊兒走。克拉蘇到加普亞去是受人邀請的，因爲奴隸之亂終於平定，慶祝這件大事的典禮——就在原來出事的地點舉行——得請他去參加。斯巴達克斯兵敗身亡之後，他的餘黨有許多都被生擒，從這些俘虜裏面，一百個角鬪士已經被挑選出來了，角鬪表演到現在已經連續舉行了好幾個禮拜。這是所謂『無休的表演』，把一對對的角鬪士逐漸淘汰，到末了只能剩下一個活着的，每一對兒角鬪之後，就叫活着的那個再跟另一個角鬪。這種『死之跳舞』是幾乎沒

結沒完的。

『我想你是準會想看這個的，』凱約說。

四乘轎並排兒走，爲的是在路上可以一邊兒走一邊兒聊天，迎面來的車馬行人都被軍團兵攆到大路的邊兒上去了，這個游行隊人數那麼多，又那麼闊氣，誰見了也不會不承認它有在道路上通行的特權。

凱約跟克拉蘇兩人並排着，克羅迪亞挨着克拉蘇，海麗娜挨着她哥哥。因爲幾個人數他年紀大，並且他對他們又有某種感情，克拉蘇就當起主人來了。他有訓練得很好的奴隸，就在坐着轎在這條康莊大道上前進的時候，他都能不等他們表示，就滿足他那三位伴侶的需要和慾望，無論是要喝點猶太來的一種香冽的、冰鎮過的新酒，吃點多汁的埃及及葡萄，還是用香水噴點霧給他們去去穢氣。像許多非常有錢的人那樣，他對那些跟他屬於社會中同一階級的人，在物質方面是極爲細心圓到的；這時候他當起主人，伴侶兼嚮導來了。凱約問他那句話以後，他回答說，

『不。你也許會覺得奇怪，凱約，可是如今晚兒我幾乎一點兒也不愛看角鬪了。不錯，偶爾也還愛看，假如那一對兒很棒，很了不起的話。可是這一回恐怕是只會叫我覺得很膩煩的。可是要是早知道你愛看這個——』

「這也沒什麼關係。」

「可是這種「表演」總會剩下一個活着的吧，」克羅迪亞說。

「那倒說不定，沒準兒末了的那一對兒會全受重傷。可是十之八九，即便有一個活着的，結果也不過是在城門前頭被釘在十字架上作爲一個象徵罷了。城門有七個呢，你知道，趕到樹立這種懲罰的象徵的時候，就先來七個十字架，一個城門前頭一個。誰要是活着，也不過是給阿庇亞門的那個死屍當替身罷了。你上加普亞去過嗎？」他問克羅迪亞。

「沒有，我沒去過。」

「那這回你該開眼啦。這是一個風景極好的城市，全世界風景頂好的城市，我有時候這麼想，天晴的日子站在城頭上一望，可以望見極美麗的海灣，還可以遠遠望見維蘇威火山堆着白雪的山頂。像這麼好的風景，我再也沒見過。我在那兒有個小小的別墅，你們三位要是肯賞臉到我那兒住幾天的話，我是不勝歡迎的。」

凱約說對不起，他的叔祖，一個弗拉維約家的人，在家裏等着他們呢，既然已經跟人家約妥了，也就不便再變卦啦。

「反正咱們可以見幾回面。起頭兒的那幾天一定是很無聊的，可是到了正式的歡迎會跟演說什麼的都完事了以後，咱們就可以在海灣上玩兒幾個鐘頭，坐坐帆船

——這是頂有意思的玩藝兒，你知道——也許還可以來一回野餐，而且還準得花費一個下午的工夫去參觀參觀那些香水廠。知道加普亞的，沒有不知道加普亞的香水的，我在那地方的一個香水廠裏有點兒股子，關於香水，我敢說我不是個外行。你們想要哪種香水，」他很慷慨地跟他們說，「我都是樂於奉送的。」

「謝謝你的厚意，」海麗娜說。

「這算得了什麼？於我所費無幾，還可以說是以好換好呢。反正我愛加普亞，加普亞一向都叫我覺得驕傲。這是個很古老的都市。你知道，歷來相傳一千年前意大利的特拉斯康人——在意大利的這一部分建築了十二座城市——所謂金項圈上的十二顆寶石。一個叫佛爾圖納姆，據說就是今天的加普亞。自然這不過是個傳說，而且約莫三百五十年前薩姆奈人把它由意大利的特拉斯康人手裏奪過來以後，就把它大部分拆了另蓋——咱們把它由薩姆奈人手裏奪過來的時候，也另蓋新的城牆，並且到處修新的街道。這個城市比羅馬可愛得多呢。」

他們就這樣順着阿庇亞大路走下去。到了這會兒，對於那些「懲罰的象徵」，他們早已不大注意，或者完全不注意了。要是一陣風把腐爛的死屍的氣味吹來呢，噴點兒香水也就不難聞了。可是多一半兒的時候，那些十字架是他們幾乎連一眼都

不看的。除了行人照常南來北往以外，路上並沒發生什麼重要的事情。他們在人家的別墅裏過了兩次夜，又有一次是在一個很奢華的驛站裏過的夜。他們從從容容地且歌且行，最後到達加普亞了。

二

加普亞正在萬民喜樂、同慶昇平的時節，這是一個聲譽、光榮和繁華達到了極點的城市——奴隸戰爭的玷污已經給洗淨了。一千二百面旗幟在白色的城牆上飄揚着。七個有名的城門都大開着，因為四方已經平靜，一點風波也沒有了。他們快要來到的消息早已傳來，一大羣城裏的有身分的人都去歡迎他們了。市民樂隊——樂器共有一百一十件，包括銅管樂器、笛子和鼓——吹吹打打地奏樂相迎，本市駐軍身披鍍銀的鎧甲，護送他們走進了阿庇亞門。對兩位小姐說來，這是叫人興奮得刺心的，即使是凱約，沾了那位名人的光，受到這種有聲有色的特別歡迎，雖然還假裝着滿不在乎，也不由得感到興奮。一進城，他們就跟克拉蘇分手，到自己親族家裏去了，可是沒過幾個鐘頭，將軍就送來請帖，邀請凱約、他妹妹、他那位朋友跟他的家族都以克拉蘇的客人的資格參加在當天晚上舉行的正式宴會。蒙將軍那麼垂

青，凱約心裏十分得意，宴會時間很長，未免使人感到厭倦無聊，可是克拉蘇對他們始終都格外優禮相待，獻上了種種的小殷勤。爲了對這位威名赫赫的大將軍表示敬意，菜共有五十五道之多。可是凱約兄妹跟克羅迪亞只嚐了不多幾樣。這時候，加普亞還流行着從古代傳下來的那種意特拉斯康式烹飪方法，愛用各種蟲子做成異國風味的巧妙食品，可是即使是溶化在蜂蜜裏面，或是跟剝碎了的龍蝦攪在一起做成精巧的肉餅，蟲子這種東西也是沒法兒叫凱約欣賞的。那天晚上的宴會還佐以專爲克拉蘇創造出來的一種新式跳舞，表演出一段好殺人的奴隸姦淫羅馬童女的故事，一齣火火熾熾的戲劇演了一個鐘頭，每一場都表演得非常逼真。最後奴隸們被殺戮了，無數紛飛亂舞的白色花朵就像雪花似的，從大廳的天花板上飄落下來。

海麗娜注意到，天越來越晚，赴宴的好幾百位客人酒喝得越來越醉，克拉蘇倒喝得越來越少。他也不過是略微嚐一嚐而已，甚至於加普亞以之著名的那種非常濃郁的李子白蘭地——那種也像提鍊那天下馳名的香水那麼提鍊的醇酒——他連一滴也沒沾唇。他這個人很奇怪，嚴肅與風流他是兼而有之的。這時候他們倆時常眉來眼去了，從他的眼神裏，這兩種特性都可以看得出來。至於凱約跟克羅迪亞呢，這時候都已經醞釀大醉了。

宴罷天已很晚了，可是海麗娜心血來潮，一定要去看看蘭突魯·巴奇亞圖的那

個學校，看看奴隸戰爭最初發源的地點，她問克拉蘇肯不肯帶他們去，給他們當嚮導和顧問。這是一個醉人的黑夜，涼爽，溫馨，充滿了在城裏遍地盛開的春花的香氣。一輪黃色的大月亮漸漸昇到天空，在黑地裏走是不至於摸不着道兒的。

他們正站在公所的廣場上，一大堆人圍着將軍，而且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怎樣用點兒手腕，把兩位小姐跟海麗娜家裏的人拆開；可是她死乞白賴地要叫凱約陪伴着她。他已經喝得跟醉貓似的，馬上就答應了；他在那兒站着有點兒東倒西歪，兩眼帶着一種五體投地的神氣看着克拉蘇。將軍跟大夥兒敷衍了一陣子，不一會兒他們就坐在轎子裏，朝阿庇亞門出發了。看守城門的兵士向將軍致敬，他跟他們說了幾句玩笑話，拿出一把銀子分散給他們。他又跟他們問道兒。

「敢情你壓根兒沒去過啊？」海麗娜問。

「沒有——我壓根兒沒見過那地方。」

「這可怪啦，」海麗娜說。「我想，我要是你，準會想去看這個地方的。你的生命跟斯巴達克思的生命在這一點上這樣纏繞在一起，不是挺有意思嗎？」

「我的生命跟斯巴達克思的死，」克拉蘇很鎮靜地說。

「如今晚兒這個地方算不了什麼啦，」城門守衛長跟他們說。「早先那位角鬪士老闆可不知下過多少本兒呢，並且似乎是一帆風順，眼看就成有金山銀海的人啦。」

可是奴隸造反以後，他就似乎是步步走背運，趕到他叫他的奴隸給害死了以後，這個地方因爲官司沒完案，就沒法兒買賣了。到今天還是這樣。別的大角鬪學校都搬到城裏去了。有兩所是拿公寓房子當校址的。」

克蘿迪亞打起哈味來了。凱約呢，在轎子裏睡着了。

「弗拉西約·蒙納亞所寫的奴隸暴動史，」城門守衛長眉開眼笑地接着說，「描寫巴奇亞圖的學校，說它在城市的中心。如今晚兒我們常把旅行家帶到那兒逛去。

我跟你說吧，跟一個歷史家的話比起來，咱的話還不如放屁呢。可是巴奇亞圖的那個地方倒一點兒也不難找。順着沿溪的那條小道兒往前走。月光這麼亮，差不多賽過白天。你絕不會找不着那個鬪技場的。那個木頭大看台簡直就像一座寶塔。」

說着說着，一羣奴隸帶着鐵鍬、鐵鎬走出城門了。他們還帶着一個梯子，一個柳條筐。他們走到了那個大十字架矗立着的地方——在所有的「懲罰的象徵」裏面，這是首屈一指，並且最富於象徵意味的，因爲這就是通到羅馬去的大路旁邊那六千個十字架裏面的頭一個。他們靠着十字架把梯子架了起來，一羣老鴉發了怒似的撲搗着飛去了。

「他們在那兒幹嗎呢？」克蘿迪亞忽然發問。

「把一條狗砍下來，好再換上狗一條，」城門守衛長搭訕着說。「到了早晨，經

過「無休的表演」還活着的那一個，就該受他所應受的榮耀啦。最後的一個給斯巴達克思當爪牙的奴隸，就該在那兒送死啦。」

克羅迪亞身上哆嗦起來。「我想我還是不去吧，」她跟克拉蘇說。

「要是想家去，你就家去吧——打發兩個人送她回去成嗎？」他問那個守衛長。

可是舒舒服服地在那兒打鼾的凱約跟着他們去了。海麗娜想步行，克拉蘇點點頭，下了轎跟她一塊兒蹣跚着。轎子在頭裏走，偉大的財政家兼將軍帶着這位年輕的女子在月光下跟着。走過那個十字架的時候，那些奴隸正把那個被太陽曬黑了的、又被鳥兒撕得血淋淋的腐臭的屍體打上面往下遞。別的奴隸正在十字架底下刨地，把楔子釘進去，好讓十字架直立不倒。

「什麼事兒也不能真叫你不舒坦，是不是？」克拉蘇問海麗娜。

「這一類的事兒又怎麼能叫我不舒坦呢？」

克拉蘇一端肩膀。「我又不是褻貶你，你知道。我還以為這是很可佩服的呢。」

「你佩服的是女人不像女人嗎？」

「既然在這個世界上生活着，我就接受這個世界，」克拉蘇不置可否地回答。

「我不知道有什麼別的世界。你呢？」

海麗娜搖搖頭，一語不發。他們倆接着往前走。到那個學校去，道兒並不很遠，道旁的景色白天就很可愛了，在月光下簡直變成了桃源仙境。不大的工夫，鬪技場的牆就在前頭出現了。克拉蘇跟抬轎的說，他們可以把轎子一齊放下，在轎子旁邊呆着他回來，然後他跟海麗娜接着往前走。

這個地方空空洞洞的，顯着不大，並且華麗得一點兒也不雅氣。操場周圍的鐵欄杆已經叫人給偷去了不少。木頭小屋早已漸漸朽壞了，鬪技場的牆也塌了一半兒了。克拉蘇把海麗娜領到沙地上面，倆人站在那兒，抬起頭來瞅那個大看台。鬪技場似乎很小，很破爛，月光下的沙地卻色白如銀。

「我哥哥跟我提起過這個地方，」海麗娜說。「他把它誇得天花亂墜，這可真是百聞不如一見了。」

克拉蘇想把那屍橫遍野的戰場、驚心慘目的血戰、和無窮無盡使人筋疲力竭的戰役，跟這所破爛不堪的小小的學校連起來，可是他辦不到。這個學校對他說來是沒有什麼意義的，他對它也沒有什麼感覺。

「我想到看台上面去，」海麗娜說。

「要上去就上去吧。可得留點兒神。也許木頭都糟啦。」

他們走上了早先使巴奇亞圖那麼得意、那麼歡喜的那個看台。花紅柳綠的布棚成了爛布，一塊塊地搭拉下來了，耗子打還沒爛完的古老的枕頭裏往外竄。海麗娜在一張臥椅上坐了下來，克拉蘇坐在她旁邊。於是海麗娜說，

「你對我沒什麼感覺嗎？」

「我覺得你是個非常可愛、非常聰明的年輕的小姐，」克拉蘇回答說。

「我呢，大將軍，」她很安詳地回答說，「我覺得你是個臭王八。」他往她那面湊過來，她就往他臉上一啐。即便在朦朧的月光下，她也睃得見他眼裏冒火。這就是那位將軍；這就是從未在他言語中表現出來的那點兒烈性。他給了她一拳，打得她由臥椅上摔了下來，摔到木頭已經糟了的欄杆上面，欄杆讓她一壓，馬上就裂了。她躺在那兒，身子一半兒在欄杆裏頭，一半兒在欄杆外面，高高地在離鬪技場的地面二十呎的地方懸着，可是她沒讓自己摔下去，身子使勁兒往回一挺，就又立起來了——將軍在一旁始終沒動。於是，她就像一隻野貓似的連撓帶抓撲在他的身上，可是他攔住了她的兩隻手腕子，把她推開，這時候他對她冷冷地微笑了，還跟她說，

「真東西可另是一個樣兒呢，親愛的。我還不知道嗎？」

她的怒氣跟不知哪兒來的一股子邪勁兒已經自消自滅了，她哭起來了。她像一

個被大人慣壞了的小女孩子那樣哇哇地哭着，她一邊兒哭，他就一邊兒求愛。她既不抗拒，也不歡迎，及至他既不帶熱情，也不怎麼急切地幹完了事以後，他就對她說，

「你要求的就是這個嗎，親愛的？」

她沒回答，整整她的衣服跟頭髮，擦去了抹到臉上的那點兒口紅，又把從眼圈兒淌到臉蛋兒上的那點兒黑給擦乾淨了。她帶着路回到了轎子等着他們的地方，一聲不言語地爬上了自己的轎子。克拉蘇步行，轎夫抬起轎子順着回加普亞的小路走，凱約還在那兒睡呢。這時候黑夜差不多已經逝去了，月亮漸漸地失卻了它那皎潔的光輝。一種新的光亮接觸了大地，眼看一片普遍的灰雲就要使月光消融在白晝裏面了。爲了某種原因，克拉蘇感到自己的生命和力量重新活躍起來了。他起了一種他只是偶爾經驗到的感覺，一種異常強烈的生氣勃勃的感覺，甚至於少數不凡的人類是天神和人間女子交媾而生的那種古來的傳說，他都有一半兒相信了。他不是很可能也是這樣的一個嗎？他自己心裏這麼想。只要想想他這個人怎樣得天獨厚就成了。那末他怎麼就不能是這樣的一個呢？

他邁着大步走到了海麗娜的轎子旁邊，她神氣很奇怪地瞅着他說，

「剛才你跟我說什麼真東西是另一個樣兒的，那是什麼意思呢？難道我是假東

西嗎？你幹嗎說這種可怕的話呢？」

「果然那麼可怕嗎？」

「你知道這夠多麼可怕。真東西是什麼呢？」

「一個女人。」

「什麼女人呢？」

他眉宇間罩上了一片黑影，又搖了搖頭。他努力掙扎着要保持他那種燦爛莊嚴的感覺，這種感覺也居然有很大一部分還沒消失。一到阿庇亞門，他就離開了她那頂轎子，去找城門守衛長，心裏仍然極力把自己看成天上的神下出來的東西。他有點兒暴躁地跟守衛長說，

「派幾個人把她好好地送回家去！」

守衛長遵照辦理，於是海麗娜就被護送走了，連他的一聲晚安也沒得到。克拉蘇站在城門口幽暗的陰影裏沉思默想。城門守衛長跟在那兒站崗的軍隊很納悶兒地瞅着他。於是克拉蘇問，

「什麼時候啦？」

「最後一點鐘差不多已經過去了。您不累嗎，大人？」

「不累，」克拉蘇說。「一點兒也不累，守衛長。」他的語氣比剛才柔和了一

點兒。「我老沒這麼整夜不睡等着天亮了。」

「夜很長呢？」守衛長承認說。「再過半個鐘頭，這個地方就要大不一樣啦。賣菜的該進城啦，還有那帶着牛的賣牛奶的、趕貨車的、賣魚的伍的，也都該進城啦。這是一個很熱鬧的城門。就在這個早晨，那個角鬪士還得到那上面去呢。」他衝十字架點點頭，這時候這個十字架顯着灰暗模糊，在早晨昏黑的光線中半隱半現。

「看熱鬧的會很多嗎？」克拉蘇問。

「聽，大人——一起頭兒倒不會太多，可是慢慢地就該越來越多了。我不能不承認，把一個活人釘在十字架上，瞅着是特別有意思的。到了今天晌午，城門口跟這一溜兒的城牆上就該擠滿了。你該說了，瞅過一回還不夠嗎？可是事實不是這樣呢。」

「這人是誰呢？」

「說不上來。據我所知，不過是一個角鬪士罷了。一個很棒的角鬪士，我猜，我心裏還有點兒替那個可憐鬼難受呢。」

「別他媽的貓哭耗子啦，守衛長，」克拉蘇跟他說。

「不是這個意思，大人。我不過是說，「表演」到末末了兒只剩下這麼一個，

你心裏對他總免不了要感覺到一點兒什麼罷了。」

「要是你想不通這麼些個怎麼那麼巧單剩下了他的話。他們的「表演」早就開始啦。還能沒一個頂末了的嗎？」

「我想也是。」

最後一點鐘過去了。跟着天亮，一天的頭一點鐘開始了。月亮已經淡得看不見了，天空的顏色跟懈了的牛奶似的。除了黑暗暗的一條大路沒有盡頭地向北伸展的那塊兒，處處都曉霧沉沉。十字架在那兒峙立着，叫漸漸明亮起來的天空一襯托，顯着直挺挺的，並且瘦骨嶙峋；東方的天空上，有一片淡紅的霞光，給將出的旭日作先驅。克拉蘇覺得自己幸而拿定主意沒有睡覺。天剛發亮的時候那麼戲弄人似的要亮又不亮，給人一種又苦又甜的滋味，正是他自己這時候的心情所歡迎的。黎明永遠是個一半兒憂愁，一半兒光榮的東西。

這時候一個約莫十一歲的小孩子走着過來了，手裏拿着一把壺。城門守衛長招呼了他一聲，把壺拿了過來。

「這是我孩子，」他對克拉蘇講。「天天早晨他給我帶熱酒來。您跟他打個招呼好嗎，大人？他是一定會覺得非常榮幸的。日後他還會永遠忘不了呢。他的族姓是黎克圖，他自個兒的名字是馬略。我知道我有點兒冒昧，大人，可是您要是肯跟

他打個招呼，不但他，連我都要覺得非常榮幸呢。」

「馬略·黎克圖你好，」克拉蘇說。

「我認識您，」那個小孩子跟他說。「您是大將軍。昨兒個我瞅見您來着。您胸前的黃金鎧甲到哪兒去了？」

「那是銅的，不是金的，穿着很不得勁兒，所以我把它脫下來了。」

「多嚮我有了鎧甲，我怎麼着也不脫下來。」

「這樣羅馬才存在呢，羅馬的光榮和傳統還一定會萬古長存，」克拉蘇心裏想。這一齣很使他受到了某種感動。守衛長把酒壺獻給他。

「您喝口嗎，大人？」

克拉蘇搖搖頭。這時候，鼓聲在遠處響了起來，守衛長把酒壺交給他孩子端着，對看守城門的那隊兵士高聲發出號令。兵士們靠着兩扇洞開的城門排列在左右兩旁，把盾牌放在身旁地上，把沉重的槍矛舉起致敬，槍把兒朝天。這麼沉甸甸的東西這麼樣拿着是不容易的，克拉蘇有點兒着惱了，他疑心要不是他在那兒，他們還不會拿兵器掉弄這套花樣呢。瑟瑟的鼓聲更響了，不久軍樂隊最前面的幾列就在從城門到公所的那條寬闊的大路上出現。初昇的朝陽現在已經照到高一點兒的房屋的屋頂上面了，差不多就在這個時候，斷斷續續的行人也在一條條的街道上出現。

他們都朝城門和軍樂聲音的方向走。

樂隊有六面鼓，四支笛子；後面是六個兵士；再後面是那個角鬪士，光着身子，兩隻胳膊緊緊地倒綁在背後；後面又是十幾個兵士。這麼些人押解一個人可真夠瞧的，而且這傢伙看着也並不十分危險，並不十分強壯。可是，他走近了點兒，克拉蘇就改變了他的意見了；危險，沒錯兒——這樣的人還不危險嗎？你可以從他臉上看出來。他臉上一點兒沒有一個羅馬人臉上那種胸無城府的誠懇或是坦白的神氣。他的臉跟鷹似的，鼻子凸出，皮膚在高高的兩個額骨上面綁得緊緊的，嘴唇挺薄，兩隻眼睛是綠的，並且帶着仇恨，就跟貓眼似的。臉上也滿是仇恨的神氣，可是那種仇恨是沒有表情的，跟一個動物的仇恨一樣，那張臉呢，就等於一個面具。他個子並不算大，可是身上的肌肉賽過皮子和鞭繩。他身上只有兩處日子不久的刀傷，一處在胸脯儘上頭的地方，一處在腰眼兒上，可是全不太深，血已經在上面定住了。然而在傷口底下跟整個身體上面，無數老疤的纖維都已經完全織成一片。一隻手缺一個指頭，一隻耳朵也齊着頭骨給切去了。

帶領着這一支兵的軍官克拉克蘇，就舉起胳膊叫兵士們站住，然後扯開大步走過來向將軍致敬。他明明是充分感覺到這個節骨眼兒的意義的。

「我絕沒夢想到我會這麼榮幸，能在這兒見着您，大人，」他說。

「這是天緣湊合，克拉蘇點點頭。他也不由得感覺到，叫他跟奴隸軍隊最後的一個兵士比肩並立，正是非常合式的。『這會兒就把他放在十字架上嗎？』

「我正是奉命來辦這個的。」

「他是誰呢？我說的是這個角鬥士。很明顯，他是鬪技場裏的一個老手。他渾身上下都是刀傷的老疤。可是你們知道他是誰嗎？」

「我們知道一點兒。他是個軍官，他帶過一個大隊，也許還不止呢。而且，他似乎是個猶太人。巴奇亞圖有不少猶太人，猶太人有時候比色雷斯人還會使「殺佳」呢。敢情巴奇亞圖還說出過一段關於一個叫大衛的猶太人的口供，這個大衛跟斯巴達克思都是奴隸暴動原來的首領。這個也許就是他，也許不是他。自打把他帶到這兒來參加「表演」以後，他就壓根兒沒說過話。他鬪得很棒——我的上帝，我壓根兒沒見過像他這麼會使刀的。他鬪過五場，可是你瞧，身上才兩處刀傷。我親眼看了三場，我真沒見過比這再棒的刀法。他知道自己結果是免不了上十字架的，可還鬪得那麼兇，熬跟勝利以後就會得到自由似的。這我可不明白啦。」

「不明白——嗯，人生是一件奇怪的東西，年輕的人。」

「不錯，大人。我可以同意您這句話。」

「要是他就是那個猶太人大衛，克拉蘇想着心事似的說道，「那末，到底還

的確是有帶諷刺的天理了。我跟他說句話成嗎。」

「怎麼不成？可是，我恐怕您問他話是問不出什麼來的。他是個陰沉沉的，不愛說話的畜牲。」

「我試試看吧。」

他們走到那角鬪士站着的地方，圍着他的人這會兒越來越多了，兵士們得把他們往回攆。有點兒威風凜凜地，這位軍官報告說，

「角鬪士，你真是三生有幸。這位是大司馬●瑪可·黎西紐·克拉蘇，他賞你臉，跟你說話來啦。」

這個姓名報告出來的時候，那一大堆人就歡呼起來，可是這個奴隸一點兒也不動容，整跟是個聾子，壓根兒就沒聽見似的。他紋絲不動，瞪眼一直往前瞅着。他兩眼放光，跟兩小塊兒綠石頭似的，可是臉上並沒有一點兒別的迹象或是表情。

「你認識我吧，」克拉蘇說。「瞅瞅我！」

這個赤身露體的角鬪士仍然不動，於是帶領着這一支兵的軍官扯開大步走了過來，劈臉給了他一巴掌。

「你知道跟你說話的是誰嗎，混賬東西？」他喊道。

● Praetor 古羅馬掌兵馬之權的執政官。

他又給了他一巴掌。角鬪士也不躲閃，克拉蘇心裏明白，這麼下去，於他也並不會有什麼好處。

「夠啦，軍官，」克拉蘇說。「別理他啦，接着辦你該辦的事兒去吧。」

「太對不起了。可是他沒說話。也許他壓根兒就不會說話。連跟他自己的夥伴兒，誰都沒見他說過話。」

「這也沒什麼關係，」克拉蘇說。

他瞅着他們排着隊繼續前進，穿過城門，走到十字架那兒。這會兒城裏的人正絡繹不絕地湧出城門，沿着道路散開來，好在高颺眼亮，得瞧得着的地方站着蹶熱鬧。克拉蘇穿過人叢，走到十字架底下，不禁不由地心裏納悶兒，回頭上了十字架，這個奴隸該怎麼樣呢？這傢伙那種石頭似的緘默已經成了一種挑戰了，克拉蘇是從來沒見過誰、沒聽說過誰——不管他多麼剛強——不出聲地走上十字架的，他心裏揣摩起來了，把這傢伙釘在這個十字架上，到底會引起他什麼樣的反應呢？

這些兵士都是慣會把人釘在十字架上吊着的老手。他們很伶俐、很懂門路地動起手來。一根繩子在那個仍然捆綁着的奴隸的兩隻胳膊底下繞過去。再把繩子往外拉，直到兩邊兒一樣長為止。頭天晚上奴隸們就把它擱在那兒的那個梯子，靠着十字架的背後架起來了。繩子的兩頭兒扔在十字架左右的橫木上面，兩個兵士每人抓

住一頭兒，然後很熟練、很儼俐地把繩子一拉，就把角鬪士拉上去了，差不多拉到了橫木底下。這時候另一個兵士上了梯子，把角鬪士的身子往上一托，同時下面那兩個兵士還拉着繩子。這會兒他給高高地吊起來了，肩膀剛好在左右橫木相遇之點的下面。梯子上的兵士跳到了橫木上面，另一個兵士拿着一隻鎚子跟幾個挺長的大鐵釘上了梯子，騎在橫木的另一頭兒上面。

同時，克拉蘇很感興趣地觀察着這個角鬪士。拉到碰着十字架粗糙的木頭的時候，他那光着的身子雖然扭動起來，臉上可還不動聲色，就像繩子把皮肉殺得生疼的時候那麼不動聲色。他在上面吊着，紋絲不動，跟沒有力量動彈似的，同時頭一個兵士把一根繩子從他胸前跟胳膊底下兜到背後，在橫木的上面打了一個疙瘩。然後頭一根繩子就給抽回來了，一直抽到地下。然後把他兩手捆在一起的那根繩索也給割斷了，兩個兵士一人拽起了一隻胳膊，用根繩索往手腕子上一套，繫在橫木上面。趕到第二個兵士硬把他的手指開，把鐵釘放在他手掌上面，狠命一鎚，把鐵釘釘到木頭裏去，這個角鬪士才真起了疼痛的反應。即便在那時候，他也不說話，不喊叫，可是嘴唇歪斜起來了，身子也抽風似的打拘攣。鎚子又砸了三下，鐵釘就埋到木頭裏去五吋深，末了兒又是一鎚，把釘子頭兒給砸彎了，好讓手沒法兒出溜下來。然後又照樣釘那一隻手，角鬪士又疼得打拘攣，鐵釘穿透手上的肌肉的時候，

他又嘴眼歪斜起來。可是他仍然不喊叫，即便眼淚從眼睛裏往下直流，涎沫也從張大的嘴裏往下滴答。

這會兒套在胸脯上的那根繩子給割斷了，結果他就全靠兩隻手在那兒吊着，減輕鐵釘子所負擔的重量的，只有套在手腕子上的繩索。兩個兵士下了梯子了，於是梯子就搬開了，瞧熱鬧的人——這會兒已經成千成百——就齊聲喝采，讚美那用不多幾分鐘的工夫就把一個人釘在十字架上的絕技……

於是那個角鬪士暈過去了。

「他們總是會暈過去的，」軍官對克拉蘇解釋說。「這是釘釘子給震的——可是他們總是會再醒過來的，有時候得過二三十個鐘頭才會又暈過去呢。有一個高盧人過了四天才又暈過去。他連聲音都沒了。他再也不能喊叫了，可是還有知覺。我再沒見過像那傢伙那樣的了，可是釘子釘進手裏去的時候，連他都哇哇地叫喚起來。上帝，我渴啦！」他打開了一個瓶子，喝了一大口，又把瓶子獻給克拉蘇。「喝點兒玫瑰水嗎？」

「謝謝你，」克拉蘇說。現在他忽然又渴又累。他把瓶子裏剩下的那點水都喝光了。看熱鬧的還是越來越多；克拉蘇朝他們點點頭，問道，「他們要呆一天嗎？」「多一半兒到他醒過來的時候就該走了。他們想瞧瞧他那時候怎麼着。這些傢

伙是會做出很滑稽的事兒來的。有好些還喊媽呢。你萬想不到奴隸們會喊媽，是不是？」克拉蘇一縮肩膀。「我得去攆大路上的閒人了，」軍官接着說。「他們把道兒堵得都過不去人啦。你還當是他們會懂點兒事，會留點兒走人的地方呢——可是他們絕不會。他們全是一鍋裏的菜。只要是一大堆人，就一點兒理性也不會有。」他派兩個兵士去把閒人驅逐一部分，讓交通不至於完全斷絕。

「我不知道——」他跟克拉蘇說。「我不知道可以不可以勞您的駕給我講一件事兒，大人。也許我問不着，可是我納悶兒死了，您剛才幹嗎說假如這傢伙就是那猶太人大衛，那就跟帶諷刺的天理有關係了呢？也許不是這麼說的，可也跟這差不多——」

「我是那麼說來着嗎？」克拉蘇問。「我不知道那句話是怎麼個意思，我不知道我幹嗎要那麼說。」已經明日黃花了，過去的事情有許多也不便翻屍倒骨了，況且奴隸戰爭也沒多大光榮。什麼班師奏凱，什麼祈禱神祇，全都沒他的份兒；他所享受的，只有把人釘在十字架上所賜的那種屠宰鷄羊的快感。老是殺害人的性命，傷殘人的肢體，他也真厭了！然而又往哪兒去逃避呢？越來越明顯的是，人們正在那兒創造一個以死為生命基礎的社會。在世界的全部歷史中，殺戮從來沒有到

● 古羅馬獲得重大的勝利時，有功的將軍攜帶戰利品班師回羅馬，作一種莊嚴的凱旋遊行。

過手段這麼精密、數量這麼驚人的地步——而且到哪兒算是完結，多嗜才能完結呢？他這時候想起，他統率已經戰敗而毫無鬪志的羅馬軍隊以後，不久就發生了一件什麼事情。他已經把三個軍團交給他朋友和兒時的伴侶辟利寇·穆邁——一個早已參加過兩次重要的戰役的人——他吩咐他要想法子使斯巴達克思疲於奔命，並且把他的兵隊截斷一部分。不想穆邁倒糊裏糊塗地落在敵人的圈套裏面，一見奴隸們突然在面前出現，三個軍團就棄甲曳兵，落荒而走，那麼驚惶失措，狼狽不堪，真丟盡了羅馬軍隊的臉面。他記得他怎樣把穆邁罵得狗血噴頭；他記得他怎樣罵他這一個，罵他那個，怎樣責備他鼠膽雞腸。可是對待像穆邁那樣的一個人，也只能到此為止。對待軍團呢，就不然了。他叫第七軍團的五千兵士排好了隊，每十個裏面挑出一個來，以臨陣無勇之罪處死。「你本當把我也殺了呀，」穆邁後來跟他說。

這個他現在記得非常真切——因為在他心目中象徵着他對奴隸們的深仇積恨的，正是穆邁跟前任執政官瑪可·塞維約兩個人。他們的故事被人帶回來說給他聽了，可是，跟所有從奴隸陣營裏來的故事一樣，真假是難以辨別的。斯巴達克思的親愛的伴侶，一個叫克利克薩斯的高盧人，曾被截斷退路，身陷重圍，結果跟自己的軍隊一同戰死，這多多少少是塞維約的功勞。所以，過了很久，塞維約跟穆邁被斯巴達克思擒獲，受奴隸法庭審訊的時候，據說一個叫大衛的猶太人就發了言，主

張怎樣怎樣把他們處死。或者也許是一個叫大衛的猶太人，曾經反對那樣把他們處死。到底是怎麼回事兒，克拉蘇也弄不清楚。他們是兩個人一對兒角鬪而死的。他們被脫光了衣服，羅馬軍隊這兩個中年的領袖，每人得了一把刀，被放在一個湊合事的鬪技場裏去互相角鬪，到死爲止。像這樣的事兒斯巴達克思也就幹過這一回，可是克拉蘇永遠忘不了，也永遠不肯饒恕。

然而，如今站在這個十字架的陰影裏的時候，這可並不是什麼可以告訴那位軍官的事，『我不知道我那句話是怎麼個意思，』克拉蘇說。『這是無關緊要的。』他很累了，於是就決定回別墅睡覺去。

三

根本的問題是，從這些特殊的事實來看，最後一個角鬪士在十字架上受刑，那究竟是不是代表着天理，克拉蘇也並不十分關心。他對於天理——或者說公道——的感覺早已遲鈍了；他對於復仇的感覺早已遲鈍了；死，他早已司空見慣，一點兒也不覺得新鮮了。在小時候，跟羅馬共和國許許多多所謂『上等』家庭的兒童一樣，他腦海裏會被人裝滿了過去的英雄傳說。他也曾充分地、完全地相信羅馬是在一切

人和一切黨派之上的。國家和法律是爲一切人服務的，而法律是公道的。他說不出究竟是到了哪個節骨眼上他就不再相信這個了——不過他始終也沒有完全不相信。在他心裏的某一沓晃兒，他還保留着一點兒這種幻覺呢；不過他早先能給公道下那麼清楚明瞭的定義，今天可再也不能了。十年前，他眼睜睜地看着自己的父親跟自己的哥哥被反對黨領袖冷酷無情地處死了，可是公道也始終沒替他們報仇雪恨。什麼是公道的，哪個是不公道的，這本糊塗賬不但沒寫清，反倒更糊塗了，只有在財富和勢力的基礎上，他才能建立一套理論。不拘怎麼想，公道都變成財富和勢力不受妨害的意思了；跟這個問題有關的倫理漸漸地完全無關緊要了。於是到了他事實上看見最後一個角鬪士被釘在十字架上的時候，他也並沒有什麼堂哉皇哉的天網恢恢疎而不漏的感覺。根本上，他是什麼都感覺不到的。他乾脆就無動於中。

然而在那個角鬪士的腦海裏，倒的確有公道和不公道的問題——這些問題是混雜在痛苦、震駭和疲倦所引起的昏迷狀態裏面的。這些問題是混雜在他那千頭萬緒的記憶裏面的。這也許是可以分析清楚的；這也許是可以從那一陣陣跟刀扎似的，並且使他眼前發黑的痛楚中揀別出來的。克拉蘇那句話所暗指的那件事情，還在他的腦海中的某一地方保藏着呢，還記得很清楚，很真切。

對那些角鬪士說來，這是個公道的問題，就跟對克拉蘇說來這是個公道的問題一樣；到後來，那些奴隸所做的事情的歷史，由最痛恨那些奴隸並且對他們所做的事情最毫無所知的人們寫下來了，那時候這種歷史家就說，他們把所羈押的羅馬俘虜弄了來，叫他們來一齣反串，在大規模瘋狂的角鬪中自相殘殺。於是被認為當然之事的就——當主人的本來一向都認為這是當然之事——一朝權在手，被壓迫者就也要像他們的壓迫者那樣作威作福。

這是保藏在那個吊在十字架上的人的記憶中的。其實壓根兒就沒有什麼以角鬪為手段的肆行殺戮——只有一回，斯巴達克思曾經在一陣冷靜的憤怒和仇恨中手指着那兩個羅馬貴族說，

「當初我們怎麼樣，今天你們也得怎麼樣！光着眼子拿着刀到沙地上去，好知道知道，我們當初怎樣爲了讓羅馬開心，讓羅馬的公民快樂而死！」

當時那個猶太人在那兒坐着，不出聲地在那兒聽着，兩個羅馬人被帶走以後，斯巴達克思就向他轉過身來，這個猶太人還是一語不發。兩人之間早已慢慢地有了一種偉大的義氣，一種深厚的交情。經過了好幾年，經過了許多場戰鬥，當初在加普亞逃亡的小小一羣角鬪士已經漸漸凋零了。他們陣亡的特別多，還活着的一小撮——聲勢浩大的奴隸軍隊目前的領袖——都可以說是親於膠漆了。

這時候斯巴達克思瞰着那個猶太人，問他說，「我幹的事兒還是有理呢，還是沒理？」

「對他們說來要是有理，對咱們說來就絕不會有理了。」

「叫他們打去！」

「叫他們打去，要是你一定要那樣的話。叫他們你殺我、我殺你。可是結果頂遭殃的還是咱們自己。這會變成咱們自己身子裏面的一個病根兒。你我二人都是角鬪士。你忘了咱們說過連打對子的記憶咱們都要叫它在世界上消滅無踪嗎？」

「咱們一定會那樣。可是這兩個必得打去……」

這樣，在一個釘在十字架上的的一點回憶裏，這件事情就仍然存在着。克拉蘇往他眼睛裏注視過了，克拉蘇眼看着他被釘在十字架上了。一個偉大的循環已經圓滿無缺。克拉蘇回家睡覺了，因為他終夜沒睡，而且，你可以料到，他已經很疲乏了。同時那個角鬪士不省人事地在鐵釘子上面吊着。

四

差不多過了一個鐘頭，這個角鬪士才緩醒過來。痛苦像一條道路，意識順着痛

苦的道路走下去。要是所有他的官感和知覺都像鼓蒙子似的擦開了的話，那末，現在這面鼓的確就算是在那兒敲打了。這種音樂是叫人受不了的，他醒過來的時候所知道的也只有痛苦。在痛苦所構成的世界裏面，他什麼別的也不知道，痛苦就是整個世界。他是他六千個夥伴裏面的最後一個，他們的痛苦也跟他的痛苦一樣；可是他自己的痛苦太出乎尋常了，是沒法兒叫別人感覺到，沒法兒再分給別人的。他睜開兩眼，可是痛苦是一層紅色的膜，把他跟世界隔離開了。他像一個鱗鱉，一個幼蟲，一條蠶，而繭是用痛苦織成的。

他不是一下子醒過來的，而是一個波浪一個波浪地醒過來的。他所最熟悉的車輛是雙輪馬車^①，他正坐着一輛連磕帶碰、一顛一顛的雙輪馬車返回到清醒的狀態中。他是山地上一個小小的孩子，那些大人先生們，老遠來的貴族們，文明的人們，清潔的人們，偶然坐着雙輪馬車出遊，他就順着山上崎嶇的路徑跑着，求他們讓他坐一趟車。他喊叫，「嘔，老爺——老爺，讓我坐趟車吧？」他們全不會說他那種語言，可是有時候他們叫他跟他的朋友們坐在車尾兒上。大人先生們也真寬洪大量！有時候還給他跟他的朋友們糖果吃呢！這些年紀小小的，皮膚被太陽曬得黑黑的，黑頭髮的孩子們坐在車尾兒上怎麼也不肯下來，他們瞅着覺得怪可樂的。可

① Chariot：往昔戰爭、狩獵及儀仗所用的雙輪馬車。

是他們往往要催馬加鞭，車忽然一顛，一震動，就把那些孩子們震得飛起來了。不錯，由西方世界來的大人先生們是變化莫測的，連好的帶歹的，你得一塊兒接受，可是要是打車上摔下來，那可不是玩兒的呢。

然後他就明白他不是蓋利黎●山中的一個小孩子，而是吊在十字架上的一個大人。他會一部分一部分地明白過來，因為他並不是整個一個人一下子就完全屬於他自己的。他會在他的胳膊上明白這一點，因為胳膊上的神經就像白熱的鐵絲，滾熱的血液順着胳膊往下流，一直流到成了一個肉鞍子的兩隻擰擰着的肩膀。他會在他的肚腹上明白這一點，因為他的腸肚已經烈火焚燒似的，痛苦得、緊張得打成無數結子了。

一羣羣望着他的人都是些盪漾的波浪，是真實的，也是虛幻的。在這時候，他目力還不大正常。他眼光不能好好地集中，所看見的那些人在眼前忽卷忽舒，跟凹凸不平的玻璃下面的影像似的。這些人呢，也看見這個角鬪士漸漸地緩緩醒過來了，於是就急急巴巴地望着他。假如這不過又是一回把人釘在十字架上，那末，這一回也就沒什麼新鮮了。在羅馬，這種刑罰是非常流行的。一百二十年前羅馬征服了迦太基，就把所征服的國家裏最好的東西取來了，而在所獲得的戰利品裏面，最卓越的

就是農園制度跟把人釘在上面的十字架。十字架上面搖搖擺擺地搭拉下來一個人，那是有點兒叫羅馬人一見就喜歡的，如今這已經成了普天下文明的象徵，誰都忘了這本是起源於迦太基的了。羅馬道路通到什麼地方，什麼地方也就有了十字架，有了農園制度，有了打對子，有了對於受奴役的人類生命的驚人藐視，以及要從人類血汗裏榨出黃金的驚人熱狂。

可是，即使是頂好的東西，久而久之也就平平無奇了，頂好的酒，喝得太多也就叫人不愛喝了，在幾千人的「受難」裏，一個人的受難也就湮沒不彰。假如這不過又是一回把人釘在十字架上，那也就不會吸引來這麼一大堆人了；可是就要在這兒喪命的，是一個英雄，一個偉大的角鬥士，一個斯巴達克思的副手，一個流芳千古的角鬥士，一個鱉裏奪尊，經過「無休的表演」而還安然無恙的角鬥士。自始至終，這位角鬥士所扮演的脚色都含有一種奇怪的矛盾，他是獻給了死神的奴隸，他是從事角鬥的傀儡，他是爲人所不齒的東西裏面最爲人所不齒的東西——可是同時他又血污狼藉的戰場上那個不死的戰士。

於是他們就出來看這個角鬥士怎樣死去，看他怎樣迎接人皆有分的那個偉大的神祕之物，並且要看看釘子釘進手裏去的時候他有什麼樣的舉動。他是一個變得不言不語，只想自己的心事的怪東西。他們來到這兒，是要看看他會不會打破他的沉

默，及至他的沉默並沒有因釘釘子而打破，他們還捨不得走，要看看他重新睜開兩眼觀看這個世界的時候會不會打破沉默。

沉默果然打破了。最後他看見他們了，視覺的影像不再在他眼前旋轉不定了，這時候，他就叫喊起來——一聲痛苦不堪的山嚷怪叫。

很明顯，誰也不懂他的話。他這聲突然的慘叫究竟說的是什麼呢，大家只管東猜西猜。有人早已拿他說話不說話賭東道了，可是這究竟是說話呢，還是僅僅呻吟了一聲呢，還是說的外國話呢，那又引起了氣忿忿的爭吵，賭輸了的也就有認輸的，有不認輸的。有人說他是呼天喊地；有人說他是哼哼唧唧地叫他的媽。

事實上，兩種說法全不對。事實上，他叫喊的是，「斯巴達克思，咱們怎麼失敗了呢？」

五

斯巴達克思的事業歸於歷史的塵土的時候，有六千人都被俘了，假如這些人的心靈和頭腦可以用某種神奇的方法去剖析，把它們暴露出來，並且畫成詳圖，使我們可以追溯他們被釘在十字架上以前的亂如紛絲的歷史——假如六千人的一生可以

畫成詳圖，按圖索驥就可以使我們看到，很多人的過去並不是太不相同的。那樣，也許他們結果所受的苦難也並不是太不相同的；這是一個共同的苦難，這是融成一片的；假如天上有許多神或是有一個上帝，而神或上帝的眼淚就是雨，那末，雨就準會一連下許多天而還老下不晴了。可是事實上太陽把苦難曬乾了，烏兒把血淋淋的肉撕碎了，那些人呢，一個個地死去了。

最後輪着這一個了；他是所有其他那些人的總和。他腦海裏裝滿了一個人的一生的篇總賬，可是人到這麼痛苦的時候是不會思想的，種種回憶也都跟夢魘一樣了。他的回憶是不能照湧上心頭的時候的樣子記錄下來的，假如那樣的話，除了反映痛苦以外，也就不會有什麼別的意義了。可是從他的回憶中，卻可以尋繹出一段故事來，這些回憶可以重新加以整理，構成一個模型——而那時候這個模型也不會跟其他那些人的太不一樣。

他一生有四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個無知無識的時期。第二個時期是個有了知識的時期，並且是充滿了仇恨的，使他成了一個受仇恨支配的人。第三個時期是個希望的時期，他的仇恨消失了，對他的同胞們，他又有了了一種偉大的愛和手足的情分。第四個時期是個絕望的時期。

在那個無知無識的時期，他是一個小孩子，那時候，在他的四周到處都是快樂

和一片燦爛的、無物不照的陽光。他在十字架上心裏跟油煎火燎似的，想尋找一個清涼的境界而逃避痛苦的時候，他就在兒時的回憶中找到了那種洞天福地的清涼。他小時候那些青綠的山嶺是清涼而美麗的。山上的溪水翻光轉彩，出沒搖漾，一羣黑色的山羊在山坡上吃草。山上有層層疊疊的梯田，受人經心用意的愛護，大麥熟了就像一粒粒的珍珠，纍纍的葡萄好似紅玉和紫玉。他在山坡上玩耍；他在溪澗裏蹿水，又在廣大的、美麗的加黎利湖裏游泳。他跑來跑去，像一個動物似的，野調無腔，健康活潑，跟他的弟兄姊妹和朋友同息同游，在這樣的環境裏面，他是自由、安心而快樂的。

即便在那個時候，他就已經知道上帝了，在他兒時的幻想中，他已經有了一個清楚的、確定的、輪廓分明的上帝的形象了。他那個民族是住在山地上的，因此他們就把上帝放在一個不能住人的山峯上面。在世界上頂高的高山上，在連爬也沒人爬上去過的一座高山上，住着那位上帝。上帝獨自個兒在那兒坐着。上帝只有一個，沒有第二個。上帝是一個永不會再老的老人，他的長鬚在胸前飄拂着，他身上的白袍起了波濤似的向外鋪展着，就像那忽然佈滿天空的白雲。他是一個公道的上帝，偶然也是一個慈悲的上帝，可永遠是一個好報復的上帝；這個小孩子是知道這

● 即與新約歷史中許多事件有關的加黎利海，長約一三哩，最寬處近七哩。

個的。黑夜白日，這個小孩子永遠不能逃避上帝的監視。不管他幹什麼，上帝都看得見。不管他心裏想什麼，上帝都知道。

他那個民族是一個敬神的民族，一個極端敬神的民族，上帝忽隱忽現地織在他們的生命裏面，就像一根線忽隱忽現地織在一件外套裏面那樣。他們管領羊羣的時候，身上穿着長大的條子花的外套，外套上面的每一個繆絡都表示出幾分他們對他們的上帝的敬畏。一早一晚，他們要對上帝祈禱；坐下來吃飯，他們要祈禱；喝一杯酒，他們要對上帝謝恩；連遭到不幸的時候他們都要感謝上帝，好叫上帝別以為他們有怨恨之心而犯了妄自尊大之罪。

因此，也就無怪這個孩子，這個兒童——現在他已經成了大人，並且吊在十字架上了——是知道上帝，並且感覺到上帝的無處不在的。這個小孩子怕上帝，他的上帝也是個可怕的上帝。可是，在一片普照的陽光中，在山嶺和山上的溪澗的清涼世界中，這種恐懼只是一個不大重要的感覺。這個孩子又跑，又笑，又唱歌，又看山羊和綿羊，還瞅着那些大一點兒的孩子掄動那跟剃刀一樣快的加黎利刀，他們那麼驕傲地掛在腰間的『切寶』。他也有把自己用木頭雕成的，常拿這個跟他的

● 比較聖經中虔信上帝的亞伯拉罕 (Abraham)。創世紀中有上帝『賜以成羣的牛羊』等語。

● 原文是拉丁文 *Chado*，即上文所說的那種刀。

弟兄朋友們打着玩兒。

而且要是他打得特別好，那些大一點兒的孩子就要氣他不過，點頭砸嘴地說，『真養過一個色雷斯人，小東西，小猴子，小不點兒！』『色雷斯人』是頂壞的、頂可恨的人，而又是打起仗來頂厲害的人。很久很久以前，外國人的傭兵侵入過這個國土，打了多年的仗才把他們殺死的殺死，趕跑的趕跑。這些傭兵就叫作『色雷斯人』，可是這個小孩子壓根兒一個也沒見過。

他盼望着有一天自己腰間也掛着一把刀子，那時候人家就知道他是不是也跟色雷斯人一樣兇猛了。然而他並不太兇猛；他是一個溫和的小孩子，並且還很快樂呢……

這是那無知無識的時期。

到了他一生的第二個時期，那個有了知識的時期，他就不再是小孩子了，照眼的陽光也換了透骨的寒風了。慢慢地，他就用一個仇恨的外套來保護自己，掩蔽自己。他吊在十字架上的時候，那個時期就變成閃閃如電的紅色的痛苦，使他心裏跟萬把刀扎似的。關於那個時期，他的思想是紛亂、歪曲而可怕的。他所回憶起來的一切，都是像『鋸紋圖』^①一塊塊的木板那樣亂七八糟還沒拚好似的。在波浪起伏

① Jigsaw puzzle：用小鋸順着雲形的曲線鋸成多塊，拼起來成爲圖畫的一種玩具。

的一羣羣望着他的人們身上，在他們的臉上，他們發出的聲音裏，他看到了他一生的那個第二個時期。他繼續受着苦難，同時就再三再四地通過他的記憶回到了他一生的那個第二個時期，那個有了知識的時期。

在那個時期，他對於一切事情有了知覺了，跟着他的童年就逝去了。他理會到他父親的存在了，他是一個棕色臉的、久經勞苦磨練的人，一天到晚那麼辛辛苦苦——然而總是還嫌辛苦得不夠。他知道憂愁了。他母親死了，他們大家哭她。他知道有什麼捐稅了，因為，不管他父親多麼辛苦，他們的肚子也沒個吃飽的時候，可是他們那地方出產的東西也並不比哪個別的地方出產得少。於是他就覺出貧富之間的鴻溝了。

這時候，他所聽見的聲音還跟早先一樣；不同的地方是他一聽就懂，不像早先那樣光聽不懂。這時候，大人們談話准許他站在不遠的地方聽着了；早先，他們一談話就要催他出去玩兒去。

而且，他還得了一把刀子，可是這把刀子並沒有帶來什麼快樂。有一天，他跟他父親翻山過嶺，足足走了五哩路去找一個做鐵匠活的，到了那兒，他們在鐵匠爐旁邊兒呆了有三個鐘頭，瞅着鐵匠給他打一把刀子。就在這麼個工夫，他父親跟鐵匠一個勁兒地談論他們這個國土怎樣遭到了不幸，貧賤的人怎樣受盡了剝削。彷彿

他父親跟鐵匠是在那兒互相競爭，誰都要向對方證明自己所受的剝削頂厲害似的。

『就拿這把刀子說吧。』鐵匠說。『我賣你四個銀幣。聖廟[●]收捐人來收捐款的時候，得讓他拿去四分之一。還有四分之一得讓稅吏拿去。那我就只剩兩個銀幣了。再打一把刀呢，買鐵就得兩個銀幣。我的力氣就算白饒了嗎？我又拿什麼買牛角做刀把兒呢？我又拿什麼買糧食養活一家老小呢？可是我要是跟人家要五個銀幣呢，那就什麼也都跟着長價兒了，況且買別人的少花錢，誰還買你的呢？上帝待你可比待我厚道多啦。至不濟你可以吃你自個兒地裏的糧食，多嚙你也不至於餓着肚子啊。』

然而，孩子的父親有他的理兒。『至不濟你手裏有時候還有點兒現錢啊。我的情形可不一樣啦。我收大麥，我打大麥。我裝滿了一筐子一筐子的大麥，大麥跟珠子似的放光。我們向「萬軍之主」[●]謝恩，因為我們的大麥那麼美麗，那麼養料豐富。堆房裏那麼一筐一筐地擱滿了珍珠似的大麥，誰還發什麼愁呢？可是這時候聖廟收捐人來啦，大麥得讓他給聖廟拿去四分之一。跟着稅吏也來啦，他又抽去四分之一的稅。我央求他。我說給他聽，我這點兒大麥也就剛夠一冬餵牲口的啊。那你

● The Temple... 指古猶太人在耶路撒冷建築的禮拜耶和華的聖堂。

● The Lord God of Hosts... 舊約中對耶和華的稱呼，「萬軍」指天兵天將，或以色列的軍隊。

就吃你的牲口去吧，他說。不像話不是，我們還就得那麼幹。早晚有一天肉也沒啦，糧也沒啦，孩子們哭哭啼啼地鬧着要東西吃，那時候，我們就把我們的弓安上了絃，琢磨起兔子跟山腰上已經剩不多的鹿來了。可是在猶太人看來，這種肉是不淨的，除非是給它祝過福。除非是得到了特許。於是頭年冬天我們就派我們的法師^①上耶路撒冷，到聖廟裏去申訴。我們的法師是個好人。他挨餓就跟我們挨餓一樣。可是他在聖廟院子裏呆了五天，祭司們才肯見他，他們聽着他申訴還待理兒不理兒的，並且他餓得要命，他們連塊麵包皮也沒給他。加黎利人老在我們耳邊這麼哼唧唧的，多嗜有個完呢？他們跟他這麼說。你們的農民也太好吃懶做啦。他們想坐在太陽地裏吃「天糧」^②呢。叫他們多賣點兒力氣，多種點兒大麥吧。這就是他們的忠告，可是一個農民到哪兒找地去多種大麥呢，況且就算是又弄來了一點兒地，多種了一點兒大麥，那時候又該出什麼事兒你知道嗎？」

「我知道那時候又該怎麼出什麼事兒了，」鐵匠說。「結果你什麼也多不了。哪時都是這樣。窮的越窮，富的越富。」

這是這個孩子出去取刀子時候的事兒，可是在家裏情形也是一樣。在家裏，一

① Rabbi 猶太法學博士之尊稱。

② manna 見聖經出埃及記十六章十四節至三十六節。

到晚上，街坊四鄰就來到他父親那所小小的房子裏，一間屋子一家大小擠在一塊堆兒住在裏面，他們就在這間屋子裏坐着，拉不斷扯不斷地說，過日子多麼難，他們是怎樣受不完的壓榨，受不完的勒措——而且到什麼地步爲止呢，石頭裏還能擠出血來嗎？

十字架上的這個人就這麼思想着，而這些刺在心上像鋼刀似的片段的回憶正是跟他所受的苦痛相連的。可是一邊兒在那兒受罪，一陣陣痛苦像波浪似的湧起，超過了可以忍受的程度，然後又沉落到勉強還可以忍受的程度，一邊兒他還想活着。他早已死了，早已獻給十字架了，可是他仍然想活着。生命是個多麼強大的力量！生命是個多麼有力的衝動！到了爲了生存這件簡單的事實必不得已的時候，什麼事是人不肯做的呢。

可是怎麼會這樣呢，他不知道。在受苦受難的時候，他並不呼喊上帝，因爲在上帝方面是找不到回答、找不到解釋的。他再也不相信一個神或是許多神了。在他一生的第二個時期，他跟上帝的關係改變了。只有富人對上帝祈禱才會有靈驗呢。

於是他就呼喊上帝了。富人是不会吊在十字架上的，他呢，整個的一生都已經消磨在一個十字架上——一種被釘子釘透了兩手的永恆。也許這是另一個人吧？也許這是他父親吧？這時候，他的心神不頂事了；他腦子裏的美妙、精確、井井有

條的衝動紊亂起來了，一想起他父親當初怎樣被釘在十字架上，他就分不清他父親跟他自己。他搜索他那可憐的、受痛楚的腦筋，去回想那件事是怎麼發生的。於是他就想起那回稅吏來收稅，怎樣碰了釘子空着兩手走了。他又想起那回祭司打聖廟裏來，也空着兩手被打發走了。

而後，又有一個短促的光榮的時節。他們的大英雄，麥喀比家的猶大斯，在他心裏還留着光輝燦爛的記憶，祭司們頭一回願兵征討的時候，山上的農民就拿起了他們的弓和刀子，把那個軍隊殲滅了。他也參加了那場戰爭。他還不過是一個十四歲的孩子呢，然而他使用過他的刀子了，他跟他的父親並肩作戰了，他嘗到勝利的滋味了。

可是勝利的滋味是很短暫的。一大隊一大隊頂盔貫甲的傭兵來征討加黎利的叛徒了，而且聖廟金庫裏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黃金，可以買來了一批兵士再買一批。農民們就憑着他們的刀和光着的身子，是沒法兒抵抗一個聲勢浩大的軍隊的。農民們被粉碎了，被俘的有兩千人。在那些俘虜裏面，有九百人被挑選出來釘在十字架上。這就是那文明的作風，西方的作風，及至十字架在山坡上面纍纍不絕，就跟一串珠子似的，聖廟祭司們就來觀看了，他們的羅馬顧問也跟着來了。於是大衛這個孩子就站在那兒，眼睜睜地看着他父親被釘在十字架上，被擱在那兒，兩隻手

給釘住了在那兒吊着，等着鳥兒來吃他的血肉。

如今他自己在十字架上。起頭兒怎樣，末了兒也怎樣，而且他又多麼疲倦，多麼痛苦悲哀。時間在十字架上慢慢地過去——這種時間是跟人類經驗中的時間沒有關聯的，因為一個人到了十字架上，也就不再是一個人了——同時他又不住地問他自己，一個來也無影，去也無踪的生命到底有什麼意義呢？他一向是把生命抓住不放的，這股子不可思議的扎掙勁兒把他支持了那麼久，可是現在漸漸地消滅了。有生以來頭一回，他想死不想活了。

（斯巴達克思對他說過什麼來着？角爾士，你要愛生命。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答
案。可是斯巴達克思已經死啦，他倒還活着呢。）

這時候他疲乏了。厭倦和痛苦相戰，於是他那紛亂如麻的回憶就是關於厭倦的回憶了。起義失敗以後，他跟七百個別的孩子就被人用鎖鏈把脖子拴在一起，送到北方去了。他們排着隊走了多少日子啊！越過平原、沙漠和山嶺，直到加黎利的青山變成了夢裏的天堂。主人換了，鞭子可永遠是一樣的。最後他們到了一個地方，那兒的山嶺比加黎利的哪個山嶺都更崔巍，不分冬夏，山頂都披着一層白雪。

到了那兒，他就被送到地底下去掘銅了。他在銅礦裏做了兩年苦工。跟他一塊兒來的兩個親弟兄全都死了，可是他還活着。他的身體是鋼鐵和鞭繩做成的。別的

人害起病來了；他們齒牙脫落了，或是噁心得嘔吐，一直到把自己吐死。可是，他還活着，他在礦裏做苦工做了兩年。

後來他逃跑了。他跑到荒山裏面，脖子上還套着奴隸的脖圈，在山上居住的那些淳樸的、原始的部落人民就收留他，保護他，給他去了脖圈，叫他跟他們一塊兒過日子。他跟着他們整整過了一冬。他們是一個仁慈的、貧窮的民族，靠打獵和設陷阱捕野獸爲生，幾乎什麼莊稼都不種。他學會了他們的語言，他們想叫他留在那兒，娶一個他們的姑娘。可是他心裏老想着加黎利，一開春，他就動身往南邊去。可是一羣經商的波斯人把他擄去了，又把他賣給了一個正往西邊去的販賣奴隸的商人隊，跟着他就在太爾●城裏被拍賣了，在那個地方還幾乎望得見自己的家鄉呢。那時候他夠多麼傷心！他哭得多麼悲痛，離家庭、親族和一定會愛護他的人們那麼近——然而離自由又那麼遠！一個腓尼基商人把他買去了，他就在一隻往來西西里各海口的商船裏被人用鏈子栓在一張槳上，整整一年，他就坐在那潮濕黑暗的地方和潮濕的籐東西裏，搖着水裏的槳。

後來這隻船被希臘海盜拿去了，他跟一隻夜貓子似的直眨巴眼，被那些兇惡的希臘水手拽到了甲板上，受他們的盤問檢查。那個腓尼基商人跟那些船員立時送

● Tyre 腓尼基古城，在海邊。

了命；他們跟一捆一捆的稻草似的被扔到水裏去了。可是他跟那些別的奴隸都被他們盤查了一番，他們還用地中海人的阿拉米亞方言挨着個問他們，「你會打仗嗎？還是光會搖船呢？」

他怕他搖船的時候坐着的凳子，他怕艙裏的黑暗跟艙底的髒水，就像遇見了魔鬼似的那麼害怕，於是他回答說，「我會打仗。只要給我一個機會。」當時就叫他去跟一個軍隊打仗，他都不會不樂意，只要不把他打發到甲板底下去彎着腰搖槳。

於是他們就給他一個在甲板上練習練習的機會；教給他——可也免不了時常打罵——航海的技術，怎樣捲帆，昇桅索，用三十呎長當船舵用的槳駛船，怎樣接繩頭兒，並且在夜間靠着天上的星星定航行的方向。頭一回他們跟一隻很肥滿的羅馬貨船[●]作戰，仗着動作敏捷並且善於使那把長刀，從此他就在那夥無法無天的人裏面獲得了一個穩固的地位；可是他心裏沒有樂趣，他漸漸地恨起這班就知道暴戾恣睢、殺生害命的人來了。這班人跟他小時候那些質樸的農民比起來，就像黑夜跟白天那樣不同。他們不信什麼神，連海神[●]都不信，而他自己的信仰雖然早已動搖了，他一生最快樂的那些年卻是在有信仰的人中間度過的。他們耀武揚威地跑到岸上去的

● Oke，古代一種貨船，船身頗廣，船首船尾略作圓形。

● Poseidon，希臘神話中的海神。

時候，也無非是去殺人放火，姦淫擄掠。

他建築了一個冷酷無情的牆壁來掩護自己，也就是在這個時期。他在那個牆壁裏面生活着，那張長着兩隻冷冰冰的綠眼睛跟一隻鷹鼻子的臉上，青春的痕迹已經完全消失了。他入他們的夥的時候還不到十八歲，可是他的容顏變成看不出老少的了，而且頭頂上那團墩布似的黑頭髮裏面已經稀拉拉地有了白的了。他一個人呆着，有時候整整一禮拜不說一句話；他們也不去管他。他們知道他多麼能打仗，他們怕他。

他靠做夢生活着，他所做的夢對他說來就是美酒和維持生命的食物。他夢想着有一天他們的船會駛到望得見巴勒斯坦海岸的地方，那時候他就要偷偷地從船邊跳出去，浮水浮到岸邊，再步行着走向他心愛的加黎利山地。可是三年的光陰過去了，那一天始終也沒有到來。他們先是侵掠非洲海岸，然後又渡海侵掠意大利海岸線一帶。他們在西班牙海岸上打過仗，燒燬了羅馬人的別墅，把別墅裏的財物和婦女都搶去了。然後他們又渡過海去，在希古力士柱附近一個圍着城牆的沒王法的城市裏過了一冬。然後他們穿過直布羅陀海峽來到了不列顛，把檣帆船移到岸上

● Pillars of Hercules：直布羅陀海峽兩岸之巖，據說是希臘神話中的神英雄力士 Hercules 所劈開的。

去掃除修理。然後他們把船駛到愛爾蘭，拿點兒零星布匹和不值錢的珠寶去跟愛爾蘭部落人民的金首飾交換。然後到高盧，沿着法蘭西海岸來回行駛。然後又回到非洲。三年的光陰就這樣過去了——始終也沒有走到望得見故鄉海岸的地方。可是夢和希望還跟隨着他——同時他變得冷酷到一個人似乎不應當那樣的程度了。

可是在那個時期中，他倒長了不少見識。他知道海洋是一條道路了，生命在它上面流動，就像血液在人身體裏那樣流動。他知道世界是廣大無邊的了，他知道不拘到哪兒去，都有窮苦樸實的人們，也像他自己那個民族那樣，爲了自己和兒女的生活而胼手胝足——不過耕田種地有了收成，也無非是得把多一半兒送給酋長或是國王或是海盜罷了。他還知道有個又是酋長又是國王而尤其是海盜的——那就叫作羅馬。

結果，他們被一艘羅馬戰船打沉了，他跟十四個其他還活着的船員都被帶到奧斯提亞去受絞刑。於是他那短短的一生似乎就壽命已盡、片刻難延了，可是到了最後，蘭突魯·巴奇亞圖的一個代理人替加普亞的角鬪士學校把他買去了……

這位角鬪士一生的歷史的第二部分——有了知識與仇恨的時期——就是這個樣子。這一部分是在加普亞完成的。在那兒，他知道了精益求精的『文明』最後琢磨出來的新花樣——訓練人叫他們去自相殘殺，爲的是讓吃飽了沒事的羅馬人開心，

爲的是讓一個肥胖、下流、缺德的所謂『角鬪士老闆』發財。他成了一個角鬪士了。他的頭髮齊着腦瓜頂鉸去了。他走進鬪技場，手裏拿着一把刀，而所殺死的人並不是自己所恨的人，而是跟自己一樣的奴隸或是定了罪的犯人。

知識就是在這兒跟仇恨合併起來的。他成了一個裝仇恨的容器了，一天又一天，這個容器裝得越來越滿了。他在他那間醜惡、赤裸、沒有希望的小屋子裏獨自個兒生活着；他只想自己的心事了。他再也不信上帝了，想起了自己的祖先所信仰的上帝，心裏也只有仇恨和藐視。有一回他自言自語地說，

『那個欠宰的山上的老頭子，我恨不得跟他到鬪技場裏去拚一拚。他害咱們流淚，對咱們失信，我得跟他把賬算清。把他的雷電給他。我只要手裏一把刀。好吧，我把性命豁出去啦。讓他知道知道一個人發了火可不是好惹的。』

有一回他做了一個夢，夢見站在上帝的寶座前面。可是他不怕。『你要把我怎麼樣呢？』他用譏笑的口吻喊道，『我活到二十一歲啦，這個世界待我也夠好的啦，你還能再怎麼樣呢？我親眼瞧見我父親叫人給釘在十字架上啦。我跟一隻鼯鼠似的在礦裏做工。我在礦裏幹了兩年活兒，我在餓東西和餓水裏面過了一年，成羣的耗子打我腳上跑過去。我又當了三年夢想回到家鄉的賊寇，這會兒呢，人家又僱我去殺人啦。你他媽的滾到地獄裏去吧，你要把我怎麼樣呢？』

在他一生的第二個時期裏，他就成了這麼一個人，而就在那個時期，一個色雷斯奴隸被帶到加普亞那個角鬪學校裏來了——一個說話聲音挺柔和，鼻子塌了，眼睛又深又黑的人。這個角鬪士就是這樣認識斯巴達克思的。

六

在這時候的很久以後，有一個羅馬奴隸被釘在十字架上，在那兒吊了二十四個鐘頭，忽然皇帝降下御旨赦他無罪，也不知怎的他居然又活回來了。他寫了一篇十字架上的報告，裏面最使人注意的地方，就是關於時間問題的話。『在十字架上，』他說，『只有兩樣東西，痛苦和永恆。他們告訴我，我在十字架上不過吊了二十四個鐘頭，可是我在十字架上的工夫比從開天闢地到今天還長久呢。假如沒有時間的話，每一剎那就都是永恆了。』

在那個特別的、受痛苦支配的永恆裏，這個角鬪士心神散亂了，有組織的理性漸漸失去它的力量了。回憶變成錯覺了。他把他一生的許多事情又重新經驗了一遍。他又頭一回跟斯巴達克思說話了。他的生命——在時間掃蕩一切的潮流中一個無名奴隸的不重要的生命——已經變成了一個沒有意義的廢墟了，他最想從這個廢墟中

救獲出來的一切，又被他跟演戲似的重新演了一遍。

（他瞅着斯巴達克思。他仔細瞅着他。他像一隻貓，這個人，還長着兩隻綠眼睛，那就更顯着像貓了。你知道貓走道兒是怎麼個樣兒，老是那麼緊張。這個角鬪士走道兒就這樣，你還覺得，要是把他扔到空中，他是很容易一落地就站着的。然而，他幾乎永遠不正眼瞅人；他老是從眼角瞅人。他就這樣仔細瞅着斯巴達克思，天天瞅着他。斯巴達克思有什麼特性叫他那麼注意呢，他甚至對自己都解釋不出；可是這也不是什麼太神祕的事情。他是極緊張的，斯巴達克思呢，是極弛緩的。他跟誰也不說話，可是斯巴達克思跟誰都說話，他們全都找斯巴達克思，對他訴說自己的煩惱。斯巴達克思正在那兒把一種東西灌輸到這一所角鬪學校裏面。斯巴達克思正在那兒毀壞這個學校。

（除了這個猶太人，誰都找斯巴達克思。斯巴達克思覺得這很奇怪。後來，有一天，在操練中間休息的工夫，他就去找這個猶太人談話。

（「你會說希臘話嗎，夥計？」他問他。

（兩隻綠眼睛一動不動地盯着他。忽然間，斯巴達克思明白了，這是一個很年輕的人，差不多還是一個孩子呢。這是隱藏在一副假面具後面的。他瞅的並不是這個人本人，而是這副假面具。

（猶太人自言自語地說，『希臘話——我會說希臘話不會？我想什麼話我都會說。希伯來話、阿拉米亞話、希臘話、拉丁話，還有世界上許多地方的許多種別的話。可是我幹嗎要說什麼話呢？幹嗎呢？』）

（非常溫和地，斯巴達克思勸告他，『我來一句，你再來一句。咱們是人民。咱們不是孤獨的。一個人頂糟心的就是孤獨。孤獨實在是可怕的，可是在這兒，咱們並不孤獨。咱們的爲人有什麼可羞的地方呢？咱們是幹了什麼可怕的事兒把自己弄到這兒來的嗎？我想咱們並沒幹這種可怕的事兒。把刀子放在咱們手裏，叫咱們去殺人，讓羅馬人開心的那班人，他們幹的事兒比咱們幹的要可怕得多呢。所以咱們不該覺得彼此可羞，覺得彼此可恨。人總有一點兒力量，一點兒希望，一點兒愛。這些東西是像植物的種子似的種在人人心的裏的。可是，誰要是把這些東西留給自己，它們就要枯萎，並且轉眼就要死去，那就請上帝救那個可憐的人吧，因爲他什麼都沒了，活在世界上也沒意思了。另一方面，誰要是把自己的力量、希望和愛給別人，誰就會發現這些東西是一個無盡的寶藏。他的這些東西是永遠用不完的了。那時候，他這個人也就值得活着了。而且你要相信我，角鬪士，生命是世界上頂寶貴的東西。咱們還不知道這個嗎？咱們是奴隸。除了生命，咱們什麼也沒有。所以咱們就知道生命多麼有價值。羅馬人要什麼有什麼，在他們眼裏，生命也就不太寶貴。』）

貴了。他們拿生命當玩耍。可是咱們拿生命當正經事兒，這就是咱們不可以叫自己孤獨的緣故。你太孤獨啦，角鬪士，跟我談兩句吧。」

（可是這個猶太人一聲不言語，他那張臉跟兩隻眼睛也一點兒沒變樣兒。可是他聽着。他默默無言地、聚精會神地聽着，然後他磨過頭去走了。可是走了沒幾步他又停住了，把頭轉過來一半兒，從眼角瞅斯巴達克思。斯巴達克思覺出他眼神裏似乎有了點什麼原先沒有的東西，有了一個火星兒，一種懇求，一道希望的閃光。也許是吧。）

這個角鬪士的一生不是可以分成四個時期嗎？這就是第三個時期的開始。這可以叫作希望的時期，就在這個時期，仇恨消失了，這個角鬪士對自己的同類有了一種偉大的愛和弟兄的情分。這種情形並不是一下子發生的，也不是很快地就發生的。一點兒一點兒地，他懂得了怎樣信任一個人，通過那個人，他又懂得了愛生命。斯巴達克思一起頭兒就使他傾心的就是這點兒地方，就是這個色雷斯人出乎尋常的對於生命的愛。斯巴達克思像是一個生命的監護者。不但是喜愛生命，珍惜生命；生命還佔領了他整個的身心。這是個他從來不懷疑、從來不非難的東西。多多少少，斯巴達克思跟一切生命的力量之間，似乎是已經有了一個祕密的盟約了。

角鬪士大衛先是老瞅着斯巴達克思，漸漸地他就老跟着斯巴達克思了。他並不

是搖旗吶喊地跟着他；他幾乎是掩掩藏藏的。只要有機會，並且不太馬上引起人的注意，他就跑到斯巴達的左右。他耳朵跟狐狸耳朵一樣尖。他要仔細聽斯巴達所說的話；他要把這些話記住，在自己心裏默誦。他要努力體會這些話所含的意義。同時，他的內心一直在那兒發生着變化。他在那兒變化；他在那兒發展。差不多跟他一樣，學校裏每一個角鬪士的內心都漸漸地有了一點兒變化，有了一點兒發展。可是大衛的情形與衆不同。他是屬於一個生命裏充滿了上帝的民族的。一旦失去了上帝，他的生命裏就有了一個空穴了。現在他正用「人」來填補這個空穴。他正在那兒學習愛人類。他正在那兒體會人的偉大。他腦子裏並沒這麼想，可是他實際上的情形是這樣，而且多多少少，其他那些角鬪士也都跟他一樣。

這不是巴奇亞圖所能了解的，也不是羅馬那班元老所能了解的。在他們看來，奴隸暴動是一下子突然發生，並沒有經過醞釀，並沒有先事圖謀的。按他們所知道的說，並沒有什麼準備，並沒有什麼序曲，他們把這件事情記載下來的時候，也只得這麼記載。想用別的法子記載，也沒有別的法子啊。

可是事實上那個序曲明明在那兒呢，很微妙，很奇怪，並且是漸漸發展起來的。大衛永遠忘不了他頭一回聽見斯巴達背誦奧德賽的時候。這是一種他沒有聽見過的迷人的音樂，一個艱苦備嘗而始終不撓不屈的勇敢的人的故事。有好些詩

句是他完全可以懂的。他嘗過不能回轉心愛的家鄉那種令人徒喚奈何的滋味。他受過反覆無常的命運的播弄。他戀愛過加黎利山中的一個姑娘，她的嘴唇跟罌粟花一樣紅，她的臉蛋兒跟絨毛一樣柔軟，他曾經因為永遠失去了她而心中酸痛。可是這是多麼動人的音樂啊，而且一個奴隸，一個是奴隸的兒子，連一天自由人也沒當過的奴隸，竟會把這個美妙的故事的詩句背得滾瓜爛熟，那又多麼值得欽佩！世界上多嗜有過像斯巴達克思這樣的人！世界上多嗜有過這麼溫和，這麼有耐性，這麼不容易發怒的人！

在他心裏，他把斯巴達克思跟奧德賽——有耐性而聰明的奧德賽——看成一個人了；而且從此以後，在他心目中這兩個人就永遠是一個人了。別瞧那時候他骨子裏還是個孩子，他居然在斯巴達克思身上找到了自己的英雄，找到了自己生命和生活的榜樣。起先，他還懷疑自己的這種傾向呢。誰也別信任，就誰也不會叫你失望，他跟自己說了也不止一回了，於是他就等待着，觀察着，要看看斯巴達克思會不會有夠不上斯巴達克思的標準的時候。漸漸地，他恍然大悟了，斯巴達克思是沒個夠不上斯巴達克思的標準的——而且他所覺悟的還不止於此，因為他了解沒有人是夠不上自己的標準的了，並不是完全了解，而只是隱隱約約地看到，每一個不同的、單獨的人都蘊藏着無窮燦爛莊嚴的偉觀。

於是趕到他被選爲四個角鬪士之一，去滿足由羅馬來的兩位抹香水的龍陽君的奇想，去參加兩對到死爲止的角鬪，他心裏就發生了一種他素來沒有經驗過的掙扎和可怕的矛盾。這是一種新的掙扎，到了戰勝的時候，他就頭一回真正穿透他用來保護自己的那層外殼了。那一剎那的滋味，他這時候在十字架也又嘗了一遍。他又回到那時候了，又自己跟自己衝突起來了，十字架上兩片枯焦的嘴唇又吐出了四年前他自己跟自己說的那些痛苦的言語。

（我是普天下頂倒霉的人了——他自言自語地說——你瞧，世界上的人我頂愛的就是他，他們怎麼偏挑選了我，叫我去殺他呢？這是多麼殘酷的命運！可是一個什麼上帝，或者說什麼諸神，或者不管是什麼反正是就知道挫磨人的東西，他們對你這樣不正是可以意料得到的嗎？這不就是他們的整個任務嗎？可是我不能讓他們稱心。我不能給他們表演。他們也跟坐在鬪技場裏等着你的腸肚往沙地上流的那些抹香水的混賬羅馬人一樣。哼，這一回我可不能讓他們稱心啦。他們甭想看打對子開心啦，那班非看打對子開不了心的下三爛的東西。他們準會叫人把我給殺死，可是光看殺人他們是過不了癮的。要看殺人他們哪時不能看呢？可是我偏不跟斯巴達克思打。我寧可殺我自己的親弟兄。我絕不跟他打。

（可是不打又該怎麼樣呢？起先我整個的生命裏除了瘋就是傻，後來到了這兒

又是火上加油。斯巴達克思給我的是什麼呢？我得問我自己這個問題，我得答覆。我不能不答覆這個問題，因為他給了我一件極重要的東西。他把生命的祕密給我了。生命本身就是生命的祕密。人人都有所偏向。不是偏向生命的一邊，就是偏向死亡的一邊。斯巴達克思是偏向生命的一邊的，因此，要是必不得已，他是一定會跟我打的。他不會一死完事。他不會讓他們把他給弄死，一句話不說，也不回手。那末，這就是我必得幹的事兒了。我必得跟斯巴達克思打，讓生命在我們倆裏頭挑選一個了。嘔，這個決定夠多麼可怕！誰像我這麼倒霉過呢？可是又非這麼着不可。事實上也只能這麼着啊。）

他當時心裏的種種思想和所作的決定又如在目前了，他忘了自己這會兒正在十字架上奄奄待斃，他忘了命運對他在當時是很慈悲的，他並沒有得跟斯巴達克思角鬪。拼拼湊湊的，他那受痛苦摧殘的心靈把過去的歷史重新拾起，把它重新經驗了一番。角鬪士們又在餐廳裏把教師爺殺死了。他們又用刀子或是赤手空拳跟軍隊戰鬥了。他們又在鄉間的田野裏穿過，無數奴隸又從各處農園裏像潮水似的湧來加入他們的隊伍了。他們又夜襲京城步兵隊，把他們完全殲滅，並且把他們的武器和甲冑拿走了。這一切都從頭到尾重新經驗了一番，並不是有條有理，並不是按照年月的次序，並不是順水行船，而是像一個熾熱的火球在時間中往回拋擲。

（『斯巴達克思，』他說，『斯巴達克思？』這時候他們的第二場大戰已經過去了。奴隸們成了一個軍隊了。他們看着就像一個軍隊。一萬個羅馬兵士的兵器和甲冑都已經歸了他們了。他們是一百人五百人地排成陣勢的。他們夜間的營地是一個圍着板牆、挖着壕溝的堡壘，就像軍團行軍的時候所建築的那樣。他們練習投擲羅馬鏢槍，一天要練習好幾個鐘點。他們所做出來的事情，早已威震四方，叫人心膽俱裂了。每一間奴隸所住的茅舍裏，每一所奴隸宿舍裏，都有了一點風聞，都知道一個叫斯巴達克思的人已經在世界上放起一把火來。不錯，他已經一鳴驚人了他有聲勢浩大的軍隊。不久他就要發兵攻打羅馬了，他還要赫赫施威，把羅馬的城牆拆毀。不拘到哪兒，他都把奴隸們解放了。所獲得的一切戰利品都交入一個共同的倉庫——就像從前一切都歸部落，個人沒有財產的時候那樣。他的兵士們只有手裏的兵器，身上的衣服和腳上的鞋襪是自己的。斯巴達克思這時候是這樣的一個人了。

（他說，『斯巴達克思？』）

（一點兒一點兒地，這個猶太人大衛恢復了說話的能力了。他說起話來老是遲頓頓的，可是總還說話。這會兒他跟奴隸們的領袖說話了。

（斯巴達克思，我是個很棒的戰士，你說是不是呢？』）

（「棒，棒得很。簡直比誰都棒。你很能打。」

（「我不是個乏貨，你知道嗎？」

（「我早就知道啦，」斯巴達克思說。「角鬪士哪有是乏貨的呢？」

（「我也沒臨陣脫逃過。」

（「沒有過。」

（「我耳朵叫人給切去的時候，我咬緊了牙關，怎麼疼也不叫喊。」

「疼得叫喊也沒什麼丟醜，」斯巴達克思說。「剛強的人我也見過有疼得叫喊

的。剛強的人一肚子悲憤辛酸的時候，我還見過有哭的呢。這不算丟醜。」

（「可是你我二人是不哭的，有一天我也要跟你一樣，」斯巴達克思。」

（「你準會比我強呢。你比我能打。」

（「沒的事，我永遠也趕不上你一半兒，可是我覺着我倒是很能打。我眼明手快。像貓似的。你還沒動手，貓就知道了。貓是渾身都長着眼睛的。有時候我也覺着跟貓一樣。差不離總是人家還沒動手我就知道了。所以我想求你件事兒。不求你別的，只求你把我留在你的左右。哪時咱們打仗，我都不想跟你形影不離。我要保護你。要是沒了你，咱們就什麼都沒了。咱們不是爲自己戰鬪。咱們是爲全世界戰鬪。所以我想叫你哪時打仗都把我老留在你的左右。」

「還有比站在我的旁邊更要緊的事兒等着你去幹呢。我還需要帶領軍隊的人呢。」

（「大夥兒還需要你呢。我的要求太過分了嗎？」

（「你的要求太過分了，大衛。你要求這個是爲我，不是爲你自己啊。」

（「那就告訴我你願意這麼着吧。」

（斯巴達克思點頭。

（「你不會遇見災難了，永遠不會。我要老守着你。白天黑夜，我要老守着你。」

於是他成了奴隸領袖的左右手了。這個年輕人有生以來所經歷的，無非是流血、勞苦和殘暴，可是這時候他看見光輝燦爛的遠景了。他們的起義會有什麼樣的結果，在他心裏越來越洞若觀火了。既然世界上的人多一半都是奴隸，他們不久就要成爲一個不可抗拒的力量了。那時候國家和城市就要消滅了，黃金時代就要重新來到了。在每一個民族的故事和傳說裏，早先都有個黃金時代，那時候人都沒有罪惡，沒有怨恨，大夥兒都和陸地、友愛地在一塊兒生活着。這樣，一旦斯巴達克思跟他部下的奴隸們征服了全世界，一切就又該跟那時候一樣了。這個時代是要用喧天震地的饒鉞的聲音，鼓角的聲音，以及合唱讚美歌的所有人民的聲音迎接進來的。

在他那烈火焚燒似的心裏，他這會兒聽見那個合唱歌了。他聽見了漸漸響過行雲的人類之音，一個從羣山萬壑發出了回音的合唱歌……

他跟樊梨妮一個人在一塊兒。他一瞅樊梨妮，真實的世界就化爲輕煙，只剩下這個是斯巴達的克思的愛人的女人了。在大衛眼裏，她是世界上頂美的女人，頂叫人動心的女人，他對她的愛成了他心裏的一塊病了。他跟自己說過了不知多少回，

（你這小子也太不要臉啦，敢愛斯巴達的克思的女人。你在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哪樣不是斯巴達的克思給你的，你該怎麼報答呢？拿愛他女人來報答嗎？太該死啦！太不像話啦！即便嘴裏不提，即便是窩在心裏，也還是太不像話啊！再說，這是剃頭挑子，一頭兒熱。瞅瞅你自個兒。拿鏡子照照你的尊容。有誰長得像你這樣呢，一張尖臉，又那麼兇猛，像鷹似的，短一隻耳朵，滿臉都是刀傷的疤痕！

這時候樊梨妮跟他說，「你真是一個怪孩子，大衛！你是打哪兒來的呢？你們那兒的人全像你這樣嗎？你還是個孩子呢，可是你永遠不笑、永遠不帶一絲笑容。這夠多奇怪呢！」

（『別管我叫孩子，樊梨妮。我已經證明我有時候不是孩子啦。』
果然嗎？哼，甭騙我啦。你不過是個孩子。你應當有個女朋友。你應當摟着

她的腰，在可愛的黃昏時節跟她一塊兒蹦蹦跳跳。你應當跟她親嘴兒。你應當跟她在一塊兒有說有笑。世界上不是有的是女孩子嗎？」

（「我還有我的正事兒呢。我沒工夫幹這個。」）

（「沒工夫戀愛嗎？嘔，大衛，大衛，這是什麼話！這也太奇怪啦！」）

（「要是誰幹什麼事兒都不攔心，」他惡狠狠地回答說，「咱們又該成什麼樣兒了呢？帶領軍隊，每天得供備好幾萬人的軍糧，還得訓練兵士，你以為這是一場兒戲嗎？咱們有世界上頂重要的大事等着咱們去辦呢，你倒叫我跟女孩子們吊膀子去！」）

「不是叫你吊膀子，大衛，我叫你跟她們講戀愛。」

「沒工夫幹這個。」

「沒工夫。好啦，要是斯巴達克思說他沒工夫理我，我該覺得怎麼樣呢。我該不願意活着啦，我想。世界上沒有比當一個人，一個平常的、普通的、有人性的人，再要緊的事兒了。我知道你還以為斯巴達克思不止是一個人呢。錯啦。要是那樣的話，他也就沒什麼可取了。斯巴達克思並沒什麼太神祕的地方。這我還不知道嗎？一個女人要是愛一個男人，她就一定很知道他的一切。」

（他把渾身的勇氣鼓起來說，「你愛他，是不是？」）

（「你說的是哪兒的話，孩子！我愛他比愛生命還愛哪。我情願爲他死，要是他想叫我死的話。」）

（「我情願爲他死，」大衛說。）

（「你跟我不一樣。你跟他時候，我有時候在旁邊兒注意着。你跟我不一樣。」）

我愛他是因爲他是一個男人。他是一個單純的男人。他沒什麼複雜的地方。他很單純，很溫和，從來沒大聲嚷嚷過我，也從來沒動手打過我。有些人老是自悲自嘆。

斯巴達克思不悲嘆自己，不可憐自己。他只會可憐別人，悲嘆別人。你怎麼能問我愛不愛他呢？這兒的人誰不知道我多麼愛他？」）

這樣，在他受着罪的時候，這個最後的角鬪士的回憶有時候就非常清楚，非常真切；可是有時候他所回想起來的事情是雜亂無章，並且叫人毛骨悚然的，一場戰爭成了可怕的夢魘，回想起來的只是可怕的聲音，只是流血與痛楚，只是亂紛紛的一大堆一大堆的人在那兒山着性兒亂殺亂砍。在起義後的頭兩年裏，他們一來二去就明白羅馬世界的奴隸大眾是不肯，或者不能，投到他們的隊伍裏來的了。他們的兵力那時候已經達到最高的限度，可是羅馬的力量倒似乎是無窮無盡。他想起了一個時期的一場戰鬪，一場驚心動魄的血戰，千軍萬馬就像海潮似的，殺了一個大半天跟整整的一夜，勝敗如何，斯巴達克思跟他左右的人們也都只能猜測猜測。這個

釘在十字架上的角鬪士回想着這次戰鬪的時候，那些望着他的加普亞市民就瞅見他的身子怎樣打拘攣，他嘴唇上怎樣星星點點滿是白色的唾沫，他的四肢怎樣疼痛得直抽搐。他們聽見他嘴裏發出了聲音，有好些人都說，

「他這可不會長久啦。他算是玩兒完啦。」

（他們已經在一個山頂上排兵佈陣，山形很長，兩邊都是盤踞起伏的山崗，他們的重步兵在山頭一字排開陣勢，左右兩翼都懸互半哩。山下是一個美麗的山谷，一條淺淺的小河在山谷中央流過，曲折灣環，左旋右轉，谷底碧草如茵，一羣母牛搭拉着沉重的乳房在那兒吃草，山谷的那一邊是一道土崗，羅馬軍團就在那兒佈成陣勢。在他的軍隊的中央，斯巴達克思設立了他的司令部，這是一個白色的大帳篷，正在一個圓崗上面，可以俯瞰整個這一片地方。在這兒，到今天按規矩早已是一個戰地司令部所必需的一切都已經安排好了。一個書記帶着筆墨紙張在那兒坐着。五十個傳令兵在那兒站着，隨時可以跑到戰場的不拘哪一點。掛令旗的桅杆已經豎起來了，管令旗的站在桅杆旁邊，手裏拿着各式各樣顏色鮮明的旗子。在大帳中央的一張長桌子上，一幅戰鬪區域的大地圖正在那兒畫着呢。

（這都是奴隸們自己的法子，都是他們在兩年艱苦的戰役中自己琢磨出來的。就跟他們的戰術是自己琢磨出來的一樣。這時候，軍隊的領袖們站在桌子周圍，瞅

着那幅地圖，研究關於敵兵衆寡強弱的消息的異假虛實，桌子周圍一共有八個人。一頭兒站着斯巴達克思，緊挨着他的是大衛。生人要是頭一回遇見他，準得說這個人，斯巴達克思，至少有四十歲了。他那懸曲的頭髮已經花白了。他比先前瘦了，因為缺乏睡眠，眼底有了黑圈。

（時間漸漸地追上他了，一個旁觀者會這麼說。時間正跨在他肩上騎着他奔馳……這麼說倒也很有眼力，因為，經過很長的時間，經過許多年，許多世紀，就會有一個人向全世界發出呼聲；於是年代不斷地遷流，世界不斷地運轉，這個人卻永不會湮沒無聞。在那麼短的時間以前，這個人還不過是一個奴隸；這會兒呢，誰不知道斯巴達克思的名字？可是他還沒有工夫停頓一下，去仔細想想他到底是遭遇了什麼事情。尤其是還沒有工夫細想自己的內心兩年來發生了什麼變化，把當初的他變成了現在的他。現在他指揮着一個差不多有五萬人的軍隊了，並且在某些方面這還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好的軍隊。

（這是一個在最單純、最不加文飾的意義下爲自由而戰鬥的軍隊。以往也有過無窮無盡的軍隊，爲國家、爲城市、爲戰利品、爲權力、爲統治這個區域或那個區域而戰鬥的軍隊；可是這是一個爲人類的自由尊嚴而戰鬥的軍隊，這個軍隊並不把哪一個國土、哪一個城市叫作自己的，因為這個軍隊裏面的人是來自一切國土、一

切城市和一切部落的，這個軍隊裏面的兵士是共同享受着奴役的遺產，並且一致痛恨叫別人當奴隸的人們的。這個軍隊是個非勝利不可的軍隊，因為已經海河焚舟，無路可退，無處可以找到藏身或休息之地了。這是個歷史的趨勢一旦改變的時節，這是個開端，是個發動，這是無字有聲的低言悄語，這是禍福的預兆，這是給使山川震盪的雷電作先驅的一道閃光。這個軍隊是個忽然覺悟所必須獲得的勝利非把世界改變不可的軍隊，所以它就必須去改變世界，不然就不會獲得什麼勝利。

（斯巴達克思站在那兒對着地圖沉思默想的時候，也許要問他自己，這個軍隊是怎樣產生出來的呢？他想起了從胖老闆的學校裏奪路而逃的那一小撮角鬪士。他覺得他們好比一條槍矛，投入了一片生命的大海中，就使那一向風平浪靜的奴隸世界忽然間波濤洶湧。他想起了他怎樣不斷地努力把這些奴隸變成兵士，叫他們在一塊兒工作，在一塊兒思想，於是他又想法子要了解這個波動怎麼又會一旦停止。

（可是現在沒有只管沉思默想的工夫了。現在該去戰鬥了。恐懼跟石頭似的壓在他心上；一場戰鬥開始以前，這是總免不了的。戰鬥一開始，這種恐懼的一大部分就消失了，可是這時候他心裏害怕。他向桌子周圍瞰他那些夥伴兒。他們臉上的神氣怎麼會那麼鎮靜呢？他們不像他那樣害怕嗎？他瞰見了克利克薩斯，那個紅頭髮高盧人，一張紅撲撲的，滿是雀斑的臉上長着兩隻小藍眼睛，那麼深，那麼沉靜，

嘴唇上挺長的黃鬍子彎彎曲曲地一直搭拉到下巴頰兒底下。還有甘尼克斯，他的朋友，跟他同爲奴隸，同屬於一個部落的弟兄。他瞅見了加斯塔斯，弗萊克薩斯，虎背熊腰的非洲黑人諾都，瘦弱、嬌嫩、機伶的埃及人牟薩，還有猶太人大衛——他們誰都不像是害怕的樣兒。那末，爲什麼他會害怕呢？

（這時候他冷峭地跟他們說，「好啦，我的朋友們——咱們打算怎麼着呢，整天在這兒站着，把山谷那邊兒的軍隊當作悶葫蘆擱着玩兒嗎？」

（「這是個聲勢非常浩大的軍隊，」甘尼克斯說。「咱們見過的軍隊，咱們跟它們打過的軍隊，哪個都沒這麼聲勢浩大。那麼些人馬數都數不過來，可是我可以跟你說，咱們已經認出十個軍團的旗號了。第七、第八軍團已經由高盧調回來了。他們又由非洲調來了三個軍團，由西班牙調來了兩個軍團。我沒見過這樣的軍隊，一輩子也沒見過。山谷那一邊兒的人馬準有七萬之多。」

（誰要是心裏害怕或是猶豫不決，克利克薩斯早就在那兒留着神呢。依了克利克薩斯的話，他們早已征服全世界啦。他只有一個口號，進攻羅馬。暫且留下那些鼠輩的性命，把它們的巢穴先給燒了吧！這會兒他說話了，「你真叫我聽膩了，甘尼克斯，老說什麼這是聲勢頂浩大的軍隊咧，什麼這時候打仗頂不吉利咧。我跟你說吧。我把他們的軍隊看在眼裏才怪呢。依我的話，我就要攻打他們。這會兒就去

攻打，不用再等一個鐘點，再等一天，或是一個禮拜。」

（甘尼克斯想拖延下去。也許羅馬人會分散他們的兵力。他們早先這麼幹過，誰敢說不會再來一回呢？）

（「絕不會，」斯巴達克思說。「我的話沒錯兒。幹嗎要分散兵力呢？他們把咱們全困在這兒了。他們知道咱們全在這兒呢。他們幹嗎要分散兵力呢？」

（於是叫牟薩的那個埃及人說，「這一回我可贊成克利克薩斯的話了。他的話我是輕易不贊成的，可是這一回他倒說對了。山谷那一邊兒的敵兵的確是聲勢浩大，早晚得跟他們一戰，還不如早一點兒呢。他們比咱們可以曠日持久，因為他們有糧食，可是過不了幾天咱們就沒糧食啦。咱們一挪窩兒，他們可就等着機會啦。」

（「你想他們有多少人馬呢？」斯巴達克思問他。

（「多着的哪，頂少也有七萬。」

（斯巴達克思面帶憂色搖了搖頭。「嘔，那可真不少——那他媽的可真不少。可是我想你說得倒是很對。咱們得就在這兒跟他們幹。」他勉強叫自己的語聲透着輕鬆，可是他心裏一點兒也不輕鬆。

（他們決定在三個鐘頭以後攻擊羅馬軍隊的側面，可是沒到三個鐘頭雙方就交戰了。各隊的將官剛回到自己隊裏去，羅馬大軍就向奴隸軍隊的中心發動攻勢。並

沒有什麼複雜的戰術，並沒有什麼巧妙的陣勢的變換；一個軍團爲首當先，長驅直入，跟一條鏢槍似的向奴隸軍隊的司令部投去，整個威風浩蕩的羅馬軍隊都跟在後面像潮水似的湧來。大衛還在斯巴達克思的左右，可是沒過一個鐘頭，他們就不能從司令部指揮着一個首尾相顧的守勢了。那時候敵兵殺到眼前了，可怕的夢魘開始了。大帳篷砸碎了。一片海潮把他們挾去了，一陣旋風在斯巴達克思的前後左右狂吼着。

（這才是打仗呢。到這時候大衛才知道他是打過仗的呢。相形之下，別的戰爭都只是一場小戰了。這時候斯巴達克思不是一個兵多將廣的軍隊的指揮者，而只是一個手拿寶劍和方盾的兵士了，他拚命廝殺，就跟瘋了似的。那個猶太人也那麼拚命廝殺。他們兩個人是一塊巖石，戰爭在他們的周圍迴旋激盪。有一回他們兩個人孤立起來了，他們爲了自己的生命奮力戰鬥。後來有一百個人援救他們來了。大衛瞅了歐斯巴達克思，在滿臉的血跟汗之下，這個色雷斯人正在那兒嗤着牙笑呢。

（『真是一場惡戰！』他喊道。『真是一場惡戰，大衛！這樣的一場惡戰，咱們會活到看見出太陽的時候嗎？誰知道呢？』）

（他愛這個，大衛心裏想。你說這人夠多麼奇怪！你瞧他多麼愛打仗！你瞧他多麼驍勇善戰，簡直像個『北歐狂戰士！』簡直像個他所唱的歌裏的那種人！）

（他不知道自己也是一樣。除非是叫敵人給殺死了，他絕不容他們的一條槍碰到斯巴達克思的身上。他像一隻永遠不會疲倦的貓，一隻巨大的貓，一隻莽叢裏的貓，他的寶劍是貓爪。他始終沒跟斯巴達克思分開。他居然能老跟斯巴達克思寸步不離，你還當是他們倆的身子是連在一塊兒的呢。這場大戰，他所眼見目睹的也很有限。他所看得見的，只是近在斯巴達克思跟他面前的一切，可是這也就足夠了。羅馬人知道斯巴達克思在這兒呢，他們忘了羅馬兵士操演多年方才純熟的那種一小隊一小隊的規則的舞蹈了。受着軍官的驅使，他們擠了進來，亂打亂抓，要跑到斯巴達克思所在的地方，要把他打倒，把他殺死——把這個妖魔的首級取下來。他們已經很近了，大衛聽得見他們滿嘴的髒話滔滔不絕。這成了在兵刃相接的聲音之上的另一種聲音了。可是奴隸們也知道斯巴達克思在這兒呢，他們從另一方面湧到了這個戰鬥的中心點。他們把斯巴達克思的名字當作一面旗幟。斯巴達克思！這個名字跟一面旗幟似的在整個戰場上向四外飄揚。斯巴達克思！好幾哩地外都聽得見。在五哩地外一個圍着城牆的城市裏，大家都聽見了戰鬥的聲音。

（可是大衛並不去注意耳邊的聲音；除了他是跟什麼戰鬥和在他面前的是什麼以外，他什麼都不知道。他漸漸氣衰力盡，漸漸口乾唇焦，一場血戰也越來越殺得天昏地暗，草木無光。他不知道戰事早已在兩哩地上蔓延開來。他不知道克利克薩斯

早已殲滅了兩個軍團，正在那兒緊緊追趕。他只知道自己的手臂、自己的寶劍、以及在自己身旁的斯巴達克思。甚至於要不是腳後跟陷在柔軟的青草地裏，他還不知道他們已經沿着山坡殺到谷底呢。後來他們又殺到河裏去了，站在深到膝蓋的河水裏，河水紅得跟血似的在那兒流着，同時他們還繼續戰鬥。太陽落山了，天上一派通紅，像對成千累萬使山谷中充滿了他們的仇恨和鬪爭的人們行一種沉痛的敬禮。天黑以後，戰鬥緩和了一點兒，可是始終沒有停止，在清冷的月光下，奴隸們把腦袋浸到被鮮血染紅了的河水裏去，喝了又喝，因為不喝就非死不可。

（天一亮，羅馬人的攻勢就崩潰了。有誰跟像這些奴隸這樣的人打過仗呢！不管殺死多少，他們也還是大聲喊叫着前仆後繼。他們像動物那樣戰鬥，不像人，即便刀劍已經深深地刺到腸肚裏面，即便已經倒在地下，他們也還會把牙咬到你腳上的肉裏去，非得砍斷他們的脖子，才會把你放開。別人受了傷就連爬帶走逃出戰場，可是這些奴隸還抵死戰鬥。別人戰到日落西山就要休戰，可是這些奴隸跟貓似的在黑地裏廝殺，永遠也不休息。

（遇到了這種情形，不知不覺恐懼就侵入羅馬人心中了。這是從種在他們心裏已經歲久年深的一粒種子裏滋長起來的。那就是對奴隸的恐懼。你跟奴隸們一塊兒生活着，可是你永遠不信任他們。他們藏在裏面，可是他們也露在外面。他們每天

衝着你笑，可是笑裏藏着仇恨。他們心裏只想殺死你。他們靠着仇恨壯大起來。他們等着，等了又等。他們的耐性和記憶是冬夏常青的。這就是自打能思想的那天就種在羅馬人心裏的那粒種子，現在呢，這粒種子開花結果了。

（他們筋疲力乏了。他們幾乎抬不動盾牌，舉不起刀劍了。可是奴隸們並不疲乏。理性喪失了。這邊兒十個人潰亂了，那邊兒一百個人潰亂了。一百變成了一千，一千變成了一萬，忽然整個軍隊都驚惶失措，羅馬人一個個丟下兵器，敗逃而去。軍官們要去阻止，他們反把軍官殺死，恐慌得狼嗥鬼叫，在奴隸們前面奔逃。奴隸們在後面追趕，報清了舊日的冤仇，結果方圓好幾哩地上都堆滿了背脊受傷、臉朝下趴着的羅馬人的死屍。

（克利克薩斯跟別的人找着了斯巴達克思的時候，他還緊挨着那個猶太人呢。斯巴達克思直挺挺地躺在地下，敢情是在一堆死人中間睡着了，那個猶太人站在那兒守着他，手裏拿着寶劍。『讓他睡去吧，』猶太人說。『這是個偉大的勝利。讓他睡去吧。』

（可是一萬奴隸已經在那個偉大的勝利中喪命了。而且還有別的羅馬軍隊——更聲勢浩大的羅馬軍隊呢。）

七

知道這個角鬪士已經氣息奄奄，瞧熱鬧的就懈了勁兒了。到了第十點鐘，下午已經過了一半兒的時候，還在十字架旁邊呆着不走的，就只有一小撮對於這種刑罰最堅決擁護的人——外加不多幾個衣衫襤褸的要飯的跟渾身長疥的打鬧兒的，因為這些人也太不像樣了，要去參加就是像加普亞那樣的城市在後半天也給大夥兒預備着的種種有益身心的消遣，那豈不是屎殼螂進花園兒嗎？固然，當時加普亞還不與賽馬，可是那兒的兩個很好的鬪技場準有一個正熱鬧着呢。這個城市既然那麼受旅行家的垂青，加普亞有錢的市民在一年裏頭就至少得舉行三百天的角鬪，要不然就臉上沒光了。加普亞有一所優等的戲院，還有不少規模宏大的妓院公開賣淫，明目張膽到在羅馬難免要受取締的程度。這些妓院裏，哪個民族、哪個國家的女人都有，全都受過特別的訓練，好抬高這個城市的聲譽。此外還有高等商店、香料市場、浴場、以及美麗的海灣上的種種水上遊戲。

因此，一個垂死的、釘在十字架上的角鬪士只能引起片刻的興趣，那也就不足為奇了。要不是他是『表演』以後那個碩果僅存的英雄，誰還會瞅他兩眼呢？而且就

連這樣，他也不能再引起很大的興趣了。在寫給『居住加普亞的正式羅馬公民』的一封信裏，本市那個小小的猶太人社會的領袖，三個有錢的商人，聲明他們並不知道這個人的底細，也不替他負什麼責任。他們指出，在他們的家鄉，所有的叛逆和不滿的份子都早已肅清了。他們又指出，行過割禮並不能證明就是猶太人出身。在埃及人，腓尼基人，甚至於波斯人中間，割禮都很流行呢。況且猶太人又不是狼心狗肺，會觸犯幾乎使全世界都畏力懷德，並且人人豐衣足食享太平之福的羅馬嗎？這樣爲人所共棄，這個角鬪士就獨自忍受着恥辱和痛苦，向黃泉路上走去了。他不能給那些兵開心解悶兒，那些瞧熱鬧的也不能從他身上找到多少樂趣。有一個窮老婆子兩手抱着磕膝蓋在那兒坐着，瞪眼瞅着十字架上的這個人。那些兵士無聊得要死，就拿她醒脾。

『我說，美人兒，』一個兵士說，『那傢伙在上面吊着，你在底下夢想着什麼呢？』

『把他砍下來給你好嗎？』另一個兵士問。『你多少日子沒跟那麼樣的一個漂亮小伙子睡覺啦？』

『不知道多少日子啦，』她咕嚕着說。

『哼，到你炕上，他準得賽過一隻黃牛，沒錯兒。他騎着你才合式哪。我的老

天爺，就像一匹兒馬騎一匹騾馬那樣。怎麼樣，老太太？」

「胡說八道，」她說。「什麼東西！別跟我這麼胡說八道！」

「嘔，我的老太太，我這兒給您賠禮兒啦。」一個挨着一個，這些兵士對她一躬到地。十字架旁邊的不多幾個人也過來湊熱鬧了，全擠在他們的四周圍。

「別裝孫子啦，」老婆子說。「臭狗屎！我髒。你們是臭狗屎。我能洗個澡把髒東西洗下去。你們不能。」

禮尚往來，他們可有點兒不願意呢，於是他們的虎威就又抖擻起來了。他們臉上的神氣嚴厲起來，兩眼放出光芒。「別急，老太太，」有一個兵士說。「把你的嘴閉上會兒吧。」

「我愛說什麼就說什麼。」

「那末洗個澡去再回來吧。就這樣兒，堵着城門口兒一坐，瞅着像什麼呢？」

「對，我不像樣兒，」她呲牙咧嘴地衝着他們笑。「我像個活鬼，是不是？真有你們羅馬人的！天底下頂乾淨的人嚟。羅馬人沒有不天天洗澡的，即便是個打閒兒的，像你們裏頭的多一半兒那樣，天天早晨耍錢，後半天要在鬪技場裏泡着。羅馬人乾淨得他媽的到了家啦——」

「說夠啦，老太太。把嘴閉上吧。」

「一點兒也沒說夠呢。我沒洗澡的造化。奴隸嚶。奴隸沒洗澡的。我上歲數啦，不中用啦，你們能怎樣我呢？你姥姥！我坐在太陽地裏，又沒招誰惹誰，可是你們瞅我不順眼啦，是不是？一天兩回，我到我主人那兒去，他給我一點兒麵包。好東西。奴隸種、奴隸收、奴隸磨、奴隸烤的羅馬麵包。我在街上走，我所碰見的東西哪樣不是奴隸的兩手做的呢？你們當是我能叫你們給嚇住嗎？我啐你們！」

正鬧個沒完，克拉蘇回到阿庇亞門了。他沒睡好覺——本來麼，夜裏沒安歇到白天再找補，是不容易睡好的。他幹嗎又回到那個角鬪士釘在十字架上的地點呢？誰要是問他這個，他也許會一端肩膀。可是實際上他心裏是很明白的。這個最後的角鬪士一死，克拉蘇一生的一个大時期就整個結束了。克拉蘇就要以平定奴隸之亂者的資格，而不僅是以一個大富翁的資格，垂名於後世了。

平定奴隸之亂說起來挺容易，當初幹的時候可真不容易呢。只要他活着一天，克拉蘇就絕不會把奴隸戰爭的回憶攔在脖子後頭。他的飲食起居、眠起坐臥都要離不開這些回憶。他永不會向斯巴達克思告辭，直到他，克拉蘇，死的那一天為止。

到了那一天，斯巴達克思跟克拉蘇之間的鬪爭就結束了，可是不到那一天是結束不了的。於是這時候克拉蘇就又回到城門，要再去看一眼他那位到現在已經一息僅存的對頭。

帶領這些值班的兵士的已經換了人了，可是他認識這位將軍——加普亞城裏的人又有幾個不認識他呢？於是他就格外賣好，格外巴結。甚至於因為等着看這個角鬥士死去的人那麼寥寥無幾，他還覺得過意不去而對他道歉。

「眼看他就一命嗚呼啦，」他說。「很奇怪呢。他本來像是很結實的，不容易死的那一類。他本來可以三天不死。可是他活不到明天早晨啦。」

「你怎麼知道？」克拉蘇問。

「這也不難。把活人釘在十字架上，我見過不知多少回了，情形是人人一樣的。除非是釘子穿透了一個主要的動脈，流血一多，就死得挺快。這一個流血可流得不很多。他也就是不想再活着了，要是這樣的話，就總是死得很快。這您想不到吧？」

「什麼也不能叫我覺得奇怪，」克拉蘇說。

「我猜也是這樣。我猜，您這麼經得多見得廣——」

這時候，那些兵對那個老婆子動起手腳來了，她一邊兒跟他們掙扎，一邊兒雞貓子喊叫，引起了將軍跟城門守衛長的注意。克拉蘇邁着大步走了過來，一眼就全看明白了，嚴聲厲色地對兵士們說，

「你們真是一羣英雄好漢！別欺負這位老太太啦！」

一聽他那種語氣，他們就不敢不服從。他們撒手那個老婆兒了。有一個認識這是克拉蘇，悄聲對別的人說了，然後守衛長走了過來，問他們到底是怎麼回事兒，是不是吃飽了沒事兒幹啦？

「她口出不遜，還直撒村。」

一個在旁邊兒站着的人嘎嘎地笑起來。

「滾開，你們這羣王八蛋，」守衛長跟那些打閒兒的說。他們倒退了幾步，可是沒走出去多遠，那個老婆兒精明鬼道地覷着眼看克拉蘇。

「敢情大將軍是保護我的恩人。」

「你是誰，老婆兒？」克拉蘇問。

「大將軍，我還是該跪在您面前，還是該啐您的臉呢？」

「您瞅見了嗎？我怎麼跟您說的？」那個兵士喊着說。

「不錯——好啦。我說，你想怎麼着呢，老婆兒？」克拉蘇問。

「我不想別的，只想人不來惹我。我到這兒瞅一個好人死來啦。他不該孤孤單單地那麼死。我坐在這兒瞅着他死。我把我的愛獻給了他。我跟他說他是永遠不會死的。斯巴達克思壓根兒就沒死。斯巴達克思還活着哪。」

「你到底說的是什麼，老婆兒？」

「你不知道我說的是什麼嗎，馬可·黎西紐·克拉蘇？我說的是斯巴達克思。

不錯，我知道你到這兒來爲的是什麼。別人可誰也不知道。他們就不知道。可是你
跟我知道，你說是不是？」

守衛長吩咐兵士們抓住她，把她拽走，她簡直是個滿嘴噴糞的臭老婆兒，可是
克拉蘇怒氣沖沖地擺手叫他們走開。

「別欺負她啦，我跟你們說。別再跟我顯排你們多麼英雄啦！真他媽的那麼英雄，也許你們就全想到軍團裏去，不想在一個避暑的地方呆着啦。我顧得了我自個兒，用不着你們。我保護得了我自個兒，一個老太太還能把我怎麼樣嗎？」

「你心裏害怕呢，」老婦人笑着說。

「我怕的是什麼？」

「怕的是我們啊，不是嗎？你們全都怕我們！要不怎麼到這兒來呢。來瞅他死啊。還怕頂末了的這一個萬一死不了呢。我的上帝，有些奴隸把你們收拾苦啦！這會兒你們還害怕呢。而且即便他死了，就會完事兒了嗎？會有個完嗎，馬可·黎西紐·克拉蘇？」

「你是誰，老婆兒？」

「我是個奴隸，」她回答說，這會兒她似乎是變得又單純、又幼稚、又衰老

了。「我到這兒陪伴一個我們那個民族的人，給他一點兒安慰來啦。我哭他來啦。別的人全不敢來。加普亞城裏滿是我們猶太人，可是他們害怕。斯巴達克思跟我們說過，快起來，當自由的人！可是我們害怕。我們那麼有力量，然而我們老是禡頭縮腦，老是哼哼唧唧的，老是逃跑。」她那兩隻迎風流淚的老眼，這時候淚如湧泉了。「你打算把我怎麼樣呢？」她懇求似的說。

「不怎麼樣，老婆兒。你要哭就坐在那兒哭去吧。」他扔給了她一個銀幣，滿懷心事地走開了。他走到十字架旁邊，仰臉看那個垂死的角鬪士，心裏翻過來掉過去地想那個老婦人所說的話。

八

這個角鬪士一生有四個時期。童年是個無知無識的快樂時期。他的青年時期卻充滿了知識、憂愁和仇恨。希望的時期是跟着斯巴達克思打仗的那個時期，絕望的時期是他知道大勢已去的那個時期。現在到了這個絕望時期的盡頭了。現在他快死了。

鬪爭一向是他的麵包和肉，可是這時候他不再鬪爭了。在他身上，生命一向是

瘋狂的情怒和反抗，一向是要求人與人的合理關係的大聲疾呼。有的人是生來能夠接受的，有的人不能接受。在遇見斯巴達克思以前，本來沒有他能夠接受的東西。遇見了斯巴達克思，他才接受了人的生命是有價值的東西這件事實。斯巴達克思的生命是有價值的東西；斯巴達克思的生命是高尚的東西，跟他在一塊兒的人們也過的是高尚的生活——可是現在到了十字架上，並且奄奄一息，他仍然問他們怎麼會失敗。這個問題在他還沒有喪失的那點混亂的理性裏尋找答案，可是這個問題並沒有找到答案。

（克利克薩斯陣亡的消息傳來的時候，他正跟斯巴達克思在一塊兒呢。克利克薩斯的死是克利克薩斯的生命的邏輯。克利克薩斯老不肯放棄一個夢想。這個夢想成爲泡影了，不能實現了的時候，斯巴達克思是立刻就知道的。克利克薩斯的夢想跟克利克薩斯的熱望是毀滅羅馬。可是到了某一個節骨眼上，斯巴達克思就明白他們沒個毀滅羅馬，只有羅馬毀滅他們了。這是開頭兒，結局呢，是兩萬奴隸在克利克薩斯率領下出發。現在克利克薩斯死啦。他的軍隊被殲滅啦。克利克薩斯死啦，他的部下也全死啦。那個高大個兒，性如烈火的紅頭髮高盧人再也不會笑，再也不會喊叫啦。他已經死啦。

（消息傳來的時候，大衛正跟斯巴達克思在一塊兒。一個送信的，一個還活着

的，把消息帶來了。這種死裏逃生的送信的是三魂不在的。斯巴達克思聽着他講。然後他轉向大衛。

（『你聽見了嗎？』他問他。

（『聽見啦。』

（『克利克薩斯死啦，他的部下全軍覆沒啦，你聽見了嗎？』

（『聽見啦。』

（『世界上的人就這麼該死嗎？就該死這麼些嗎？』

（『死在世界上可是家常便飯。我認識你以前，世界上還只有死沒有生呢。』

（『現在世界上只有死沒有生了，』斯巴達克思說。他變了模樣兒了。他跟原先不一樣了。他再不會像先前那樣了。到現在為止，即便是在努比亞金礦裏的時候，即便是在光着身子拿着刀站在鬪技場裏的時候，他始終都保持着對生命的關係，可是從此以後，這種寶貴的關係再也沒法兒保持了。對他說來，現在死亡戰勝生命了。他站在那兒，臉上沒一點兒表情，眼睛裏也沒一點兒表情，然後也不知是哪兒來的眼淚滾滾地流下他那寬闊的褐色的腮頰了。大衛得站在那兒看着他哭，這叫他多麼難受，多麼傷心！這是斯巴達克思在那兒哭呢。這個猶太人心裏這麼想：我跟你們講講斯巴達克思好嗎？

（因為你看他是看不出什麼來的。你看他是知道不了什麼的。你看見的不過是他那隻壞了的、塌了的鼻子，他那張大嘴，他那棕色的皮膚，他那兩隻相隔很開的眼睛。你怎麼能夠知道他的爲人呢？他是一個新型的人。他們說他像古時候的英雄，可是古時候的英雄哪點兒跟斯巴達克思一樣呢？一個英雄會是奴隸的兒子、奴隸的孫子嗎？而且這個人到底是打哪兒來的呢？他活在世上怎麼能不恨別人，也不嫉妬別人呢？憑一個人的冤苦和怨毒，你就可以看出一個人來，可是他這個人是沒有冤苦、沒有怨毒的。他是個高尚的人。他是個一生一世沒做過壞事的人。他跟你們不一樣——可是跟我們也不一樣。我們剛要慢慢地變成那樣的人物，他就早已是那樣的人物了；可是我們沒有一個是像他那樣的。他早已走到我們追趕不上的地方了。可是這時候他在那兒哭呢。

（「你幹嗎哭呢？」大衛發問。「咱們該到頂困苦艱難的時候了——你幹嗎要哭呢？現在他們一定非把咱們趕盡殺絕不可了。」

（「你向來不哭嗎？」斯巴達克思問。

（「我父親叫他們給釘在十字架上的時候，我哭來着。打那時候起，我就沒哭過。」

（「你不是哭你父親，」斯巴達克思說，「我也不是哭克利克薩斯。我是哭咱

們自己。這是怎麼說的呢？咱們哪點兒錯了呢？起先，我一點兒也不懷疑。我的整個生命都爲的是奴隸們有力量、有武器的那一天。到了那時候，我有一點兒也不懷疑了。挨鞭子的時期已經過去了。鐘聲在全世界響起來了。那末，咱們怎麼會失敗了呢？咱們怎麼會失敗了呢？你怎麼會死了呢，克利克薩斯，我的夥伴兒？你怎麼會那麼強頭倔腦、那麼飛揚浮躁呢？這會兒你死啦，你手下的好漢也全都死啦！」

（猶太人說，「人死不能再活。別哭啦！」）

（可是斯巴達克思倒在地下了，身子縮成一團，臉趴在泥土裏；臉在泥土裏，他喊道，「把樊梨妮叫來。把她叫來。告訴她我害怕，我已經有死無生了。」）

九

這個角鬪士臨死的時候有一刹那腦子是十分清楚的。他睜開了兩眼；目光不昏花了；有不大一會兒的工夫，他居然一點兒也感覺不到痛苦。四周的景象，他看得清清楚楚。這是阿庇亞大路，偉大的羅馬路，羅馬的光榮和川流不息的血液，遠遠地向北伸展着，一直通到偉大的都城。在他的那一邊兒，是城牆和阿庇亞門。還有十幾個很無聊的城裏的兵士。城門守衛長正跟一個漂亮的姑娘眉目傳情呢。高高地

站在大路的邊兒上的，是一小撮沒事鬼混的打閒兒的。大路上的行人時斷時續，因爲天色已經不早，在城裏居住的自由人都在浴場裏呢。舉目向大路外遠遠一望，這個角鬪士覺得彷彿在那個世界上最美麗的海灣裏看見了一點微茫的海水。一陣清涼的風從海上吹來，吹到臉上就跟愛人的兩隻清涼的手在那兒摸似的。

他看見了栽種在大路邊兒上的青綠的灌木，看見了灌木外蒼翠的柏樹，再往北看去，是盤踞起伏的丘陵和逃亡的奴隸在裏面藏身的一帶荒山的山脊。他看見了午後蔚藍的晴空，蔚藍而美麗，跟得不到滿足的渴望在心中引起的酸痛似的，兩眼往下一看，他又看見一個老嫗隻身一人蹲伏在離十字架只有二三十碼的地方，一個勁兒看着他，一邊兒看着他一邊兒哭泣。

『噫，她哭我呢，』角鬪士心裏想。『你是誰，老婦人，坐在那兒哭我？』他知道他快死了。他腦子裏很清楚；他知道他快死了，他很感激，不久就要沒有記憶，沒有痛苦，只有人人都萬無一失地期待着的長眠了。他不想再掙扎了，不想再抗拒死亡了。他覺得，兩眼一閉，生命就要從他身上消失，很容易地、很快地消失了。

他看見克拉蘇了。他一看見他就認識他。他們的眼光碰在一點。那位羅馬將軍在那兒站着，挺着腰板兒，紋絲不動，就跟一座銅像似的。他的白袍披在肩上，把

他的全身都掩藏在它那整整齊齊的摺子下面。他那英俊、漂亮、被太陽曬得黑黑的頭顱，就像是羅馬的勢力、威權和光榮的一個象徵。

「敢情你到這兒看我死來了，克拉蘇！」這個角鬪士心裏想。「你來看最後的一個奴隸死在十字架上來了。一個奴隸敢情就這麼死，他最後看見的東西敢情就是那個世界上頂有錢的人。」

於是這個角鬪士想起他看見克拉蘇的另一回了。於是他想起斯巴達克思來了。他想起了斯巴達克思那時候的情形。他們知道大勢已去，他們知道什麼都吹了；他們知道這是最後的一戰。斯巴達克思已經跟樊梨妮告別了。不管她怎麼懇求，怎麼苦苦哀告，他也還是一定要跟她告別，一定要叫她走開。那時候她已經懷孕了，斯巴達克思本來希望在還沒被羅馬人趕到無路以前看見孩子出生。可是他跟樊梨妮離分手的時候，孩子還沒生呢，於是他對大衛說，

「我永遠見不着這個孩子了，我的朋友，我的老夥伴兒，這是我唯一的遺恨。我沒有別的遺恨，一點兒也沒有。」

正排開陣勢準備應戰，他們把白馬給斯巴達克思牽來了。真是一匹千里馬！一匹美麗的波斯戰馬，毛跟雪一樣白，氣概軒昂，精神煥發。正是斯巴達克思騎着頂合式的一匹駿馬。他，斯巴達克思，早已把憂慮拋到九霄雲外了。他並不是裝模作

樣。他是實在很快樂，很年輕，充滿了生命、活力和火焰。六個月來他頭髮已經蒼白了，可是這會兒你絕看不見蒼白的頭髮，你只看見他臉上多麼神采奕奕，多麼青春年少。那張醜陋的臉變成一張美麗的臉了。人人都看見他的臉多麼美麗。大夥兒瞅着他，可是說不出話來。那時候他們把那匹雪白的駿馬給他牽來了。

「首先，我要謝謝你們送給我這件漂亮的禮物，親愛的朋友們，親愛的夥伴兒們。」他這麼說。「首先，我要謝謝你們。我滿心感謝你們。」然後他拔出寶劍，說時遲，那時快，向馬前胸一戳，就把劍完全戳進去了。馬豎立起來，尖聲嘶叫，他還不撒手，馬跌跪在地，打滾而死，他才把寶劍拔了出來。他面對着他們，手裏拿着直滴滴鮮血的寶劍，他們瞅着他，大驚失色。可是他神色一點兒沒變。

「一匹馬死啦，」他說。「死了一匹馬，你們就想哭嗎？咱們是爲人的生命而戰鬥，不是爲畜生的生命而戰鬥。羅馬人愛惜的是馬，可是對人他們是只有看不起的。今天咱們要瞧瞧到底是誰走着離開這個戰場，是羅馬人呢，還是咱們自己。你們送我禮物，我謝過你們了。這是一個很好的禮物。這表示出你們多麼愛我，可是用不着送我這樣的禮物，我也就知道了。我知道我自己心裏的事兒。我一心一意地愛你們。整個世界上都找不到能夠形容我多麼愛你們的言語，我那親愛的夥伴兒們。咱們大夥兒在一塊兒生活。就算是今天咱們失敗了，咱們也幹了一樁叫人永遠

忘不了的事兒了。咱們跟羅馬打了四年——很長的四年。咱們見了羅馬軍隊從來沒逃過。咱們從來沒跑過。今天咱們絕不會打戰場上跑開。你們是要叫我騎着馬打仗嗎？馬讓羅馬人騎去吧。我要步戰，跟我的弟兄們一塊兒步戰。今天這場戰鬥咱們要是勝了，要多少馬沒有呢？咱們要把馬套在犁上，不再把馬套在戰車上了。咱們要是敗了——哼，咱們要是敗了，那也就用不着什麼馬啦。」

於是他就摟抱他們。那些到今天還健在的老夥伴兒，他挨着個摟抱，並且在他們嘴唇上吻了一下。輪到大衛的時候，他說：

「啊，我的朋友，偉大的角鬥士。今天你還不離我的左右嗎？」

「永遠不離開你。」

這個角鬥士吊在十字架上，瞅着克拉蘇，一邊兒心裏想，「一個人又幹得出多少事情呢？」這時候他沒有遺恨了。他曾經跟斯巴達克思並肩作戰。現在跟他面對面的這個人，這個偉大的將軍，那回躍馬而前要衝破奴隸們的陣勢的時候，他曾經跟斯巴達克思並肩作戰。他曾經跟着斯巴達克思一同喊道，

「過來，克拉蘇！過來，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他一直戰到敵人用鏢墻子扔來的一塊石頭把他打倒的時候。他戰鬥得也夠英勇了。他高興的是，他不至於眼睜睜地看着斯巴達克思死。他高興的是，得在十字架

上受這個最後的恥辱的是他，而不是斯巴達克思。這時候他沒有遺恨了，沒有憂慮了，在這一剎那，他也居然沒有痛苦。他了解斯巴達克思最後那一陣子青春的歡樂了。他們是沒個戰敗的。他現在也跟斯巴達克思一樣了，因為他也知道斯巴達克思所知道的那個深奧的生命的祕密了。他想告訴克拉蘇。他拚命要想說出幾句話來。他的嘴唇直動，於是克拉蘇就走到十字架跟前。克拉蘇站在那兒，蹶着上面那個垂死的人，可是這個角鬪士一點兒沒出聲。然後這個角鬪士的頭往前一搭拉；最後的那點兒氣力就從他的肢體裏消失了，他死了。

克拉蘇在那兒站了一會兒，到後來那個老婦人也過來了。「他這可死啦，」老婦人說。

「我知道，」克拉蘇回答說。

於是他走向城門口，然後又在加普亞城裏穿街過巷。

一〇

那天晚上，克拉蘇一個人吃飯。誰來拜訪，他都不見，他的奴隸們一見他又犯了他那種三天兩頭就要犯的毛病，都輕輕悄悄地、小心翼翼地走着道兒。他在吃晚

飯以前已經喝了大半瓶酒；吃晚飯的時候又來了一瓶，吃完飯後，他坐下來喝一壺「塞維亞斯」酒，那是一種很強烈的聚兒白蘭地，在埃及釀製，打那兒進口。他喝得醉醺醺的，獨自個兒悶悶不樂地喝着，絕望和自恨使他喝得更起勁兒，到後來喝得差不多快走不動路了，他就一溜歪斜地闖到了他的臥房，讓奴隸們服侍他睡下。

可是，他睡得很香很熟。到了早晨，他覺得精神恢復了；他的頭沒暈，他也不記得有過什麼惡夢妨害了他的睡眠。他有個習慣，一天要洗兩次澡，一次就在剛睡醒以後，另一次是在傍晚時分，吃晚飯以前。他也跟許多有錢的羅馬人一樣，爲了政治上的原因，一星期至少有兩個下午非到公共浴場裏去不可，可是那僅僅是一種打政治上着眼的選擇，並不是由於必要。就是在加普亞，他也有他自己的一個精美的浴池，這是一個瓷磚砌成的澡盆，十二呎見方，安得比地板還要低，有足夠的冷熱水供應。不管住在哪兒，他總堅持要有適當的洗澡設備，而在他修建房屋的時候，水管子總是用黃銅或白銀鑄成，好不至於鏽掉。

洗完澡以後，他的理髮師給他刮臉。他喜愛一天中這一部分的時間，讓快利的剃刀在額幫上刮着，必得那麼服服貼貼的，這給他一種小孩子似的感覺，信賴裏帶着危險，然後是熱手巾，擦到皮膚裏去的油膏，以及總是緊跟着的按摩頭皮。他對他自己的頭髮一向是很自負的，現在看到頭髮已經開始脫落了，心裏覺得怪不得勁。

兒的。

他穿着一套素淨的深藍色緊身衣，邊上鑲着銀線，他還穿着一雙柔軟的、白色的雌鹿皮製成的齊膝長靴，跟素來一樣。像這樣的靴子很難搢刷乾淨，穿過三兩天就會又沾滿泥土，所以克拉蘇就自個兒開了個鞋廠，讓四個奴隸跟着一個鞋匠一塊兒幹活兒。他這些錢是花得不冤枉的，因為他穿上了那身深藍色緊身衣跟那雙白色長靴，看上去的確是很奪人心目。天氣既然越來越暖和，他今天就決定不穿外衣，稍稍吃了點兒水菓和鬆餅當作早餐，他就坐轎到那三個年輕人住着的那家人那兒去了。他上次對待海麗娜的態度使他感到有點兒慚愧，有點兒不安，而且，說回來了，他不是答應過在加普亞陪他們玩兒了嗎？

這一家他以前去過一兩次，海麗娜的叔祖他也有點兒熟識；因此，那個看門的奴隸頭兒就很殷勤地招待他，馬上把他領到大院子裏，他們一家人跟客人們正坐在那兒吃早飯呢。海麗娜一看見他，馬上就臉泛紅霞，同時也失去了一點兒她好容易做出來的那種年輕人的冷靜。凱約跟他見面的時候倒似乎是的確很高興，他們的叔祖父叔祖母看見這位將軍特地來拜訪他們，也覺得很榮幸，非常殷勤週到地招待他。只有克蘿迪亞狡猾地、譏刺地看着他，眼裏閃着一種不懷好意的光亮。

「你們今兒個要是還沒什麼計劃的話，」克拉蘇說，「我想請你們到香水製造

廠裏去看看。到了加普亞以後要是不到香水廠裏去參觀，那真是說不過去的。何況咱們這個可憐的城市除了角鬪士跟香水以外，再沒什麼出名的東西呢。」

「那到是很奇怪的一對兒，」克羅迪亞微笑說。

「我們沒什麼計劃，」海麗娜很快地說。

「她意思是說我們本來是有計劃的，可是我們很願意把它們放棄，跟您一塊兒去。」

凱約狠狠地看了他妹妹一眼，差不多真有點兒發火了。克拉蘇解釋說，他們的長輩們當然也包括在內，可是他們婉言謝絕了。香水製造廠對他們說來並不新奇，這一家子的女主人還說，香水要是聞多了，是會使她頭暈的。

過了不大工夫，他們就動身到香料製造廠去了。他們的轎子抬進了加普亞的舊市區。到了那兒街道就更窄了，公寓也更高了。很明顯，連京城那種很寬大的房屋條例在這兒也沒實施，因為那些公寓房屋都是爬得高高的，像一堆搖搖欲墮的孩子玩兒的積木。有不少地方，公寓的屋頂猛一看就好像碰在一塊兒似的，中間得用些木梁支撐着。雖說是在早晨，雖說天空又藍又晴朗，可是這些街道都是陰沉沉的，像在黃昏時候一樣。街道上污穢不堪；垃圾從公寓裏傾倒下來，就堆積在那兒慢慢地腐爛着；垃圾的難聞的臭氣越來越跟各種香油的芬芳的、使人作嘔的氣味混合在

一起了。

「你瞧，」克拉蘇說，「我們的工廠開設在這兒是有道理的。單是這種氣味就有很大用處呢。」

在這些街道上，既瞧不見市內高等區域裏常見的那種穿得很好、修飾得很漂亮的家裏的奴隸，也看不到很多抬轎的轎夫。半裸的髒孩子在溝渠裏玩耍着。襤褸的女人在人行道上的攤子旁邊爭論着食物的價錢，或是坐在公寓的門口奶着孩子。此外還有一片唧唧咕咕、聽不清楚的外地人的說話聲，同時窗眼裏不斷地冒出一陣陣正在烹調的奇怪食物的氣味。

「多可怕的一個地方！」海麗娜說。「你真的是說香料是打這麼樣的臭坑裏製造出來的嗎？」

「的確是的，親愛的。比在世界上哪個別的城市裏製造的還要多得多，還要好得多呢。至於說這些人，他們多一半是敘利亞人、埃及人，也有些希臘人、猶太人。我們也試過用奴隸來經營工廠——可是不成。你可以強迫一個奴隸幹活兒，可是沒法兒強迫他不把所做的東西搞壞。在這方面，他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給他一張犁、一把鐮刀、一把鋤子、或是一個錘子，你看得見他把它怎麼樣，況且，不管怎樣，那一類的工具總是不容易損壞的。可是給他絲叫他織，或是上好的亞麻布、容

易破碎的曲頸瓶、精確的測量和細活兒，叫他在工廠裏擔任一部分工作，那你就放心吧，他準會把活兒搞壞。就是鞭打他也不頂事；他照樣把活兒搞壞。再說到咱們自己的無產者……他們又有什麼幹活的動機呢？不管怎樣，每一個工作他們有十個人幹。既然其他九個人靠救濟過活，把整天的時間消磨在賭博上、在鬧技場裏、或是在浴場裏，可以比幹活兒舒服，那一個人又幹嗎要幹活呢？他們願意到軍隊裏去，因為要是運氣好，還可以有個發財的機會，可是即便在軍隊裏，咱們也得越來越依靠野蠻人了。可是他們不願意進工廠。拿我們所能給他們的這點兒工錢。我們把他們的行會摧毀了，因為我們非得摧毀那些行會，要不就得放棄工廠。所以現在我們僱的是敘利亞人、埃及人、猶太人跟希臘人。可是連這些人也只肯工作到攢夠了錢可以打選區小政客那兒買到公民權的時候為止。我不知道結果會怎麼樣。事實上，工廠是在那兒一家家地關閉，不是在那兒開設。」

這時候他們到了工廠了。廠房是一座矮矮的木頭建築物，在公寓房屋的中間蹲着，很不起眼。面積約莫有一百五十呎見方，房屋很破爛，很舊，板壁往往都糟朽了，木板也是東少一塊西缺一角的。煙囪從屋頂上伸出來林立着。沿着房屋的一邊有一個裝卸台，一羣大車在台邊停放着。車上高高地堆着一條條的樹皮、一筐筐的水菓跟一隻隻的瓦罐。

克拉蘇叫轎夫繞到了工廠的前門。這兒，兩扇寬闊的木頭大門都敞開着，於是凱約、海麗娜跟克蘿迪亞就生平頭一回看見了一個香料製造廠的內部。這個建築物是個大棚屋，天花板用一根根的木梁支撐着，天花板的很大一部分都裝着百葉窗。放空氣和陽光進來。整個的場所充滿了許多敞口的爐子裏散發出來的光和熱。許多長桌上面放着幾百隻瓦罐和坩堝，無數的冷凝螺管從蒸溜器裏蜿蜒而出，離奇得像在怪夢中看到的迷宮一般。在屋子裏還到處都可以聞到濃郁的、使人作嘔的各種香油的氣味。

那些參觀者還看到了成千論百的工人。這些人身量矮小，皮膚是棕色的，很多都長着鬍子，除了腰際圍着一塊布條子外，渾身都光着；他們看着蒸溜器，照料着爐子，站在切削台旁邊切着樹皮和菓皮，或是把名貴的香水一滴一滴地舀出來，把它灌到小小的銀管子裏，然後用溶化了的熱蠟把管子封上。還有些人剝着水菓，切着一條條白色的豬油。

這兒的經理——一個羅馬人，克拉蘇介紹的時候就稱他亞凡盧，沒有其它尊貴的姓字——用一種諂媚、貪婪和謹慎攙在一起的態度歡迎這位將軍跟他的客人們。克拉蘇給了他幾個錢，就使他奉承得更殷勤了，他領了他們在一條條的過道上走着。工人們繼續着幹他們的活兒，他們臉上的神氣又冷峭，又神祕，又陰沉。偶爾向這

些參觀者斜睨一眼，他們臉上的表情也看不出有什麼變化。凱約、海麗娜跟克羅迪亞覺得，他們在那兒看見的一切東西什麼也沒這些工人奇怪。他們以前從來沒看見過這樣的人。他們身上有點兒與衆不同，並且叫人害怕的地方。他們不是奴隸——他們也不是羅馬人。他們也不像那些數目越來越少，可是在意大利仍然留戀着這兒一小塊那兒一小塊的土地的農民。他們是些與衆不同的人，而他們的與衆不同是叫人放不下的。

「我們這兒的製造方法，」克拉蘇解釋道，「是蒸溜。在這一點上我們得謝謝埃及人呢，可是他們始終沒能用這種製造方法來大量生產。要組織一件事情，就得靠羅馬了。」

「可是這裏面到底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呢？」凱約問。

「有啊。在早年間，人們得依靠香料的天然生產——主要的是乳香、沒藥，當然還有樟腦。這些香料全是橡皮樹脂，是打樹皮裏分泌出來的。我聽說，東方人是大量種植這種樹的。他們把樹皮砍個口子，把樹膠收集起來，就跟一般人種莊稼似的。那種香料多一半都是攔在香爐裏點的。後來埃及人發明了蒸溜器，不但使咱們有了白蘭地，更容易獲得一醉，而且也有了香水。」

他帶着他們走到一張切削台旁邊，那兒有一個工人正在把檸檬皮削成紙一樣的

薄片。克拉蘇把這樣的一葉薄片舉到陽光下面。

「仔細看一下，你就可以看見那些油囊了。當然，你們知道檸檬皮的氣味有多香。這就是那種寶貴的精華的主要成分——自然不光是檸檬，其它一百來種的水菓跟樹皮也一樣。現在你們要是跟我來——」

他這時候把他們帶到一隻爐子旁邊，有一大鍋切細了的菓皮正要放到爐子上去煮。鍋子一放到爐上，就栓上一個金屬蓋子，一個銅管子從蓋子裏面穿出來，彎彎曲曲地一直盤旋到一個噴水器的下面。管子的另一端伸到另外的一個鍋裏。

「這就是蒸溜器，」克拉蘇解釋說。「我們先把原料煮一下，不管它是樹皮，是樹葉，還是菓皮，直到油囊分離開來。然後這就變成蒸氣蒸發上去，我們再噴水把蒸氣冷凝下來。」他把他們帶到另一個爐旁，那兒蒸溜器正在灌水呢。「你瞧，水正慢慢地流過來。裝滿了一鍋這樣的水，我們就把它弄涼，油就會飄到水面上來。這油就是精華，我們仔仔細細地把它取出來，封在那些銀管子裏。剩下來的是芬芳甘美的清水，近來大家都把它當作早餐時的飲料，已經非常時興了。」

「你是說咱們平時喝的就是這個嗎？」克羅迪亞叫道。

「多多少少就是這個。還得兌上蒸溜水，可是我敢保證這水是最有益健康的。」

此外，各種這樣的水還可以配合成一種特別的味道，就像各種油可以配合成特別的

香氣那樣。事實上，這水還可以當梳裝水用呢。」

他看見海麗娜衝他微笑，就問道，「你以為我跟你講的不是實話嗎？」

「不——不。我只是非常佩服你的多知多懂罷了。我記得我這輩子也沒短聽人講什麼東西是怎樣製造的。我可沒想到真有人知道什麼東西是怎樣製造的呢。」

「知道這類的事兒，正是我的本分。」克拉蘇平靜地說。「我是個非常有錢的人。跟許多人不一樣，我覺得有錢也並沒什麼可羞。很多人瞧不起我，親愛的，因為我一輩子就知道抓弄錢。我管他鼻子。瞧着自個兒財上加財，我心裏倒挺快活呢。可是我跟我的那班同事不一樣，我並不把農園看成一個聚寶盆，況且他們叫我去打仗的時候，也並沒讓我去攻城略地，像龐培那樣。他們給我的是這個奴隸戰爭，這裏面可有什麼油水呢？因此我就有我自個兒的一些小小的祕密，這個工廠就是其中的一個。那種裝着香精的銀管子，每一個所值的錢都相當於比它重十倍的純金。奴隸吃你的飯，又說死就死。可是這些工人把自己變成了黃金。我也不用管吃管住啊。」

「可是，」凱約思索着說，「他們會像斯巴達克斯那樣——」

「工人造反？」克拉蘇笑了，搖搖頭。「不會，絕不會。你瞧，他們不是奴隸。他們是自由人啊。他們可以自由來去。他們幹嗎要造反呢？」克拉蘇向大柵屋

的四周望了一下。『不會。事實上，在奴隸戰爭時期，我們始終沒停止生產。這些工人跟奴隸之間是沒有什麼聯系的。』

然而在他們離開的時候，凱約心裏倒七上八下地不安起來。那些工作得那麼倦倦、那麼熟練的奇特的、緘默的、長着鬍子的人，使他心裏充滿了恐懼和憂慮。什麼緣故呢，他自己也不知道。

第七部

講的是西塞祿跟革拉古回羅馬的時候的旅途情形，他們在路上談些什麼話，然後講到斯巴達克思的夢想，以及這個夢想是怎樣說給革拉古聽的。

就像凱約、克拉蘇跟兩位姑娘沿着阿庇亞大路往南到加普亞去那樣，西塞祿跟革拉古，比他們早一點兒，也沿着大路向北出發到羅馬去。從薩拉利亞別墅到羅馬要不了一天，在一個較後的時代，這個地方就只能算是一個近郊了。因此，西塞祿跟革拉古就不慌不忙地前進，他們的轎子並排晃悠着。西塞祿愛拍老腔兒，有幾分自負不凡，這時候對這位羅馬城裏有權有勢的人物卻不得不勉強恭而敬之；事實上，對革拉古那種滿面春風的政治家的態度，不論是誰都很難無動於中。

一個人要是把贏得別人的好感並且避免跟別人結仇當作一生的工作，就一定會培養出某種社交上的才能來，而革拉古也輕易沒碰到過一個他不能博得他的歡心的人。然而，西塞祿這個人並不是極惹人喜愛的；他就是絕不肯讓原則來干預個人成就的那種聰明的年輕人。革拉古雖然也一樣地投機取巧，可是他跟西塞祿不同的地方就是尊重原則；原則不過是一種他自己要規避的不方便的東西。西塞祿喜歡把自己看作一個唯物主義者，而不肯承認任何人有任何好的方面，因此，他倒反不如革

拉古是個現實主義者。並且，因為這樣，這個胖老頭子那麼缺德而又那麼溫潤可親，就使西塞祿不時地感到有點兒吃驚。事情的真相是，革拉古也不比別人缺德，他只是跟自欺的心理作了稍微激烈一點兒的鬭爭，因為他覺得這種心理對他自己的野心是一種障礙。

另一方面，他倒也沒有太瞧不起西塞祿。西塞祿有點兒叫他納悶兒。世界在那兒變化；革拉古知道，就在他活着的時候，一個很大的變化已經到來了，不但到了羅馬，而且到了全世界。西塞祿就是那種變化的先聲。西塞祿代表着整個一代聰明而殘酷的年輕人。革拉古也是個殘酷的人，可是至少他在殘酷裏還懂得一點兒悲哀，還會有一點兒惻隱之心，即便他並未有過基於這種惻隱之心的行動表現。可是這些年輕人是不容自己有一點兒惻隱之心或悲哀之感的。他們好像是披着一身無縫的鎧甲。這裏面是牽連着一點兒對社會身分的嫉妬的，因為西塞祿受過極好的教育，並且有極有勢力的親戚；然而還有一個因素就是嫉妬西塞祿那種獨特的冷靜，多多少少革拉古是嫉妬西塞祿的這種力量的，因為在那方面他自己是很軟弱的。在這一點上，他老是思來想去，心中不定。

「您瞌睡了吧？」西塞祿輕輕地問。他自己覺得轎子的顛簸像搖籃似的，容易催人入睡。

「不——只是在這兒想事情呢。」

「嚴重的國家大事嗎？」西塞祿不怎麼嚴肅地問，心裏卻想，這個老強盜準是
在那兒陰謀陷害某一位無辜的元老呢。

「不是什麼重大的事情。事實上，我心裏想的不過是一個古老的傳說。一個很
老的故事，稍微帶點兒傻氣——那些古老的故事都是帶點兒傻氣的。」

「說給我聽聽可以嗎？」

「我相信你準會覺得膩煩的。」

「除了風景，什麼都不會叫一個旅行的人覺得膩煩。」

「不拘怎麼說，這是個勸世故事，而勸世故事是再無聊不過的。你以為勸世故
事在咱們今天的生活裏有什麼地位嗎，西塞祿？」

「這種東西也就是對小孩子有益處。我自己頂喜歡的故事，是關於一個也許是
您遠房本家的人的。革拉古兄弟的母親。」

「不是本家。」

「那時候我六歲。到了七歲，我就不信這個故事啦。」

「七歲就那麼壞？不能吧，」革拉古微笑着說。

「我相信我的確那樣。您頂讓我喜歡的地方，革拉古，就是壓根兒沒給自己買

過什麼家譜。」

「那是節約，不是美德。」

「可是您那個故事呢？」

「我怕你年齡太大啦。」

「何妨拿我試試呢？」西塞祿說。「您的故事哪回也沒叫我失望過啊。」

「即便這些故事是沒有意義的嗎？」

「絕不會沒有意義。只要有足夠的聰明去領會。」

「那末我就講我的故事吧，」革拉古笑了起來。「這個故事講的是一個母親只有一個獨生子，高個兒，肢體勻稱，很漂亮，她也像一般慈母愛兒子那樣地愛他。」

「我想，我自己的母親可覺得我是個孽障，妨礙了她那種可怕的野心。」

「咱們姑且說這是很久以前的事兒吧，那時候種種美德還不是不可能的呢。這一個母親是愛她的兒子的。他一年年長大起來。然後他戀愛了。他癡心地愛上了一個女人，那個女人多麼美麗就多麼殘忍。她既然極殘忍，你就可以假定她極美麗。然而，對於那個兒子，她甚至於沒看過一眼，沒點過一下頭，沒給過他一個好臉看。什麼都沒有。」

「我碰到過這樣的女人，」西塞祿同意說。

「這樣，他癡心地想着她。一有機會，他就告訴她說，他願意爲她怎麼樣，爲她造起什麼樣的城堡，積蓄多麼大的財富。這都是有點兒空空洞洞的，她說她對這一套都不感興趣。她只跟他要一個禮物，這個禮物他是完全有力量可以辦來的。」

「一個簡單的禮物？」西塞祿問。

革拉古講起故事來是津津有味。他把這個問題想了一想，然後點頭說：

「一個很簡單的禮物。她要那年輕人把他母親的心獻給她。他就這麼辦。他拿了一把刀，一刀戳進他母親的胸膛，然後就把心剝了出來。事後他心裏又害怕，又興奮，非常激動，於是他就穿過森林，朝那個殘忍而美麗的年輕女人所住的地方跑去。跑着跑着，他叫樹根給絆了一跤，他那麼一摔，那顆心也打他手裏摔出去了。他奔跑過去想把那顆可以換取一個女人的愛的寶貴的心撿起來，正彎下腰去撿，那顆心說話了：「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你摔壞了嗎？」」革拉古的身子在轎子裏往後一靠，把兩手的指尖放在一起，默默地瞅着它們。

「於是？」西塞祿問。

「說完了。我早跟你說過，這是個沒什麼意義的勸世故事。」

「寬恕？這不是個羅馬故事。咱們羅馬人在寬恕方面是差點兒事的。不管怎樣，

這不是庫拉古兄弟的母親。」

「不是寬恕。是愛。」

「啊！」

「你不相信愛嗎？」

「相信愛超越一切嗎？絕對不信。再說，這也不合羅馬人的精神啊。」

「天哪，西塞祿，你能把世界上所有的東西全分成兩類，一類是羅馬的，一類

是非羅馬的嗎？」

「多一半都可以這麼分，」西塞祿挺自得地回答說。

「你相信你所說的話嗎？」

「事實上，我並不真相信，」西塞祿大笑起來。

「他沒有幽默，」革拉古心想。「他笑，因為他覺得這是該笑的時候。」然後

他嘴裏說了出來：「我剛才正打算勸你放棄政治呢。」

「是嗎？」

「可是，我想你聽了我的勸告準是也不疼，也不癢。」

「然而您以為我在政治方面是絕不會有所成就的，是不是呢？」

「不——我不敢這麼說。你想到過政治是什麼嗎？」

「政治是很多樣東西。我想。可是沒一樣是十分乾淨的。」

「跟別的東西一樣乾淨，也一樣醜惡。我搞政治搞了一輩子啦，」革拉古說，同時心裏思索着。「他不喜歡我。我給他一拳，他給我一脚。叫我接受有人不喜歡我這件事實，怎麼這麼不容易呢？」

「我聽人說過，您頂大的一個長處，」西塞祿對那位胖子說，「就是能夠記名字。聽說您記得十萬人的名字，那是真的麼？」

「又是一個關於政治的幻想。我也就知道不多幾個人的名字。沒十萬人。」

「我聽說過漢尼拔記得住他軍隊裏每一個人的名字。」

「不錯。咱們還會說斯巴達克思有同樣的記憶力呢。咱們不肯承認，有些人所以獲得勝利，是因為他們比咱們強。歷史上這種大大小小的謊話，你幹嗎這樣愛好呢？」

「全是謊話嗎？」

「多一半都是，」革拉古扯着打悶雷的嗓子說。「歷史是好詐和貪慾的註解。」

可是絕不是一個誠實的註解。就是爲了這個緣故，我才問起你政治是什麼。就在咱們來的那別墅裏，不是有人說過斯巴達克思的軍隊裏沒有政治嗎？可是那也本是不可能的啊。」

「您既然是個搞政治的，」西塞祿笑着說，「您跟我說說政治家是什麼好嗎？」

「是個騙子，」革拉古簡短地回答說。

「至少您是很坦白的。」

「這是我唯一的長處，也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長處。在一個搞政治的人身上，人們常把它跟誠實混爲一談。你瞧，咱們生活在一個共和國裏。那就是說，這兒有很多人什麼都沒有，也有一小撮人有很多東西。那些有很多東西的得由那些什麼都沒有來的來保護，來捍衛。不但這樣，那些有很多東西的還得守護自己的財產，因此那些什麼都沒有的就得情願爲你、我、跟咱們的好主人安敦紐那樣的人的財產去賣命。此外，像咱們這樣的人還有許多奴隸。這些奴隸並不喜歡咱們。咱們也別癡心妄想，認爲奴隸是喜歡他們的主人的。奴隸不喜歡主人，所以奴隸們不會保護咱們，去跟奴隸打仗。所以許許多多沒有奴隸的人就得情願犧牲自己的生命，爲的是讓咱們可以保有咱們的奴隸。羅馬養着二三十萬兵士呢。這些兵士必須情願跑到異鄉外國去，把自己的腳跑爛，住在污穢齷齪的地方，躺在血泊裏掙扎打滾——爲的是使咱們安全，使咱們可以過舒服日子，可以增加咱們個人的財富。這些軍隊去跟斯巴達克思打仗的時候，他們比奴隸們還更沒什麼值得去保衛的東西呢。可是他們倒在跟奴隸們打仗的時候成千累萬地死去。咱們還可以說得更進一步。首先，

那些跟奴隸打仗而死亡的農民所以到了軍隊裏，是因為那些大田莊拿走了他們的土地，把他們趕了出來。奴隸制的農園把他們變成了沒有土地的貧民；然後他們再去送命，爲的是使農園不受損害。於是你就不得得想說，這不是變得荒謬絕倫了嗎？你想想，我親愛的西塞祿，奴隸們征服了羅馬，於一個英勇的羅馬戰士又有什麼不利呢？真的，他們準會沒他絕對不成，因為奴隸們人數太少了，不夠耕種全部土地的。那麼些土地準會足夠分給每一個人的，咱們的軍團戰士呢，就會得到他最夢想得到的東西——自己的一份土地跟一所小小的房屋。可是他反而跑出去粉碎他自己的夢想，爲的只是讓十六個奴隸可以在一頂鋪着墊褥的轎子裏抬着一個像我這樣的肥胖的老飯桶。你能否認我說的是實話嗎？」

「我想，您這番話要是由一個普通人在公所裏大聲說出來，咱們是一準會把他釘在十字架上的。」

「西塞祿，西塞祿，」革拉古笑呵呵地說。「這是恐嚇我嗎？把我釘在十字架上，怕是嫌太胖、太沉、太老了吧。你對事情的真相又幹嗎要這麼惶惶不安呢？對別人撒謊，那是必要的。難道咱們非得相信自己所撒的謊嗎？」

「您說的不錯。您只是忽略了那個關鍵問題罷了——人類到底是彼此相同，還是彼此不相同呢？您那段短短的演說裏的謬誤就在這一點上。您斷定人們都是彼此

相同的，就像豆莢裏的豌豆那樣。我可不然。世界上有一些優秀份子——一羣上等
人。到底是神把他們造成這樣的，還是環境把他們造成這樣的，那也不值得辯論。
可是他們這些人是宜於統治的，既然宜於統治，他們就統治了。同時因為其他那些
人跟牲口一樣，他們就像牲口那樣行動着。您瞧，您提出了一個題目；難就難在怎
樣去解釋它。您描畫出了一幅社會的圖畫，可是，事情的真相要是跟您那幅圖畫一
樣不合道理，整個的社會結構就會在一天內垮下來了。您剛才那番話最大的缺點，
就是沒說明是什麼把這個不合道理的七巧板拼湊起來的。」

「是我，」草拉古點頭說。「是我把它拼湊起來的。」

「您？就是您一個人？」

「西塞祿，你難道真把我看成一個傻瓜了嗎？我活了這麼些年，經歷過種種危
險，可是我仍然在頂兒上呢。你剛才不是問我政治家是什麼嗎？政治家就是這所東
倒西歪癆病腔子的房屋的鋼骨水泥啊。貴族單靠自己不成。首先，他們的想法跟你
一樣，可是羅馬公民是不願意人家說他們是牲口的。他們不是牲口——這你總有一
天會明白。其次，他們一點兒也不了解羅馬公民。要是完全讓他們自己來搞，整個
的社會結構就會在一天內垮下來了。因此，他們就來求我這樣的人。沒有我們，他
們是沒法兒生活的。我們使沒道理的東西變得有道理。我們使人民相信，人生的最

大成就就是爲有錢的人去賣命。我們也說服了那些有錢的人，叫他們拿一部分錢出來養活其他的人。我們是魔術師。我們變了個戲法，而這種戲法是沒個漏的。我們對人民說——你們就是權力。你們的選票是羅馬的力量和光榮的源泉。你們是世界上唯一的自由人民。再沒有什麼別的東西比你們的自由更可貴了，再沒有什麼別的東西比你們的文明更值得羨慕了。而支配着它的就是你們；你們就是權力。於是他們就投我們的票啦。他們爲我們的失敗而悲泣。他們爲我們的勝利而歡笑。他們還覺得驕傲，覺得高人一等呢，因爲他們自己不是奴隸。不管他們墮落到什麼程度，即便他們睡在貧民窟裏，即便他們一天到晚坐在跑馬場跟鬪技場的公共座位上，即便他們把他們的孩子一生下來就掐死，即便他們靠救濟生活，一輩子沒動手幹過一天活兒，即便這麼着，他們總還不是奴隸啊。他們是廢物，可是一看見奴隸，他們就會自高自大起來；他們的心裏就會充滿了驕傲和威力。這時候他們就知道自己是羅馬公民，整個的世界都在那兒嫉妬他們了。這就是我的一手兒，西塞祿。別小看政治。」

二

這一套並沒使西塞祿覺得革拉古可愛，趕到他們最後走近矗立在羅馬城外，離城牆沒幾哩的第一個大十字架的時候，西塞祿就指着坐在棚子底下打盹兒的那個胖子，對革拉古說：

「看模樣兒，看職業，準是個政治家。」

「準是。敢情還是我的一個老朋友呢。」革拉古做了個手勢，叫轎子停下來，然後挺吃力地打轎子裏爬了出去。西塞祿也下了轎，高興的是有了個把腿舒展一下的機會。這時已近黃昏，烏雲正從北方聚攏來。西塞祿向烏雲一指。

「你要是想先走的話，就請便吧，」革拉古說。他這時已經再不想博得西塞祿的好感了。他心裏鬧得慌。在薩拉利亞別墅呆了幾天，嘴裏都不是味兒啦。那是什麼緣故呢？他心想。是不是他變得老朽了，不安全了呢？

「我等着吧，」西塞祿說，他就站在他的轎子旁邊，看着革拉古奔了棚子底下的那個人去。很明顯，他們是彼此認識的。在選舉區裏，在政客之間，的確有一種奇怪的民主。這是自成一個世界的。

「今兒晚上，」西塞祿聽見革拉古說。

棚子底下的那個人搖搖頭。

「塞克斯圖！」革拉古嚷開了。「我把我的意思跟你說啦。我可不管他媽的什麼塞克斯圖！照我的話辦去，要不我就不再理你，不再瞅你一眼啦，只要是我還活着——或是你還活着。其實你也活不長啦，坐在那麼個腐臭的死屍下面。」

「我很抱歉，革拉古。」

「別跟我說什麼很抱歉啦。照我的話辦去。」

說着革拉古又扯開大步回到他的轎子那兒，爬了進去。西塞祿沒問起剛才的那樁事兒，可是快到城門的時候，他又跟革拉古提起他早先講的那個故事了，那個過於愛兒子的母親的故事。

「那是個有趣的故事，可是您說着說着就不往下說了。」

「是嗎？你戀愛過嗎，西塞祿？」

「沒像詩人歌唱的那樣戀愛過。可是那個故事——」

「那故事？現在，你瞧，我已經想不起我幹嗎要講這故事啦。我當時準是有個用意的，我想，可我已經把它給忘啦。」

進了城，他們就分手了，革拉古奔了自己的家。到家天已經快黑了，他就在燈

下洗了個澡。然後他跟管家婦說，晚飯要晚一點兒吃，因為他等着一位客人呢。那女人點頭答應，於是革拉古走到臥房裏躺了下來，目無所見地、鬱鬱不樂地向黑暗中凝視着。他在那兒躺着的時候，死神就拿胳膊肘兒拐他。拉丁話裏有一句關於黑暗的古諺。給死神騰出地方來^①。除非你是跟一個你所愛的女人一塊兒睡覺。可是革拉古從來沒這麼着過。沒跟一個所愛的女人一塊兒睡覺過。他打市場裏買女人，老革拉古就這麼辦。缺德的老革拉古就這麼辦。多嚙有過一個女人甘心樂意地投到他的懷抱裏來呢？他勉強叫自己對買來的那些當婢妾的女人有一種擁爲己有與合成一體的感覺；可是這樣的感覺事實上始終都不存在。

這時候，他想起了奧德賽裏的一段故事，裏面講的是奧德賽殺死了那些不法的求婚者以後所進行的報復^②。革拉古小時候沒有那種福分，沒能請上一個希臘教師給他一頁一頁地講解古典作品。他全靠自修，他就像一般自修的人那樣念這些古典作品。因此，他老是想不出爲什麼奧德賽對跟那些求婚者睡過覺的女奴隸會懷着那麼猛烈的、幾乎是不人道的憎恨。他這時想起了奧德賽怎樣強迫十二個女奴隸把她

① 原文是拉丁文 *Spatium pro morte facite*。

② 奧德賽在特洛伊作戰和以後漫遊的時期裏，有許多人向他妻子塔涅羅皮亞 (*Penelopeia*) 求婚。

被她一一拒絕，可是還留在奧德賽的家裏大吃大喝。奧德賽回來以後，便和他的兒子忒雷馬卡斯 (*Telemachus*) 定計把他們殺死。

們愛人的屍體搭出去放在院子裏，強迫她們把他們在宴會廳裏的泥土地上留下來的血跡擦洗乾淨。然後他把她們都判了死刑，叫他的兒子去執行。兒子比父親還厲害呢。泰雷馬卡斯想出來一個主意，在一根繩子上打了十二個活結，把她們一個個掛在上面，像一串拔光了毛的小雞似的。

幹嗎要恨得這麼厲害呢？革拉古心想。幹嗎要懷着這麼瘋狂的、可怕的憎恨呢？除非——他也時常這麼想過——奧德賽跟每一個女奴隸都一塊兒睡過覺。這樣，他家裏一共有五十個女奴隸，那就是這位伊薩卡●的聖人有五十個小老婆了。而堅貞的蓓涅羅皮亞所等待的也就是這個！

然而他，革拉古，也幹着同樣的事情——也許是他太文明了，所以不想殺死一個跟別人睡過覺的女奴隸；也許是不那麼在乎了——可是從根兒上說，他跟女人的關係也並沒有什麼不同。他活了這麼一輩子，從來也沒十分關心過一個女人到底是什麼東西。他對西塞祿吹過牛，說他是敢承認事情的基本真相的——然而在他生活着的世界裏，女人的真相卻是一件他不敢正視的東西。可是現在，到了最後——這真可以算是一個怪有意思的玩笑——他居然找到一個算得上是人的女人了。唯一的困難是，他還得去尋找她呢。

一個奴隸輕輕地敲門，他一發話，就告訴他說那位吃晚飯的客人已經來啦。

『我馬上就來。好好地招待他。他的確又髒又穿的破爛，可是誰要是瞧不起他，我就非鞭打她不可。給他點兒熱水洗洗臉洗洗手，給他一件薄外衣披一下。他叫弗拉維約·馬可。稱呼他的姓，好好跟他說話。』

奴隸們當然是照他的話辦了，因為革拉古走進餐室的時候，早先坐在第一個十字架旁邊棚子底下的那個胖子正斜靠在一張臥椅上，很乾淨，也很體面，不過是還得刮一下臉。革拉古走進去的時候，他侷促不安地摸摸鬍子。『你要是再能叫人給我刮一下臉——？』

『我餓啦，我想咱們該吃飯啦，弗拉維約。你可以在這兒住一宿，明兒早晨再叫我的理髮師給你刮臉。好好地歇一宿，洗個澡，再刮臉就更舒服啦。我再給你一件乾淨的緊身衣，一雙像樣的鞋。咱們的身量差不多，我的衣服你穿了一準合式。』他們身材相同，長的也挺相像；人家很可能把他們當作弟兄倆的。

『那就是說——要是你不怕塞克斯圖罵你扔下了他給你的那份美差，來到我這兒弄口飯吃的話。』

『不錯，你說起來倒挺方便，』弗拉維約哼哼唧唧地說。『你有造化，革拉古。財富，安逸，尊榮，名譽，權勢，什麼都全啦。你在世界上活着就跟吃蜜似

的，可是我的情形就不同啦，我老實跟你說，誰要是成天價坐在腐臭的死屍底下，一個勁兒地扯謊，好讓過路的旅客無多有少地賞給他點兒什麼，他是不會快活，不會揚揚得意的。當一個要飯的是很痛苦、很下流的。可是，到了那沒轍的時候，至不濟我可以打塞克斯圖那兒弄點兒什麼來。現在，我要是再到他那兒去，他該說——啊，你用不着我啦。到你那位偉大的保護人和朋友革拉古那兒去吧。他準得那麼說。他恨你。他也會恨我。」

「恨你就恨你吧，」革拉古說。「塞克斯圖是個癩蛤蟆，是個屎殼螂，是個沒多大出息的選區頭兒！讓他恨你去吧。照我的話辦去，我會給你在這兒城裏弄個事兒，讓你當個書記、典獄官什麼的，反正可以讓你攢一點兒錢，過個像樣的日子。你用不着再到塞克斯圖那兒去搖尾乞憐啦。」

「有一個時期我有一大堆朋友呢，因為那時候我對他們有點兒用處。而今，我可以死在貧民窟裏——」

「你對我有用處，」革拉古打斷他說。「就這麼辦吧。你先把晚飯吃了，也別再這麼哭哭啼啼啦。天哪，吉星就在你頭上高照。可是你不敢跟它打個招呼。我不知道你怕的是什麼。」

食物跟酒緩和了弗拉維約的情緒。革拉古有一個埃及女廚子，她的拿手菜是把

小鴿子去了骨頭，裏面填上松子跟細大麥粉，用文火慢慢地烤，外面再塗上白蘭地酒跟無花果糖漿。跟這菜一塊兒上來的是一種叫作『福祿』的菜，這是一種用切碎了的熏羔羊舌跟香櫟皮做成的細小臘腸，這菜當時在城裏是很有名的。他們最先吃的是甜瓜，跟着上來的就是這兩樣菜。然後是奶油碎龍蝦湯，略微加上了點兒大蒜。然後是葡萄棗兒甜布丁，旁邊還有一片片切得紙那麼薄的熏火腿。然後是烤鮮蘑，鮮蘑下面還有一條溜鱈魚，最後是一盤杏仁茶跟芝蔴餅，作為餐後點心。在這同時，還有雪白的熱麵包、鮮紅的美酒，他們吃完以後，弗拉維約就往後一躺，笑笑嘻嘻，舒舒坦坦，大肚子微微地一起一伏，說道：

『革拉古，我有五年沒享過這樣的口福啦。好飯好菜是世界上頂好的安慰。天哪，這麼好的飯菜，你還天天晚上都這麼吃！噫，你是個聰明人，革拉古，我呢，不過是個老傻瓜。我想你這樣也是應當應分的，我生什麼生不着的氣？我現在準備聽你的吩咐啦。我還認識幾個人，認識幾個流氓，幾個刺客，幾個王八搗兒跟幾個娘兒們呢。我不知道有什麼事兒你自個兒辦不了，也不能找個比我能幹的給你辦，非找我去辦不可，可是我是願意效勞的。』

『咱們喝着白蘭地談吧，』革拉古說。他給每人斟了一杯酒。『我想你是有長

處的，弗拉維約。我不是不能找個別人，找個認識羅馬城裏每一個買賣肉體、靈魂和痛苦的人的，可是這事兒我不願意叫哪個跟我有來往的人插手。我要一件事情辦得不聲不響，並且辦得好好的。」

「我是能夠一聲不吭的，」弗拉維約說。

「我知道。要不怎麼叫你去辦呢。我要你給我找一個女人。一個奴隸。我要你把她找着，把她買來，不管是什麼價錢。在找她的時候，要多少費用你只管來拿。」

「什麼樣的女人呢？天知道，市場裏有的是女奴隸。奴隸戰爭一結束，女奴隸就多得沒人過問了，只有那特別出色的才賣得上什麼價兒呢。我想，不拘你需要什麼樣兒的女人，黑的、白的、黃皮膚的還是棕色皮膚的，整貨還是破貨，上歲數的還是年輕的，漂亮的還是醜陋的，金黃頭髮的，黑頭髮的，紅頭髮的——不拘什麼樣兒的，我都可以給你找到。你到底要哪一種呢？」

「哪一種也不要，」革拉古慢吞吞地說。「我要某一個女人。」

「一個女奴隸？」

「不錯。」

「是誰？」

「她叫樊梨妮，是斯巴達克思的愛人。」

「啊——」弗拉維約用一種搜索的目光注視着革拉古。然後他呷了一口白蘭地。然後他又向革拉古注視着。「在哪兒呢？」他輕輕地問。

「我不知道。」

「可是你認識她？」

「也認識她，也不認識她。我壓根兒沒見過她。」

「啊——」

「別再跟我「啊」啦，像一個該死的傳神諭的似的！」

「我是要想出點兒什麼聰明的話跟你說。」

「我僱你是要你當一個代辦人！不是要你來給我開心解悶兒，」革拉古咆哮着說。「你知道我要你給我辦什麼事兒。」

「你要我去找一個女人，可是你不知道她在哪兒，你也壓根兒沒見過她。你知道她長的什麼樣兒嗎？」

「我知道。個兒很高，挺結實，可是也挺苗條。胸脯高聳，乳房飽滿。是個日耳曼人。有日耳曼人的那種草黃色的頭髮跟一雙藍眼睛。耳朵挺小，腦門子挺高，鼻子挺直，可是並不小，眼睛很深，嘴唇豐滿，下嘴唇也許稍嫌厚一點兒。拉丁話說得不好，也許乾脆就不說拉丁話。還是說那種色雷斯式的希臘話說得好點兒。她

約莫在兩月前生了個孩子，可是那孩子也許死了。即使孩子死了，她乳房裏仍然不會沒奶的，是不是？」

「不一定。她多大年紀了？」

「說不清。至少有二十三歲了，也可能有二十七歲了。我說不清。」

「也許她已經死啦。」

「那也可能。要是真的死了，我也要你弄個明白。我要你給我證明她已經死了。可是我想她沒死。她不是個會自殺的人，像她那樣的女人，要把她很快地給弄死也是辦不到的。」

「你怎麼知道她不會自殺？」

「我知道。我解釋不出來，可我知道。」

「斯巴達克思戰敗以後，」弗拉維約說，「他們不是在他的營壘裏俘虜了約莫一萬個女人跟孩子嗎？」

「一共有兩萬兩千個呢。一萬兩千個被軍隊當作戰利品給分掉了。這可說是我生平聽見過的頂混賬的丟人事兒啦，可是有克拉蘇給撐腰呢，他把自己的那一份送給了公家，好把事情掩蓋起來。他這麼着也不算什麼了不起，因為他那一份並值不了多少錢。他自己一個奴隸也不要，叫人瞧着倒好像怪了不起似的。他知道奴隸的

市價會跌到什麼程度。」

「那末，樊梨妮是不是也在那些女人裏頭呢？」

「可能在裏頭。也可能不在裏頭。她是他們的領袖的夫人。他們可能另外想了個辦法保護她。」

「我不知道。奴隸們是盲目崇拜平等的。」

革拉古喝乾了他的白蘭地，伸出一個又短又粗的指頭向對方一指。「你到底願意辦這件事兒還是不願意？光是耍嘴皮子是解決不了問題的，弗拉維約。得下死功夫才成呢。」

「我知道。你預備給我多少時間？」

「三星期。」

「啊，真的——啊——」弗拉維約攤開兩手說。「這乾脆就是不給時間。她可能不在羅馬。我還得派人上加普亞，上敘拉古，上西西里去呢。也許得派人上西班牙和非洲去呢。你得講道理啊。」

「我已經非常講道理啦。他媽的，到塞克斯圖那兒去，接受他那份兒布施吧。」

「好吧，革拉古。你也用不着這麼生氣呀。可是假如我得買不少女人呢？你可知道有多少日耳曼女人都正是你剛才說的那種樣兒？」

「當然很多。我不要正是我說的那種樣兒的女人。我要樊梨妮。」

「那末，要是找着了她，我得出什麼價兒呢？」

「不論人家要什麼價兒，我都樂意出。」

「好吧。我同意啦，革拉古。再給我斟一杯你那種上好的白蘭地酒吧，勞你的駕。」白蘭地給他斟上了。弗拉維約在臥椅上伸了個懶腰，呷着酒，兩眼看着他的

僱主。「我在某方面也有點兒才能吧，革拉古？」

「的確。」

「可我還那麼窮。我還是個一事無成的窩囊肺。革拉古，在咱們談完這事兒以前，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你要是不願意回答，就甭回答。可別生氣。」

「問吧。」

「你幹嗎要這個女人，革拉古？」

「我不是生氣。可是我想咱們都該去睡啦。咱們倆誰也不像先前那麼年輕啦。」

三

可是在那個時候，世界並不像如今那麼大，也沒那麼複雜，因此指定的三星期

還沒過去，弗拉維約就在革拉古家裏出現了，宣稱他已經勝利地完成了他的任務。俗語說得好，錢的表面是很軟和的，誰一拿就蹭在誰手上。弗拉維約已經變了模樣兒，衣服穿得很講究，臉刮得很乾淨，帶着一種很自信的神氣，因為他已經徹頭徹尾地做完了一件困難的工作。他跟革拉古一塊兒坐着喝酒，一邊賣弄着他的消息，不肯痛痛快快地說出來，革拉古極力抑制着心裏的不耐煩。

「我最先着手的是一件很傷腦筋的工作，」弗拉維約解釋道，「就是去找那些參加分贓的軍官。要是樊梨妮長的漂亮，身體棒，我想她一準會被挑在頭一批裏。可是只要你想到私下瓜分奴隸完全是違法的，而且跟這問題有關的軍官又有五六百之多，再加上他們都不樂意說出來，你就知道事情不易辦了。可是，咱們運氣好。人家還記得呢。奴隸們戰敗的消息一傳來，樊梨妮就坐月子了，人家還記得這個女人怎樣不肯離開她那個剛生下來的孩子。他們不知道這就是斯巴達克思的妻子，也不知道她的名字叫樊梨妮。你得明白，那場戰鬥一結束，克拉蘇馬上就派遣了一支騎兵去攻打那個奴隸城，或者叫它營壘，或者叫它村莊，或者隨便你叫它什麼都成。跟着步兵也去了。那兒的女奴隸跟孩子們——那兒有些十三四歲的孩子——並沒怎麼抵抗。她們都嚇糊塗啦。奴隸軍隊被殲滅的消息她們還是剛聽到呢。可是你是知道剛打完仗的軍隊是怎麼個樣兒的，況且，我想，跟奴隸們打仗也不是鬧着

玩兒。他們——」

「用不着把那些軍團士兵的心情再來給我敘說一遍啦，」革拉古說，「還是把事實告訴我吧。」

「我只是想跟你說一下當時的情形。我是說最初不問青紅皂白殺了許多人，因為咱們的兵士激怒得很厲害。樊梨妮剛生下孩子。哼，這年頭兒一個奴隸孩子是值不了幾個錢的，而給我一點兒關於樊梨妮的線索的就是這麼一個故事：一個兵士抓起了那個孩子的腿，正把他往營壘的一根柱子上摔去，克拉蘇馬上親自把他攔住了，才算是沒把孩子的腦袋瓜砸個粉碎。克拉蘇救了那個孩子，還親手把那兵士打了個半死不活。你可想不到克拉蘇會這麼着吧，你想得到嗎？」

「想得到想不到克拉蘇會怎麼樣，這個問題我一點兒也不感興趣。你怎麼這麼貧嘴呢，弗拉維約？你到底找着了樊梨妮沒有？她是我的了嗎？你把她買來了沒有？」

「我買不來。」

「爲什麼？」革拉古猛地吼叫起來，一邊跳起身來，怒氣沖沖，非常突兀，也非常可怕。他奔過弗拉維約去，弗拉維約的身子在椅子上往後退縮，革拉古又一隻手鉤住了他緊身衣的領子，使勁兒一擰，喊道：「爲什麼？爲什麼，你這個腦滿腸

肥的、沒用的老花子？她是死了嗎？這回你要是把事情辦穩了，我發誓要把你永遠送回貧民窟裏去！永遠！」

「她沒死——」

「嘔，可是你怎麼那麼愛說廢話！放了半天狗屁，一句人話也沒有！幹嗎不把她買來呢？」他撒手他了，可是仍然衝着他站着。

「沉住點兒氣吧！」弗拉維約陡地高聲說道。「你叫我辦一件事兒，我給你辦啦。也許我沒你那麼有錢。也許我該當回到貧民窟裏去。可是就算這樣，你也沒權利跟我這麼說話呀。我又不是你的奴隸。一個人到了我這個地步，已經夠受的了。你就不必火上加油啦。」

「對不起。」

「我沒把她買來，因為她不出賣。就是那麼回事兒。」

「爲了價錢？」

「不是爲了價錢。壓根兒沒價錢。她是克拉蘇的人。她住在他家裏。她也並不出賣。你打量我沒試過？克拉蘇那時候上加普亞去了，趁着他沒在家，我跟他的代理人談了談。嘔，不成——一點兒沒辦法。連商量商量他們也不肯。一說到這一個奴隸，他們就把嘴閉得像蛤殼一樣嚴密。這麼樣兒的一個奴隸，他們一點兒不知道

啊。他們不肯講價兒。他們不肯投機。我掖給他們點兒錢，可是一點兒也不頂事。要是要那個理髮師、廚子或是管家，那倒好辦。嘿，克拉蘇頭年買的那個敘利亞美女，他們都願意出賣，願意出讓給我呢。他們很願意把她賣給我，就是不賣樊梨妮。
「姪。」

「那末，你怎麼知道她是樊梨妮，你怎麼知道她在那兒呢？」

「這消息是打一個伺候更衣的奴隸那兒收買來的。嘔，別以為克拉蘇的家庭是個快樂和美的家庭。他有個兒子把他恨入骨髓，他有個太太——她是跟他分開住的——真想謀害他呢，那一家子人的鈎心鬪角就像大馬士革●出產的東西一樣。真是呱呱叫。我買得來消息，可買不來樊梨妮。」

「你查明白他爲什麼買她了嗎？他幹嗎要把她留着呢？」

弗拉維約嗤嗤地笑起來。「我的確查明白了。克拉蘇愛上她啦。」

「什麼！」

「不錯。那位偉大的克拉蘇找到了愛啦。」

於是革拉古緩緩地、從容地說，「去你媽的，弗拉維約，你要是把這事兒說出

● Damascus：古代敘利亞首都，有「人間天堂」及「東方明珠」之稱；出產的東西特別優良，尤其是絲綢和鋼鐵。

去，這要是傳開了，我要是在哪兒聽見有人談起這個，那就請你留點兒神吧，我非請你上十字架不可。」

「你這是什麼話？你又不是上帝，革拉古。」

「不是。不是，我不像咱們某些好出身的傻瓜那麼愛吹牛，我跟哪一位神都連一點兒疏遠的親戚關係也沒有。可是從羅馬政治上說，我也就跟上帝差不了多少，我很可以誣陷你，弗拉維約，把你送到十字架上。只要這件事情走漏一點兒風聲，我就這麼辦。別忘記我的話。」

四

第二天下午，革拉古出門到浴場裏去了。到浴場去可說是爲了一種政治上的便利，而且也不是沒有報酬的。那些公共浴場越來越成爲政治和社會活動的中心了；元老院的元老和行政長官就在浴場裏委任解任；千百萬的「輔幣」在浴場裏過手；浴場是證券交易所和政治俱樂部的兩位一體，隔一定時間在浴場裏露一回面差不多已經成了一種義務了。革拉古頂愛照顧的是三個設備非常講究的大浴場，一個是叫作克勞頓的相當新的浴場，其它兩個較比舊一點兒，可是仍然很精緻。這些浴場

固然不是所有的公民都可以去的，可是收費非常低廉，連窮人也不至於去不起；雖說由於這些地方在社會上的某種地位，一般下等人都是不敢貿然進去的。

要是天氣好，羅馬城裏所有的居民一到後半天就都出門了。連那些越來越少的羅馬工人，一到午後一點鐘，也把工作結束了；工作時間要是再長的話，那就還不如乾脆不做事而靠救濟過日子呢。下午是自由人的時間；奴隸們幹着活兒呢；羅馬公民休息了。然而，革拉古對角鬪卻不感興趣，賽馬場也只是偶爾去一次。他跟他的同事們不一樣的地方，就是他不能欣賞兩個精赤條條的人的表演，一個人手裏一把刀，你砍我，我砍你，直到兩個人都慘不可言地被砍得體無完膚，血流如注。至於一個人在魚網裏黏着，眼珠被剝了出來，肚子被挺長的魚叉戳了個窟窿，他也看不出有什麼意思。偶爾他也花費一個下午的工夫去欣賞騎手的賽馬，可是那種馬車賽——這已經越來越成爲趕車人之間的體力競爭了，除非有人把腦袋砸爛，或是把身體摔個粉碎，是不能使觀衆滿意的——只會使他覺得膩煩。這並不是因爲他比別人心軟；這不過是因爲他厭惡愚蠢，而在他看來，這一類的行動都是極其愚蠢的。戲劇他根本不懂，只有碰到了開幕儀式，他身爲城裏的要人不得不出席的時候，他才上戲院去呢。

他午後最大的樂趣，就是穿過他心愛的城市裏那些骯裏骯髒的、彎彎曲曲的、走不完的道路，向浴場走去。羅馬，他始終是心愛的；羅馬是他的母親。他心裏老喜歡這麼想；他的母親是個妓女，他一出娘胎，就被扔到街上的垃圾堆裏了。可是直到現在，他始終愛着這個母親，這個母親也愛着他。他怎麼能向西塞祿解釋，他把那個古老的傳說給他講一遍是什麼用意呢？西塞祿得先愛羅馬才成，而這樣的愛又必須是跟對於這個城市多麼卑鄙醜惡的認識聯系起來的。

這種卑鄙醜惡是革拉古所了解的。「我幹嗎要到戲院去呢？」他有一回這麼問過他的一個有學問的朋友。「我在京城的街上所見的東西，他們在舞台上演得出來嗎？」

的確，這是值得一看的。今天，他幾乎是把這當作一個隆重的典禮。好像是他在那兒問自己：「我還能再看多少回呢，從此以後？」

他先上白天的市場，那兒的那些攤子再做一個鐘頭的買賣就該收了。在這條街上走，得在那些尖聲怪叫的女人中間擠過去，可是他卻從容不迫地穿行着，身上穿着他那件白色的外衣，顯着碩大無朋，像是一隻在微風下行駛着的大兵艦。這兒是羅馬所吃的食品。這兒是一堆堆像座小山的乾酪，有圓的，有方的，有黑的，有紅的，有白的。這兒掛着的有熏魚、熏鵝，有宰了的豬，有半隻半隻的牛，有嫩羔

羊，有鱈魚跟醃在桶裏的鯖魚，有一桶桶發出刺鼻的、好聞的氣味的泡菜。這兒還有一罐罐來自薩賓山地和彼西納姆[●]的油，有妙不可言的高盧火腿，有到處掛着的內臟，有盛在一個個的大木碗裏的小腸。

他在賣蔬菜的地方逗留了一會兒。他還記得有一個時期，周圍二十哩內的農民自己都有菜園子，那時候，整個的羅馬城都吃着市場上出售的各式各樣美味的蔬菜。可是而今，大田莊所感覺興趣的，只是當時換現錢的糧食，不管是小麥，還是大麥，於是蔬菜的價格就飛漲起來，除了統治階級以外，誰也吃不起了。可是，你照樣可以看到一堆堆的紅蘿蔔、白蘿蔔，五種不同的高苣，扁豆、大豆、黃芽菜，南瓜、甜瓜、龍鬚菜，還有松露和蘑菇——可以看到各種各類的，五顏六色的蔬菜；此外還有很多的水菓，有一堆堆的非洲檸檬和石榴，紅艷艷、黃澄澄的，看着挺甘美多汁，有蘋果、梨、無花果，有阿刺伯棗兒，也有埃及葡萄和甜瓜。

「光是看看，也多叫人高興啊！」他想。

他繼續走着，經過了城裏猶太人住區的旁邊。以一個政客的資格，他偶爾也跟猶太人打過交待。他們是個多麼奇特的民族——在羅馬呆了這麼久，可是仍然講着他們自己的語言，崇拜着他們自己的上帝，仍然留着鬍子，穿着他們那種花道兒長

● Picenum：古代意大利之一部，在亞得里亞海(Arriate)與亞平寧山(Apenines)之間。

袍，也不管是什麼天氣！鬪技場和賽馬場裏絕看不見他們；法庭裏絕看不見他們。你壓根兒就見不着他們，除非是在他們自己居住的地區。他們有禮貌、驕傲、不跟人接近——『到了時機成熟的時候，他們準會比迦太基人還厲害，會叫羅馬流更多的血，』韋拉古看見他們的時候，心裏常常這樣想。

他走到了一條通衢大道，這時候恰巧有一隊城裏的駐軍敲着鼓、吹着笛打那兒經過，他就閃到一邊，靠着一家店舖門口站着。跟往常一樣，孩子們在軍隊後面奔跑着，也跟往常一樣，他只能東瞧西看，看見一個阿剌伯人，一個敘利亞人，一個塞俾安人在那兒望着那遊行的隊伍。

他向前走著，高入雲霄的公寓房屋漸漸少起來了，跟着在眼前出現的是花園、細巧精緻的大理石門廊、清涼的拱門和寬闊的林蔭路。在『公所』裏，那些擲骰子的已經開賭了。在羅馬，賭博像是一種流行病，而擲骰子就是這病的頂厲害的一種。每天下午，都有一羣羣的賭徒在『公所』裏四處聚集着，擲着骰子，向骰子請求，對骰子說話。他們有他們自己的一套語言。那兒還有不幹活的二流子，有下班的兵士，有十四五歲的女孩子，這些女孩子在城裏到處都是，什麼事兒也不幹，在腌臢狹小的公寓房間裏長大，跟父母一樣靠救濟過日子，一邊兒隨隨便便地賣

淫，掙一點兒零錢花。他聽人說過，許多這樣的女孩子只要有一杯酒和一個『銅子兒』[●]的代價，就肯跟人睡覺。有一個時候，他跟其他許多人都認爲這樣的事兒是很慘的，很不像話的，可是到如今，一個正式結過婚的人弄上十幾個奴隸女孩子來調劑自己的性生活，也不算什麼丟人砸臉，因此也就無怪乎這樣的事兒沒人關心，也沒人談論了。

『慢慢兒的，慢慢兒的，』革拉古心想。『整個的世界要垮下來了，可是咱們從來也不停下來想一想。又幹嗎要停下來想一想呢？事情發生得這麼慢，人的生命又是這麼短促！』

偶爾他也停下來看一堆人擲骰子。他還記得他小時候怎樣擲骰子。那時候，你是不能舒舒服服地靠救濟過日子的，而且某些道德觀念還使一個有自尊心的人寧可餓死，也不肯接受救濟。

於是他繼續向浴場走去。他早已仔仔細細地計劃好了。十之七八，克拉蘇今天是會到浴場裏來的，而且也會約莫就在這個時候來。果然，革拉古走進更衣室[●]的時候，克拉蘇已經先在那兒了，身上脫得光光的，在那些高大的鏡子前面停住一會

● 原文是拉丁文 *Quadrans*，指古羅馬價值最低的銅幣，銅鑄，合一個 *as* 的四分之一。

● 原文是拉丁文 *apodyteria*。

兒，欣賞自己的長大的、瘦削而結實的身體。房間裏已經漸漸擠滿了人。這兒是城市生活的一個有趣的斷面，是一個政治什錦砂鍋，這兒沒有多少閒散的貴族，可是有足以從根本上震撼全城的政治力量，有銀行家跟大商人，選區頭兒，奴隸販子，選票操縱者，一大堆的走狗跟流氓頭兒，一個重要的元老院黑幕會議，甚至於還有一兩個角鬪士老闊，三個前任執政官，一個行政長官，一兩個演員跟整整一打有勢力的軍人。夾雜在他們裏面的，還有不少並不太重要的人物，足以證明浴場裏的民主——羅馬那麼神氣活現大吹大擂的民主。羅馬的統治者——那就是說整個世界的統治者——怎麼會這麼滿不在乎地跟城市裏的普通人混雜在一起，這麼若無其事地在城市裏的街道上行走，這是東方的國王跟州長們永遠想不通的。

革拉古在一條長凳上坐下，讓一個奴隸給自己脫靴子，一邊兒不時地留神着克拉蘇的行動。同時，他還跟人打招呼，點頭，微笑，跟這個說一句，跟那個說一句。誰要是請教他，他就簡短地、斬釘截鐵地給他一個勸告。也是在別人問到他的時候，關於西班牙的騷亂、非洲的局勢、埃及中立的必要——那兒是羅馬城的永恆的麵包籃——以及巴勒斯坦猶太人不斷挑釁應當怎麼應付的問題，他都發表了一些簡短明確的意見。他勸慰那班哼哼唧唧的販子，叫他們別擔憂奴隸的價格會不斷跌落，直到經濟崩潰為止。他又粉碎了一種謠言，叫人別相信什麼駐在高盧的軍隊正

在陰謀政變。可是同時他始終注意着克拉蘇，直到最後那位百萬富翁，仍然精赤條條的，顯露出他那結實勻稱的身體，緩緩地走了過來，跟他寒暄了幾句。克拉蘇禁不住在那兒多站了一會兒，趁革拉古脫衣的時候跟他在大庭廣衆之間比一比。奴隸們給這位政治家脫下外衣的時候，像一座山嶽的身軀就露了出來，可是還挺神氣。趕到緊身衣也脫下以後，一個赤條精光的大胖子就比什麼樣兒的光身子都要不堪入目了。很奇怪，在這以前，革拉古從來沒有爲自己的身子害臊過。

他們一同向暖室[●]走去，這是浴場的憩息室兼俱樂部。在這兒擺着些長凳跟蓆子，人們可以在上面躺着休息，可是一般人的習慣是在兩次洗澡的當間兒走來走去。從這個大理石場地，飾有鑲嵌細工和雕像的寬敞美觀的走廊，可以走到室外的冷水池，走到溫水池、熱水池或蒸氣房，從這些地方又可以走到各式各樣的運動室和按摩室。然後，拿條清涼的毯子往身上一裹，可以任意在花園裏散步，可以在圖書館室——是浴場的一部分——休息室、日光浴室裏任意歇一陣子。整個的這一套都是爲那些有閒工夫可以在浴場裏消磨的人們而設的。革拉古通常只是先洗一個冷水澡，在蒸氣房裏呆半個鐘點，然後再按摩一番。

可是現在，他極力遷就着克拉蘇。惡言惡語跟心裏的惡感顯然都已經忘卻了。

他精赤條條的，身體肥胖，筋肉鬆弛，跟在那位將軍身旁走着，表示出又可愛，又殷勤——這也正是他頂拿手的本領。

『在那兒搭橋呢，』那些瞅着他們的人說，心裏想，這不知又搞的是什麼新的政治同盟，因為，據大家所知，克拉蘇與革拉古之間也並沒這種耳鬢廝磨的關係啊。然而，克拉蘇耐心忍性地等待着。『不管他賣的是什麼藥，』他跟自己說，『反正遲早總得說出來。』他態度有點兒不客氣起來了，向那位政治家問道，

『打什麼時候起，您成了埃及問題和別的問題的權威了？』

『你是指我剛才說的那些話嗎？哼，那只是幾句敷衍敷衍人的話罷了，還不是因為名聲關係。』這真是一個新的革拉古。

『萬事通的名聲？』

革拉古笑了起來。『你不是到過埃及嗎？』

『沒有。我也不想冒充。』

『哼——哼。我真不明白，克拉蘇。咱們倆見了面老是吹鬍子瞪眼。咱們就不能做朋友嗎？咱們倆誰都是個值得一交的朋友啊。』

『我想也是。可是我又是往壞裏斷人的。做朋友是有個代價的呢。』

『是嗎？』

「是的，沒錯兒。我到底有什麼東西使我的友誼這麼寶貴呢？錢嗎？你差不多跟我一樣有錢啊。」

「錢我不在乎。」

「我可不在乎啊。那該怎麼樣呢？」

「我要打你這兒買一個奴隸，」革拉古脫口而出。話終於說出來啦。乾脆。

「我的廚子，沒錯吧。你要是有頭髮，革拉古，我就該以為你是要買我的理髮

師啦。幾個轎夫？也許是一個女人吧。我聽說你家裏淨女的，沒男的。」

「他媽的，我要的是什麼你還不知道嗎？」革拉古嚷道。「我要樊梨妮。」

「誰？」

「樊梨妮。咱們別再互相耍手腕啦。」

「我親愛的革拉古，耍手腕的是你啊。是誰到你那兒販賣情報來着？」

「我一向有人給我情報。」那胖子住了口，臉朝着對方。「瞧——瞧，克拉蘇。

不用轉磨繞圈做文章。不用要價還價。不用講價錢。我直截了當地跟你說。我要出個最高的價錢，在羅馬買奴隸的誰也沒出過這麼高的價錢。我給你一百萬「輔幣」。我用金幣付給你，而且馬上全部付清，只要你肯把樊梨妮讓給我。」

克拉蘇把兩隻胳膊一叉，嘴裏輕輕地吹着口哨。「嗯，這是個價錢。這的確是

個好價錢。這樣的價錢都可以寫詩來歌頌了。誰今天到市場裏去，只要出一千「輔幣」，就可以買着一個熟透了的、胸脯飽滿的美人兒，可是您到情願出比這高一千倍的代價，買一個皮包骨的日耳曼女孩子。嗯，這確是個好價錢。可是這麼大的一筆數目我怎麼拿得下呢？人家該說什麼呢？人家該說克拉蘇是個該死的強盜啦。」

「別拿我開玩笑！」

「拿你開玩笑？我親愛的革拉古，是你拿我開玩笑呢。我壓根兒沒什麼可賣給你的。」

「我是正正經經地跟你談一筆買賣。」

「我也是正正經經地回答你啊。」

「我再加一倍！」革拉古咆哮着說。「兩百萬。」

「我壓根兒不知道一個搞政治的會有這麼些錢。」

「兩百萬。愛賣不賣。」

「你讓我膩煩死啦，」克拉蘇說，跟着他就走開了。

五

「樊梨妮姪，樊梨妮姪，你現在得打扮起來啦。現在我們得把你打扮起來啦，樊梨妮姪，因為主人就要回來啦，你得跟他一塊兒坐着，一塊兒吃飯。你幹嗎叫我們這麼受罪呢，樊梨妮姪？」

「我並不想叫你們受罪啊。」

「你不是叫我們受罪是什麼？你瞧，你叫我們多受罪，樊梨妮姪。你跟我們說你是個奴隸。你不需要四個奴隸從頭到腳地服侍你。不，你只是一個跟我們一樣的奴隸。你跟我們說你多麼命苦。你知道當奴隸是什麼滋味。跟斯巴達克思在一塊兒征服全世界的時候，也許你就忘了當奴隸的滋味了吧。那時候你是個皇后，不是，樊梨妮姪？所以——」

「別再這麼着啦！這是幹嗎呢？難道我把自已當作過跟你們不一樣的人嗎？」

「用不着你把自已當作跟我們不一樣的人，樊梨妮姪。主人早就把你另眼看待啦。我們也就是他悶得慌的時候叫到床上來的消遣品。一個，兩個，三個。可是他愛你，樊梨妮姪。就是爲了這個緣故，你才叫我們受罪呢。你要是好好地這麼打

扮起來，我們就要挨鞭子啦。你挨不了鞭子。我們可要挨鞭子呢。」

「讓他來鞭打我好啦！」

「讓他來打你。試試看。他怎樣鞭打你，我們想得出來。」

「好啦，好啦。」她跟她們說。「我正奶着孩子呢。讓我把孩子奶完吧。奶完了就打扮。隨便你們把我打扮成什麼樣兒。我不願意叫你們受罪。不過得讓我奶完孩子。」

「得多大工夫？」

「他吃不了多大工夫。你瞧他。他已經慢下來啦。再過半個鐘頭就成啦。那時候他就睡着啦。我答應你們，那時候你們要我幹什麼，我就幹什麼。你們要我穿什麼，我就穿什麼。」

這樣她們就暫時離開了她。她們有三個是西班牙人。第四個是薩賓人，她母親當初爲了還債把她給賣了，這件事就成了她心中的隱痛。樊梨妮明白這個。叫自己的人給賣了，這是一樁痛心的事兒，這的確叫你痛心。嫉妬，猜忌，怨毒——在這個家庭裏面潰爛着。整個家庭都在那兒潰爛着。

她奶着孩子，向他輕輕地歌唱：

睡吧，我的寶寶，睡吧，心肝

趁着你父親在森林裏，

尋找水獺，獵取水獺，

帶回來毛皮，午夜般溫柔，

決不讓冬天的寒冷

凍着我的寶寶，我的心肝……

啞奶的勁兒越來越小了。她覺出奶頭上的壓力鬆弛下來。餓的時候他啞奶很有勁兒，那時候有一股敏銳的電流通過她的全身。然後慢慢兒的，他的肚子吃飽了，她的這種感覺也跟着消退了。讓一個孩子吃奶可多美啊！

她把另一個乳房給他，看看他是不是還要吃一點兒。她撫摩孩子的臉蛋兒，叫他再吃，可是他已經飽了。他的眼皮闔上了，他跟一般肚子吃飽了的孩子一樣，現在是天塌都不在乎了。有好一會兒她緊貼着她那溫暖的、赤裸的乳房摟着他；然後她把他放進了小床，掩上了胸前的衣襟。

他長的多漂亮啊，她站在他旁邊心裏這麼想。胖敦敦的，圓乎乎的，結結實實的——多美麗的孩子！他的頭髮像黑絲一樣，眼睛是深藍色的。這雙眼睛以後一準

會變黑的，像他父親的眼睛那樣，可是頭髮就難說了。他那烏黑的胎髮一脫落，長出來的可能是深黑色的鬚頭髮，也可能是金黃色的直頭髮。

他很快地、很容易地睡着了。他的世界是妥當而美好的。他的世界是生命的世界，由生命本身的簡單法則來統治，不起風波，不生糾葛。他的世界比其它一切的世界都要持久……

現在她離開了他，走到她們等着打扮她的地方。四個奴隸打扮她，叫她好跟那個佔有她的人一塊兒吃晚飯。她很馴順地站在那兒，讓她們把她的衣服脫掉，用海綿擦她那赤裸的身體。這仍然是個很可愛的身體，有兩條長長的腿，胸脯因為有奶，非常飽滿，使身體更顯着可愛。她們用一條床單把她裹起來，她就在一張臥椅上躺下，好讓那個女化粧師^①化粧她的臉跟胳膊。

最先是在胳膊跟腦門上擦了一層細細的白粉，察到臉頰時白粉就稍微淡了些。然後是胭脂，臉上淺淺地抹上一層淡紅，嘴唇上深深地塗着棕紅。然後是她們稱爲「富麗果」^②的一種黑色炭素漿，用來畫眉。

化裝完了以後，她坐了起來，讓她們給她梳頭。她那又軟又直的金髮被她們很

① 原文是拉丁文 ornatrix。

② 原文是拉丁文 fuligo，意即「煤炭」。

仔細地做成一堆齊齊整整的鬚頭髮，又塗上髮油，用細小的頭帶攏在一起。

然後是首飾。現在連那條床單也去掉了，她光着身子馴順而淡淡地站在那兒，讓她們把王冠放在她的頭髮上。隨後是金耳環，隨後是一隻叫作「慕尼來」^①的鑲着藍寶石的金項圈，同時，手腕和脚脖子上也戴上了與項圈相配的鐲子，每一隻手的小指頭上也戴了一隻鑽戒。她被打扮的又漂亮又富麗堂皇，好像是羅馬頂有錢的人在那兒打扮他的情婦呢，絕不像是他的奴隸。無怪乎派來伺候她更衣的這些可憐蟲不能憐憫她了。瞧，光是她身上的首飾就抵得上一個帝國的財富！這樣的人怎麼能叫人憐憫呢？

在那時候，羅馬頂貴重的衣料不是絲綢，而是精緻美妙的薄棉紗，在印度織成，輕薄如遊絲，沒有一種絲綢能比得上。這時候，她們把一件棉織的「斯多拉」^②從頭上往她身上一套。這是一件剪裁得很簡單的長衣服，腰際用一條繫好的叫作「卓娜」^③的帶子束緊。這衣服上唯一的裝飾就是鑲在邊上的金絲帶，而且，它的線條那麼簡單，那麼可愛，也的確不需要什麼裝飾。可是樊梨妮媪沒有一會兒能忘

① 原文是拉丁文 *monile*，即「項圈」之意。

② 原文是拉丁文 *stola*，指羅馬主婦着於緊身衣外之外衣。

③ 原文是拉丁文 *zona*，即「帶」之意。

得掉自己身體的每一條曲線都顯露出來；這種赤裸裸的樣子正是讓她感到憎惡和恥辱的，因此，乳房裏流出奶水把衣襟弄濕，損壞了衣服的美觀的時候，她反而覺得很高興。

在所有這些上面，又罩上了一條很大的淡黃色綢披肩；樊梨妮婭把它當作外套穿。她用它把衣服掩蓋起來。每逢她出來吃晚飯的時候，克拉蘇總是說：

「親愛的，親愛的，你幹嗎要把美麗的身體這樣掩蓋起來呢？別把披肩●緊緊地裹在身上啦。底下的衣服值到一萬「輔幣」呢。即便不讓別人欣賞，至少也該讓我欣賞欣賞啊。」今天晚上她走進餐室的時候，他又這樣說了，她呢，跟往常一樣，今天晚上又很服從地讓那條披肩鬆鬆地搭拉下來了。

「你叫我納悶兒，」克拉蘇說。「你真太叫我納悶兒啦，樊梨妮婭。我已經跟你說過一回了吧，我榮幸得很——也許該說倒霉得很——在阿爾卑斯山南的高盧境內我自己的營房裏，跟那個不是東西的角鬪士老圖巴奇亞圖一塊兒呆過一個晚上。他在我跟前形容過你。他把你形容成一隻野貓。他把一個沒法兒馴服的女人形容得非常生動。可是我倒一點兒也看不出來。你好像是非常馴順，非常服從呢。」

「是的。」

「我想不出你怎麼會變了樣兒。你是不願意告訴我的，我想。」

「我不知道。我不能告訴你。」

「我想你不會不知道，可是算了，不談這個了。今兒晚上你看着挺可愛。裝飾得挺好，打扮得挺好——樊梨妮，就老這麼樣下去嗎？我待你很不錯呢，是不是？傷心管傷心，可是拿這跟鹽礦比一比吧。我能把你的孩子拿走，按照市價把他賣三百「輔幣」，然後再把你送到礦裏去。那樣你喜歡嗎？」

「不喜歡。」

「我還真不願意這麼說，」克拉蘇說。

「沒關係。愛怎麼說就怎麼說吧。反正我是你所佔有的奴隸啦。」

「我不願意像佔有奴隸那樣佔有你，樊梨妮。事實上，我也完全是你的奴隸啊。我要像一個男人佔有一個女人那樣佔有你。」

「我攔不了你——就跟家裏哪個奴隸也攔不了你一樣。」

「什麼話！」

「這怎麼就說不得呢？羅馬城裏不是誰都談這一類的事兒嗎？」

「我不願意強姦你，樊梨妮。我不願意像佔有一個奴隸那樣地佔有你。不錯——我睡過我這兒的奴隸。我不知道我睡過多少女人。女人我睡過，男人我也睡

過。我什麼也不想瞞你。我要你知道，我就是這麼個人。因為你要是愛了我，我就會變樣兒啦。變成一個新的人，好的人。天哪，你知道人家都管我叫世界上頂有錢的人嗎？也許不是，可是有了你，咱們就可以統治全世界啦。」

「我不想統治全世界，」樊梨妮說，聲音很平淡，很單調，是一種毫無生氣的語聲，她跟他說話的時候總是這樣。

「你要是愛了我，我就會變樣兒，你不相信？」

「我不知道。我不在乎。」

「可是一牽涉到你的孩子，你就在乎了吧？你幹嗎不用個奶媽兒呢？瞧你在那兒坐着，奶水不住地打胸脯裏往外流——」

「幹嗎老拿孩子來嚇唬我呢？孩子屬於你啦，我也屬於你啦。你以為拿殺害孩子來嚇唬我，我就會愛你了嗎？」

「我並沒嚇唬你說要殺你的孩子呀。」

「你——」

「對不起，樊梨妮。咱們說來說去，老是說到這上面。請吃點兒吧。我已經盡了我的心啦。我請你吃這樣的飯菜。別跟我說什麼不在乎啦。這麼一頓飯的代價夠買一所別墅的呢。至少別一點兒不吃啊。稍微嚐一點兒啊。瞧——讓我告訴你一

椿有趣的事兒吧，就是在今天發生的。至少，你也許會覺得有趣兒。吃飯也就吃得下一點兒啦。」

「我需要吃多少，就吃多少，」樊梨妮妮說。

一個奴隸走了進來，把一隻鴨子放在一個淺淺的大銀盤子上。另一個奴隸把鴨子切開。克拉蘇用的是一個圓形的飯桌——這種桌子是那時候剛時興起來的——桌旁圍着一個相連不斷的長榻，把桌子圍了三分之二。吃飯的人在吃的時候把腳翹起來，把身體靠在一大堆絲質的坐褥上。

「就拿這隻鴨子來說吧。這是熏過了，裏面填上松露，再加上用白蘭地酒浸過的酸桃兒做的。」

「這的確不錯，」樊梨妮妮說。

「是的——我剛才不是跟你說今天出了一椿有趣的事兒嗎？在浴場裏的時候，革拉古進來了。他恨我恨得那麼厲害，再也沒法兒掩飾啦。奇怪得很，我倒不恨他。我忘啦——你不認識他。他是個元老，是羅馬很有權勢的一個政治人物——也許該說早先很有權勢。今天他的權勢已經很動搖了。他也是小人得志，貧民窟出身，靠營私舞弊跟買賣選票發的財。像肥豬似的一個人。沒有自尊心——沒有人樣；那班人又有幾個不是這樣呢？而且又沒有感覺，他會老坐在他的寶座上面，不到大水把

他的寶座從他屁股底下冲走不下來。哼，我一眼就瞅出他有求於我啦。他挺着他那肥胖的屍體，大搖大擺地在暖室裏跟着我走來走去，引得大夥兒全瞧。最後，他乾脆把話說出來了。他要買你。還出了個很大的價兒呢，我給了他個釘子碰，他又把價錢加了一倍。怎麼着也不死心。我羞辱了他，可是什麼他都滿不在乎。」

「你幹嗎不把我賣了？」樊梨妮姬問。

「賣給他？親愛的，讓你瞅見他一回就好了，帶着滿身的肥肉走來走去。或者對你說來那也無所謂嗎？」

「那也無所謂，」樊梨妮姬說。

克拉蘇推開了面前的那盤菜，瞪眼瞅着她。他把杯子裏的酒一口喝完，又斟上了一杯，然後突然發起火來，把杯子向屋子的那一頭扔了出去。他現在說話的時候極力耐着性子。

「你幹嗎這麼恨我呢？」

「我該說愛你嗎，克拉蘇？」

「不錯。因為我給你的東西比你打斯巴達克思那兒得到的要多得多。」

「不對，」她說。

「爲什麼？爲什麼不對？他是什麼東西？難道他是個神嗎？」

「他不是神，」樊梨妮說。「他是個單純的人。他是個平常的人。他是個奴隸。你難道不知道奴隸是什麼東西？你在奴隸中間過了一輩子了。」

「那末，我要是把你送到鄉下去，把你送給一個種地的奴隸，你能跟他一塊兒過日子並且愛他麼？」

「我只能愛斯巴達克思。我從來沒愛過別的人。我也絕不會再愛別的人。可是我倒能跟一個種地的奴隸過日子。他會有幾分像斯巴達克思，雖說斯巴達克思是個礦裏的奴隸，不是莊稼地裏的奴隸。他就是這個，不是什麼別的。你以為我非常單純，我也的確很單純，而且我還挺傻呢。有時候，你說的什麼我連懂也不懂。可是斯巴達克思比我還要單純。跟你比起來，他就像個孩子。他很純潔。」

「這是什麼意思，純潔？」克拉蘇問，極力抑制着自己。「我聽你這麼胡扯也真聽夠啦！斯巴達克思是個無法無天的社會公敵。他是個職業屠夫，又變成了一個殺人放火的強盜，是羅馬所建立的一切美好和體面的東西的敵人。羅馬把和平與文明帶給了全世界，可是這個下流的奴隸光知道焚燒破壞。有多少別墅變成了廢墟，就因為那些奴隸不認識文明，也不了解文明！他們幹了些什麼？他們在跟羅馬打仗的四年裏頭有了些什麼成就？爲了這些奴隸的暴動，死了多少萬人？整個的世界遭受了多少災害和痛苦，就因為這個下流的東西夢想着自由——破壞的自由！」

她一聲不響地坐着，低着頭，兩眼望着地。

「你幹嗎不回答我？」

「我不知道怎麼回答，」她安詳地說。「我不知道你這些問題的意思。」

「我聽你講了那麼些，要是別人講我絕不會饒他的話了。你幹嗎不回答我呢？你說斯巴達克思是純潔的，那是什麼意思？難道我不純潔嗎？」

「我不認識你，」樊梨妮說。「我不了解你。我不了解羅馬人。我光認識斯巴達克思。」

「那末，爲什麼他是純潔的呢？」

「我不知道。你以爲我沒這麼問過我自己嗎？也許因爲他是奴隸。也許因爲他受過那麼些痛苦。你怎麼能了解一個奴隸所受的痛苦呢？你又從來沒當過奴隸。」

「可是你說什麼純潔。你剛才說的不是純潔嗎？」

「在我看來他是純潔的。他幹不出一樁壞事兒來。」

「可是那樣造起反來，放火把世界燒了一半兒，你以爲那幹的是好事兒嗎？」

「我們並沒在世界上放起火來。我們所要的只是我們的自由。我們所要的只是平平安安地生活着。我不會像你那樣說話。我沒受過教育。連說你們的話我都說不大好。你跟我一說話，我心裏就糊塗了。我跟斯巴達克思在一塊兒的時候，心裏可

一點兒也不會糊塗。我知道我們所要的是什麼。我們要自由。」

「可是你們是奴隸啊。」

「不錯。可是爲什麼有些人應該是奴隸，有些人應該自由呢？」

克拉蘇的語氣溫和一點兒了，他說，「你現在是生活在羅馬城裏了，樊梨妮。我讓你坐在我的轎子裏，帶着你逛過這個城市了。你見過羅馬的力量，羅馬的無窮無盡的力量了。羅馬的道路橫貫全世界。羅馬的軍團捍衛着文明，打退外面的黑暗的勢力。別的国家一見羅馬使臣的節旄就膽戰心寒；凡是有水的地方，羅馬的海軍就統治着海洋。你看見那些奴隸把我們的幾個軍團擊潰了，可是在這兒城裏，連一點兒小小的波瀾都沒起過。不拘怎麼說，世界上古來最強大的力量——任何古代帝國都比不上的力量——你能夠想像不多幾個謀反作亂的奴隸把它推翻嗎？你難道不明白嗎？羅馬是永恆的。羅馬的方式是人類從來沒想到過的最好的方式，並且會永遠存在下去。這就是我要你明白的事情。別爲斯巴達克思傷心落淚啦。歷史跟斯巴達克思算了賬啦。你還得活下去呢，你有你自己的前途啊。」

「我不是替斯巴達克思傷心。誰也不會替斯巴達克思傷心的。同時他們也決不會忘記斯巴達克思。」

「啊，樊梨妮，樊梨妮——你夠多傻！斯巴達克思早已成了鬼魂，到明天

這個鬼魂就要被風吹得無影無踪啦。十年以後，誰也不會再記得他的名字。幹嗎要記得他呢？有一部記載奴隸戰爭的歷史嗎？斯巴達克思沒有建設過；他就會破壞。世界所記得的，只是那些能夠建設的人們。」

「他建立了希望。」

「樊梨妮婭，你真像個小女孩子，老是那麼學嘴學舌。他建立了希望。給誰建立了希望？今天那些希望又到哪兒去了呢？叫一陣風給刮跑啦，像灰燼一樣，像塵土一樣。你難道不明白世界就是這樣，也絕不會不這樣——就是強者統治弱者嗎？樊梨妮婭，我愛你。並不是因為你是個奴隸，而是因為即使你是個奴隸，我也還是愛你。」

「不錯——」

「可是斯巴達克思是純潔的，」他痛心疾首地說。

「不錯，斯巴達克思是純潔的。」

「告訴我。告訴我他怎麼個純潔法。」

「我沒法兒告訴你。你所不了解的東西我是沒法兒告訴你的。」

「我要了解他。我要跟他幹幹。他活着的時候，我跟他幹過，現在他死了，我還要跟他幹幹。」

她搖搖頭。「你幹嗎要這樣逼我呢？幹嗎不把我賣了呢？幹嗎不愛把我怎麼樣

就把我怎麼樣呢？你別理我不好嗎？」

「我要你告訴我一樁簡單的事兒，樊梨妮。到底有斯巴達克思那麼個人沒有呢？他是怎麼個人，爲什麼誰也不能說給我聽呢？」

「我說給你聽過——」她頓住了，於是他溫和地說，

「說吧，樊梨妮。往下說吧。我要做你的朋友。我不願意你怕跟我說話。」

「不是怕。自打認識斯巴達克思以後，我就沒再怕過什麼。可是要談論他這個人，那就不容易了。你說他是個殺人的強盜，是個屠夫。可他是世界上古來頂好、頂高尚的人。」

「不錯——告訴我他到底怎麼個好法，又怎麼個高尚法。我要你告訴我這個。我要了解他到底幹了什麼樣的事，叫你會那麼想。也許了解了以後，我就可以跟斯巴達克思一樣啦。」這半天他只是一股勁兒喝酒，沒嚐一口菜。現在他的反言譏諷不再那麼劍拔弩張了。「也許我可以跟斯巴達克思一樣。」

「你叫我跟你說，可是怎麼樣說好呢？在奴隸中間，男人跟女人的關係是跟在你們中間不一樣的。在奴隸中間，男女是平等的。我們一樣地工作；我們一樣地受鞭打；我們一樣地死去，到一樣的沒有姓名的坟墓裏去。一起頭的時候，我們拿起了槍矛和刀劍，跟我們男人並肩作戰。斯巴達克思是我的夥伴。我們倆是一個人。」

我們是血肉相連的。他受了傷，只要我一摸他的傷疤，他的傷疤就成了我的傷疤，我就疼痛起來。而自始至終，我們倆都是平等的。他頂好的朋友克利克薩斯死了的時候，他把頭放在我膝蓋上，啼哭着，啾啾着，就跟小孩子似的。而我頭一個孩子六個月就小產的時候，我也那麼啼哭，他還老看護着我。除我以外，他一輩子沒要過第二個女人。不管在什麼情形下，我也不會要第二個男人。我頭一回輪在他懷裏的時候，心裏有點兒害怕。跟着一種奇怪的感覺就忽然湧到我的全身。我知道我再也不會死了。我的愛是不朽不滅的。什麼都再也不能傷害我了。我變得像他一樣，我猜想他也有點兒變得像我了。我們彼此之間沒有祕密。起先我老怕他看見我身體上的缺點。後來我知道即使是缺點，也跟潔白無瑕的皮膚一樣了。他是那麼樣愛我。可是我怎麼樣跟你講他的爲人呢！他們要把他當作一個巨人，可他不是個巨人。他是個普通人。他溫柔、善良，充滿了愛。他愛他的那些夥伴。見面的時候，他們互相擁抱，互相接吻。在你們羅馬人之間，我從來沒見過男人跟男人擁抱或接吻，可是在你們這兒，男人跟男人睡覺倒就像他們跟女人睡覺那麼隨便。斯巴達克思多嗜跟我說話，我都懂得他的意思。可是我不懂得你的意思。羅馬人說話的時候，我不懂得他們的意思。奴隸們要是打架吵嘴，斯巴達克思就把他們叫到一塊兒，他們就全都說起話來，然後就他說話，他們聽着。他們也幹過壞事兒，可是他們總想學好。

他們並不孤獨。他們是某種東西的一部分；同時他們也是彼此的一部分。起初他們老是要偷戰利品。斯巴達克思跟我講，這也是難免的；他們在他們原來的地方看慣了偷竊了。可是那個公共倉庫是從來不鎖的，也從來沒人看守，後來他們看到自己需要什麼可以拿什麼，用不着偷，並且偷來了東西也沒地方用，他們就不再偷了。他們不再怕挨餓，怕受窮了。斯巴達克思又教導我，人們所以幹壞事兒，都是因為害怕。他指給我看，人們是可以改變，可以變成高尚美好的人的，只要他們友愛地在一塊兒生活着，並且共同享有他們所有的東西。我看到這個了。我親身體驗過這個了。可是也不知怎麼我自己的那個男人一向都是那樣。爲了這個緣故，他才能夠領導他們大夥兒。爲了這個緣故，他們才都聽他的話。他們並不只是殺人的強盜跟屠夫。他們是這個世界從來沒有過的東西。他們是人類的榜樣。爲了這個緣故，你才不能傷害我。爲了這個緣故，我才不能愛你。」

「滾出去，」克拉蘇對她說。「滾出去，別再讓我瞅見你，他媽的！」

六

革拉古又把弗拉維約叫來了。他們倆是受同一命運支配的。他們看上去更像弟

兄了，這兩個肥碩的、正在衰老着的胖子。他們坐在那兒，彼此很了解地互相對着。革拉古知道弗拉維約的悲劇。弗拉維約總是想跟那些功成名就的人們學，可總是學不像。一舉一動，他都學他們，可是到了末了，他還只是一個影子。他連一個偽造品也算不上；他只是一個偽造品的影子。現在弗拉維約瞅着革拉古，看出舊日的革拉古已經不知去向了；不知去向了，一去不返了。革拉古到底碰上了什麼可怕的事兒，他也只是猜疑着；可是這樣的猜疑已經夠了。在這兒，他找到了一個保護人，可是現在他的保護人不能再保護他啦。這才有個意思呢，好吧！

「你要什麼呢？」弗拉維約問。「別再跟我發脾氣啦。的確是樊梨妮婭。我已經得到證實了，你要是需要證實的話，的確是斯巴達克思的太太。現在你還想打我這兒要什麼呢？」

「你怕的是什麼？」革拉古問。「幫過我忙的人，我是不會虧負他們的。你到底怕的是什麼？」

「怕的是你啊，」弗拉維約怪可憐地說。「我怕你不定要叫我幹什麼去呢。城裏的駐軍你可以想把它們叫出來就把它們叫出來。你有你自己手下一羣羣的人，有你自己的土混混兒，你也整整地有好幾個選舉區，你可以把每一區的公民一個個都叫來給你辦事。你又幹嗎不那麼着呢？你幹嗎要來找我這麼個挑水的回頭過了景兒

的人呢？說不上什麼過了景兒。除了當一個不值錢的狗腿子以外，我什麼也沒當過，壓根兒沒嘗過。你幹嗎不找你的朋友去呢？」

「我不能，」革拉古說。「在這件事上，我不能。」

「爲什麼？」

「難道你還不知道爲什麼？我要那個女人。我要樊梨妮。我曾經想法子要把她買來。我出給克拉蘇一百萬「輔幣」，後來我又把價錢加了一倍。他羞辱我，當着我面譏笑我。」

「嘔——不能，不能——兩百萬！兩百萬！」弗拉維約一想就哆嗦起來。他舐着他的兩瓣厚嘴唇，兩隻手一會兒捏緊，一會兒放鬆。「兩百萬。那是整個的世界。整個的世界裝在小小的一個袋子裏。把它帶在身邊，整個的世界就是你的啦。你可出這些錢買一個女人。天哪，革拉古——你幹嗎要她呢？我所以問你，並不是要探聽你的祕密。你要我給你辦事，可是，你要是不告訴我，我馬上就離開這兒走啦。我得知道你幹嗎要她。」

「我愛她，」革拉古沒精打采地說。

「什麼！」

革拉古點點頭。他的尊嚴現在已經完全沒影兒了。他點着頭，兩隻眼紅了，潤

濕起來了。

「我不明白。愛？媽的什麼是愛？你壓根兒沒結過婚。你壓根兒沒讓一個女人染指過。現在你倒說你愛上了一個女奴隸，預備出兩百萬「輔幣」買她啦。我不明白這個。」

「你難道非明白不可嗎？」那位政治家咆哮着說。「你不會明白的。你瞅我又老又胖。你總疑心我怎麼着也不過是隻鬧雞。你愛怎麼想就怎麼想吧。我壓根兒沒見過真正是人的女人；咱們的女人又有幾個真正是人的呢？我怕她們，我恨她們。也許是咱們把她們弄成這樣的——我不知道。現在，我情願屈着兩膝爬到這女人跟前去。只要她瞅我一眼，告訴我一聲她心目中還有我就成。我不知道她覺得克拉蘇怎麼樣——可是我能明白克拉蘇對她是多麼傾心。這我能明白，沒錯兒。可是她心裏會有他嗎？消滅她丈夫的就是他——擊潰斯巴達克思的就是他。她瞅着他怎麼能不厭惡不痛恨呢？」

「女人可難說呢，」弗拉維約點頭說。「克拉蘇可以漫無限制地繼續把價錢提高。準會讓你吃驚的。」

「嘔，你完全是放屁呢，你這個胖傻瓜！你這個愚蠢的胖傻瓜！」

「別又罵起來啦，韋拉古。」

「那你就別像傻瓜似的胡扯啦。我要那個女人。你知道我出的價兒。」

「你是說你預備出——」

「不錯。」

「結果該怎麼樣你知道嗎？」弗拉維約拿着尺寸說。「不是說我自己。我要是把事辦成了，我可以拿了錢到埃及去，在亞歷山大利亞買一所別墅跟幾個女奴隸，可以像個州長似的在那兒度過我的下半輩子。我可以那樣，可是你不成，革拉古。你是革拉古；你是個元老；你是目前羅馬城裏頂有權勢的人物。你跑不了。你帶着她預備怎麼辦呢？」

「目前我不管這個。」

「不管？你不知道那時候克拉蘇該怎麼樣嗎？沒人把克拉蘇打敗過。沒人佔過克拉蘇的便宜。你鬪得過克拉蘇嗎？你鬪得過那種金錢嗎？他會把你給毀了，革拉古。不把你弄死不止。他會把你給毀了，會要你的命。」

「你以為他有這麼大力量嗎？」革拉古輕聲說。

「你要我說實話嗎？兩百萬是我從來夢想不到的大數目，可是實話是「是的」。他能夠這樣，他一準會這樣。」

「我豁着幹，」革拉古說。

「可是即便你豁着幹，你又能得到什麼呢？兩百萬是個大數目。我可以花錢把她打克拉蘇家裏弄出來送到你這兒。那不難。可你怎麼知道她不會啐你的臉呢？她幹嗎不啐你的臉呢？消滅斯巴達克斯的是克拉蘇。可是攪撥克拉蘇的是誰呢？架弄克拉蘇的是誰呢？把軍隊跟那個差使給他的是誰呢？」

「是我，」革拉古點頭說。

「完啦。那末你能得到什麼呢？」

「我能得到她——」

「你能給她什麼呢？你能給她什麼呢？奴隸只要一樣東西。你能給她嗎？」

「什麼東西呢？」

「嘔，你還不知道嗎？」弗拉維約說。「你幹嗎不正眼瞧瞧這件事實呢？」

「你說的是她的自由嗎？」革拉古鎮靜地說。

「不是跟你在一塊兒。給她自由，可是不跟你在一塊兒。那就是說，給她自

由，讓她逃出羅馬。那就是說，讓她逃出克拉蘇的掌握。」

「你打量我要是給了她自由，她肯給我一個晚上嗎？」

「一個晚上的什麼？」

「愛——不，不是愛。尊敬，重視，關切。不——不，不是這個。感謝。姑且

就這麼說吧。一個晚上的感謝。」

「你真是個傻瓜！」弗拉維約說。

「坐在這兒，讓你這麼說我，就更顯着是個傻瓜啦，」革拉古點頭說。「也許我是傻瓜——也許不是。克拉蘇愛怎麼樣就怎麼樣，我豁出去啦。你得去說服她，叫她相信我是決不失信的。我一向靠我的信用吃飯。羅馬知道這個，可是你能說服她嗎？」

弗拉維約點點頭。

「你得給她安排好，讓她以後可以逃出羅馬。這你辦得到嗎？」

弗拉維約又點點頭。

「到哪兒？」

「至少到阿爾卑斯山南的高盧境內。到那兒她就可以安全了。那些港口跟往南去的大路都會有人看守的。要是往北到高盧去，我想她就會安全了。她是日爾曼人。我想她要是願意，可以到日爾曼去。」

「可是你怎麼能把她打克拉蘇家裏弄出來呢？」

「那不成問題。他每星期要到鄉下去呆三天。只要花一點兒錢，把錢花在刀刃兒上，就可以辦到了。」

「不過得她願意走才成。」

「我懂得，」弗拉維約點頭說。

「她一準會想把孩子帶來的，我想。那也成。我可以讓孩子呆在這兒很舒服。」

「不錯。」

「你是不是要把那兩百萬先拿走？」

「我想我得先拿走，」弗拉維約說，透着有點兒悲哀。

「你現在就可以拿走，錢在這兒呢。全部拿現錢也成，拿張票據到亞歷山大利亞我那個銀行裏去支取也成。」

「我想拿現錢，」弗拉維約說。

「對——我想你是對的。可別溜之大吉，弗拉維約。溜了我也找得着你的。」

「他媽的，革拉古！我也跟你一樣有信用。」

「好極啦。」

「只是我不知道你幹嗎要這樣！我的老天爺，我真不知道你幹嗎要這樣！要是你以為克拉蘇會隨隨便便把這事放過去，那你就了解克拉蘇啦。」

「我了解克拉蘇。」

「那就請上帝保佑你吧，革拉古。我真希望我不那麼想。可是由不了我。」

七

樊梨妮做了個夢。她夢見她正要受高貴的元老院的審問。元老們在那兒坐着，那些統治着全世界的人。他們坐在大椅子上，披着白色的外衣，每人都有一張像克拉蘇那樣的臉，長長的，又漂亮，又嚴峻。他們身上的每一樣東西——他們身子往前探着，手托着下巴頰兒，在那兒坐着的樣兒，他們臉上那種陰森的、凶險的表情，他們的自信，他們的自恃——他們身上的每一樣東西都是權勢的一部分。他們是權勢和力量，在他們面前，整個的世界沒有一樣東西能站得住腳。在那個廣大的、圓頂的元老院議事廳裏，他們坐在那白色的石頭座椅上，只要看見他們，就會叫人心驚膽怕。

樊梨妮夢見自己站在他們面前，得替斯巴達克思作見證。她站在他們面前，身上只穿着一件極薄的棉紗做成的衣服，心裏敏銳地、痛苦地感到自己的奶水正流到衣服上，把衣服弄髒。他們開始訊問她。

「斯巴達克思是誰？」

她正要回答，可是還沒等她張嘴，第二個問題就來了。

「他爲什麼要毀滅羅馬？」

又是剛要回答，底下的一個問題就來了。

「他爲什麼把落到他手裏的人全都殺害了？難道他不知道我們的法律禁止殺人？」

她剛要否認這一點，可是還沒說上兩個字，底下的一個問題又來了。

「他爲什麼痛恨一切好的東西，喜愛一切壞的東西？」

她剛要講話，可是有一位元老站了起來，指着她的胸脯。

「那是什麼？」他問。

「奶。」

這時候每一位元老臉上都現出了怒容，可怕的怒容，她更加害怕起來。然後，不知爲了什麼她在夢中沒法兒了解的緣故，她的恐懼消失了。在夢中，她跟她自己說：

「一準是斯巴達克思跟我在一塊兒呢，不然絕不能這樣。」

於是她掉過頭來，果然，他就她身旁站着呢。他穿的那身服裝是在他們的鬪爭時期中他最常穿的。他足登高統皮靴。身上是一套素淨的灰色緊身衣，一頂小小的氈帽戴在黑黑的鬚頭髮上。他沒帶武器，因爲除非是要上陣爭鋒，他素來是絕對

不肯帶武器的。他沒戴飾物、戒指和手鐲。他的臉刮得乾乾淨淨，他那鬆曲的頭髮剪得很短。

他的態度是多麼安詳自如！她記得——在她的夢中——他的態度一向是這樣。斯巴達克思加入了一個團體，這種安詳自如的感覺就會瀰漫到每一個人心裏。可是在她自己身上，總是另有一種反應。她看見他的時候，總是帶着一種快樂的感覺。就像一隻破了個口的戒指。他一出現，這隻戒指就會自動合攏，變得完整無缺。有一回他在他的帳幕裏。至少有五十人在那兒等着斯巴達克思呢。最後，他來了；她閃到一邊，讓他跟那些等着他的人處理事務。她只是望着他，可是她快樂得越來越厲害，他的隻言片語，他的一舉一動，都成了她這種快樂的源泉。最後她實在快樂得熬不住了，她只得走出帳幕，找個清靜地方一個人呆着。

現在，在她的夢中，她又有點兒那樣的感覺。

「你在這兒幹什麼，寶貝兒？」他問她。

「他們在那兒審問我呢。」

「誰？」

「他們。」她指着那些高貴的元老。「他們叫我害怕。」在這時候，她又發現那些元老全都紋絲不動，好像凍起來了似的。

『可是你瞧，他們更害怕，』斯巴達克思說。多麼像他的爲人！他看到了一樣東西，就簡單乾脆地說了出來。於是她就總是納悶兒，她自己怎麼會看不到呢？當然是的，他們害怕。

『咱們走吧，樊梨妮婭，』斯巴達克思微笑着。他把他的胳膊圍在她的腰際，她也用她的胳膊圍着他的腰。他們走出了元老院議事廳，到了羅馬城的街上。他們是一對愛人。他們在羅馬城的街上一直走着，沒人注意他們，也沒人攔阻他們。

在她的夢中，斯巴達克思說：『一跟你在一塊兒，我就這樣。一跟你在一塊兒，我就需要你。嘔，我太需要你啦。』

『不拘什麼時候，只要你需要我，你就可以得到我。』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那是很容易忘記的。我想，一件東西要是能夠到手，你就該不再需要它了。可是我不能不需要你。我越來越需要你了。你也這麼需要我嗎？』

『也跟你一樣。』

『你每逢看見我都是這樣嗎？』

『是的。』

『我的感覺是這樣。我每逢看見你都是這樣。』他們又繼續走了一會兒，然後

斯巴達克思說：「我得到個什麼地方去。咱們得到個什麼地方去，一塊兒睡一會兒。」

「我知道有一個地方可以去，」樊梨妮姬在夢裏說。

「那兒？」

「一個叫克拉蘇的人的家裏，我就住在那兒。」

他停了下來，鬆了他的胳膊。他把她的身子扳過來，叫她臉朝着他，用一種搜索的目光往她眼睛裏瞅。然後他注意到她衣服上的那片奶漬。

「那是什麼？」他問，好像已經忘了她剛才所說的那句關於克拉蘇的話了。

「給孩子吃的奶。」

「我沒孩子啊，」他說。他突然害怕起來，離開了她往後退——跟着就踪影全無。於是那個夢完了，樊梨妮姬醒了過來，四周圍只見一片黑暗。

八

第二天，克拉蘇到鄉下去了，到了傍晚，弗拉維約就把樊梨妮姬帶到革拉古家裏來，總算沒有失信。他們來的時候，革拉古正獨自個兒坐着吃晚飯。一個奴隸走

到革拉古跟前，告訴他說外面有兩個人要見他，一個是弗拉維約，還有一個女人。那女的懷裏還抱着個孩子。

「不錯，」革拉古說。「不錯，我知道。安放孩子的地方已經準備好了。把他們帶進來吧。」隨後他又說：「不。不。讓我自個兒去。」他幾乎是從餐室跑到大門口的。他親自請他們進來。他非常有禮貌，非常週到；他像歡迎上賓那樣歡迎他們。

那女人披着一件長長的外套，在陰暗的門道裏面，他看不清楚她的面龐。可是現在等會兒再看她也不要緊了。他把他們領進來，同時告訴那女人說，她可以把孩子交給他，不要親自把孩子送到育兒室去也成。那孩子睡在她懷裏，革拉古唯恐自己說錯什麼話，或者露出什麼神氣，會使她不放心的孩子。

「我給他預備了一個完美的育兒室，」他說。「有個小床，並且要什麼有什麼。他一準會很舒服，很安全，絕不會出什麼岔子。」

「他需要的東西很有限，」樊梨妮回答說。革拉古聽到她的聲音還是頭一次。那是種柔和的聲音，可是又宏亮又深沉，很是悅耳。她這時候把外套上面的風兜往後放下，於是他就看到她的臉了。她那長長的、黃色的頭髮紮在脖子後面。臉上並沒擦臙抹粉——奇怪得很，這反而使她那秀麗的臉蛋兒跟臉上的輪廓更引人注

意，更顯着漂亮。

就在革拉古瞅着她的當兒，弗拉維約注視着革拉古。弗拉維約站在一旁，很感興趣，同時又有點兒快快不樂，也有點兒納悶兒。他呆在那兒很不舒服，因此一到能夠插嘴的時候，他就說：

「我現在得準備別的去啦，革拉古。天一亮我就回來。我希望在那時候你已經準備停當啦。」

「我可以準備停當啦，」革拉古點頭說。

於是弗拉維約走了，革拉古就把她帶到他給孩子預備好的那個房間裏。一個奴隸在那兒坐着呢，革拉古把頭衝那女人一點，解釋說，

「她要在這兒坐一宿。她要老瞧着孩子。所以你不用怕孩子會有個三長兩短。孩子要是哭，她馬上就來叫你。一點兒不用擔心。」

「孩子會睡着的，」樊梨妮說。「謝謝你的厚意，可是孩子會睡着的。」

「可是你用不着留心孩子的哭聲。只要他一哭，她就會來叫你的。你餓了嗎？你吃了飯沒有？」

「沒吃，可我不餓，」樊梨妮把孩子放進了小床以後回答說。「我太興奮啦，什麼也吃不下去。我覺得跟在夢裏一樣。起初我還不敢相信那個人，現在我可

相信他了。我不知道你幹嗎要爲我這麼操心。只怕我是做夢呢，隨時會醒來。」

「可是你跟我一塊兒坐着，等我把飯吃完吧，也許你也會想吃點兒什麼。」

「好吧，可以。」

他們回到了餐室，樊梨妮就坐在跟革拉古坐的那個成直角的臥椅上。他躺不下去。他坐在那兒，態度有點兒不自然，一邊兒目不轉睛地瞅着樊梨妮。他心裏有點兒驚奇，他怎麼會一點兒沒什麼不舒坦，一點兒也不恐懼，而只是充滿了一種極大的快樂，一種他生平從未有過的快樂呢？這可以說是一種滿足的感覺。他生平從未有過這種心滿意足的感覺。他覺得世界變得非常美滿了。世界上種種使人痛苦的不調和已經消失了。他在他這個快樂的城市裏，他這個美妙的京城裏，他自己的家中呆着，覺得很自在，很舒服；他心裏對這個坐在他面前的女人充滿了一種強烈的、油然的愛情。他這時候並不想追究那些把他生平唯一的一次愛灌注到斯巴達克思的妻子身上去的複雜因素；他自以爲明白這個道理，可是他無意對自己追根究底，把事情弄個水落石出。

他談起吃來了。「吃過克拉蘇的飯菜，恐怕你就會覺得我這兒的飯菜太簡單了。我平時只吃點兒水菓跟簡單的魚肉，有時候也吃點兒什麼特別的。今兒晚上我吃的是一「饅龍蝦」，好得很。還有一種美妙的白酒，我兌了水喝——」

他說話她並沒聽，他今天居然也特別有眼力，說道：「我們羅馬人談吃的時候，你聽着並不真懂吧？」

「我不懂，」她承認說。

「我看得出是什麼緣故。我們從來不談我們的生命是多麼空虛。這是因為我們花費那麼多時間來填我們的生命的空虛。野蠻人的自然行爲，吃、喝、愛、笑——所有這一切都被我們拿來大大地加以鋪張、加以崇拜。我們再也不會餓了。我們談什麼飢餓，可是我們從來也沒餓過。我們談什麼口渴，可是我們從來也沒渴過。我們嘴裏談着愛情，可是我們心裏沒有愛情，我們想法子用我們那無窮無盡的新發明跟變態的玩藝兒來代替愛情。對我們來說，消遣已經代替了快樂。一種消遣日久生厭，就只得另找個更有趣兒，更叫人興奮的消遣——越來越沒個完。我們把自己弄成毫無人心的東西了，甚至於對自己所幹的事兒也都毫無知覺，而這種麻木不仁的程度又一天厲害一天。我說的話你能了解嗎？」

「有的我能了解，」樊梨妮姪回答說。

「我也必得了解你，樊梨妮姪。我必得了解你爲什麼怕這只是一場夢。你跟克

● stuffed lobster. 先把龍蝦肉挖出切碎，拌上肉丁或其它作料，然後再塞在龍蝦殼內，看起來

與真龍蝦無異。

拉蘇在一塊兒不是挺好嗎？我想他甚至於還會跟你結婚呢，假如你真非結婚不可的話。克拉蘇是一個大人物。他是羅馬頂大的大人物之一，他的威權跟勢力是叫人無法兒相信的。你知道埃及的法老是什麼樣的人物嗎？」

「不錯，我知道。」

「嗯，在目前，克拉蘇比埃及的法老還要位重權高呢。你呢，也可以比一個埃及的皇后還偉大。難道這不能給你一點兒快樂嗎？」

「跟那個殺死斯巴達克思的人在一塊兒嗎？」

「啊——可是你要想一想。這不是他個人幹的，他並不認識斯巴達克思，他個人對他也沒什麼仇恨。我也跟他一樣有罪。消滅了斯巴達克思的是羅馬。可是，斯巴達克思死啦，你還活着呢。你不想耍克拉蘇所能給你的一切嗎？」

「我不想要，」樊梨妮姬回答說。

「你要什麼呢，我親愛的樊梨妮姬？」

「我要自由，」他說。「我要離開羅馬，一輩子再也看不見羅馬。我要看着我的兒子在自由中長大成人。」

「自由就這麼寶貴嗎？」革拉古問，真正大惑不解了。「什麼樣的自由？餓死的自由，被殺的自由，無家可歸的自由——到地裏幹活的自由，就像一個農民那

樣？」

「我沒法兒跟你解說，」樊梨妮說。「我曾經想告訴克拉蘇，可我不知道怎麼樣告訴他。我不知道怎麼樣告訴你。」

「可是你恨羅馬。我愛羅馬，樊梨妮。羅馬是我的血液跟生命，是我的母親，我的父親。羅馬是一個妓女，可是要叫我離開羅馬，我就寧可一死。我現在就有這樣的感覺。就因為你坐在那兒，我倒更念念不忘我的城市了。可是你恨它。我想不出爲什麼。斯巴達克思恨不恨羅馬？」

「他反對羅馬，羅馬反對他。那你是知道的。」

「可是毀滅了羅馬以後，他預備建立什麼來代替羅馬呢？」

「他要創造一個世界，裏面沒有奴隸，也沒有奴隸主，只有在和平友愛中生活着的人民。他說我們要從羅馬吸取那些好的跟美麗的東西。我們要建造沒有城牆的城市，所有的人都要在和平友愛中生活着，世界上再沒有戰爭，沒有災難，沒有痛苦。」

革拉古這時候半天沒言語，樊梨妮好奇地瞅着他，一點兒也不覺得害怕。別瞧他外表那麼粗俗，身體又胖又大，臃腫不堪，可是他是一個她願意信賴的人，跟她以往所認識的哪個人都不相同。他具有一種特別的、反過來的誠實。他身上有一

種品質也不知怎麼使她想起了斯巴達克思。這不是什麼她能夠捉摸的東西。這不是什麼形體上的東西——甚至於也不是一種成爲習慣的姿態。這不如說是他思想的一種方式；有時候——只是有時候——他說出話來就彷彿是斯巴達克思說的。

他沉默了很久很久，後來他說話了，對她剛才說的那番話發表意見，就像中間沒有停過一會兒似的。

「那末這就是斯巴達克思的夢想了，」他說，「創造一個沒有鞭子，也沒有人被鞭打的世界——沒有宮殿，也沒有泥窩棚。誰知道呢！你給你兒子取的是什麼名字，樊梨妮婭？」

「斯巴達克思。還能給他取什麼別的名字呢？」

「斯巴達克思這個名字很好。不錯——當然嘍。他長大了還準會很高大，很驕傲，很強壯。你準還會把他父親的事情說給他聽吧？」

「不錯，我會說給他聽的。」

「你怎麼跟他講呢？你怎麼跟他解說呢？他將來長大了，世界上已經沒有像斯巴達克思那樣的人了。你怎麼跟他解說他父親所以純潔善良的緣故呢？」

「你怎麼知道斯巴達克思是純潔善良的？」樊梨妮婭問他。

「難道這也不容易知道嗎？」葶拉古覺得奇怪。

「對於某些人，這是不容易知道的。你知道我要跟我兒子說什麼嗎？我想你會明白我的意思的。我會告訴他一件很簡單的事兒。我會跟他解釋說，斯巴達克思所以純潔善良，是因為他能疾惡如仇，反抗罪惡，跟罪惡作鬪爭——他一輩子也沒跟不對的東西妥協過。」

「這就使他純潔起來嗎？」

「我不很聰明，可是我想這是會使任何人純潔的，」樊梨妮說。

「斯巴達克思又怎麼知道什麼是對的，什麼是不對的呢？」革拉古問。

「是對他的人民有利的，就是對的。是危害他的人民的，就是不對的。」

「我明白了，」革拉古點頭說，「敢情這就是斯巴達克思的夢想跟斯巴達克思的爲人。我太老啦，樊梨妮，做不了夢啦。要不然，我一定就淨做我這一輩子

——一個人唯一的一輩子——是怎麼過的夢了。唯一的一輩子——又似乎是那麼短促，那麼沒有意義，沒有目的。就跟一晃兒似的。一會兒生啦，一會兒死啦，沒有來由，沒有緣故。現在呢，我又帶着我這臃腫醜惡的臭皮囊在這兒坐着。斯巴達克思是個很漂亮的人嗎？」

她笑了，她到他家裏來以後還是頭一次笑。先是微笑，然後又大笑起來，然後笑變成了眼淚，她把臉枕在桌子上面哭泣起來。

「樊梨妮，樊梨妮——我說錯了什麼話啦？」

「沒什麼——」她坐了起來，用餐巾擦臉。「不是爲了你說的什麼話。我太愛斯巴達了。他不跟你們羅馬人一樣。也不跟我們那個部落裏的人一樣。他是個色雷斯人，臉挺寬、挺扁，有一回監工的打他來着，把鼻子給打壞了。人家說這麼一來他看上去就像一隻綿羊，可是在我看來，他這樣兒倒正好。也就是這個。」

二人之間的隔膜消失了。革拉古伸出手去，握住了她的手。他這一輩子對一個女人從來沒有感覺到這麼親近、這麼信賴過。「親愛的，親愛的，」他說，「你知道我原先跟我自己怎麼說的？起先，我跟我自己說，我要打你這兒得到一夜的愛。接着我自己把這個駁回了。然後我要一夜的尊敬和重視。我也給駁回了。然後我所要的只是感謝。可是現在不止是感謝了，是不是，樊梨妮？」

「不錯，不止是感謝，」她很坦白地說。他於是明白她是既不會口是心非，也不會耍花招兒的。她光知道心裏怎麼想嘴裏就怎麼說。他拉起了她的手，吻了它一下，她也並沒把手縮回去。

「我要這個，」他說。「我還有天亮以前的這一點時間。你肯跟我坐在一塊兒，跟我談談，喝一點兒酒，吃一點兒東西嗎？我得跟你說的話太多了，我得聽你說的話也太多了。你肯不肯跟我坐在一塊兒，一直坐到天亮——那時候弗拉維約就該帶

着馬來了，你就永遠離開羅馬了？你肯爲我這麼辦嗎，樊梨妮？」

「也是爲我自己，」她說。「我願意這麼着。」

「我也不想謝你啦，因爲我不知道怎樣謝你好。」

「沒什麼可以謝我的，」樊梨妮說。「我本來以爲我再也不會快樂了，可是你讓我快樂起來。我本來以爲斯巴達克思死了以後我再也不會笑了。我本來以爲生命要永遠跟沙漠一樣了。可是他老愛跟我說，生命比什麼都重要。他那句話的意思到今天我才算真懂。現在我想笑啦。我不明白是爲什麼，可是我想笑啦。」

九

弗拉維約回來的時候，已經是天亮前的一個鐘頭了，這時候一切都顯着陰沉寂寞，生命在衰退着，一切東西都到了週而復始以前的最低潮。那個管家婦一句話也沒說，一直把他領到了革拉古跟樊梨妮那兒。革拉古正舒展着四肢躺在一把椅子上，顯着很疲倦，臉色很慘白，可是不算不快樂。樊梨妮坐在一張臥椅上給孩子吃奶。她也顯着有點兒疲倦，可是她坐在那兒，奶着那個胖胖的、粉紅色的嬰兒，看上去非常美麗。革拉古一見弗拉維約，就把一個手指按在嘴唇上面，弗拉維約於

是就悄悄地等着。他也不禁不由地被那女人的美麗吸引住了。她坐在燈光下面給孩子吃奶，看上去就像是羅馬很古遠的時候的一個美人又重到人間。

她奶完了孩子，就把胸脯掩上，把睡着的孩子裹在一條毯子裏。革拉古站了起來，臉朝着她，她也瞅着他，瞅了很久。

「我決定用馬車，」弗拉維約告訴他們說。「這麼着，咱們就可以抓緊時間了，咱們跑得了跑不了，問題就在跑得多快。我在一輛馬車裏裝滿了毯子跟枕頭，所以你一準會很舒服——可是咱們必得馬上動身。你瞧，時間已經很踴促了。非常踴促了。」

他說話他們好像並沒聽見。他們互相對看着，斯巴達克思的美麗的妻子跟那個肥胖的、漸漸衰老的羅馬政治家。然後樊梨妮轉過身來向那個管家婦說：

「給我抱一下孩子好嗎？」

管家婦接過了孩子，樊梨妮就走到革拉古跟前。她溫柔地撫摩他的兩臂，然後把手伸到上面去摸他的臉。他朝她彎下腰來，她就吻他。

「現在我得把這話告訴你，」她跟他說。「我很感謝你，因為你待我這麼好。」

你要是跟我一塊兒走，我也準會努力對你有好處——對誰也不會有再大的好處了。」

「謝謝你，親愛的。」

「跟我一塊兒走好麼，革拉古？」

「嘔，親愛的，謝謝你，給你祝福。我非常愛你。可是我離開羅馬，就什麼也不成啦。羅馬是我的母親。我的母親是個妓女，可是對你說來，她是我曾經愛過的唯一女人。我不會朝秦暮楚。再說我又是一個胖老頭兒。那兒等着的弗拉維約還得找遍全城弄輛合式的馬車來拉我呢。走吧，寶貝兒。」

「我早就對你們說，時間已經很跼促了，」弗拉維約不耐煩地說。「弄到這會兒，準有五十個人都知道這樁事兒啦。你打量沒人會多嘴多舌嗎？」

「你多多地照應她，」革拉古說。「你現在要成一個有錢的人啦，弗拉維約。」

你現在可以舒舒服服地過日子啦。所以就請你給我辦完最後的這一樁事兒吧。好好地照應她母子倆。帶着她們往北走，一直走到阿爾卑斯山的山腳。住在那邊兒小山谷裏的高盧農民都是善良、樸實、勤勞的人民。她可以在他們那兒找個安身的地方。可是別離開她，除非是阿爾卑斯山已經在你眼前出現——在天空的襯托之下看得清清楚楚。而且得抓緊時間。拿鞭子打馬。繫死它們買新的，要是必不得已的話，可是千萬別停下來。你肯給我辦到嗎，弗拉維約？」

「到目前為止，我對你可還沒失過信呢。」

「沒有，你的確沒失過信。再見吧。」

他跟他們一塊兒走到大門口。她懷裏抱着孩子。他站在門道裏，就在那漸漸明亮的朦朧的曙光下面，瞅着他們爬進了馬車。馬雄壯而活潑，在人行道上踢騰着蹄兒，嚼着馬銜。

『再見吧，樊梨妮！』他朝她嚷道。

她向他揮手。然後馬車走了，馬蹄得得地在狹隘冷落的街道上奔馳着，得得和隆隆的聲音把街坊四鄰都吵醒了……

這時候革拉古走進了他的辦公室。他在他那張大椅子上坐了下來，現在覺得疲乏極了，把眼皮闔上了一會兒。可是他沒睡着。他那種滿足的感覺還沒消失。他閉上了兩眼，讓自己思潮起伏，想起了許多事情。他想起了他父親，一個貧窮的鞋匠，在他那個時代，羅馬人還肯勞動，還對自己的勞動感到驕傲呢，然而那種時代似乎是一去不返了。他想起了他早年間怎樣在街頭學習政治，怎樣參加那些幫派間的血戰，怎樣受那種玩世不恭買賣選票的訓練，怎樣利用暴民，怎樣一級一級地往上爬，成了一個位重權高的人物。權不嫌大，錢不嫌多。在那時候，仍然有些正直的羅馬人爲共和國奮鬥，爲人民的權利奮鬥，敢在公所裏仗義執言，反對剝奪農民的土地建立奴隸制的大農園。他們警告！他們怒吼！他們斷然反抗暴虐！革拉古是

了解他們的。那是他的偉大的天賦——他能夠了解他們，承認他們的立場的正義性。可是他也知道他們是注定了要失敗的。歷史的時鐘是不容倒撥的；歷史是前進的，他呢，也會加入了那班信仰絕對權力的人。他曾經派出他手下的那幫流氓，毀滅了那班高談古代自由的人。他曾經殺死了那班正直的、講道義的人。

這時候他想起這個來了，不悔恨，也不傷感，只是想去了解。他們是爲古代的自由而奮鬥的——他早年間的那些敵人。可是，果真有那種古代的自由嗎？這兒有一個女人剛打他家裏出去，自由就像一團火似的在她的內心燃燒着。她給她的兒子取名斯巴達克思，她的兒子也會給自己的兒子取名斯巴達克思——多嗜奴隸才會甘心做奴隸呢？他找不到答案，他沒法兒給自己解答問題，可是這也沒使他感到懊喪。他並沒虛度一生，他並不惋惜他的一生。那末，他是有一種歷史感的了，他知道歲月如流，他自己不過是悠久的時間中的一刹那——這種想法使他得到了安慰。他的心愛的城市會存在下去。會永遠存在下去。即便斯巴達克思會再回來，把城牆拆毀，叫人們可以毫無恐懼地生活着，大家也還會明白早先有過像革拉古那樣的人，有過雖然承認這個城市的卑鄙齷齪，可還是愛它的那種人。

他這時候想起了斯巴達克思的夢想了。這個夢想會不朽不滅嗎？這個夢想會永久長存嗎？樊梨妮所說的那句奇怪的話是真的嗎——果然只要能跟罪惡作鬭爭，

人們就可以純潔而沒有私心了嗎？他從來沒認識過這樣的人；可是他也從來沒認識過斯巴達克思。然而他認識樊梨妮了。現在斯巴達克思不見了，樊梨妮也不見了。整個的事兒現在就像是一場夢了。他只是接觸了樊梨妮那種奇怪的知識的邊緣。可是對他說來，這是並不存在的；這是不可能存在的。

他的管家婦走了進來。他神氣很奇怪地瞅着她。「你來幹什麼，老婆子？」他輕輕地問她。

「洗澡水給您預備好啦，老爺。」

「今兒個不洗澡啦，」他解釋道，見了她那種驚愕的樣子，他自己反倒覺得很詫異。「今兒個什麼都變樣兒啦，老婆子，瞧，」他接着說。「在那兒桌子上有一溜兒口袋。每一隻口袋裏有一張給我的奴隸的釋放證書。每一隻口袋裏有兩萬「輔幣。」我要你把這些個口袋分給奴隸們，叫她們離開我這兒。我要你這會兒就辦去，老婆子。」

「我不懂您的意思，」她說。

「不懂？怎麼會不懂？我說的不是非常明白嗎？我要你們全走。你們都自由啦，你們也有了一點兒錢。我的命令，我准許你們違背過嗎？」

「可是誰來給您做飯呢？誰來伺候您呢？」

「別問這些個，老婆子。照我的話辦去。」

革拉古等着她們全部離開了他那兒，這段時間在他看來就像沒個完似的，然後家裏就寂靜了，寂靜得有點兒古怪，有點兒新奇。早晨的太陽漸漸地昇起來了。街道上熙熙攘攘，充滿了喧鬧和車馬的聲音，可是革拉古家裏很寂靜。

他回到辦公室裏，走到一個櫃子旁邊把鎖打開。他從櫃裏拿出了一把寶劍，一把西班牙短劍，跟普通兵士們佩帶的一個樣兒，可是製造得很美麗，外面還套着一個非常精緻的、作裝飾用的劍鞘。這劍是很多年以前在舉行某種典禮的時候授給他的，可是他要命也想不到那是什麼典禮了。多奇怪，他竟自這麼瞧不起武器！可是一想到他所倚賴的唯一武器就是自己的機智，那也就不算多麼奇怪了。

他把劍拔出鞘來，試了試劍鋒。劍相當鋒利。於是他回到椅子那兒坐了下來，默默無言地注視着自己的大肚子。他一想到自殺，就不覺笑了起來。這樣的行爲是沒有什麼體面可言的。這是十分可笑的。他又非常懷疑自己是不是真有那種魄力，能把劍刺進去——像自古以來羅馬人所幹的那樣。怎麼知道不會剛刺到脂肪裏去就害怕起來，躺在自己的血泊裏哇哇地喊叫救命呢？一個人活到老了再開殺戒！他活了一輩子什麼也沒殺過——連一隻小鷄子也沒殺過啊。

接着他明白這不是膽量的問題了。他也就偶然有怕死的時候。打小時候起，他

就嘲笑那種關於天神的無稽之談。長大後，他很容易地接受了他自己那個階級的那些知識份子的觀點，認為根本就沒有什麼神，人死後也沒有什麼生命。他自己預備怎麼辦，他早就拿定主意了；他怕的只是事情做得不漂亮，有失自己的尊嚴。

他這樣想着想着，準是打了個盹兒。街門上重重的敲門聲把他驚醒了。他於是抖起精神仔細聽着。

『多大的脾氣！』他想。『你的脾氣夠多大，克拉蘇！多麼理直氣壯！一瞅我這麼個又胖又老的傻瓜竟會把你玩弄於股掌之上，搶去了你在戰爭中獲得的最大的戰利品！可是你並不愛她啊，克拉蘇。你要把斯巴達克思釘在十字架上，趕到沒法兒把他弄到手，你就想要她了。你要她愛你，要她在你跟前爬着。嘔，克拉蘇，你是這麼一個傻小子——這麼一個糊裏糊塗的，瞎了心的傻小子！可是像你這樣的人倒是享時運的人。沒錯兒。』

他找那把劍，可是找不着。他於是跪了下來，居然在椅子下面找着了。他在那兒跪着，兩手攥着寶劍，然後用盡平生之力一下把劍刺入胸中。一陣劇痛使他不禁慘叫起來，可是劍總算穿了進去了，於是他向前一臥，人壓在劍上，把劍全部壓進去了。

克拉蘇打破了門進來的時候，他就是這麼個模樣。那位將軍費盡了力氣，才把

他翻了個過。於是那位將軍看見這位政治家還吡着牙、咧着嘴，也不知作的是苦臉呢，還是笑臉……

於是克拉蘇回到了自己家裏，一肚子怒氣和仇恨。他這一輩子對什麼人、什麼東西都沒像對死去的革拉古那樣痛恨過。可是革拉古已經死啦，他，克拉蘇，也拿他沒有辦法啦。

克拉蘇回到家裏的時候，發現有一位客人。年輕的凱約正等着他呢。剛才發生的那件事兒，凱約一點兒也不知道。他馬上跟克拉蘇解釋說，他剛從加普亞度完假期回來，就一直來看望他親愛的克拉蘇了。他挨到克拉蘇身旁，開始撫摩他的胸脯。就在那時候，克拉蘇一拳把他打倒。

克拉蘇怒氣沖沖地跑到隔壁屋裏拿了根鞭子來。凱約正從地板上往起爬，鼻子裏直淌鮮血，滿臉驚奇、傷心和憤怒的神色。於是克拉蘇就開始拿鞭子抽他。

凱約喊叫起來。他連聲喊叫，可是克拉蘇並不住手，還是直拿鞭子抽他。最後還是克拉蘇自己的奴隸把他攔住了，於是凱約就跟踉地跑出街門，挨了鞭子疼得直哭，整跟一個小孩子似的。

第八部

樊梨妮姬獲得了自由。

弗拉維約照他答應革拉古的話辦了。帶着革拉古親筆簽名的證明文件，他們的馬車先向北，然後向東飛奔而去。這次旅途的情形樊梨妮姬記不太清楚了。頭一天，她把孩子緊緊地摟在懷裏，昏睡了大半天。加西亞大路是條最好的公路，路面平滑堅硬，馬車在上面走得又平又穩。在那天上半年，車夫無情地拚命趕着馬；到中午的時候，他們換了一乘馬，整個的後半天他們又快又穩地前進着。到了傍晚，他們已經遠在羅馬以北一百多哩了。到夜裏他們又換了馬，整整的一夜，兩輛馬車在月光下平穩地、飛快地奔馳着。

他們屢次被在路上巡邏的兵士盤問，可是一拿出革拉古給弗拉維約的那張元老院訓令，就可以安全地通過。那天晚上，樊梨妮姬在搖搖晃晃的馬車裏站了好幾個鐘頭，那個嬰孩安安靜靜地在她腳旁睡着，身上裹着毯子，底下墊着枕頭。她看見泛着月光的田野在旁邊掠過。他們在那些宏麗的羅馬大橋上經過的時候，她看見急流在下面奔騰着。世界在睡夢中，可是他們往前進。

天亮前幾個鐘頭，月亮落下來的時候，他們離開大路，到了小小的一片草地上，把馬具解了下來，絆上了馬，吃了一點兒麵包和酒，然後躺在毯子上歇息。樊梨妮怎麼也睡不着，可是那些筋疲力盡的馬車夫一躺下就睡着了。樊梨妮覺得好像是剛一闔眼，弗拉維約就把她叫醒了。趁着他們正給馬上馬具，她先給孩子吃奶，他們都工作得很慢，並且很煩躁，像一般還沒歇過來就工作的人們那樣；然後，在朦朧的曙光下，他們又上了大路往北去了。他們在一個驛站停了下來，讓四肢舒展一下，並且掉換馬匹，這時候太陽已經漸漸昇起了。過了一會兒，他們繞過了一個圍着城牆的城市，整個早晨，趕車的都打着馬，隆隆地前進着。這時候，馬車的不斷顛簸使樊梨妮難受起來。她吐了好幾次，心裏還老怕奶水會停住不流。可是到了傍晚，弗拉維約打一個農民那兒買來了新鮮的牛奶和乾山羊酪，這些食物都是樊梨妮能夠吃了不吐的，同時因為天陰有雲，他們歇息了大半夜。

第二天，他們又在黎明前起身上路了，到晌午的時候，他們走到了另一條大路跟他們來的那條路交叉像個丁字的地方。這時候他們是往北走，接着又往西走，在太陽快下山的時候，樊梨妮頭一回遠遠地望見了積雪皚皚的阿爾卑斯山。那天晚上有月亮，他們就繼續趕路，可是並沒有十分鞭策他們的馬。他們在夜裏只停了一次，換了最後一次的馬，然後在清晨前離開大路，岔到了一條往東去的土道兒上。

那條路蜿蜒着一直通到一個山谷裏，太陽出來以後，樊梨妮可以望見整個山谷的全景，迤邐地直達朦朧的遠處，山谷中間還有一條美麗的河流，山谷兩旁是漸漸高起的山巒。這時離阿爾卑斯山更近了。

這時候他們已經走不太快了，因為馬車在滿是轍眼兒的土道兒上走，老是東搖西晃。樊梨妮懷裏抱着孩子，在一堆枕頭中間坐着。他們在一座木橋上渡過了那條河流，然後開始慢慢地往山巒裏爬上去。整天價馬拿着勁兒拉着套繩，在左彎右曲的山路上往前進。高盧農民看見了他們，就放下了活兒，向那兩輛大馬車和那幾匹拉車的漂亮雄壯的馬望着，同時還老是有些亞麻色頭髮的孩子跑到路旁邊，睜大了眼睛瞅着這個不常見的景象。

天快黃昏了，那條道路只剩一條滿是轍眼兒的車道，這時候他們到達了山頂，看見一個遼闊而可愛的山谷伸展在他們面前。在這個遼闊的山谷裏，樊梨妮可以望見東一個西一個的小小的市鎮，東一堆西一堆的房屋，另外還可以望到一叢叢的農民的茅舍。還有一片片廣大的林地，許多小溪，和遠處隱約可見的一座圍着城牆的很大的城市。那座城市在他們的西邊；他們順着他們自己的路徑下山往北去，正朝着阿爾卑斯山的方向，這山看着好像還遠得很呢。

下山跟上山一樣困難，因為得把馬往回拉，而道路又迂迴曲折。走到谷底，天

已經黑了，他們就停下來休息一下，等着月亮出來。那天夜裏他們在月光下走了一會兒，又停了下來，然後在第二天朦朧的曙光中繼續前進。這一帶的道路全都簡陋。他們向前走了又走——最後到達了阿爾卑斯山就在那兒開始的那些盤踞起伏的山嶺。

弗拉維約在這兒跟樊梨妮婭分了手。他在一個大清早把她留在一段除了田野和樹林以外，什麼也看不見的道路上。

「再見吧，樊梨妮婭，」他跟她說。「凡是我答應革拉古辦的事，我都辦到了。

我想，他給我的那筆錢，我總算沒完全白拿。我希望你我以後都不會再看見羅馬了，因為從此以後，那個城市就不是一個會對咱們有好處的地方了。我祝你幸福快樂——也同樣祝你的孩子幸福快樂。在這條路上再往前走一哩左右，就有一個小小的

農村。頂好還是別讓他們看見你是坐馬車來的。這兒有一袋錢，裏面是一千「輔幣」，在這一帶地方，足夠你一年的吃住了，要是得在這兒呆上一年的話。這兒的農民都是樸實的人民，你要是想越過山嶺到你自己的家鄉去，他們是會幫你的忙的。可是我勸你還是不去好。那些山嶺裏住着些野人，他們是仇視陌生人的。再說，你也準找不着你自己的部落，樊梨妮婭。日爾曼部落在森林裏來去不定，每年一個部落到底在哪兒，那是很難說的。再說，據我所聽到的，阿爾卑斯山那邊的森林是個潮濕

的，有損健康的地方，不宜於撫養孩子。我倒覺得還是拿定主意就在這一帶找個地方呆下來好，樊梨妮。我得坦白地說，我並不喜歡這個地方，可這就是你所要求的，是不是？」

「這就是我所要求的，」她點頭說。「我很感謝你，弗拉維約。」

於是，他們掉轉馬車走了，樊梨妮站在那兒，懷裏抱着孩子，望着他們的車子揚着塵土飛馳而去——她一直望着，直到他們走到一片凹地裏面，看不見了。

她於是在路旁坐了下來，奶着孩子。然後她沿着那條路向前走去。那是一個晴朗而涼快的夏晨，太陽已經漸漸升起，掛在無雲的蔚藍的天空上面。鳥兒在那兒歌唱；蜜蜂在花叢裏穿來穿去，暢飲着花蜜，空氣裏洋溢着它們的歌聲。

樊梨妮很快樂。這不是她跟斯巴達克思在一塊兒的時候的那種快樂；可是斯巴達克思已經把對於生命以及生存的豐富報酬的一種認識遺留給她了。她活着，而且自由了，她的孩子也活着，也自由了；所以她多多少少可以算是心滿意足了，同時對於將來，她也懷抱着希望和期待。

二

樊梨妮姬後來的遭際是這樣的。一個女人不能獨自個兒生活，因此在樊梨妮姬到達的那個村子裏——那是一個居住着樸實的高盧農民的村子——她就在一個妻子因難產死去的人的家裏找到了棲身之地。也許那兒的人知道她是個逃出來的奴隸，可是這也不礙事。她有飽滿的乳房，她把生命賜給了他們那兒的一個孩子。她是個善良的女人。人們很愛她，愛她的剛強，也愛她的樸實直爽。

她棲身的那家的主人是個樸實的農民，他不會讀，不會寫，光知道勞動。他不是斯巴達克思，可是跟斯巴達克思也沒很大的差別。他對生命也那樣有耐性。他不容易發怒，他深深地愛着他的孩子——他自己的孩子跟樊梨妮姬帶來的孩子。

樊梨妮姬本人，他很崇拜——因為她是打外面來到他這兒的，並且帶來了生命。一來二去，她跟他熟了，對他就也有了幾分感情。他們的語言是以拉丁話爲基礎，而又攙着一點兒高盧話的，她很快地就學會了；她也學會了他們的風俗習慣，這跟她自己部落裏的風俗習慣也差不了很多。他們種地收糧。他們把一部分莊稼獻給村裏的神祇，又把一部分付給稅吏和羅馬。他們活着的活着，死去的死去；他們

跳舞、歌唱、哭泣、結婚，隨着時序的循環一年年地活下去。

巨大的變化正在世界上發生，可是很慢地才波及他們這個地方，因此，在他們中間，這時候什麼也都還沒有真正土崩瓦解。

樊梨妮姪很多產。她每年生一個孩子，趕到停止生育的時候，她已經給她現在的丈夫生了七個孩子了。小斯巴達克思跟他們一塊兒長大起來，長得高大、強壯、挺拔，在他七歲的時候，她頭一次講給他聽他的父親是誰，幹過些什麼事。他聽了居然很懂，這使她感到很驚奇。村子裏的人誰也沒聽見過斯巴達克思這個名字。還有比這更大的事情轟動過全世界，而沒傳到這村子裏來呢。那七個孩子——三個女的，五個男的——長大的時候，樊梨妮姪把那故事又講了好些遍——講一個當奴隸的平常人怎樣斷然反抗暴虐和壓迫，怎樣在四年裏頭，強大的羅馬聽見了他的名字就膽戰心寒。她也講到了斯巴達克思做苦工的那個可怕的金礦，以及他怎樣手裏拿着刀子在羅馬的鬪技場裏跟人角鬪。她告訴他們，他是怎樣地溫和、善良、仁慈，她也從來沒有把他說成與那些跟她一塊兒過日子的樸實的農民不一類的人，事實上，她談起了斯巴達克思的那些夥伴，總是借村子裏的某某人來做比方。而她講這些故事的時候，她丈夫總是側耳細聽，心裏又是驚異，又是羨慕。

樊梨妮姪過的日子並不是安樂的。從早到晚，她不斷地勞動着，割草、鋤地、

打掃、紡紗、織布，什麼都幹。她那白皙的皮膚被太陽晒成了棕色，她的美麗消失了；可是她對她自己的容貌一向就沒重視過。每逢她停下來想一想過去的事情的時候，她就很感謝生命賜給她的一切。她想起了斯巴達克思不再傷心了。現在她跟斯巴達克思的那段生活真像是一場春夢了。

她大兒子二十歲的時候，她染了一場熱病，三天就死了。她死的很快，沒受多大痛苦，她的丈夫和兒女哭了她一場之後，就把她的屍體用屍衣包裹起來，埋到地裏，讓她永遠安息着。

就在她死了以後，那些變化開始在這兒被人感覺到了。捐稅增加起來了，並且老是增加，沒有個完。那年夏天又鬧旱災，莊稼枯死了多一半兒，然後羅馬的軍隊來了。付不出稅的人家都被趕出了家門，奪去了土地，脖子連着脖子栓在一起，古腦兒被送到羅馬去賣身抵稅了。

可是那些莊稼受到災害的人們，並不是全都俯首貼耳接受這樣的命運的。斯巴達克思跟他的弟妹們，以及村裏其他的一些人，都逃到村子以北一直通到荒涼的阿爾卑斯山上那些連綿不絕的大森林裏去了。他們在那兒過着貧苦悲慘的生活，靠着橡實、堅果跟偶爾獵得的一點兒野味充飢；可是趕到一所大別墅在本來屬於他們的土地上建立起來的時候，他們就下山把這所別墅燒燬，把別墅裏的東西全部拿去。

於是軍隊開進了森林，那些農民就跟住在山上的部落聯合起來跟軍隊作戰。有些逃亡的奴隸也加入了他們的隊伍，一年又一年，這些被奪去了一切的人們繼續作如火如荼的鬪爭。有時候，他們的力量被軍隊擊潰了，有時候，這些叛亂者的力量強大得足以衝到平原上去焚燒劫掠。

就在這樣的生活中心，斯巴達克思的兒子度過了一生——他跟他的父親一樣，死於猛烈的鬪爭。他講給他自己的兒子們聽的故事沒那麼清楚，那麼確實了。故事變成了傳說，傳說變成了象徵，可是被壓迫者對壓迫者的鬪爭還是繼續不斷。這是一股火燄，時高時低，可是永不熄滅——斯巴達克思的名字也永不曾湮沒無聞。這不是血統的繼承，這是共同鬪爭的繼承。

總有一天，羅馬會被摧毀——不是單靠奴隸們的力量，而是奴隸、農奴、農民以及加入了他們隊伍的那些自由的野蠻人同心協力的結果。

只要是有些人勞動，而別的人拿走這些勞動者的果實來自己享用，斯巴達克思的名字就會記在人們的心裏，有時候被人低言悄語地說出來，又有時候被人聲音嘹亮地高喊着。

再版後記

這本書重排了三十餘頁，書名順便也改了，好使人一望而知全書的內容。

西洋小說多以人的姓名爲書名，按音譯成中文，像什麼羅德利克·蘭達姆跟什麼尼考拉斯·尼可畢，很難令人得一明確概念。要起個書名呢，也許很費腦筋，最近發現文史哲曾發表過一篇介紹法斯特的奴隸起義的文章，於是譯者才決定改了書名。

至於樊梨妮姬，這個人名雖不見經傳，而希臘歷史家普魯塔克 (Plutarch) 在他給克拉蘇寫的傳記中卻提起過斯巴達克思的太太，說她與斯巴達克思從加普亞一同逃亡，又說她是個「瘋魔女」兼「女預言家」，斯巴達克思當初在羅馬被賣爲奴，睡時有一條蛇蟠在臉上，被人家看見了，據她說，這是一種預兆。主日後學生殺子奪之大權，而結果恐遭不幸。這樣看來，樊梨妮姬倒似乎比霸王的虞姬還要有歷史上的根據。法斯特把斯巴達克思夫妻的戀愛故事穿插在這部寫奴隸起義的書裏，又

創造出最後兩章中的種種情節，那也是極自然的事情了。

譯者 一九五四年三月